

蘭陵學了氏纂輯

太上感應篇註訓證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目次

蘭陵學了氏校編

例言 一

標旨 一二

程訣 二一

卷之首 二九

感應篇序 舊刻 文昌帝君降筆

卷之一 三二

感應篇註訓證

第一章 計一節

第二章 計六節

第三章 計一節

卷之二	六
感應篇註訓證	七

第四章	計十二節
-----	------

卷之三	一一
感應篇註訓證	一三

第五章	計四十八節
-----	-------

卷之四	三二
感應篇註訓證	三六

第六章	計二節
-----	-----

第七章	計一節
第八章	計一節

第九章	計一節
第十章	計一節

航中帆自敘

庚午之秋。余復被放。蓋自為諸生以迄於茲戰已五北矣。自悲自恨。逾於曩年。魂閃心悸。有欲泣無淚。欲嘯無聲者。於是厭生若浼。視死如歸。將取平日所讀書。及所為文。盡舉而沉諸河。而以身殉焉。所躊躇未決者。惟以大傷厥考心一語為念耳。越數日。薄暮過庭。家大人呼而問曰。小子來前。遇不遇命也。汝容長感感奚為。余嗚咽不能對。少問。大人曰。得失在天。修為在人。欲感天心。須盡人事。吾輩德涼學淺。不能為聖賢性命工夫。然強為善之念。何可一日不存。今汝欲廣佈感應篇刻本。與其借石於他山。曷若取箴於弦佩。但就汝所見聞自為演說。果能發揮事理。指陳禍福。亦未始非檢身之一助也。集成後吾當為汝梓。余跽而受教。蓋自白下試歸。得乩僊降語。諄諄教余梓行感應篇甚力。近有瞿子連珠刻頗善。余即發願代為流傳。此揭曉前三日事也。既承大人命。乃退而思曰。吾不欲視息人世矣。安能更及此。且目擊新捷諸公。歌鹿鳴而來。意氣揚揚。挾其獲雋卷。及

臨場近藝。登之棗梨。遂已不脛而走。洛陽為之紙貴。至於落魄寒儒。腕鬼無靈。知音罕遇。縱使桐鳴爨下。璞泣荆山。而彼以成敗論英雄者。方且從旁揶揄。一舉筆而非笑隨之。有志之士。惟有焚擲鉛槧。長慟數聲。即納頭悶死耳。又安能覩顏蒙面。復操觚以問世哉。既而自念平生。罪疚奚啻山積。蒼蒼之待余。更不少假借。一若日伺吾言動。而為之覺夢。為之醒迷。真有如所云影隨形者。讀感應篇一字一句。皆足起廢疾而針膏肓。憶丁卯以來。雖誓心學持。然而狗名失實。習矣弗察。一切意業口過。未之能絕也。苟以擯斥之故。輒生怨尤。謂奉行者本無效焉。則何異於農夫輟耕而無穫。反歎其田之不能成穀也。用是隱忍偷生。復取平日所奉持紬繹者。加以哀採諸書。集為註訓證四卷。自庚午九月之望。迄於辛未九月。凡歲一匝而始成。呈之大人。大人曰可。遂付剞劂。其鈐板校讎諸事。又十閱月始竣。嗚呼。蠡管何知。桑榆已晚。自不免為海內才人所笑。狀余之所以隱忍偷生而為此者。本非敢冀世之我許也。亦以見大人之愛余望余。無所不至。既教之揣摩制藝。又教之勉強為善。凡可以邀天之鑒。而挽回於萬一者。無不展

轉思維而為之計也。世之君子。豈無困阨如余。感憤如余者。覽是集也。母亦有憬然動念者乎。廻想辛酉之歲。家叔父有渡人航一刻。余力襄厥役。是時纔十數齡耳。曾不轉瞬。而蹉跎至今。青衫如舊。白眼增悲。日沉淪苦海中。盼前航之來渡。而不可得。嘗思作一帆助之。適梓人告成。即以航中帆三字弁其首。

端

康熙壬申桂月上浣蘭陵學了氏題於白雲溪邊之靜鐸齋

靜鐸齋新刊感應篇註訓證例言

蘭陵學了氏說梓

感應篇有大段落，有小段落，大段落者，分章是也，小段落者，分節是也，或數十節為一章。或數節為一章。或一節為一章。凡章末各以右第幾章別之。而復撮舉其一章之大旨於下。或十數句為一節。或數句為一節。或一句為一節。凡節首各以一大○領之。而復標揭此一節之眼目於下。其有節長不能連訓。因而分解者。則疏明此下幾句為一節。使讀者展卷瞭如指掌。掩卷易於記憶。猶解牛之批其郤。振裘之挈其領。非敢任臆為聯綴割裂也。

感應篇何以有註。蓋字必有義。義必有解註者。所以解字中之義也。感應篇無一字虛設。故無一字可不解。其顯淺共知者，不敢贅。

感應篇何以有訓。蓋一句書。必有源有委。訓者所以演說句中之源委也。根由如何來。究竟如何住。或反觀。或正勘。皆從天理人情一一體會而出。鞭心著裡。發人深省。更有推論言外。補句中所未及者。亦慎防流弊之意。卻何嘗不自本文中詳繹得來。

感應篇何以有證。蓋訓則言其理。證則驗以事也。撫拾古今。臚列報應。其說近於因果。難免點鬼薄之譏。然無徵不信。不信弗從。恐反忽為浮言。莫加警策。但證有三難。錄冥曹則幻。採遠代則腐。襲舊刻則數見而生厭。故必擇其事近而確。聳人觀聽者。方敢入之集中。總期讀者耳目一新。檢閱不倦。用以反身律已。庶幾開卷有益。奈筭乏五車。胸無萬卷。掛一漏百，予滋愧焉。

訓中語不摭隱僻古典。不掇藻飾文詞。止為近情切理之言。人人共曉。竊倣香山使老嫗皆能解之意。

劉念臺先生題遷改格云。學人輩用此冊時。只就痛癢相關切處。取一二條做

工夫。便可事事打透。故某訓感應篇。亦於心術人品最著緊處。分外痛切言之。實有所懲創於心。非泛論也。凡甘苦中人。當自了了。

既云註訓證。則須一一體貼聖賢語脉。若隨意掇載。按之本文。如風馬牛。是不過自己一篇嘻笑怒罵文字也。某則寧為刻舟。無為獺祭。

既云體貼語脉。則不但玩繹本文。並須照顧上下。宜斷宜續。宜對宜側。宜耑指。宜例觀。必分寸皆合。絕無牽強支離。方不失聖賢口氣。今一一拈出。與普天下慧心人質之。

虛誣詐偽二句。既在暗侮君親等句之下。自宜以宗親二字為眼目。與君親先生等字對照。虛誣六字三平。與暗侮慢叛等字對照。若將上四字截斷泛講。則上下文連類並舉。中間忽插此二字。鶻突不倫。成何段落。觀純陽真人贊云。本支百世。詎宜自戕。則其解益明。

虐下詔上。似可專屬居官。然下有受恩念怨二句。則斷宜截四句為一節。而下節另起。作居官講也。紊亂規模。與擾亂國政。自非複詞。況下有損人

器物二句。則斷宜聯四句為一節。而不可漫引國家經制等語也。得新忘故二句。上言賣友忘親。下言貪財罔上。中間綴此二語。詞氣似乎夾雜。然以上四句對下欺罔句。以此二句對下貪冒句。情狀判然。則斷宜貼承上四句為一節。而不可因其文法錯綜。遂混作詮解也。

逸樂過節。與上賞罰句不連。而卻與下文苛虐恐嚇字反對。則以居身御下待人為一節。心毒貌慈。與上淫慾句不對。而下文穢食道左二句。意義卻與相類。則以上一句作領。下二句作註腳。貪婪不必泥定財色。而下有咒詛嗜酒二句。則合酒色財氣為一節。俱非穿鑿也。

殺人取財。玩上下文。斷指居官言。則不宜雜引盜賊謀財之事。願人有失。對下成功。斷以過失言。則不宜混入流貶破散之意。

橫取人財二節。確是總括第五章。言奪算遺殃。猶屬渺茫不測。更為通盤打算仔細思量。見為惡一無所利。獲報且不少遲。特揭其著明者以例其餘。否則橫取枉殺之禍。必重言之而始盡。豈其他遂可略而不論乎。炯炯雙睛

。未經點出。真是理沒深心。

以惡易好。有以好惡作去聲讀者。終嫌牽強。未敢曲從。至於縱暴殺傷。多作縱恣已之暴虐解。嫌其與殘害苛虐等句重複。因別出詮諦。此則鄙人管見。未敢信為必然也。

篇中語多相似。而意之輕重淺深不同。猶按律衡情。不可假借。此處最宜剖析。如強取強求。與分外營求相似也。然一則損人利己。明有對頭。一則憑空鑽刺。尚無著落。侵人所愛。與好侵好奪相似也。然一則攘人之好。重在愛字。一則嗜惡不悛。重在好字。並非疊牀架屋。餘可例推。

全部脉絡俱在幾箇虛字上。如篇中是以字。又有字。宜字。所謂字。苟或字。如是等字。又諸字。其有字。故字。胡不字。承上起下。神味無窮。故一一拈出詳解。

有一字而兼兩義者。如毀人成功。則兼毀謗毀壞言。妄逐朋黨。則兼隨逐驅逐言。註訓中必並列之。蓋聖賢語語極周到。亦極圓圖。偏舉不該。則失之

半豹矣。

吾輩欲成一家言。大是難事，非十年蒐輯。三年斧削。豈能盡美無憾。茲集以迫於剞劂。薰隨脫隨梓。及竣後更加繙閱。深以災梨為恨。蓋意之所會。一時筆不能赴。未免對面九疑。今日閒閒看去。恍然有得。特補一二條於此。第四章神僊可冀節。神僊。即上節人皆敬之。至所作必成底善人也。為善獲報。到此地位。便是上界神僊。天僊猶言生知安行一種人。地僊猶言學知利行一種人。冀字。與下求字同意。但微有虛實之別。冀猶虛而求則實也。兩欲字更妙。誰不欲為神僊。卻只空空說箇欲。不去實做求底工夫。雖欲猶不欲也。故下接出兩當字。此節大意。總謂神僊原是善人做出。如何不可想望。然神僊既由善人造到。又如何可以妄求。仍以善字作結。真是滴滴歸源也。第九章吉人凶人節。前言吉神凶神。此言吉人凶人。蓋吉凶者。善惡之究竟。禍福之萌芽也。善則人神皆吉。惡則人神並凶。吉神隨則人亦為吉人。凶神隨則人亦為凶人。通篇講善惡禍福。至直此

如水乳交融。天衣無縫。可見吉人凶人四字。便是首章十六字之來龍結穴也。如此說來。更覺脉絡貫通。神理豁現。迴憶從前所說。真同夢囈。

訓中尚有遺義。更為數語發明者。亦以小註附之。

人多喜欢看閒書小說。而傳奇舊套。前段必裝綴詩詞。敷演話頭。閱者不耐厭煩。急急翻過。曾不寓目。及閱正文。始為解頤忘倦。蓋猶唐人聽天寶開元故事。不暇領略清談也。此集一出。吾知閱註訓者少。閱證者多。故不妨多列事蹟。又他刻於事蹟前後。添設議論以為聯屬。予恐其亦不耐厭煩。急急翻過。并不敢贅。但遇情事警動處。間為指點數語。亦以小註附之。

篇中以數句為一節者。證事相連。恐讀者如霧裡看花。不辨辨跗。故各註明此某報於下。更有一句而連證數條者。則於末一條下。註明此上俱某報。亦以小註附之。

第一章一箇人字。包括普天下無數人物。善惡之報。自難偏舉。故特分列居

官。士子。平人。公門。工商。婦女。僮僕。凡七類。約略品流。條析善惡。開卷便挈全部關目。使諸色人等。一見是書。各自提心動魄。知悛悛天網。無貴無賤。無小無大。不少遺漏。乃是大劑清涼散一箇大引子也。第一章是總起。第九章卻是分結。善惡兩兩對照。如無鹽西子。並倚闌干。猗頓黔婁。同登几席。研姪豐窶。相形益見。故集證亦以一善一惡事蹟。報應之判然者。疊為配偶。每一聯下。復綴小註數語。唱嘆以發明之。第十章獨結行之兩字。乃雙扉一槪法也。為善自然去惡。趨吉自然避凶。不消更問。此之字端是甚麼了。故註中指定語視行三善。證中即採靈驗記數事附於後。蓋行善只須行感應篇。行感應篇便是行善。全部許多條目。結得這等渾融。是一是二。此處著解。正瑣碎不得。

書之有圈點。所以節句讀。標要領也。今人濫加刻本。其意只恐所刻不佳。借此引人賞覽耳。茲集中訓語。有用連○者。則為本節眼目。有用連△者。則為本章段落。餘皆止從句讀。其立言之可否。有目者自辨之。予何能

為。

證中感應確要分明。故凡言感者。俱以連○標出。（惡證或不用連○）言應者。俱以連△標出。（句多者即依句讀加△）而其中間過接肯綮須著眼處。則以單○單△別之。非特便於省覽。實欲示人趨避也。

千古格言。勝於拱壁。昔賢都從守身涉世。閱歷諳練中得來。故擇其切中情理。喫緊為人者。類附於註訓證之後。

渡人航之刻。吾叔父始其事。某實贊成之。但刊訂本文。欲為訓解而未逮也。十餘年來。傳布幾數千本。竊恐微文妙義。不一闡明。無以發聾震瞶。家大人特命續此集。以佐前編。然蠡測無幾。陰隲文等篇。尚皆闕如。亦猶入元圃者。僅取寸珠尺玉云爾。

吳耕方先生著有感應篇章句註。膾炙人口。某初訪求之。恨未一見也。甲子歲赴家大人中州官舍。奚囊中攜玉持堂刻一冊。晨夕把誦。即為分次章節。參訂字義。久欲纂輯而未就。洎庚午秋。始為此集。薰既竣。適於惜字

會中檢得一編。乃吳刻也。展閱之下。實獲我心。因知讀聖賢書看到道理真確處。則所見大略相同。普天下慧心人。當共信之。

某讀書作文。最不喜襲舊說。近來感應篇刻。充棟汗牛。然皆大同小異。依樣葫蘆。豈謂一刻是書。便可禳災祈福。故不惜千手雷同耶。是集也。不過自一剎那上眼光性靈所到為之。假令今日更為之。則又有今日之眼光性靈。定不捨從前牙慧矣。其有一二舊說錄入者。皆是顛撲不破底道理。雖歷百千萬刻。終難磨滅。非抄襲也。夫使註釋是書者。果皆顛撲不破。則何妨芋蘿效顰。邯鄲學步。故某於是集。細思其顛撲不破處。必且按筋切脈。設身處地而摹擬之。又非一剎那所能辦也。

讀書難。識字尤難。今人於六經四子。尚多譌音。何況其他。故集中間有疑難字義。悉從字彙音釋。更有轉用別音者。皆依四聲之例。圈於四隅。而正文下則更為註明。庶免杖陶陰之誤。

帙首弁以 文昌帝君序言。相傳為飛鸞降筆。所言皆現身立教。一片汲引婆

心。真足訂頑起懦。其縷析報應處。實以功行示人。非以福利誘人也。帝君乃士子祿籍司衡。文章主宰。而諄諄勸世者如此。特虔紀簡端。為儒林作一鞭策。

右例言計十一葉第七葉失去當覓得它本補入是書刊本世已寥寥趙氏子孫當有藏之者俟歸時索之乙未正月書於小蓬萊旅寓之望龍眠山館

靜鐸齋新刊感應篇註訓證例言終

靜鶚齋讀感應篇標旨

蘭陵學了氏詳參

一部感應篇。即一部春秋大旨。感之云者。即春秋所褒貶也。應之云者。即春秋之褒貶也。文定之傳獲麟曰。氣志天人。交相感應之際深矣。是篇乃闡揚天道之化工。發明人事之畫筆。

感應篇教人大旨。無過忠恕兩字。學者只將聖賢盡己推己工夫。立心行事。便思過半矣。諺云。將心譬心。是此篇大訣竅。（忠恕字從心。感應字亦從心。同一心也。）

感應篇勸戒大旨。只漢昭烈兩言足以盡之。曰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感應篇所言善惡。多從名利關頭推勘。昔賢云。擺脫利鎖名韁。便是聖賢豪傑。

感應篇所列諸惡。多從忌刻心起。陳眉公曰。嫉妬二字皆從女。明其非鬚眉丈夫事也。丈夫而於女子。豈不可恥。（視篇中常行妬忌一語。專屬婦人。便是丈夫頂門一針也）。

全部易經。開章第一個卦辭。繫一元字。文言曰。元者善之長。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感應篇也只是一箇元字。

三百八十四爻。第一箇爻辭。繫一潛字。文言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感應篇也只是一潛字。

坤之二爻。曰直方大。其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感應篇也只是一箇敬字。乾之三爻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其文言曰。修辭立其誠。蓋云修省言辭。而立其忠信之誠心也。感應篇也只是一箇誠字。

謙卦六爻皆吉利。彖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感應篇也只是一箇謙字。

易教人趨吉避凶。感應篇先言過。則曰避之。終言善。則曰勉而行之。也只是教人趨避一法。

聖賢學問。不外知行。感應篇言知過不改。知善不為。又曰勉而行之。也只是教人知行兩字。

天下無難處底事。夫子言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底人。孟子言三箇必自反。感應篇也只是此法。

論語曰敏事慎言。又曰訥言敏行。又曰恥言過行。反覆言之。不厭其複。故利泰西云。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舌。蓋欲使人多聞多為。而少言也。感應篇也只是此意。

火生於木石。投木石於水。水不能剋也。一附於物。則童子得而撲滅之矣。故君子貴收斂而不貴發散。感應篇也只是此理。

感應篇勸人為善。只是要人刻苦。陳眉公曰。嬰兒落地。未笑先哭。豈非大造苦我以生。纔一出世。便入哭境乎。語云。成名每當窮苦日。敗事多因得志時。故凡人但圖順心適意者。其人必不能為善。

感應篇戒人為不善。只是要人謹始。昔武林張恭懿公瀚。初釋褐。觀政烏臺。時臺長為儀封王公廷相。一見即器重公。延坐。語之曰。昨雨後出街衢。

。一與人躡新履。自灰廠歷長安街。皆擇地而蹈。兢兢恐污其履。轉入貫城。漸多泥濘。偶一沾濡。更不復顧惜。居身之道亦猶是。一失足則無所不至矣。（可危可懼此心把持定與不定只在剎那間耳。）

中庸言反求諸身。是感應篇體勘宗旨。昔陽明先生閉戶坐。聞市中鬩而詬。

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先生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夫夫諄諄講學也。弟子曰。詬也焉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弟子曰。學矣焉詬。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此條可書作右銘時時警之。）

孟子言動心忍性。是感應篇入手工夫。諺云。苦要小兒安。長帶三分饑與寒。士君子亦須帶得幾分饑寒。然後骨堅神緊。內可以鍊真性。外可以經世務。若向肥甘溫煖中度日。悠悠忽忽。便斷送一生矣。（嗜慾萌生。遂後必悔。忍過必樂。忿怒亦然。）

好談道學者。多入迂腐。必循天理。合人情。方是真道學。感應篇乃是真道學。

好談經濟者。多涉馳騁。必為人事業。仍屬為己工夫。方是真經濟。感應篇乃是真經濟。

感應篇條列善惡若干語。總不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八箇字。除卻八箇字。別無人理。感應篇便也別無說法。

感應篇所說。多為讀書士子居家服官而設。然下至女子小人。屠沽販負輩。亦無不盡在箇中。則此書卻是天下通行底文字。

感應篇所說。多為有才氣有權力者而言。然下至庸夫豎子。目不識丁。窮無立錫者。亦無不盡在箇中。則此書卻是有教無類底法門。

感應篇所說。不比曇聃家功德簿。但講布施作福等事也。煌煌勸戒。無非存心養性。敦倫制行。真實底學問。以此主持世道。挽回造化。綽綽有餘。然卻不向高遠地位做工夫。只就日用常行處逐節檢點。隨時體察便是。

感應篇屢以死警人。非徒借修短之數懼之也。蓋人生天地間。自有一團生理。能去惡從善。則其生機沛然。其生趣淳然。否則氣索而量促。年之不永。固其常耳。夫子言罔之生也幸而免。孟子言足以殺其軀而已。除卻死。

亦更無別法。

感應篇諄諄垂戒。如悖倫犯上。傷人害物。好色貪財。幸災樂禍。意業口過之類。皆更端演說。雖分門別義。前後各出。而語意大略相同。蓋以此等惡跡最多。惡報最速。望人警省之意特深。

食色。性也。然口腹之損德。視色慾猶輕。故感應篇食戒。一節鬆一節。如先言射飛逐走。傷胎破卵。凡殺生者俱有罪矣。繼言非禮烹宰。則食肉者初不禁也。其色戒。一節緊一節。如先言見他色美。起心私之。他人之色固不可犯矣。繼言淫慾過度。則已之色亦不可縱也。每見古來善知識人。儘有飲酒啖肉而成正果者。若一墮色坑。便難超拔。太上之訓。乃聖賢豪傑謹身節性底道理。豈若世間禪和子。但持齋戒殺而已哉。

悔之一字。乃遷善改過之門。然中人以下。非至困心衡慮。鮮能動此念者。萊公六悔銘云。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習壯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蓋言悔之已晚也。人能豫先作此種存想。便回頭是岸。不至遲暮傷心。故感應篇於心起善惡章

下。即著後自悔改一章。令人速速圖箇轉變。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聖賢必不我欺。若凡夫下士。妄謂命自我作。則非分之求。僥倖之想。日日在醉夢鄉中。何時醒覺。故感應篇只要人安命。

然謂命定終難轉移。則善者不能轉貧賤而為富貴。豈惡者亦未必轉富貴而為貧賤乎。蒼蒼者決不為此死煞機關。任人顛撲。昔廖德明。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城隍。閭者索刺。出諸袖。題云宣教郎閩宰廖某。後登第。果授是職。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質諸公。公沉思良久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劍止能為劍。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不然。有朝為跼暮為舜者。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也。子今赴官。但當力行善事。前夢不足芥蒂。廖拜而受教。後果官至侍郎。今人多為命所縛。絕無勇猛精進念頭。每歎天實制我。不知我實自棄耳。故感應篇卻要人立命。為善之報。都從意得之。人欲為善。則聽命之意不可有。既為善。則聽命之意又不可無。故感應篇卻又要人安命以立命。

感應篇要人去驕傲心。

感應篇要人去鄙吝心。

感應篇要人去貪得心。

感應篇要人去陰刻心。

感應篇要人去躁妄心。

感應篇要人去人我心。

感應篇要人去飾非文過心。

感應篇要人去爭名好勝心。

感應篇世傳出於道藏。宋藝文志著錄始載之。舊傳理宗於潛邸感鄭清
之之言。即位後嘗出禁錢百萬。刊布親書。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二語
於篇首。順治十三年

世祖章皇帝欽諭刊刻感應篇。頒賜羣臣及貢舉生監仰見

王化所重。首在為善去惡不憚諄諄勸戒。必此是本。為吾常趙殿撰。裘萼
先生諱熊詔所刻曰註曰訓曰證條分縷晰觸處會心讀靜鐸齋原序一篇真如菩

薩現身說法渡苦之慈航更借以一帆之助回頭彼岸毋溺迷津有志之士宜各置一編奉為主臬它日并期廣為刊布使善木不致失傳。庶無負先生與人為善之心云爾。道光甲午中秋後二日橫雁山人莊縉度謹書於白門旅寓

靜鐔齋讀感應篇程訣

蘭陵學了氏訂述

讀感應篇。不在口讀。而在心讀。何謂心讀。凡起一善念。作一善事。即將篇中善感善應。從心上轉一遍。自覺眉目飛舞。其有不善。即將篇中惡感惡應。從心上轉一遍。自覺毛骨悚然。到轉得純熟時。一部感應篇。便字字鏤腸刻腑矣。

讀感應篇。不在口讀。而在眼讀。何謂眼讀。將篇中語逐句貫想。如觀畫圖。如登劇場。悲歡喜懼。畢在眼前。如是久久。便自有鳶飛魚躍之致。參前倚衡之象。觸處會心。否則盲丐誦經。雖日千百遍。無益也。

讀感應篇。不在口讀。而在身讀。何謂身讀。凡人終日勞攘。片時靜坐。平生善惡。歷歷現前。本身原各有一部感應書。玩讀是篇。暗合道妙。便將善處盡情擴充。惡處盡情剝削。工夫自然直捷。境界自然親切。視彼口頭

誦過者。真成撒吞。

讀感應篇。須於夜閑時讀。萬籟俱寂。萬緣俱靜。逐句紬釋。可以推勘日間行事也。

讀感應篇。須於昧爽時讀。平旦氣清。俗氛未起。逐句警省。可以檢點日間行事也。

讀感應篇。須於閒時讀。取其潛心體會也。

讀感應篇。須於忙時讀。取其鎮定性情也。

讀感應篇。須於莊嚴色相前讀。焚香跏誦。神鑒在茲。亦收攝身心之一助。

讀感應篇。須於盛暑降寒時讀。不揮扇。不擁爐。敬謹受持。亦堅忍身心之一助。

讀感應篇。須於極失意時讀。反觀內省。自悔自疚。何暇怨天尤人。則讀之自能懲忿。

讀感應篇。須於極得意時讀。警心動念。起敬起畏。因思戒滿持盈。則讀之

自能窒慾。

讀感應篇。須行住坐臥。無時不讀。若起疎懈心。一刻間斷。則存養省察之機。後一刻最難接續得來。

讀感應篇。須道路舟車。無地不讀。蓋心隨地遷。所處之地。朝新暮異。此心極易放失。是篇乃求放心之良藥。

古者先德行而後文藝。今人為帖括應制。禁錮性靈。將四子六經諸史百家。俱看作舉業文字一流去了。只有感應篇。還是一篇德行文字。故感應篇不可以不讀。

儒與二氏。判若莛楹。他家三教合一之說。都是援儒入墨。推墨附儒。只有感應篇一書。雖相傳出自道藏。看來卻實是儒書。故感應篇不可以不讀。人讀孔孟書。全無忌憚。或醉飽後輒讀。或便溺後輒讀。或蓬首垢面輒讀。或裸體跣足輒讀。一遇菩薩經笈。便不覺斂容屏息。肅衣冠。淨手口而後讀之。此畏神服教之意。是今人極愚下處。亦是今人可引牖處。故感應篇不可以不讀。

前因後果之說。愚者迷而不悟。智者悟之而又目為荒唐。至如讀聖賢書。指陳禍福。據理直斷。便令一切智愚。俯首弭耳。不敢道箇不字。此理屈詞窮之意。是凡人肯服善處。亦是凡人極勢利處。故感應篇不可以不讀。

伊庵權禪師用功甚銳。在眾客前。未嘗交一言。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麼空過。讀感應篇。當存此志。

考亭先生與門人默坐。問曰。君等今在此。心裡做甚工夫。門人俱無以對。先生曰。便是不曾做工夫。只閒坐而已。如此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如此做工夫。方得。君等每日只閒用心問閒事說閒話底時節多。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自無閒工夫說閒話閒事。讀感應篇。當存此意。

對美色於密室。遇千金於曠野。遭毀譽之忽來。聞仇讎之垂斃。好一塊試金石。讀感應篇。當存此想。

讀書人不得志。開口便云運蹇時乖。此言真誤卻一生。蓋人生未有淬厲為善。而終為時運所顛倒者也。讀感應篇者當存此見。

易曰。无有師保。如臨父母。讀感應篇者。應作如是觀。

諺曰。同眠牀。各做夢。讀感應篇者。應作如是觀。

陶桶林云。卒然逢人怒罵。一生病痛。有父兄不及誠。師友不及規者。都被和盤托出。此際正須返觀速改。不可草草聽過。讀感應篇者。應作如是觀。

論語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讀感應篇一法也。

中庸曰。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讀感應篇又一法也。

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讀感應篇又一法也。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先生亦云。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讀感應篇又一法也。

考亭先生云。讀書不可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就自家身上推究。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裡。今只借他言語來。著己體認方得。又云。讀聖賢書。聖賢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我心比聖賢心。將聖賢心作自己心。要想自家說時。聖賢點頭道是方得。讀感應篇又一法也。

讀感應篇。本無科儀。今之專習科儀者。以讀書君子。而為釋道看經之狀。雖讀正如未讀。

讀感應篇。本無遍數。如云每日必讀幾遍。是猶村塾蒙童功課。不過付虛名而已。雖讀正如未讀。

讀感應篇。須信得確。所謂真知篤好是也。讀而不信。正如未讀。

讀感應篇。須解得細。所謂重習思繹是也。讀而不解。正如未讀。

讀感應篇。須悟得徹。所謂觸類旁通是也。讀而不悟。正如未讀。

讀感應篇。而裝模作樣。欲使人知者。其讀一如未讀。

讀感應篇。而言動舉止。仍如不讀者。其讀真如未讀。

讀感應篇。須先發誓願。蓋有所慕而為善。有所畏而不為惡。常情也。誓願不立。其心必不堅。

讀感應篇。須擡高眼界。蓋太上所謂福者。安身立命之謂。非富貴利達之謂也。眼界不高。其心必不專。

讀感應篇。須培養善根。使心地上惺惺活潑。見了善。自然鼓舞從事。見了

不善。自然斬斷葛藤。如善根不定。則臨事旁皇。醒時旋悔。迷時便滅矣。
。讀感應篇。須自審病症。醫經云。急則治其標。蓋百病俱發。一時豈能盡除。
。但先從病症深切處。儘力攻治。則其餘可以漸消。如某一生病症。惟口
過為重。自奉持感應篇後。僅去其十之四。他病蜩集。正未能遍下刀圭也。
。思之每為汗浹。

讀感應篇。須詳勘公案。人生過惡多端。感應篇亦說不盡。然情罪相同。皆可
比例。如律文之某罪比依某罪律是也。仔細推敲。並無漏網。苟謂篇中
不載者。便可放膽為之。大錯大錯。

感應篇語語包羅萬象。四面八方都說得去。學者讀辦一副玲瓏心眼讀之。
感應篇句句是現身說法。某註訓感應篇。亦句句是現身說法。凡讀感應篇者
。皆讀句句現身說法。

太上感應篇註訓證卷之首

蘭陵學了氏纂輯

感應篇序

舊刻

文昌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周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憫人之孤。一心如此。聽命於天。故能久證真位。

此一段。乃現身說法也。直提出自己真實工夫。真實效驗。爲下文張本。一心如此。聽命于天八字。便是遵行感應篇之要訣。

今勸世人。每日誦太上感應篇一遍。遵以修行。及書寫一帙。日夕瞻視。

此一段乃指示法門也。感應篇得力處。全在修行。惟遵行故須持誦。既持誦便須遵行。猶恐世人不能常自惺惺。故又教以觸目警心之法。曰每日。曰日夕。蓋欲其無時不誦。無時不視。即無時不行。未可略有間斷也。

依此修行。行之二年。萬罪消滅。行之四年。百福皆集。行之七年。子孫賢明。榮登科第。行之十年。壽命延長。行之十五年。萬事如意。行之二十年。子孫爲卿相。去聲行之三十年。注名僊籍。行之五十年。天神恭敬。名列僊班。

此一段言修行之效。行有淺深。故效有大小。工夫次第而進。福報亦次第而增。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絲粟無差。然半塗而廢。則災禍亦隨其後。非謂行之數年輒止。其福報依然在也。

不依此加意修行。或作或輟。今日行。明日廢。人

事既乖。心田日暗。雖口誦經。而其心不悟。是爲
瀆天。罪不容赦。

此一段言不修行之過。或作或輟。便說不得行。今日行。明日廢。且說不
到年。惟不依此行。故人事乖。腳跟不定。茫茫皆歧路也。惟人事乖。故
心田暗。沈迷不返昧。昧無所知也。方寸光明。消歸烏有。則必口誦而心
不悟。其病根總由不加意上得來。所謂心不在焉。不見不聞是也。道破人
間讀感應篇者之通病。

太上感應篇註訓證卷之一

蘭陵學了氏纂輯

太上者最上之稱。無定位。亦無定名。非必如道家所云玉清至尊之號也。太上貴德。不務報施。而此以感應名篇者。借上乘法門。為下學津梁。欲人檢束身心。知所懲勸。無時無處。而不小心畏懼。乃聖賢神道設教之苦心也。由此動彼曰感。由彼答此曰應。感應二字。大小兼該。精粗畢具。大學之由格致以及治平。中庸之由戒懼慎獨以及位天育物。夫子言先難後獲。孟子言仁義之利。無非感應中道理。第凡夫俗子。茫然未曉。往往甘心暴棄。檢蕩踰閑。了無忌憚。不得已而假上天福善禍淫之說。以懲創而鼓舞之。亦膏肓之藥石。江河之砥柱云爾。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

形。

【註】無門者。無定在也。影隨形者。言其必有。非言其速也。

【訓】在天為禍福。在人為善惡。在天者人實召之。在人者天必報之。召即感。報即應也。言感言應。尚屬渺茫。言召則一往一來。如招致焉。言報則一予一取。如贈答焉。其意更加顯矣。門者。即形影出入之處。隨處呈形。則隨處現影。無專門也。有形必有影。不論遠近。有召必有報。不論遲速。近形則影尚小。形遠則影益大。報之遲速亦然。語云天公無急性。卻有記性。今人為惡而得富貴。必其前生。或其先世。為善之報也。使竟不為惡。其富貴當不止是。為善而得貧賤。必其前生。或其先世。為惡之報也。使竟不為善。其貧賤當不止是。然則惡而富貴者。無矜得計。慎須及早回頭。善而貧賤者。勿起悔心。更須腳跟立定。玩惟人兩字。何等鄭重。此乃修身立命之樞紐也。（感應機緘。被十六字和盤托出。可見聖賢救世苦心按捺不住。開口即吐驪珠。授人把握也。）

【證】周必大廬陵人。監臨安府和劑局。局失火。五十餘人械繫當死。公

問吏曰。若火起自官。得何罪。吏曰。除籍為民。公遂自誣服。五十餘人俱得免。公坐失官歸。道謁婦翁。門外雪交下。童子掃於庭。前夕，婦翁夢掃雪迎宰相。及是乃嘆曰。今掃雪乃迎退官子也。公既歸。刻苦讀書。應宏詞科。至京師。寓一班直家。一日主人攜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也。悉錄記之。入試。適命此題。中詞科。歷官宰相。封益國公。先是公夢入冥。見判官考一捻胎鬼。指公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但貌陋奈何。鬼請為作宰相鬚。判首肯。鬼起摩公額。為種鬚。及覺。鬚果生。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後罷相家居。一相士來謁。邂逅於門。相者問相公何在。公進揖之。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者曰。誑我耶。入坐。復請見宰相。公答之如初。相者起。捋公鬚。曰只此一座帝王鬚。真宰相也。公大驚異。厚贈之。（一捐雞肋。便攀鳳翼。窮達之變幻無常如此。）

宇文英迪初領黔江獄。民有扶愛之者。嘗許漕臺官吏。適坐事繫獄。官吏恨之。必欲文致於法。英迪力為辨雪。竟從輕斷。後三年。英迪由南濱沂流而歸。值大雨。水暴至。波濤如山。中流纜絕。舟人拱手待覆。俄有一

小舟衝浪而至。號救得濟。視其人則愛之也。相顧大驚曰。吾昔日平黔之獄。初非有意於君。君今日冒險而來。亦豈知將溺者之為我。豈天意故以彰其事乎。相與感嘆久之。

順治中蘇州徐籀為黃岡令。民間失火。延燒數百家。老幼男女。露處哀號。徐憫之。捐貲買蓆。使暫搭棚棲止。其蓆未給民時。尚堆積堂前。適鞘解錢糧。盜知之。突入衙。斬箱破篋。遍覓無有。邈去。鞘銀乃在堂前堆蓆下。盜不知也。檢之無一失者。於是官得無恙。（此上俱居官善報）

順治四年。許某隨大兵入粵。授某邑令。妄欲立功。乃搜鄉間愚民長髮者十四人。偽稱山賊。申報上司。盡殺之。殺時為正午刻。是日許之家眷赴任。途遇盜。劫殺男婦恰十四口。亦正午時。

戶部郎某權關河西務。以貪刻著。有一閩商販帛者匿稅。某覺之。乃盡取帛橫裂其半。數千金之貲。俱置無用。商大恨。盡焚其半而去。久之潛入某鄉。欲刺之。時某已坐貪罷歸矣。既歸而貪不止。家故多妾媵。乃縱與人私。而收其夜合之利。商至。聞其事。喟然嘆曰。彼衣冠也。甘心為此

。貽笑無窮。天所以報貪夫者至矣。殺之何為。不如留之以竟天之報。遂歸。（此俱居官上惡報）

嘉靖間。蘇州黃彥士。儒生也。妻顏氏。情好甚篤。值倭亂。偕避難。婦與夫忽相失。皇遽奔走。暮投宿古廟。門內先有人。婦驚避。門內人曰。娘子無恐。我尼也。因相與俱。迨旦。尼曰。少年婦恐人物色。我行囊中。尚有緇衣僧帽。可改粧。婦從之。結伴而去。生既失婦。度不免於難。尋訪三年。絕無音耗。孑身流離。僅以傭書度日。適同窗友宦浙中。往訪之。道出嘉興。值巡海兵至。舟子不敢渡。生登岸投廁。見枯楊隙中有物焉。手探之。得金一函。喜曰。此天賜我也。再探。得緣簿一本。列布施者姓名。凜然曰。莫謂遺金可取。須念三寶中來。乃停舟候之。閱兩日。有老尼以頭觸樹而哭。生遽問故。曰向者發願塑大士像。募收三十金。昨因大兵猝至。無處藏匿。納之空樹中。今已矣。我其死矣。生急還之。尼拜謝曰。感君活命。不忍遽別。我菴去此二十里。盍過一飯。當向大士前陳君盛德。生許之。及抵菴叩門。而應聲出者即顏氏也。相見大哭。各述

前事。為流連數日。有鹽商汪某聞之。聘為館賓。後援例入國學。選授二尹。轉府判生二子。一為明經。夫婦俱以上壽終。（此士子善報）

閩士李某。善讀書為文。赴京應舉。道過衢州。有店主翁姓者。夢土神言。明日有李秀才來。科甲人也。宜善待之。次早李至。主款待甚厚。給以裹糧。助其僕馬。李問故。主告以夢。李大喜。夜思登第得官。唯妻貌陋。不堪作夫人。當易之。去後。主復夢神曰此生處心不善。功名未遂。便圖棄妻。今失舉矣。後李回。主甚慢之。且不納宿。李復問故。具以實告。李驚愧而去。竟終身不第。（此士子惡報）

李毅為吉州城守卒。城內徐姓遣婢送金釵還親戚家。婢插頭上。中途墜地。毅見而拾之。隨婢以行。見入一大家。倉皇即出。至江邊。欲投溺。毅急呵問之。婢泣告曰。娘子性嚴急。適命送釵還人。途中墜失。必遭笞斃。不如先死。毅遽還之。婢大感謝。後婢嫁梅林渡村民。值毅持公文將渡。力挽到家。沽酒為款。忽聞渡口喧譟聲。出視之。舟已覆。人俱溺矣。毅以留故獨全。（毅與婢兩人。俱有虛驚水厄。毅救婢。婢亦救毅。機緣何巧合耶。

抑造物故幻此一段因果也。）

何澄以醫著名。同郡孫勉之久病。妻俞氏召澄診脉。至再。乃引澄密室。曰。良人久病。典買都盡。願獻此身。以酬藥直。澄正色曰。何出此言。但安心勿憂。當為療治。苟以此相污。不惟使某永為小人。娘子亦失大節。縱免人責。能逃天遣乎。氏慚感而退。澄一夕假寐。恍見一神引至公署。主者曰。汝醫藥有功。且不於艱急中亂人婦女。上帝勅賜汝一官。錢五萬貫。未幾。東宮有疾。詔訪澄。一劑遂安。賜官賜錢。悉如其數。

嘉靖丁亥歲大饑。新建縣一民窘甚。家止存一木桶。貨之。得銀三分。乃以二分買米。一分買信。將與妻孥共飽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糧。無以應。里長遠來患饑。欲一飯去。又辭以無。及入廚見飯。詬其欺己。其人急搖手曰。此非君所食。愈怪之。始流涕以實告。里長大駭。急傾飯埋之。曰。爾無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爾隨我往負歸。可延數日。或有別生理。奈何遽自殞。其人感泣從之。及歸而出穀。則有五十金在焉。駭曰。此必里長積償官者。誤置其中。彼救我死。我何忍殺之。急持還。

。里長曰。吾貧家安得此。殆天賜汝者。其人固卻。久之。仍各分其半。自此兩家俱饒衣食矣。（里長救人行善。天固已鑑之矣。至貧民脫餓籍而延殘喘。天欲生之。尚未有以驗其心也。故幻出五十金以驗之。假使貧民得金而藏匿不言。則此金能終為所有耶。即或里長見金而貪心冒認。則此金又將化作何物耶。試於恁地思量。○此上俱平人善報。）

萬曆間。鎮江王成與兄同居。兄久客粵。成私念嫂甚美。鬻之可得厚利。乃詐傳兄死。嫂號哭幾絕。設位成服。未幾。即諷其改嫁。嫂厲色拒之。適有大賈購美妾。成密令窺其嫂。果絕色也。遂議三百金。仍給賈人曰。嫂心欲嫁。而外多矯飾。且戀母家。不肯遠行。汝暮夜率徒猝至。見衣縞素者。便擁之登輿。則事成矣。計定。歸語其妻。嫂見成腰纏入室。從壁隙窺之。則白金滿案。密語多時。止聞暮夜來娶四字。成隨避出。嫂知其謀。乃佯笑語成婦曰。叔嫁我。亦是美事。何不明告。婦知不能秘。曰。嫁姆於富商。頗足一生受用。嫂曰。叔若早言。尚可飾粧。今吉禮而縞素。未便。幸暫假青衫片時。蓋成獨未嘗以縞素之說語其妻。且婦又素拙。遂

脫衣相易。並置酒敘別。嫂強醉之。潛往母家。抵暮賈人率眾至。見一白衣女人獨坐。蜂擁而去。婦色亦艾。醉極不能出一語。天明成始歸。見門戶洞達。二稚子號啼索母。始詫失婦。急追至江口。則乘風舟發。千帆雜亂。不能得矣。於是寸腸幾裂。不知所出。又念床頭尚有賣嫂金。可以再娶成家。及開篋視之。則以夜戶不閉。已為穿窬者盜去。方捶胸慟哭。而兄適自客歸。肩橐纍纍。里巷咸來慶賀。嫂聞之。即趨歸。夫婦相見悲喜。成既失婦。又忘其金。二子復伶仃啼泣。且無顏對兄嫂。慚痛之極。自經而死。（王成前生。想負此偷兒債。故今日特地賣婦償還。即其嫂慧心應變。卻亦似天公有意安排。不然。遠人久隔。胡於此日恰歸耶。○此平人惡報）

康熙乙巳。杭城大火。連日夜不息。延燒千家。官吏俱往救之。眾見火中有金甲神人。持紅旗左右指麾。圍繞一宅。火至輒回。及火止。瓦礫中。此宅孑然獨存。乃北新關吏顧某家也。時顧奉差往江南。未歸。室內僅婦子數人耳。眾咸訝。莫測其故。方顧赴江南。舟泊蘇州河側。薄暮。見一少婦沿水哭泣。問之。則曰。妾夫因欠糧五十金。繫獄嚴比。命在旦夕。

不忍見夫先死。來尋自盡耳。顧即解囊中五十金付之。婦拜謝而去。歸舟復經其地。偶入酒店飲。對門即前少婦家。婦見而告其夫。邀入室。置酒款洽。因留宿。夫謂婦曰。活命之恩無以報。汝當伴宿以酬之。夜半。婦就顧寢。顧毅然拒之。再三披衣起。避歸舟中。抵家。慰問者踵至。詢有何德而能回天若是。顧惘然。固問之。因舉前事以對。眾屈指計之。與起火之時適合焉。（此公門善報）

廬陵吏曲按一僧。獄方具。妻女在家。忽見二青衣卒。手執文書。自廚中出。謂妻曰。語爾夫。無枉殺僧。遂出門去。妻女驚怪流汗。見其門。扃閉如故。吏歸。具告之。吏恐甚。明日將竊其案。已無及矣。竟殺僧。僧死之日。即遇諸塗。百計禳謝不獲。旬日竟死。（此公門惡報。）

正德初。徽商王善年四十。無子。有風鑑家。禍福多奇中。一見善愁然曰。汝尚無子。善曰。然。相者曰。不但無子。至十月。更有大厄。善神其言。急往蘇歛貲歸。值梅雨水漲。不可以舟。暫寓客肆中。晚霽。散步河濱。見一少婦投水。急呼漁舟曰。能救此者與二十金。諸漁舟競救得生。

遂如數與之。問其故。對曰。夫出傭工。家畜一豕。欲以償租。昨鬻之。不意皆假銀也。既恐夫歸見責。又貧苦不欲生耳。善惻然。問豕價幾何。倍賙之。婦歸。遇夫於途。泣告其事。夫疑焉。日暮。偕詣王寓質之。至則已闔戶就枕矣。夫令婦叩門。善問為誰。曰。我投水婦也。特來致謝。善厲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暮夜豈宜相見。速去。倘有意。明早偕汝夫來。夫疑頓釋。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善乃披衣起。方出戶。忽聞室中轟然聲。驚視之。則榻後牆因久雨而頽。臥榻已壓碎。否則善竟身當之矣。夫婦相與嘆謝而去。善歸。又遇相者。一見愕然曰。子滿面陰騭文。必有大陰德事。非獨免厄。抑且獲福。未有量也。後果連生十一子。兩登第。壽至九十八而終。

江寧旱西門回子哈九。開飯肆。有江浦人攜囊五十金遺店中。哈九追至江邊還之。別後。得金者至江浦。見大風覆舟。溺者甚多。其人忽思曰。譬如哈九不還吾金。且將此作一宗好事。遂呼漁舟曰。救一人者予五金。漁舟爭救。止得一人。視之。即哈九子也。此順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事。

餘于舵師吳某。與其子載商至瑞洪。商去。遺金一袋於舟。吳檢艙得之。懼其子見。乃置爨灰中。子欲發舟。吳故遲延半日。商返覓金。即舉以還。商請均分。吳堅卻。曰吾豈捨多而取少耶。商呼天拜謝而去。其子恚曰。橫財入手不能享。乃以還人。吳笑曰。吾父子終日操舟。猶不能飽煖。橫財豈易享者。命發舟去。其子不用命。乃自運舟。舟旋轉不動。如有物礙其舵。因入水驗之。得一箱。內盛二百餘金。遂成富室。（父善足驚天。子恚徒傷父。此二百餘金。非直以陷貪子。正以醒迷子。亦不徒以酬廉父。還以暢慈父耳。○此上俱工商善報。）

山東二人同賈。一點一愚。各懷金半百以往。黠者於海上給愚者醉之。刺其腹。攫其金。投尸大洋中。移舟而去。頃刻風狂反流。仍置尸沙上。為土人所收。黠賈歸。埋金床下。給愚賈家云。彼已往天津矣。數日後。黠者有弟婦。素蠢。不曉戶外事。忽為鬼所憑。口喃喃。稱予某賈也。為某殺。攫予金置床下。予尸在某處。稱冤稱苦。聲聞里巷間。不能掩。愚賈家來廉其狀。婦復詳其說。且泣且訴。官司覺而逮鞠之。具告如初。令取

原金。而金宛然在。遺索尸。而尸亦宛然在。爰書既具。婦方蘇。竟不憶前所說何事也。蜀省歲荒。人有負米五斗過巫山村落中。投宿一木匠家。匠與妻謀夜殺之。子不知也。夜與負米者同睡。至二鼓。負米者起如廁。匠持斧至臥所。昏黑中。見一人睡正熟。即以斧碎其首。呼妻曰。速來。五斗米又屬我矣。其妻舉火照之。則死者其子也。遂大慟。負米者自外聞之。驚逸去。旦訴之官。執匠寘於法。（此上俱工商惡報）

支祖宜妻喻氏。年二十五。姑黃氏。病目無所見。性褊急喜潔難事。喻勤順逢迎無間言。其夫因酒誤觸人仆。墮兩齒。求免刑責。入財自贖。以喻嫁資償之。喻無悔。一夕夢里域追逮。責之曰。汝前生為比鄰牟容之妻。年三十病殯殍。（音奄葉微病也）汝姑七十餘。煮糜供汝。汝以口苦厭食。嫌其太煩。哭而叱之者數四。及臨死。對姑呼天曰。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使之死。天乎天乎胡不平。汝家司命聞於上帝。有旨令焚汝尸。而氣已絕。事未之行。案牘仍在。凡三十年為一世。今當結絕。來旦斃於雷斧之下。以汝今生孝德。故先期告汝。喻驚寤。中夜號泣。姑曰。汝以吾兒

破汝嫁貲。謂終身不得償耶。喻曰。無之。凌晨。沐浴新衣。拜其姑。曰。新婦三年。事姑無狀。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姑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歸別父母。所言如初。自炷香立於屋南大木下。仰天祝曰。新婦宿業當死。有所不辭。但念夫貧姑老。誰為供事。一也。父母自幼教訓。今被天誅。為家門辱。二也。身有孕。已七月矣。萬一得男。支氏有後。三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支氏無後耳。乞少延三月。分娩而死。時大暑中。陰雲晝晦。風雷交至。適遇梓潼帝君察知其情。乃奏取里中悍逆者代之。富人張實妻馬氏。事姑無禮。制夫如奴隸。即命雷火焚之。而喻氏獲免焉。（此女人善報。）

歙縣一商。無子娶妾。歲餘生男。喜甚。名曰繼祖。復商於外。囑妻善視之。妻佯諾。既出。即令妾置兒於地。每擲飯一團。教兒以口就食。更名狗兒。呼之輒應。妾或抱兒。妻怒。必擲地乃已。三歲猶爬沙地上。啖食如犬。夫歸。妻偽顰蹙曰。家門不幸。生子類狗。商驗之。果然。遂怒蹴兒死。妾畏妻不敢言。痛其子。亦自縊。未幾。妻忽顛仆地。飲食如其子

。夫泣曰。吾子如此。吾妻又如此。天之罰我何慘也。鄰人為言其故。始知果報。言訖。婦乃絕。（此女人惡報。）

開封老翁。長子娶婦別居。幼子聘某氏。適周王選宮人。女家懼選。促翁完娶。翁苦貧。乃典身富家。得錢充聘。新婦入門。拜姑而不見翁。密問其夫。夫諱之。因叩姑。姑漏言焉。婦大慟曰。為婦而忍令翁為傭耶。遂取簪珥。令人持白父母。求質錢以贖翁。父母賢之。予錢而還其質。新婦置錢床頭。期明日往贖。適長婦來。新婦具以告。長婦不孝而貪。乃乘間竊錢去。明旦新婦檢錢。無有也。夫疑其中悔。婦亦不能自明。又傷翁無可贖。乃投繯而死。殮後三日。姑令長婦攜簞食往奠焉。俄雷雨作。復聞喚門聲。姑以為長婦。而聲不類。隔戶問為誰。曰。我新婦也。姑駭為鬼物。立門隙窺之。良是。乃門戶問曰。爾人耶。鬼耶。曰。新婦人也。姑曰。爾死已三日矣。何由再生。婦曰。我初如夢中。神魂飄搖。不知底止。頃聞大震。不覺身乃在此。姑呼婦入室。偕鄰婦往停柩處視之。棺蓋已揭。長婦踣死於地。原錢乃在手。（此女人善惡同時異報。）

明尚寶司袁忠徹。過某友家。見一僮美秀機警。尚寶相之。勸其友逐焉。謂將不利於主。友弗忍也。後數數言。不得已。聽之。僮去。無所歸。夜宿古廟中。見牆角一破袖。內裹黃白數百兩。欲取之。忽自嘆曰。我以命薄。無故見逐。今掩有此。天其謂我何。因取而待之。至旦。果有一婦號泣來。四顧徬徨。問其故。曰。吾夫軍也。以事繫獄應死。某指揮當治之。妾賣貸得金若干。將以獻。過廟少憩。不意失之。吾夫分死矣。僮細詢其數皆合。悉還之。婦欲分以謝。不受。遂去。其夫既得釋。念僮之德。遍以語人。某指揮聞而異焉。訪致之。育於家。指揮故無子。遂子之。又數年。得襲職。歸拜故主。嘆曰。尚寶之術。亦有誤乎。適尚寶至。使衣故衣。捧茶而出。尚寶驚曰。此故童子耶。主謬曰。逐出無歸。今復來耳。尚寶笑曰。君無戲我。今非君僕矣。三品武官也。形神頓異。必有善事以致此。僮為述前事。益嘆尚寶之奇。（此僕人善報。）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作狀欲送府。為同舍勸解。不果。自取狀。戲學孝壽押判曰。不勘案。決杖三十。僕怨之。翼日。竊狀

走府。曰秀才自學府判狀。私決人。壽即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壽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其狀。如數決之。僕歸竟死。（此僕人惡報）

湯君聘再生錄云。死去見大士與言。往昔功名祿壽。生來便定。近者生人善惡冊籍。一日一報。一月一造。其來世報。兒孫報。與後日報之說。俱不及矣。今日所作善惡。轉瞬便報。如某氏子登第。因其家作踐字紙。已致殞命。某應得第。奈近行失檢。必淨心易慮。方可登第。某力修善事。因功行未完。未即降福。如精進不已。後必登第。心記其人。歷歷皆驗。〔附格言〕為善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為惡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算甚麼命。問甚麼卜。欺人是禍。饒人是福。

右第一章統括全篇之大指。其下九章。皆發明此四語也。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同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去聲刑禍隨之。

。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

【註】依。因也。算。壽數也。窘乏日貧。消散日耗。

【訓】此以下俱承上文。發明如影隨形之故。以見天地神祇。森羅密布。無少滲漏。而此一節。則先言人之一生。晝夜始終。皆有鬼神鑒察也。○上兼言善惡。此專言過者。世人功少過多。故記過之神。亦多於記功也。不言司惡。而云司過者。惡未成之謂過。生人動作。稍有乖違。冥冥中即行考校。然神本無心。特依人以定權衡耳。所犯有輕重。則所奪有多寡。獨言算者。壽為諸福之源。一奪算。則貧耗等禍。一齊都到。處境而窮敗憂愁。入世而招尤罹法。以至功名財利。往往錯過機緣。凶曜災星。日日糾纏運限。半世坎坷。一朝殞命。眼光落地。回首堪憐。當此水窮山盡時。悔之何及哉。人算有限。奪之則必減。減之不已。則必盡，說得痛切。如臨慘霧陰風。令人颯颯可怖。

【證】田某未第時。丰姿俊雅。里中女多奔之。遂避鄰郡之南山寺讀書。寺旁女奔之益眾。某心知其非。而不能忍。忽見一神。甚短小。初形之夢

寐。繼則白日相隨。謂之曰。汝原有大福。因花柳多情。削去殆盡。上帝命我監視。若自今改行。猶不失為進士御史。子孫半祿。某猛省改悔。已而果第。官止御史。「諸子享年六十者。自三十以後。即貧困徹骨。七十五十。俱以半為差」

陳公才博雅能文。應舉時。夢一道士云。子醉魁也。當聯捷。入中秘。為司諫。至中丞。覺而告其外弟某。某曰醉乃辛酉二字。當在來科。至辛酉果舉於鄉。連上公車不第。疑夢中道人欺己。歸至濟上。遇一道人。宛若夢中所見。陳心動。道人亦笑。引至一大樹下坐。陳詢夢言不合。道人曰。天數固定。轉移在人。子鄉舉後。惡念百起。如所行某某五事。買田三百畝。損德多矣。天安得不奪汝福。自今修德行善。或保天年。不然。並奪汝壽。陳涕泣再拜起。道人忽不見。歸告親族。力行善事。視前如兩截人。後選教罷歸。以貧壽終。

郭霸以濫殺有功。驟得五品。經月。即患危病。臺官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數百鬼。遍體流血。攘袂齖（音迭。齖堅聲）齒。皆云不相放。一碧衫人。喝緋衣人曰。早合

去。何遲許時。答曰。向緣未得五品耳。俄而霸以刀自刺乳下。曰。大快其夜卒。是年大旱。至霸死而雨足。天后問外間有何事。郎中張元一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中橋成。郭霸死。皆可慶也。天后笑曰。霸見憎如此耶。

建德王廷為諸生時。提學歲試後。

適有分守某參政行縣。諸生謁見。談及考事。惟問批首幫補進學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越數日。分巡某僉事繼至。亦對諸生言考事。惟問黜退停降撲責人數而止。廷與諸生私相論曰。二公發問相反如此。吾屬識之。且觀兩人終身祿位何如。後參政公官至戶部侍郎。子孫相繼登第。僉事公陞陝西副使。路逢盜劫。宦貲盡洗。僅以身免。到任未幾。復遇安化王寘鐸作亂。竟腰斬。（豈謂一問遂分禍福。良以言者心之聲也。存心刻薄。則一言一動。俱出於薄。享遐福者。必不其然。）

濟陰王生。素奸惡。秋試。文甚佳。房師薦之。及填榜。忽失其卷。填畢。乃在袖中。房師大悔。召之見。許以他事相補。未幾。房師轉詮部。生即輸粟入成均。及赴考。房師正在選司。見生。大喜。密令揀一美缺。借

恩例預選。至期。房師以父艱謝事。越三年。起復。仍補選司。生亦以年深應選。揀授一官。不數日。生丁母憂。房師憐其命蹇。乃薦之撫軍為西席。三載可望千金。未閱月。撫軍竟以事去。生憤恨成疾死。

湖州儀鳳橋宣氏兄弟三人。宣大稍樸實。二弟則儇劣。俱貧甚。其所居地價不值十金。鄰有倪知縣宦歸。欲展拓堂室。乃以百金買之。三人均分焉。宣大買田務農。僅足溫飽。宣二釋苴過太湖。舟覆死。宣三則發狂病。持刀殺人。舉火燎闌閭。執諸官。箠撻幾斃。歸復如故。眾以鐵鍊繫之橋柱。其妻徧謁神祠禳禱。復請巫師至家。宰牲遣祟。破費狼籍。視床頭所得金已罄矣。而橋上人豁然醒。人問之。曰不知也。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註】三台上台中台下台。主人生死壽夭。北斗。紫極都曹。每月初三廿七下降。察人善惡。錄者。登之簡冊也。十二年為紀。百日為算。

【訓】此一節。又言人之一身。行止坐臥。皆有鬼神鑒察也。○又有者。不一而足也。三台北斗。在人頭上。日夕盤旋。不待舉頭三尺。即有神明。可畏之甚也。上言司過。此更言錄。則查核益密矣。上言奪算。此兼言紀。則削奪益嚴矣。

【證】明徐有貞奉斗極誠。每日必向北四十九拜。逢七必沐浴齋戒。天順中。以罪下獄。自度不免。夢至一府。有冕旒者在上。諸吏抱冊侍立。有貞叩頭求救。冕旒者命吏查冊。少頃。曰。此人生平無大罪惡。但以惑於姦人。誣害忠臣于謙。應受此罰。不至死。須遣雷部救之。及廷鞠拷掠。楚毒備至。忽風雷大作。平地水高三尺。殿中燭滅。瓦石亂飛。上懼而止。有貞乃得生。謫戍金齒。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註】三尸神。姓彭。上名踞。中名躡。下名躡。庚申屬金。乃天曹決斷。

之期。故三尸察人罪過。每遇是日。輒上奏之。

【訓】此一節。又言人之一身。起思動念。皆有鬼神鑒察也。三尸在人身中。肺腑皆見。比在頭上者更親切矣。言人罪過。指摘無遺。比錄罪惡者。更饒舌矣。人能清心寡慾。檢身克己。使無罪過可言。則善耳。若道家鍊除之法。固荒誕不足信也。

【證】程子霄好道。或謂之曰。子欲修道。須於庚申日。永夜不寐。令三尸不得出入。子霄答以詩云。不守庚申更不疑。此心常與道相依。帝天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註】晦。月盡日也。亦然者。亦詣天曹。言人罪過也。

【訓】此一節。又言人之一家。動靜居處。皆有鬼神鑒察也。竈為一家司命。無微不察。月終詣天奏事。本家良賤長幼。纖悉善惡。一一上陳。較之頭上身中。專察一人者。更為嚴密。讀俞淨意遇神記。豈不赫然可畏哉。

。前二節。乃神之自上臨下者。後二節。乃神之自下達上者。一節緊一節。總發明上下左右。鬼神如在之意。然鬼神不外吾心。方寸中略一注想。便如百神在旁。何等神速。切已用工者。只須於自欺自慊兩關。認真參透而已。

【證】淮郡某士。醉後戲一婢。力拒得免。時值月晦。漏下四鼓。妻忽謂曰。適夢一神。皇冠皂服。隨從攜文簿。向我指畫而去。旁有一老人云。此汝家竈神也。士聞之。悚然。不敢言。後為婢擇配嫁之。始語婦曰。汝昔夢竈神日。我曾戲此婢。固拒得脫。夜即有是警。想事雖未行。此心已欺。故為司命所糾。向恐汝疑責婢。今特言之。以志吾過。且表婢貞也。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訓】此一節總結上文。言鬼神如此鑒察。故大過小過。俱不能掩。而報應一一不爽也。紀多而算少。因其過之大小為差。所謂依人所犯也。

【證】蘇頲曾遇一相士。謂當至尚書二品。後至三品。病亟。夢神告曰。

公命不可為矣。公因述相者言。神曰。相實不妄。因公作桂府時。有二吏訟其縣令。公為令杖殺之。故減壽二年。不至二品耳。

合州都吏孫亮。一日見冥吏來追。亮曰。相者謂我壽七十三。今方六十二。豈誤追耶。吏曰。汝有陰譴者三。故減十一年耳。郡人馬清訟婚事。理直而汝曲之。減三年。吏人孫侑無罪。汝欲取悅於太守。譖而撻之。又減三年。汝從母怒汝。汝推之仆地。又減五年。今已盡矣。亮無以對。遂卒。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註】數百事。即第五章諸惡條目也。

【訓】此一節。乃承上文言過之為害如此。則避之不可不急。又起第四章立善之意。蓋未立善。先須避過。既避過。更須立善也。奪紀奪算。皆因乎過。則修身立命者。可就此而悟長生之術。但能猛省回頭。脫離陷阱。不愧不怍。心廣體胖。便是延年要訣矣。然苦海茫茫。幾無畔岸。故特約

略言之。有數百事。使人知所避也。人情莫不貪生而怖死。奈何求生而反不知避死乎。（避字工夫須做得著緊。正與首章影隨形字反照。）

【證】高主簿眉山人。生子眉郎。慧而歿。甚悼之。主簿忽暴卒。復甦。言有二吏來召。至一處。如州城官府。俄見一人著道衣。手持念珠而出。熟視之。乃其父也。責之曰。汝有不公當事。曾知否。問何事。父曰。汝枉斷遞舖殺人事。天故奪汝愛兒。賴汝有陰隲。未遂奪汝壽。汝今還世。切須事君忠。事長順。不可為己營私。戒殺戒淫。戒貪戒怒。但依吾教。可保天年。否則祿壽俱削也。

弘治甲寅。呂琪春日郊行。遇一已故府隸。出紙牌示曰。我身又充東嶽府役。今承批提七十二人。汝亦有名。我為汝熟識。安忍相逼。汝當速辦家事。伺我浙江並某處提完。一月即至矣。琪歸。以語諸子。曰。吾平生有三未了願。某五喪未舉。一也。某女二十未嫁。二也。某路傾圯未修。三也。亟解囊命諸子畢此三事。既而治棺衾。杜門俟死。歷數月無恙。諸子悉意其為妄也。最後除夕。復遇前卒。揖而笑曰。向勾攝至中途。忽有免

提牌云。汝陽世有三善。獨釋汝一人。更加二十年壽矣。琪後康勝如常。果越二十年始卒。

華亭趙某。詣青浦探親。見一舟飛帆而至。一人立舟上。諦視。乃亡僕也。驚問之。答曰。見役冥司。令將取三人耳。問三人為誰。則為一湖廣人。一即所探親也。其第三人不言。又問得非趙某否。曰然。趙大駭。至所探親之門。則已聞哭聲矣。急還舍。復見僕曰。主人且無怖。及夜。吾不至。則免矣。問何故。曰於路見有為主人解者。以主人合門戒殺也。夜果不至。趙竟無恙。時萬曆丙午七夕事也。

右第二章。先言鬼神糾察之密。罪罰之嚴。以警人為惡。而引人從善也。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註】道。如一條坦路。千萬人皆見。下第四章。所謂是道也。第五章。所謂非道也。

【訓】此教人避過之法也。趨吉避凶。無過進退兩途。故提一道字為程準。

。是道則坦易正直。第四章首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明明有可進者在。非道則荊棘崎嶇。第五章首言非義而動。背理而行。明明有當退者在。兩則字極重。是非在當念辨。進退須即時決。斬釘截鐵。不用半點依違。方是聖賢真血脈。否則仍墮魔關矣。

【證】一士子赴省試。文甚愜意。因待榜。偶遊僧寺。廡下有鬻相者。叩之。相者曰。君骨相寒苦。縱才高班馬。文過韓歐。亦難以成名。士子不信。揭榜果黜。再往問終身。相者曰。以君骨相。豈敢相許。若於功名用心之切。莫如種大陰德。或可以回造化。士子歸途。心口自語。我實貧窮。濟人利物事。安能為之。展轉躊躇者數日。忽自念云。我平日嘗假館。見為師者。多誤人子弟。罪孽最深。我從今只留心教道。以此種德。其庶幾乎。後三年。復與試。尋寺中相者。尚在。一揖後。相者曰。公丰神照人。高中無疑。揭榜果然。士子往謝曰。何向者拒我之峻。今日許我之確耶。相者曰。某不記憶。士子備述前事。相者曰。公形骨俱換矣。留心教人。非陰德而何。後福未可量也。

戴淵少時。遊俠不修行檢，常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劫之。自在岸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耶。淵即流涕投劍歸機。機與定交。薦之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附格言〕圖垂成之功者。如逆灘撐舟。莫少停一棹。救已敗之事者。如臨崖馭馬。休輕策一鞭。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能盡一生之力求利。而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竭貨財以媚權貴。而不舍鎔銖以濟貧交。總由不知是非進退耳。

右第三章。下二章詳言善惡之感應。而此章乃其綱領也。

太上感應篇註訓證卷之一終

太上感應篇註訓證卷之二

蘭陵學了氏纂輯

不履邪徑。不欺暗室。

【註】履。謂身之所蹈。與意之所經也。欺。謂心之所昧。明知而故犯也。邪徑者。非正路也。暗室者。他人不見不聞之處也。

【訓】此以下。皆詳言為善召福之事。而此一節。先從謹小慎微處言之也。○方寸中。打點得堂堂正正。雖一毫邪路。斷然不走。則大者可知。又掃刷得光光明明。雖屋漏獨居。斷然不苟。則顯者可知。能如是。然後積德累功。以下諸善。一以貫之矣。

（下文如許大功行。而開章乃說得如許細密。鐵門關。玉鑰匙。須從此人手打破。

即聖賢謹獨工夫。）

【證】江寧某生赴試。旅邸對門。某指揮第也。有女及笄。見生風流瀟灑。遂屬意焉。試畢後。令婢授意於生。言父已他往。期以是夕會。生懼損德。不敢諾。同寓一友素輕狂。竊知之。乃偽為生赴約。暮暗中。婢莫能辨。引之入。女相與歡。倦而熟寢。適揮使歸。見門未閉。疑焉。突入見之。大怒。拔劍俱殺之。首於官。明日榜發。生登首選。因告人曰。使我若輕狂。已登鬼籙矣。（此不履情慾之邪徑者。鬼籙登科錄。只爭些子。）

陳良謨遊學廣德。本庠張司訓謂曰。歸安武大尹。今秋必入簾。吾介爾往謁。閨中可得其援。公唯而出。私念窮通有命。進不以正。徒為識者鄙。遂托疾不往。及中式。恰為武公所拔士。假使當時一見。則彼此無以自明矣。（此不履功名之邪徑者。）

京德忠信不欺。一友人病篤。慮其子不肖。密以千金付京。曰我死。此子必蕩費。俟其將餓死時授之。後其子果如父言。窘不聊生。京始召而詰曰。爾父有產之家。何以至此。子慚俯不答。京曰。我有微物惠汝。恐汝又

費於歌酒也。子指天自誓。京即取前金與之。其父封識如舊。子泣曰。我父臨歿時。但云善事京公。不意今日獲此。足徵死生不變之誼。從此改過守儉。遂以成家。京子仲遠。仕至宰相。（此不欺暗室之財者。）

秦君昭少年遊京師。其友鄧某載酒祖道。既而舁一小鬟至。乃殊色也。令前拜秦。因指謂曰。此吾為某主事所買妾。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強從之。迤邐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蚊蚋。納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婦處。持書謁主事。主事問曰。足下挈家眷來耶。曰。未也。主事意不懌。隨以小車取鬟歸。逾三日。來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東報吾鄧君。使知足下果能不負託矣。相與痛飲盡歡而別。秦是年即登第。子孫顯宦不絕。（此不欺暗室之色者。具此定力。方能不染。否則寧為魯男子。勿學柳下惠也。）

〔附格言〕立身不高一步。如塵裡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超邁。處世不退一步。如飛蛾投燭。羝羊獨籜。如何安樂。

積德累功。

【註】德存諸心。功見諸事。由少至多曰積。由卑至高曰累。

【訓】此一節。乃立善徹始徹終工夫。為諸條目之總要。積累有三隨。有五戒。一隨分。如忠君孝親教子慈下之類。二隨力。如賑飢助貧施藥刊書之類。三隨緣。如還遺救溺掩骼放生之類。一戒因循。二戒務名。三戒望報。四戒畏難。五戒始勤終怠。蓋凡作善事。必須功德圓滿。方可感格幽明。若謂善念一動。天神便知。此言但可勸人。不可自恕也。陳仲醇云。士大夫不貪官。不愛錢。一無所利濟於人。畢竟非天生聖賢之意。又太乙真人云。予有經三部。共只六字。而功德甚大。一曰忍。二曰方便。三曰依本分。誠積德累功之要訣。

【證】薛玠弘治壬戌登進士。先一月。夢其父同二老人。一身半小。一身絕小。同聲謂玠曰。汝只說中舉中進士容易。要先考我等陰騭。途間受多少辛苦。方得汝榮顯。吾兒尚積德以貽子孫。玠問二老為誰。父指曰。半

小者汝祖。絕小者，汝曾祖也。

羅循吉水人。多隱德。嘗計偕京師。失一褐。同舍生物色得之。拉循訪其人。比至。舉褐示曰。此非君物耶。循曰。物偶相類。非吾褐也。亟趨出。語生曰。我失褐。初無損。彼得惡名。尚可為士乎。後登進士。官副使。壯年無子。宦遊見一寺有遺棺七具。捐俸命僧瘞之。夜夢神人。賜一童子。遂生洪先。號曰念庵。取一念之善也。嘉靖己丑。廷對第一。為理學名卿。

商文毅輅父嘗為嚴州府吏。勸同輩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羣吏皆聽命。諸縣囚解至。必委曲申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遙見吏舍有光。跡之。非火也。翼旦。問羣吏家夜來有何事。商對曰。小吏生一子。太守異之。謂曰。此子必貴。彌月。當為我抱視。及期。抱至堂。太守驚羨。命張黃羅蓋送還公廨。後舉三元。入內閣。

〔附格言〕濟人利物。宜居實。不宜居名。居其名。則德損。

慈心于物。

【註】慈心。即不忍之心。

【訓】此一節乃立善之根源也。感應篇語語責重心術。此則開章第一個心字。世上極殘刻人。當雞鳴平旦。良心未死時。未有不慈悲發現者。就此而擴充之。便是聖賢地位。物之所包甚廣。凡親親仁民愛物皆是。下文種種。皆本此而推也。須識得盡性循理工夫。墨子之愛。婦人之仁。俱算不得。若僅指愛物。則與下昆蟲草木節。重複而無序矣。

（此先從天理渾然。源頭發現處。統言之。以下方別類分門。從人倫之首說起也。

【證】范文正公少孤貧。日食虀粥一角。勤苦讀書。嘗叩相士云。我能作宰相否。曰非也。再問能作名醫否。相士訝之曰。何前問之高。而今問之卑耶。公曰。唯宰相名醫。可以救人。相士曰。君仁心如此。真宰相也。後果參知政事。子純仁。復為相。

松陵漁者李正。居一港甚僻。一夕得魚。沽酒獨酌。俄有一人立門外。正曰。子何來。曰。予非世人。乃鬼也。喪此溪中數年矣。見翁獨酌。欲覓一杯耳。正曰。子欲飲。可入坐。鬼遂入對酌。少頃。酒盡。鬼辭去。後常往來。幾半月。鬼謂曰。明日代我者至。曰何人。曰駕船者。明日伺之。果一人駕船來。略無少礙。及晚鬼至。正曰。何不代去。曰。彼少年喪父母。養一幼弟。吾害之。彼弟亦不能生。故釋之耳。又半月。鬼復言代者至。果一人來岸。徘徊數轉而去。復問鬼何以不代。曰此人老母無依。奈何害之。正曰。子有此心。必不久墮泉下。又數日。鬼謂曰。明日一婦代我。特來拜別。次晚。見一婦人臨岸。欲下水數次。復登岸去。鬼又至。正問曰。何為捨此。曰予聞上帝好生。此婦方懷妊。若損之。是喪二命矣。予為男子。沒水濱數年。尚無生路。況此孕婦。何日超生。任使予魂銷魄散於水中。誓不忍為此事也。潛然淚下。越數日。鬼緋袍冠帶。侍從甚都。來與正別。曰。上帝以吾仁德好生。勅為本處土地。言訖不見。（鬼猶以仁德獲報。如此生人何。）

韋丹年近四十。舉明經未第。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鼃。長數尺。寘橋上。呻吟餘喘。須臾將死。觀者如堵。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憫然。問其直。曰二千。是時天正寒。衣衫無可去者。乃以所乘驢易之。放於水中。徒行而去。時有胡盧先生。不知何所從來。行止迂怪。占事如神。丹因往問命。胡盧生倒屣迎門。欣然謂曰。翹望數日。何來晚也。丹曰。比來訪謁先生。生曰。友人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托予求見君子。便可偕行。丹默念良久。曰先生誤耶。但為決窮途。生曰我何知。元君即吾師也。當自往詳之。遂相與策杖至通利坊。靜幽曲巷。叩一小門。有應者。即延入。行數十步。復一板門。又十餘步。乃見大門。制度宏麗。擬於公侯。女鬟數人。皆極姝美。先出迎客。陳設鮮華。異香滿室。俄一老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韋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元濬之。向丹先拜。丹驚。急趨拜曰。某貧賤小生。不意丈人過垂採錄。實所未喻。老人曰。老夫垂死之命。為君所生。仁者不以此為念。然受恩者恒思殺身以報耳。丹乃矍然知其為鼃也。終不顯言。遂具珍羞。留連竟日。丹將歸。老人出

懷中文字一通授之。曰。知君問命。故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聊以爲報。有無皆君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胡盧生曰。幸借我五十千。充韋君一乘。早決西行。是所願也。丹再拜而別。明日。胡盧生載五十緡至。逆旅中。賴以救濟。其文書具言明年及第。又某年作某官。凡歷官十七任。皆有年月日。最後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後三年。廳前皂莢樹花開。當有遷改北歸矣。後遂無所言。丹常寶持之。已而及第。歷官無少差。洪州廳前皂莢樹一株。歲月頗久。相傳此樹有花。地主大憂。元和八年。丹在官。一旦樹忽生花。遽去官歸。至中途而卒。子宙尚書僕射同平章事。岫福建觀察使。初丹遇元長史。心甚怪之。後再於舊居尋訪。不獲。問於胡盧生。生日。彼神龍也。變化無常。安可尋也。丹曰。若然。何以有中橋之患。日屯難困厄。凡人之與聖賢。神龍之與蠕蠕（音舛然蟲動貌）皆不免也。又何異焉。

〔附格言〕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故人性氣清冷者。面帶憂容。受享亦涼薄。即生於富貴之家。亦必無大福。

忠孝友悌。

【註】忠者。以下事上。盡心奉職之稱。善事父母曰孝。愛弟曰友。敬兄曰悌。

【訓】此一節。乃敦倫之事。立善之先務也。○為下盡一分心力。為上者即得一分報効。無論疏戚。無論尊卑。但念其君任使何心。養何心。清夜自思。定有一腔熱血。萬難遏抑。只須隨分自盡。非必犯難死節。然後為忠也。至於君辱臣死。理之當然。世有蒙面事仇者。何異倚門獻笑。重抱琵琶耶。夫馬知殉主。犬能復仇。故忠君者。每云來生當効犬馬。若不忠之人。死後輪迴。將求為犬馬而不得矣。至奴僕事主。赤心盡力。死生無二者。亦與忠臣等。孝之一字。蟠天亘地。非可言罄。今特為世人撮其大槩言之。上而揚顯親。次則服勞奉養。不能者固不可為孝。即能之者卻亦說不得孝。先輩論書云。孟子中事親若曾子可也句。須從大學保赤誠求句上看出。蓋父母於子。始生時襁負而行。乳哺無缺。迨其成童。或課之

詩書。或教之生理。望其日後成立。既長矣。又為之拮据婚娶。經營田宅。時時繫念。事事勞神。無一處不體貼子心者。若子之事親。即百般承順。多方養志。比之三家村老嫗養兒。尚不及十分之一。如何便說得孝。所以孟子僅稱得一箇可也字。今人漫謂富貴有富貴之孝。貧賤有貧賤之孝。此言固自不謬。然不知富貴人仍能如貧賤之孝。卻自難得。每見農夫販子。父母兒孫。聚首一室。朝夕饔飧。無不相共。疴癢寒暖。一見即知。縱口體之養未全。而養志卻也無媿。且寸薪粒米。皆從辛苦中來。至誠供養。味雖苦而情則甘。若富貴之家。或遠宦天涯。睽違色笑。新園舊宅。父子離居。即覲省錦歸。而賓客妻孥。出入匆匆。未暇菜斑戲舞。雖瀟灑奉膳。而晨昏定省。禮節寥寥。何如楊丐歡歌。在父母於子。心期遠大。自不徒以口體為娛。然子心上如何過得去。吾願世之人子。現身說法。弟以親之愛我。與己之愛子者。愛其親。則幾矣。(孝慈父母易。孝嚴父母難。孝中年父母易。孝衰年父母難。孝樂境父母易。孝失意父母難。須是目中時時有父母現前。意中時時有父母牽掛。父母心上事。無一不可對子言。子心上事。無一不可向父母說。

。父母生時。無半點嗔怨。父母亡後。無一毫悔恨。方於孝字有一二分合著。今人且莫說到心安意順上。只愉色婉容四字。儘無人辦得矣。嗟夫。兄友弟悌。惟大福分人方能做得。每怪世人。於父母之養生送死。恨不多一箇兄弟。於父母之析產分財。便恨不少一箇兄弟。手足乖離。骨肉啟釁。半由妯娌之私爭。半由奴婢之構鬪。以致閨牆召侮。貽痛雙親。非特忍心。亦其福薄也。昔詩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又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此語最堪省悟。

【證】李時勉永樂中為侍讀。應詔陳十五事。凡十四事得允行。洪熙改元。抗疏論時政。上怒。命武士捶十八金瓜。曳出。降御史。復以言事忤旨。下錦衣獄。先是肋骨為金瓜所傷。及是加梃。忽然自接。逾月而平。宣宗立。追怒時勉抵觸仁廟。命械至殿中面鞫。已又敕王指揮就獄中縛斬西市。指揮從端西門出。時勉已縛入端東門。遂不相值。上問觸忤仁廟之由。時勉一一誦之。至第六事。伏而不言。上屢詰。對曰。天威嚴重。不能

詳記。上微笑曰。是第難言耳。諫藁在否。對曰。已焚矣。上曰。忠臣也。命脫桎梏。復其官。

章綸景泰間。為儀制郎。以諫易儲下獄。久被囚。虱生於首。奇癢不可忍。思以櫛治之。忽有羣雀共銜一物墜庭中。取視之。乃一新製牙邊篦也。公感神貺。謹珍藏之。又一日大雨。移臥就乾處。方離一床地。壁轟然倒。不然幾斃於壓。（忠臣殉節。歿為明神。自是非常根器。非一切因果說法。可以勸人。故不載。）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謀逆。詐稱其第井湧醴泉。邀上往觀。惟庸第近西華門。守門內使雲奇知其謀。走衝蹕。勒馬銜言狀。氣勃甚。語不得出。上怒其不敬。左右搥亂下。奇右臂已折。垂斃猶豎一指。向賊臣第。不少縮。上悟。登城俯察。則見惟庸第內。戈甲伏屏帷間數重。亟發兵擒之。惟庸黨伏誅。因召雲奇已死矣。上深悼之。追封賜葬。春秋二祭。仍給灑掃戶六人。

李善。南陽李元蒼頭也。元家死於疫。止存一子。名續。甫生旬日。諸奴

私共計殺之。分其產。善潛負續亡山中。自哺之。乳為生汁。方孩抱。有事輒長跽請白。至十歲善與出山。告諸奴於縣。縣令鍾離意悉捕殺之。上善行誼於朝。拜太子舍人。復遷日南守。道過李元塚。一里外即脫朝服。衣故衣。至墓前持鋤去草。拜哭甚哀。自執爨以祀。泣呼曰君夫人。善在此。留數日。乃去。後遷九江守。續亦為河間相。（哺兒可能也。長跪白事。則不可能也。哭塚可能也。脫服持鋤。則不可能也。使為臣者知此。奚至以危易節。以寵驕功乎。○此上俱盡忠之報。）

明兵克燕京。危素與黃暉（音許）約共死難。暉投井死。素走報恩寺。亦欲投井。僧挽出之。謂曰公死。是死國史也。由是不死。太祖仍命為學士。雖以文學備顧問。然心薄其為人。嘗呼曰危狗。一日上御東閣。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詔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謂是文天祥耳。素惶懼。流汗浹背。上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守余闕廟去。蓋闕忠於元。不屈陳友諒而死。太祖嘉其節。為立廟祀之。故遣素往作司香。以愧其心。不逾年。以憂死。（此不忠之報）

明太宰楊巍母朝參畢。閉門謝客。便服侍母側。盥漱卮盂。搔摩扶掖。無不親之。春日為村裝。纈母夫人負之背。迤邐行花叢中。婆娑香蔭。歡娛竟日。旋以養母乞歸。母壽至一百四歲。

崑山顧恂年五十。生子鼎臣。稍長。撰一表文。每夜焚香告天。願以已算益親。見其成立。一夕。夢黃鶴從天飛來。近視之。即己所焚表也。後書一大元字。末硃批云。鼎臣減算益親。出於至誠。父延二紀。子狀元及第。後恂壽果八十餘。及見鼎臣魁天下。

陳榮建寧人。事母至孝。天啟中郡城水災。人民漂沒。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及達岸。卒遇其母。先是官舫中一郡守。夜夢神告。次午有孝子附舟。守艤船以待。至日中。一木冲岸。則榮附其上焉。守驚詰何以孝遽動天。榮曰某何知孝。惟一老母。頃刻不敢忘耳。（孝子真率語。寫盡終身孺慕心腸。方知人子胸中橫著一孝字者。便不是至誠天性也。）

楊乙。武進圩橋人也。嘗為同里徐翁家酒傭。所獲貲。悉攜歸養親。乘暇輒悲泣。翁窺見詰之。嗚咽不能對。一日忽告去。強留之。不得。曰吾

父母年高，恐一朝不測。抱恨終天。將返為承歡計耳。去而行乞。每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伺親持杯方起。跳躍歌唱以悅之。如是者十年。父母相繼死。復乞棺。脫已衣以殮。值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露宿墳旁。日夕哀號。崇禎六年。徐翁病入冥。至殿所。忽聞傳呼聲。吏報云。楊孝子至矣。視之即故酒傭也。冥王急降階迎。請更衣。加冠帶。延之上坐。揖而言曰。上帝嘉公誠孝。有勅特命公為神。隨陳樂設宴。時徐翁在側。楊見之。謂冥王曰。此故人也。願賜再生。冥王許之。因囑翁曰。汝還人世。當廣行勸孝。孝必獲報。楊公其券也。翁既甦。亟遣人訪楊。則已卒於墓旁矣。遂傳其事以勸世云。（真心盡孝。即行乞而翻成美事。遂開無限之孝局）

弘治辛酉山西和順縣一糧戶。上糧完。赴布政司取通關。忽見縣尹至省南門。撤儀從。止一青衣牽馬。謂糧戶曰。汝且隨我入會議府一觀。因隨之。繼而一省府州縣正官皆集。遂入府。見一尊官在上。府州縣以次列坐。茶畢。俄有符使齎文書一通置案上。曰天降山西新舉人榜至。既開榜。旁

有一官唱名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學生。大同府縣皆起應曰。其人孝友。多行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應曰。其人事繼母能孝。至四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為人傭。尊官舉筆抹之。以下復報某人得某罪。凡數名。尊官抹之如前。唱名畢。諭眾官各舉所知。眾舉凡二十五人。尊官擇九人。呼寫本者速寫訖。復諭符使曰。月內二十五日進場。速去。勿誤事。糧戶一一記之。次日領通關。回至盤陀驛。遇陳桂曰公今年中第六矣。桂不信。因述其事。及揭榜。果然。其餘皆驗。

（此上俱盡孝之報）

錢塘吳慥。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寄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慥得詩。終戀戀一官。不能歸。及敬夫卒。始以艱解官還。未幾亦死。（此不孝之報）

陳世恩夏邑人。萬曆己丑進士。兄弟三人。長孝廉。次即公。季弟尚少。好狎遊。早出暮歸。以為常。孝廉作色規止。不改。公曰。徒傷愛。無益

也。每夜親守外戶候之。待弟入。手自扃鑰。問以寒暖饑飽。如是者數夕。弟大悔。不復暮歸。及公貴。孝廉已卒。有吳三者。孝廉側室弟也。來省姊。衣冠藍縷。公邀與對食。弟自外至。請問曰。他處飲食之足矣。何預客坐。公曰。庶嫂子女皆無。少年寡居。為吾兄守志。吾感之敬之。以及其弟。一對食何傷。弟亦嘆服。公二子。陞陞俱進士。

黃士俊廣東順德人。赴京會試。途聞兄病危。嘆曰。安有急功名而緩手足者哉。遂速歸。親侍湯藥。目不交睫者十餘晝夜。兄病尋愈。萬曆丙午冬。又北上。將至京。夢入殿廷拜高皇帝。帝曰。汝今來耶。今首用汝矣。丁未。果狀元及第。

（此上友悌之報。）

江西過東明家富。庶弟貧無賴。東明斥逐之。弟欲甘心焉。東明懼。以他事斃之獄。未幾見弟踉蹌入廡。趨視之。馬已生駒。東明知弟魄所托。頗為戒心。駒則絕馴擾可愛。東明復憐之。然終未敢近。鬻之近村。復潛返。見東明作依戀狀。東明忘夙戒。前撫摩之。益弭耳以聽。至於逼近。連

蹄之中腹。遂仆地死。

嘉靖時。寶坻民楊咸。其兄成富於貲。將死。出千金泣授咸。曰。兒幼。恐不能掌。弟可有之。俟兒長成。當給其半。咸許諾。既而不與。成妻訴於邑令張公。不能決。適獲羣盜在側。盜見咸呼曰。此人素貧。今暴富。皆同吾劫貲也。咸遽曰。吾乃亡兄所寄。豈盜耶。令笑曰。此天遣盜為爾兄證耳。遂盡判與兄子。

（此上不友悌報。）

〔附格言〕太平世界。全是忠肝義膽結成。能竭力匡扶。盡心報主。其於天地氣運。必維持得一半。高年人動靜。彷彿嬰兒。喜得微利。喜受服食小惠。喜與孩童玩狎。子孫體此。方能盡致其歡。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狎。譬猶居室。雀鼠不防。風雨不蔽。壁陷楹淪。莫可救矣。僕婢之為雀鼠。妻妾之為風雨。甚哉。

正己化人。

【訓】此一節乃成己成物之學。立善之大體也。四字統括上下文。近而一家。遠而鄉國天下。皆人也。聖賢學問。不肯作自了漢。與人為善。功德最大。故於忠孝友悌下次及之。化者感諭有方。而俟其自化。非規規焉銜已長以彰人短也。

【證】房景伯為清河守。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母崔氏。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亦涕泣請歸。卒以孝聞。

范忠宣公純仁尹洛時。謝克家自河陽來。至白司馬坡。憩道旁舍中秣馬。見老翁負喧牆下。有人告曰。黃犢被人竊矣。翁坐如故。略不詰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無求。必鄰家戲藏耳。謝心異其人。就而問曰。翁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為盜。必無此理。已而犢果還。

【附格言】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入仕途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

。要教人。

矜孤恤寡。敬老懷幼。

【註】矜者。矜全。恤者。賙恤。懷者。愛而撫之也。

【訓】此一節乃仁民之事。立善之急務也。孤兒寡婦。最足傷心。白叟黃童。人多狎侮。若能設身處地。推己及人。自然加意垂憐。留心敬愛矣。故見孤寡。譬如己身蚤歿。遺此嫠雛。煢煢無倚。籲救無門。亟為扶持周濟。不但種德人間。兼且施恩地下。陰功孰大焉。見老幼。譬如己身景逼桑榆。頭童齒豁。被人厭棄。又如已有三尺嬰孩。流離凍餓。莫肯提攜。務必尊禮之。撫養之。不論門戶高低。情誼疎戚。一視同仁。尤為厚道也。

【證】劉弘敬世居淮淝間。資財百萬。修德不耀。人莫知之。有善相者。遇於壽春道中。延而訊焉。曰君財甚豐矣。然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奈何。弘敬曰。壽夭由天。先生其謂我何。相者曰。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

君雖不壽。而德且厚。度量尤寬。且為期二年。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吾三載後。當復來此。弘敬流涕送之。乃歸。急為身後計。有女將適人。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內一人名蘭蓀者。有殊色。風姿濯濯。迥異同輩。詰其由。但涕泗橫流。無一言。久乃對曰。妾本名門。家於河洛。父以卑官滯淮西。遭吳寇之亂。身委鋒刃。家仍沒官。以此湮沉。無門控訴。骨肉俘掠。不復可知矣。妾身已再易主。今及於此。言訖。大慟。弘敬太息久之。曰。衣冠之女。抱冤如此。我不拯雪。神明必誅。問其親戚。知其外氏劉也。遂焚券。納為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嫁之。是夕夢一人青衣秉簡。望塵而拜。潸然曰。余蘭蓀父也。感君之恩。無以為報。聞君壽將終。當為請於帝。故奉告。後三日。復夢蘭蓀父立於庭。紫衣象簡。侍衛甚嚴。前謝曰。余幸得請於帝。許延君壽二十五載。富及三代。其殘害吾家者。悉案理之。帝又憫余之冤。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間。因嗚咽再拜而去。越三年。相者復至。迎而賀曰。君壽延矣。是有陰德上動於天者。自今後二十五載。慶及三代。弘敬始以蘭蓀事告之。相

者歎異。後富壽果如所言。（此矜孤之報。）

杜環金陵人。父一元。廣交四方名士。有常允恭者。與之善。後恭以兵部主事死九江。其母張氏年六十餘。無所歸。往依安慶守譚敬。敬故恭友也。拒不納。張大窘。展轉至金陵。訪一元路人告以一元死。其子環家在某所。張服破衣。冒雨至其家。見環泣訴以故環亦泣。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其濕衣。奉食。設寢處。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張見環貧。堅欲出訪他故人。環遣婢從之。無一遇者。復返。環以下皆母事之。張性褊急。少不愜。輒詬怒。環私戒家人。奉之惟謹。張善病。環親為調藥。逾十年。環以贊禮郎祠會稽。遇其幼子伯章。語以母狀。章謾應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載。伯章始至。是日適環誕辰。母子相持大哭。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已而伯章竟給以他事去。不復顧。環奉張彌謹。然張以念伯章故。疾頓加。又三年。乃卒。臨終。舉手向環曰。累杜君久。願君子孫咸如君也。環為營葬。歲時祭其墓。環歷官至太常。子孫皆顯。（此恤寡之報。）

吉水灘高楚生。兄早亡。乃占其地基二間造樓。并發其藏金。寡嫂孤姪。不敢與爭。惟旦夕焚香。悲泣籲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忽風雷大作。移其樓去舊基。不差尺寸。楚生伏地嘔血死。家復被焚。妻子以乞丐度日。○（此不矜恤報。）

楊億以弱冠中殿元。與周翰朱昂同官。億每侮其老。翰曰君莫侮我。老亦終留與君。昂搖手曰莫與莫與，免為人侮。億果方壯而卒。○（此不敬老者。

景泰中。楊翥予告歸。出入乘一驢。其鄰翁老而得子。聞驢鳴輒驚。公遽嚙之。遂徒行。又先墓碑為田家兒推仆。墓丁奔告。公曰。兒傷乎。曰否。公曰幸矣。語其家善護兒。勿懼也。公官至宮僚。食尚書祿。○（此能懷幼者。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註】昆。與蜚同。昆蟲者。蟲之總名。

【訓】此一節乃愛物之事。立善之全量也。○一動一植。皆稟天地好生之意。若以為微細而夭折之。則殺機漸熾。殘忍刻薄之心。習而成慣矣。故小兒嬉戲。如撲蝶殺蛛之類。皆當禁戒。行止坐臥時。凡見蛾赴燈。蟲結網。鳥雀被傷。螻蟻被踏。皆當救護。至方春時。樹卉正當發生。亦不宜輕為摧折。濂溪之不除草。伊川之諫折枝。仁人君子之用心。固無微弗到也。同生異類者且然。況於同類而相親者乎。一猶字已攝下七箇人字矣。

【證】薛嵩性慈戒殺。微細如虱。亦不害之。一夕夢衾上虱甚多。漸變為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貶。非一日矣。今君有急。正吾儕効命之秋也。遂列行於衾上。須臾皆殞。嵩驚覺。燈火尚明。呼侍兒視之。衾上有血痕。橫廣尺餘。皆死虱也。後訪知夜有刺客來。古劍利甚。著處即破。其人見血。以為殊死矣。報其主。明日矚之。無恙。蓋虱代嵩死也。

明吳寬為諸生時。讀書寺中。聚徒講學。寺前有銀杏一株。大可合抱。高可六七丈。僧皎如鬻之。議價十金。是夜公夢一蒼髯偉貌綠袍者。再拜而泣曰。我與寺為鄰千年矣。皎如僧欲殺我。望公救援。公寤。知為銀杏神

也。急語僧曰。此樹有神。不可伐。僧不信。曰半價已收用矣。公曰吾以修金代汝償。僧乃諾。樹得全焉。後公會試。至二場。卷完甚早。坐而假寐。忽見前綠袍者曰。向承君活命恩。故來相護。今日題是賀表。君寫作謝表矣。公驚起。閱卷果誤。急改正。是年大魁。後官至大學士。

〔附格言〕楚相埋兩頭蛇。何以為陰德。曰因其一念惟恐傷人。急人後物。故其母稱之為仁。今設有人效叔敖覓一兩頭蛇殺之。未必其即為大貴人也。

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

〔註〕凶者。善之反。急。如疾病死喪饑寒逋負之類。危。如水火盜賊刑獄兵戈之類。

〔訓〕宜字直貫下十六句。復以待人持己當然之理推廣言之。而此下十一句為一節。言待人之善也。凡凶人作事。步步趨入死路。誠可憐惻。若深惡痛絕之。則益走死如驚。彼固不肖。我亦非賢。人有善當歡喜曲成。令

其鼓舞。若妄行妒忌。徒壞心術。於人何損。昔人云聞人善而不樂。必聞人惡而反喜。此念最干天怒。人當危急時。死別生離。呼吸待命。有仗義施仁者。傾囊相贈。竭力相扶。慷慨而行。絕無瞻顧。此種陰隲。獲報自奇。然必有大福德人。方能遇此善緣。不輕輕錯過也。濟如濟溺。救如救焚。稍緩則無及矣。上二句言存心。下二句言處事。

【證】成化中。老生累試不捷。孤燈獨坐。悶歎無聊。忽有盜踰垣入室。生見之。謂曰。冒雨夜來辛苦。料汝必不得已也。盜實告曰。我非盜。營卒也。因輸欠。懼軍令。不敢歸。故求援耳。生曰。吾有二絹與汝。明日。且為汝請於軍校。盜拜謝而去。越三年。生赴舉。夢一卒曰。某受絹卒也。欲報恩無由而死。今秀才中矣。是科果捷。即登第。又夢卒曰。君為益州官。有索命者。我當衛之。後果選益州。道逢賊。欲殺生。恍惚間。見有甲士救免。（慰盜二語。哀矜入人肺腑。卻從英雄磨折中得來。乃聞其苦告。隨濟以二絹。則又起死為生矣。盜不能生報而猶死報。宜也。此憫人凶者。）

張建封博辯能文。慷慨尚氣。以功名自許。裴尚書寬罷政歸。途次。見一

人坐樹下。衣履極敝。與之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豈長貧賤者。舉舟中錢帛奴婢。悉以賂客。客受而登舟。即戒飭奴婢。裴公益奇之。既乃知建封也。後官徐州節度使。裴之子孫。咸食其報。（此樂人善者。）

譚元春楚人。父嘗客襄陽。舟曉發。忽聞岸上悲啼聲。急停舟問之。則里役遺失多金。無以償官。欲赴水死耳。譚慰之曰。若金故不失。隨取一大函畀之。其人曰。此非吾金。安敢妄取。譚曰第將去。無多言。天啟丁卯。元春夢神謂曰。宜自策勵。爾父襄陽。事發矣。驚寤。以告母曰。大人得無有不善事於襄陽乎。母為具述前事。是歲。以解元舉於鄉。

劉忠烈公理順開封杞縣人。鄉薦後。久不第。讀書二郎廟中。一日聞哭聲甚哀。問之。乃一人出外。七年不歸。母老貧甚。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十二金。晚即歸商南去。姑媳不忍別。是以悲耳。公聞之。急呼其僕曰。歸取十二金來。僕曰。家已乏絕。止有有納糧銀十餘兩。明早即輸官矣。公曰。汝第與我。糧銀當再為計。因代其子作書。言離家七年。獲利五百餘金。十日後便歸。先寄十二金以慰家人。覓人送往。姑媳得銀及書。

以告遠商。遂解議去。惟字跡不類其子。頗疑之。里人曰。書可假。銀不可假。越十日。子果歸。行踪貨殖。悉與書中合。母以語子。駭甚。曰。此神人憫我也。公是歲計偕。廟祝見二郎神親送焉。明年甲戌。狀元及第。後其人於廟中見公題咏。乃知書銀出自公手。舉家往謝。公竟不認。（此上俱濟人急者。急莫急於死別與生離。故二公獲報為最厚）。羅一峯公倫江西人。赴春闈宿山東旅舍。僕人於院中拾一金釧。匿不告。行兩日。公謂僕云。路費不足。奈何。僕曰。無慮。出釧。告以故。公大怒。欲親責還。僕屈指曰。如此往返。試無及矣。公曰。此物必婢僕失遺。萬一主人拷訊不獲。必致死。吾寧不預試。不可令人死非命也。返至其家。果係一婢潑盥水。釧在水中誤遺者。主母笞婢幾死。夫復責妻不慎。妻憤恚投繯。幸得救。一門如沸。公遽出釧還之。舉家感激。觀者如堵。無不稱歎。即以狀頭許之。急鬻衣趨入都。已二月初四矣。倉皇投卷。遂中式。狀元及第。（一夜挑燈。偶想此一事最難。蓋凡顛危苦况。觸於目前。仁人君子。不難竭力營救。所謂乍見入井而怵惕惻隱也。若遙揣情形。便有或然或不然之慮。搖惑胸中。豈能片時立

決。況更為功名得失所關耶。羅公此時。信得真。見得透。看得破。執得定。確是沉酣理學人得手處。此救人危者。）

高郵張百戶往淮安。泛舟湖堤。遙望一小舟浮沉波上。有人踞舟背呼救。張憐之。急出金十兩。呼漁舟往救。至則其子也。因候父來。遭風被溺。父子相抱驚喜而歸。又正德中。海溢虞邑。居民漂沒無算。少定。有駕筏撈取貨貲者。一人操竿立水次。見一女。年可十七八。手扶一筍。浮沉而來。將抵岸。其人利其筍。遂沉此女。及發筍視之。止一庚帖。乃其所聘妻也。其人亦痛恨而死。（救人而適救其子。殺人而適殺其妻。天即假手以報之。益巧而奇矣。）

「附格言」處富貴之境。要知貧賤人痛癢。值少壯之日。須念衰老人辛酸。居安樂之場。當體患難人景況。立旁觀之地。應識局中人苦心。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旁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註】得失不專以利言，一切富貴利達皆是。

【訓】世上便宜。何須獨占。人生失意。多由偶然。若忌人得。幸人失。則褊小度量。豁刻心腸。如何受得厚福。誠能具平等心。一從自己分上打算過來。自然人我一體。至公而無私矣。（篇中絕妙金針。在此指撥。最宜著眼。）此四句亦言存心。但上言品行。此則言境遇也。

【證】朱文公患足疾。有道人為針熨。旋覺輕便。公喜。贈以詩曰。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頗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似從前勃宰翁。道人得詩去。數日。足病大作。追尋不知所往。公歎曰。非欲罪之。但索前詩。恐持此誤人耳。是夜。夢神曰。公一念動天矣。足旋瘳。

南陽李文達公大父。鬻棉湖湘間。三商以三百金易之。寄於邸。忽被火焚。商痛哭欲自盡。李曰。貨未及舟。尚為我物。金在應還汝。汝失此。無以為生。我尚可力業而得也。即以金盡還之。三商哭謝而去。是夕家中夢二緋衣神。稱公陰德。錫以玉童。明年孫賢生位登首相。

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遏惡揚善。

【註】衒。誇耀也。遏者。阻之使不得行。揚者。表之使可共見也。

【訓】短非惡也。或限於智力。或屈於時勢。當曲為掩覆。長非即善也。才高者人忌之。名高者鬼神亦忌之。當深自韜藏。乃輕薄少年。舌劍唇鎗。博供諧笑。高談闊論。自謂無雙。稠人廣眾之前。面折朋儕。賣弄才學。每令人終身切齒。非惟損德。亦易賈禍。至於惡不可長。善不可蔽。激揚賞罰。惟有權者能為之。然正人君子。公是公非。主張世道。亦自平分半席也。此二句亦言處事。但上言境遇。此則言品行也。

【證】文徵明宿一貴家。主人未出。臥帳中以待。適一友至。徘徊四顧。見案上金杯。急袖以出。公固熟識之。主人出。公迎謂曰。吾今日為一急用。適見案上金杯。欲借以相抵。不及待。已遣僕持去矣。奈何。主人唯唯。公又曰。汝銖兩幾何。價值幾何。異日倘不可復得。當以銀償。主人又唯唯。公歸即鬻田以償。終不言其故。公高壽享大名。孫震孟。為狀元。

宰相。（此不彰人短者。）

令狐綯以舊事訪溫庭筠。答曰。事出南華。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坎珂終身。庭筠有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此彰人短者。）

魏舒少時。不為鄉曲所知。常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為事。忽一日自課百日習一經。輒登第。遷尚書郎。時欲汰郎官非才者。舒即持襪被出。曰。吾其人也。後將軍鍾毓每集參佐射。舒為長史。常與記籌。一日射耦不足。命舒充之。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座愕然。莫有敵者。舒絕無矜色。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後舒領司徒。（此不銜己長者。）

蔡攸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於道山食瓜。攸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俱不敢盡言。惟攸所徵為多。校書郎董彥遠獨連徵數事。皆出罕聞。坐客咸歎服。越數日。彥遠遂斥外。

明指揮湯印績。有英才。詩文亦雄健。然性殊傲慢。嘗自言才兼文武。可

當一面。人俱以湯一面呼之。後補陝西參將。與賊交鋒。一箭中喉而死。人遂號曰湯一箭。（此上俱銜己長者。）

成化中。蘇州陸完少負氣節。在郡庠時。有宦官王敬。與錦衣千戶王臣。奉命往湖襄江南等處。採藥材書籍。所過騷擾。抵蘇。有司極意逢迎。勢燄灼爍。三學生偶失迎送。敬怒。令學官拘集諸生。給書繕寫。日夜不休。時方迫秋試。師生相顧。撫膺長嘆而已。完獨厲聲曰。朝廷作養之士。豈為閹輩書寫人役耶。乃率數十人伺諸途。攘臂擊之。且誓必殺以洩公憤。敬與臣懼甚。匿民家。遂宵遁。時三原王恕為撫軍。完輩趨訴之。公亦稔知二人奸狀。即具疏奏聞。敬等未至京。而三原之章先入矣。上震怒。遣官校械二人至。敬充淨軍。臣磔於市。傳首天下。而完之名布朝野。後登進士。將傳臚。有一閹前問曰。誰是毆王太監蘇州陸秀才。眾有懼色。完挺然出答曰。某是也。閹見其剛勁。竟默然去。見者益壯之。（此能遏惡者。）

楊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公問以所經郡縣。聞守令孰賢。對云道出江陵

其令殊不善。公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公默記之。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我也。及公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此能揚善者。）

宋縉雲布衣時。元旦蚤起。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猙獰。叱問之。對曰我等疫鬼。歲首散疫人間耳。雲曰吾家亦有乎。鬼曰無。雲曰何以得免。曰君家三世積德。見人有惡則阻之。有善則表之。子孫當顯門戶。吾輩何敢入。言訖不見。是歲。疫盛行。雲家獨無恙。（布衣而能遏揚。大是難事。故其福報尤著。）

「附格言」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之根基。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之張本。劉夢震曰。人嘗謂是非太明。亦足召禍。此不盡然。遏惡揚善。乃為順天之命。若放虎歸山。害人不少。惡得無罪。觀王賀之多縱盜。自謂子孫必昌。後果貴盛。至於新莽。終以族滅。則天意亦可知已。

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

【註】推者。讓而去之也。

【訓】此一節言持己之善。取名取利皆取也。而利心尤甚。如兄弟析產。朋友分財。獨能辭多就寡。則強者怨。弱者感。可以息爭遠怨矣。語云。失便宜處得便宜。斯言豈謬。橫逆之來。小不忍。則殺身破家之禍隨其後。惟平心自反。彼之地位高於我耶。受侮無足怪。彼之地位卑於我耶。含垢又何損。婁師德所以唾面而自乾也。寵榮既極。一失足則喪身亡家之禍為倍烈。故捫心自揣。我之才德實堪此耶。盈滿固可懼。我之才德不相稱耶。隕越尤可危。萬石君所以對案不食也。然非具二十分學識。二十分量。正未易到此。（人家子弟親戚奴僕。多不曉事。一人富貴。滿門良賤。如醉如狂。招尤惹禍。以致敗壞而後已。譬如登高山絕頂。一腳錯。便落萬丈深潭。受寵者可為寒心。）上一句是處事。下二句是存心。皆於境遇中出品行。蓋君子守身。惟取受間尤宜審慎。故特言之。

【證】張士選幼孤。其叔恩養如己出。叔有子七。一日謂選曰。吾當與汝析箸。剖為二。選曰。不忍諸兄弟合得其一。請為八。叔不許。選固讓。

乃如選言。時年纔十七。即預薦入京。同舍二十餘輩。有術士遍視之。指選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同舍斥之曰。吾輩久歷場屋。反不及乳臭兒耶。榜發後。當唾爾面。術士曰。文章非吾所知。但少年滿面陰隲氣。故許之耳。及揭榜果然。（此兄弟間推多取少者。）

慈谿二生同至吳江覓館。甲所得。議館脯九金。乙止六金。乙謂甲曰。兄家祇嫂一人。九金有餘。弟則上有父母。六金猶未足耳。甲蹙然曰。兄言良是。即以九金館讓乙。而自處六金者。抵館後。偶檢殘書。得外科方數則。藏之笥中。歲暮還家。見一人倉皇覓醫甚急。問故。曰主人乃山東布政也。赴任在舟。忽患背瘡甚苦。甲念正與前方合。隨至舟按視。照方用藥。即愈。布政大喜。贈以百金。又聞讓館事。益重之。為薦於慈谿尹。扶入泮焉。（此朋友間推多取少者。）

金誠廣州右衛軍也。讀書社學。指揮麻張最無賴。詬之曰。軍餘乃敢效儒生耶。褫其衣。使薙（池上聲芟草也。）草烈日中。稍緩。撻之。誠泣曰。讀書期顯揚。今虧體辱親矣。張愈怒。拘其父窘辱之。行賄乃免。永樂丁

酉。誠領解。即聯捷。授刑部主事。張坐殺人逮至。望見誠。穀竦甚。一步九頓。誠笑迎之。為言於堂官。釋其罪。張謁謝。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以女妻其子。後子亦登第。（此受辱不怨者。）

武林李某家素饒。一星家為推某月日值難星。當有奇禍。李至期。閉門靜息。日將晡。移步過外氏。僅隔數塵耳。忽有負薪者鉤其衣。衣且裂。李出不意。殊忿。已而念日者言。遽霽色。舍之去。負薪者愧且感。歸與家人道其事。時酷暑渴甚。飲水斗許。輒暴卒。其家不能發難端。李得無恙。（果然忍字敵災星。受辱者宜書紳以佩。）

王曾狀元及第。還青州。郡守命父老張樂郊迎。公乃易服。乘小駟。由他門入。往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由抵此。公曰。不才倖叨上第。方深悚懼。豈敢煩郡守父老致迓。故變服誑迎者。與門司而入。守歎曰。君真所謂狀元矣。前程未可量也。後為名宰相。封沂公。（此受寵若驚者。）

沂公登第臚傳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喜甚。挈沂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

去。公不答。及歸。密謂所親曰。此殆非遠器也。後中為縣令。未幾。即坐罪罷廢。

楊廷和當國。兩弟諸子皆顯貴。子慎復魁天下。人賀之。公顰蹙曰。君知傀儡場乎。方奏伎時。次第陳舉閣。則盡出傀儡於場。此曲終時也。人家氣數有限。今發洩如此。吾增懼矣。未幾。公以議大禮不合去。子慎謫遠戍。弟以註誤抵罪。人服其先見云。（此上二條。受寵者宜箴諸座右。）

〔附格言〕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洒脫是養心第一法。涵容是待人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

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

〔註〕與人者。分人以財。或假人以物也。

〔訓〕此一節乃真心立善。積德累功。純熟時心地也。（本待人待己言）。施恩求報。便同市道。與人追悔。仍屬慳囊。將當時一片好心。反俱抹煞。成何功德。并將來一派善機。盡行打斷。有甚因緣。兩種病根。一般心

事。都由名利貪痴。未盡剷除耳。必如李君陰德耳鳴之說。舒翁今宵苦菜之舉。方是大丈夫真實施與也。（求報追悔。此心為累最多。凡為善而望報。不獲報而生悔。則善念皆虛。惡緣踵至。非獨施恩與人為然也。）○自不履邪徑至此。皆是道則進之目。

【證】弘治中。太倉顧芳為州掾。嘗主於城外賣餅江家。江被仇誣盜。下獄。芳知其冤。白之官。得釋。江夫婦攜其女至。年十七甚美。曰。感君之恩。無以為報。願以女為妾。芳固却之。甚後江益貧。鬻女於商。又數年。芳考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以事謁。值侍郎他往。因坐堂檻候之。適夫人出。急趨避。夫人一見即召之。芳跪階下。叩頭蒲伏。夫人曰。起。君非太倉顧提控乎。曰是也。夫人曰。識我否。芳愕然。夫人曰。妾即賣餅女也。自違君後。賴某商以女畜之。嫁充相公副室。尋繼正閫。今日富貴。秋毫皆君賜也。每恨無由報德。今得遇於此。幸甚。侍郎歸。夫人語其事。侍郎曰。仁人也。奏於朝。孝宗稱歎。即命除禮部主事。生三子俱登第。

萬曆壬午冬。徽商某過九江。見江干有舟被劫。舟中人羣裸號泣。商泊而救焉。內有孝廉七人。各給衣食。贈資斧以去。初不問姓名為誰也。明歲癸未。即登第者六人。其一為莆田方萬策。後分巡嘉湖。按部至樞李。憲副屠冲陽宴之。其時商以資盡。鬻身於屠矣。萬策見其侍宴。大驚。呼至几前。詰其來歷。因曰爾記憶八年前活數人否。商已忘。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萬策出席長跪曰。恩兄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即告屠。贖至公廨。欸月餘贈以數百金。又東同難者贈之。商大富。仍歸於徽。（救人獲報。卻於不求報處。巧緣逗出。田其善念最真也。）

倪閃沙縣人。穎悟嗜學。好施與。每出。以錢自隨。遇貧者則擲其家。不問知否。領鄉薦。屢試不第。或誚曰君日濟貧。何為屢屈。豈造物有未知耶。閃益自奮。絕無悔心。歲大饑。道殍相枕。設糜粥濟之。活者萬計。次年赴試。里人多夢豎旗閃門。上書饘粥陰功四字。是歲。果魁天下。仕至尚書。

張奇好善樂施。偶出。見一道人負病。臥路旁污穢中。邀歸養之。病愈。

求去。且云。前寄二十金。今當還我。張妻知其誑也。少以釵環相贈。道人必欲如數。張竟與之。絕不自悔。後張有子繫獄。將刑。吏急索二十金。為免死。張倉卒無及。忽一人自旁出。代付之。子得免。熟視其人。即前道人也。

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

【註】衛。呵護也。所作。凡所欲為之事也。

【訓】此一節言善報之如影隨形也。承上文言行此種種善事。乃謂之善人。而人天順應。福祿駢臻。邪魔退避。正神擁護。凡有作為。隨願而成。善之獲報如此。則善亦何負於人乎。五之字。俱指善人言。必者決然之詞。人有善願。天必從之也。

【證】傳作雨。江陵人。萬曆中。為吏部主事。因江陵相奪情。遂求補外。所部嶺北。捕盜千餘人。戮其魁。餘盡原之。虔人稱曰傳佛。立祠祀焉。

時撫贛中丞張岳。與公兄作舟有隙。遷怒公。草彈文劾之。張母聞而驚曰。是非所稱傳佛耶。何可以兄故誣之。事遂已。後數月。不令母知。坐密室理前疏。而屋梁忽墜。碎其案。夜復夢關聖叱之。且語以夷齊不念舊惡。醒而駭汗。急邀公及同僚言其事。既悔且嘆曰。公。神人所共與也。更為知己。薦於朝。（此人皆敬之證。）

浮梁戴珊讀書水邊小樓。一夕聞鬼語云。明日有一婦來溺於此。吾得代矣。公晨候之。果一婦蓬首號泣而來。急下樓呼問之。對曰妾不幸。良人以飲賭罄家。逼妾為娼。我本良家子。寧溺死。無遺父母羞也。公曰。汝誤矣。使家人挽留入內。少頃。狂夫奔至。喘而呼妻。公責之曰。汝何逼妻至此。即貧困。我有銀一笏助汝。夫婦泣謝而去。是夜。又聞鬼嘆曰。酸秀才壞我事。一鬼曰。汝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安得禍之。後果為御史。進尚書。（此天道祐之證。）

徽州程孝廉濱溪而居。溪小橋窄。一女子探親。過之。墜溪中。程急遣人扶救。衣履盡濕。不能歸。程命妻為之烘燎。日暮移宿館中。令妻與同宿。

。旦日送歸。舅姑聞之。曰媳非完女矣。議解婚。孝廉力白其事。乃止。既嫁。一年而夫亡。遺腹生一子。孀婦紡織教讀。嘗流涕語之曰。汝若成名。當報程孝廉先生之德。其子弱冠發解。丙辰試京師。卷已完。忽大哭。程適與鄰號。問之。少年曰。文頗滿志。就燈檢閱。不意焚落數行。成廢卷矣。程曰。子既無用。盍畀諸人。少年曰。謹以奉公。程即錄入卷。榜發果上第。少年詣問曰。公豈嘗有陰德耶。天故以我文為公成名也。程曰。陰德則何敢。弟憶廿年前。曾救一溺水女子。夫家致嫌。欲棄之。我力誓無他。得復諧合。惟此事少可自慰耳。少年涕泗伏地曰。先生即吾母恩人也。因以母言告之。事如師禮。

常熟徐翁好行善事。貧者濟衣食。病者施藥餌。死者畀棺衾。婚嫁者助奩裝。數十年不倦。夜有鬼呼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了舉人郎。是年子拭果鄉薦。翁積德愈厚。鬼又歌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拭果登第。官兩浙巡撫。

懷仁縣楊秀才妻劉氏。蚤寡。家甚富。聞官司督貧戶稅過嚴。乃詣縣。願

以家財十萬緡納官。免貧戶稅。遂空其藏七間。三晝夜。錢復滿。中有木牌曰麻青。觀者駭異。或曰。青州有麻氏大富。或其家物也。跡之。果然。謂積三世錢。一夕失去。劉即專人詣麻。請復歸之。麻曰。吾家福退。錢歸有德。今復往取。違天逆理。劉曰。我既輸官。豈宜更有。乃盡施貧人。而家日益富。有孫登第。（此上俱福祿隨之證。）

毛節武進人。洪武時。以鄉三老擢御史。巡按江西。微服出行部。遇一嫗。籲天號泣。節問故。嫗曰。邑有小姑神。歲必以童男女祀之。不則殃咎疊至。妾不幸生二女。長者已為巫選用。今及其次。是以悲也。去里許。又遇一嫗。亦泣甚。復問之。答曰。老婦有一子。能任負矣。為妖所攝。將死。子亡。老婦且隨之。節入署。即為檄。付邑令。持召城隍神。令晨起。詣廟焚檄。退而假寐。神見夢曰。繡衣檄召。應即往。奈某陰司也。不敢晨謁。當以夜。令反命。是夜。節燃燭坐堂上。漏下二鼓。有絳衣者長跽於庭。節讓之曰。國家建爾為城隍神。當為百姓祛邪害。何故縱兩妖為祟。城隍惶恐謝曰。某不德。實不勝妖。稱小姑神者白狐。惑男子者其家老

樹也。明府幸臨。彼已遁矣。明日節令毀小姑山祠。伐姬子家樹。一境帖然。

于忠肅公謙幼為諸生時。聞星宿閣有邪魅。能迷人。夜宿者輒死。公一日乘醉臥其上。至三鼓。見冠冕者五人。赴宴歸。儀衛方至。聞有人曰。丞相在此。五人皆驚遁。遺二金杯於窗外。詰旦。公袖杯下山。路人轟傳昨夜某家酌獻五通神。忽失金杯二隻。公攜杯往還之。知其家因女病祈禱。公至。女輒愈。其家甚喜。願以歸公。即董夫人也。後公官兵部尚書。加少保。時石亨有愛妾。名芳華。才色俱絕。親友至。輒令出見。公過亨。亨欲誇示公。召芳華出。芳華難之。侍婢促行者踵至。竟不出。公既去。亨入大怒。芳華走入壁中。言曰。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本非人。實一古桂。化成人類。今于公負正大之氣。妾安敢近。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敢見狄梁公乎。妾從此永別矣。言罷。杳然。（此上俱眾邪遠之證。）

鍾雲丹陽人。方弱冠。有事於昆陵。薄暮徒歸。行數里。忽有二青衣張燈前導。雲問何來。不答。未至丹陽數里。天將曙。青衣前跪辭去。曰。吾

等乃常州府城隍所遣。以公正直直。特來相護耳。

永嘉許及之。世積善。家事神甚謹。夜有盜入門。家未之覺。許夢盜至。一巨人持鎗逐之。遂驚寤。起視。則外戶已開。略無所失。既旦。見一鎗擲門外。及入焚香。而神手持鎗已失矣。舉家無不驚拜。（此上俱神靈衛之證。）

黃鍾延慶州人。生四歲而孤。育於伯父。伯貧甚。夫婦日食糟糠。偶得米糲。皆食鍾。鍾感其意。纔六齡。泣告伯父。願得讀書成名。以報翁媼。然伯貧。不能具脯修也。一日。州守蔡公夢城隍神謂云。郡中有一兒。他日當作順天府尹。今貧不能學。然有一念之善。感動神明。公可賙之。又此兒日在廟中戲。至履吾肩。明日州守詣廟。仰視衣冠。一如夢中。而左肩果有小兒履痕。守召廟中羣兒。恐而問之。乃鍾所為。召問狀。蓋欲上探雀鷖（音寇。鳥雛也。）也。因詢其家世。備知貧狀。守即月給米一石。令伯養兒。又求一明師。送令教習。自出束修供之。後三年。守當去。鍾方十歲。業能為文。然守竟不泄夢中語也。至十八歲。預鄉薦。旋第進士。

。守已致仕歸。徑來視鍾。方以夢告之。鍾拜謝。事以師禮。後果官順天尹。伯已前歿。媼又他適。鍾事之惟謹。孝養逾於所生云。（此所作必成證。）

神僊可冀。欲求天僊者。當立一千二百善。欲求地僊者。當立三百善。

【註】神僊。善人極至之稱。即孟子言善信而終之聖神者是也。天僊者。入聖超凡。與天地同不朽也。地僊者。位祿名壽。備享人間百福也。立。猶立德立功立言之謂。

【訓】此一節言福惟自召。總結上文。更示人下學上達之門也。凡人語及神僊。卻如海外三山。可想而不可至。不知神僊匪遠。希聖希賢。存乎人之志向耳。然非可以虛願求也。當立善以求之。惟能實踐躬行。誠一不貳。則聖人可學而至。所謂有為者亦若是也。千百云者。約舉其數。亦刻期成功之意。日行一善。則一千三百善。只須四年。三百善只須一年。至於

百尺竿頭。更有進步。又豈千百可自限乎。（勸人為聖賢而不知慕。猶之向守錢奴說堯夫麥舟事也。故美其名曰神僊。使知勉力行善。便有旋乾轉坤之妙。以歆動世人。且為修丹煉氣輩。痛下回頭棒耳。）

【證】梓潼帝清河內傳云。予本吳會間人。生於周初。七十三化。為士大夫。未嘗酷民虐吏。西晉末。復降生於越雋之間。是時丁未歲二月三日辛亥子刻誕生。祥光幕戶。黃雲迷野。童稚時。不喜嬉戲。晝誦羣書。夜避眾子。自笑自樂。居民凡有祈禱。則嗤而訛之。自後夜夢。或為龍。或為王者天符。或為水府曹。頗自怪而不甚信。後三農僭旱。舞雩祝神。恬然無驗。乃夜往水際。以夢中官銜牒河伯。猶忸怩不能定。忽爾陰雲四合。風飛雷震。一吏稽首於前曰。運判徙居。子曰非也。我乃張戶老之子名亞者。吏曰。奉命促君。子曰。家人如何。吏曰。先到治所。子惶懼未決。吏揖上一白驢而去。俛首里閉。風雨聲中頓失鄉地。到一山。若鳳凰之偃。下有古湫。引入一巨穴。門有數石笋。吏曰。禱雨祝此石而有應。名曰雷柱。方褰衣入穴。吏又曰。君記周室為人。七十三化。陰德傳家。而迄

今否。子方大悟。若夢覺也。吏曰。君在天譜。得神僊之品。人世鮮有知者。晉不日中興。君可尋方而顯化。予曰。謝天使響報也。入穴。則近地而足不沾。若騰身虛空。宮中有禁衛。見家人悉都其間。改日復作儒士往咸陽。

韓魏公琦。少擢巍科。登顯仕。為安撫使。賑活饑民一百九十餘萬。又活水災流民七百萬。知大名時。僚屬路經呈案。狀尾忘書名。公視狀畢。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語定。從容授還。經退而始覺。且媿且嘆曰。真天下盛德也。或獻玉杯二。乃絕寶也。公以百金納為珍玩。每宴客。即設一桌貯其上。覆以錦。一日宴漕使。小吏誤觸桌倒。二杯俱碎。舉席愕然。吏伏地請死。而公神色不動。笑謂客曰。凡物成毀皆有數。復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客皆嘆服。帥武定時。嘗夜作書。令一兵持燭於旁。兵偶他顧。燭燃公鬚。公但以袖拂鬚。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別易一兵。公恐主吏鞭之。急呼還。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卒有私逃顧母。數日始至者。法當斬。卒告曰。母老病久。近在數舍間。常恐不復見。誠

知擅去必死。冀得一見。死無恨耳。公惻然。核得其實。即以便宜釋之。軍中無不感泣。初公之居政府也。以錢三十萬。買姬張氏。色甚麗。券成。張忽泫然。公問故。不以實告。公曰。爾既不言。吾無用爾。命焚券遣歸。張惶怖泣告曰。妾實修職郎郭守義妻也。守義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秋高歲晚。恐盡室餓死京師。故願鬻身以活守義兒女。公憫之。乃留券。令持錢還舍。且傳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於朝。事白。汝方歸我。張欣然去。郭後得辨雪。旋調補淮右。張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者緡錢應已盡。取前日券包金二十兩與之。曰助汝之官。善視郭氏兒女。張不得見。望門涕泗百拜而去。公封魏郡王。以壽終。於相州。謚忠獻。子五人。及孫曾。俱為卿相。其屬吏孫勉以殺龜受冥責。見公為紫府真人云。

〔附格言〕欲做精金美玉人品。定從烈火中煉來。思立掀天揭地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右第四章（詳言人之立善。敬畏以始之。堅忍以終之。皆務為反身強恕之事。所謂善人以上善之感也。以下則善之應也。）

太上感應篇註訓證卷之三

蘭陵學了氏纂輯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註】苟或云者。反上章而言也。萌於心之謂動。見於事之謂行。

【訓】此以下皆詳言為惡召禍之事。而此一節則總冒章內所言。指其迷誤之端也。○苟或二字為善惡轉關。直貫下四十七節。義理所包甚大。非義背理。即所謂非道也。而動而行。即不能退矣。凡人大過極惡。皆始於一念一事之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一迷而不察。則設心處事。純向惡一邊去。更何處覓得善來。

【證】張本為為浮梁令。縣有一廟極靈。令至。必祭以斗酒。隨酌隨盡。木疑為妖。既祭度其醉。徹席執之。果一老猿。已酣甚矣。將戮之市。猿

俄醒俯首就刑。不敢仰視。既而曰。我死固不足問。然數年來。頗有所蓄。棄之可惜。君雖至廉。而縣有闕乏。不為無補。木心動。纔問其貯處。則猿已躍身而去。

楚中一孝廉。讀書廟中。出入神前。必敬揖。一夕。其妻夢神曰。汝夫敬我甚。渠無子。吾已為請於帝。得一子矣。妻曰。尚可望登第否。神曰。願汝夫婦為善克終。當力請之。第祿籍已定。恐亦不甚顯耳。孝廉歸。妻具以告。孝廉曰。吾第出入敬禮。無他懇禱也。一日。留娼宿於廟。是夜。妻復夢神曰。汝夫穢觸神明。適有遊神下察。奏之上帝。今當得譴。功名子息。俱無復望矣。次日妻促之歸。問昨晚作何事。孝廉隱不言。妻復語以夢。孝廉爽然自失。遂誣日集羽流祈禳。甫畢。聞墻下有鐵繩聲。須臾暴死。（非義背理。莫甚於財色兩關。故特錄此二條。能於此處了然。則思過半矣。）

以惡爲能。忍作殘害。

【註】以惡為能者。為惡而心喜自負也。忍作殘害者。果於為惡。無不忍之心也。

【訓】此一節直窮惡習之根源也。○惡事雖多。總只占強梁討便宜六字。可以盡之。殘害。兼人物言。病根全在能與忍二字。大凡作惡之人。若心虛胆怯。或轉念尚生愧悔。至自以為能。則矜才逞幹。悍然為之。只圖眼前做得行。不至十分快意不止。居官而苛酷下民。居鄉而雄霸閭里。又或舌鋒鋒利。罵座驚筵。或筆陣縱橫。編謠造謗。或口蜜腹劍。機械深藏。或狐假虎威。鞭撻任意。旁觀嘖嘖稱能。自己益揚揚得志。如此作為。下逆人情。上干天怒。要皆一點忍心為之。蓋恣睢暴戾。絕無怵惕惻隱之思。則雖慘景當前。恬不動念。害物傷人。何所不至。非能無以濟其忍。而非忍亦不自見其能也。諸善本於一慈。諸惡由於一忍。前章以慈心於物。列忠孝友悌之上。此章以忍作殘害。列暗侮君親之前。有以夫。（忍之善者。曰堅忍。曰忍耐。其不善者則為剛忍。極之則遂為殘忍矣。○寫出惡人大段情形。如秦鏡之照魍魎。全身畢露。下文歷疏無數惡跡。總此一副肺腸流出也。）

【證】正德己卯。陳揀塘謁選北上。舟泊王家渡。俄聞舟人與土人毆。猝至。乃家僮也。訊之不直。薄責之。諭遣土人去。舟中新喻同年某。遽攘臂而起。罵土人曰。咄爾何人。敢上我官舟行劫。反誣我舟人毆爾耶。縛而撻之。并召保正諸人。責上誣狀。其人叩首乞哀。乃叱去。在座者交口稱其才。被責之僮。私怨主而德某。某亦揚揚有矜色。語陳曰。兄何太迂。今為官全在智略耳。人心天理四字。用不着矣。陳憮然不答。比入京。某除紹興司李。在任多文致人罪。轉入刑曹。益加刻虐。尋以考察謫沔陽丞。疽發背。洞胸而死。且無子。

諸葛昂高瓚豪侈殘忍。互相賭勝。瓚宴昂。烹雙子。可十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共食之。昂後宴瓚。先令愛妾行酒。妾無故一笑。昂叱下。須臾將妾蒸熟。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錦繡。命兩青衣捧至席。擘骹（與腿同）肉以啖瓚。座客皆掩目。昂從容撮乳間肥脆者食之。盡飽而止。後昂瓚俱遭亂。賊求金寶不遂。縛之椽上。寸炙以行酒。徐可範好畋獵。殺害甚眾。嘗取活鼈鑿其甲。以熱油注之。謂之鼈鎚。（音堆。蜀人呼蒸餅為鎚。

又嗜饒音龍。熟酥也。驢。縻絆於一室。盆盛五味汁於前。四面圍以火。待其渴。飲五味汁盡。乃取其腸胃為饌。後得疾。見羣鳥獸來啄其肉。痛楚萬狀。令人於床下布火。以油醋灌其身。且以網罟蓋覆。方得少睡。命將盡。惟一束黑骨而已。

陰賊良善。

【註】陰賊。謂陰謀賊害也。

【訓】此一節妨賢害能。為禍最烈。故揭其罪於不忠不孝之上。○天下顯害有限。而陰害無窮。凡小人欲害君子。常恐公論不容。惡名難滅。詭謀秘算。巧計中傷。使其人不及防。他人亦不能辨。而良善無噍類矣。偃月堂中。格天閣下。構陷多少忠魂。若非青史誅心。閻羅按獄。千古奇冤。從何翻案哉。（陰字最毒。蓋德為陰德。其德愈深。惡為陰惡。其惡愈甚。與下節暗字同類。）

【證】李林甫未顯時。遇一道士。戒之曰。君前生多善。名列仙籍。縱不

白日昇天。亦為二十年太平宰相。異日事權在手。切勿有所陰賊。及既貴。怙寵害人。每夜坐偃月堂。閉門構思。喜悅而出。則明日必有誅逐。久之。復夢道士曰。君忘吾言乎。今獲罪矣。於是命吏引入一處。耳中惟聞風水聲。府署森整。帳榻華侈。林甫喜曰。居此亦自不惡。道士笑曰。此乃鱗介所居。其間慘苦殊甚。尚謂不惡乎。林甫駭汗而寤。未幾。白日被鬼毆。七竅流血而死。明年。即剖棺斲屍。後里中一牛震死。身有李林甫三字。又惠州雷擊一娼。脅下書云。李林甫毒害弄權。帝命震死。又陸某割雞請客。而雞背宛然李林甫三字。驚而不食。

秦檜妻王氏。與金兀朮私通。日夜嗾檜殺岳侯。獄成而未決。檜於東窗下。以手畫柑皮。如有所思。王氏曰。擒虎易。放虎難。檜即書片紙付獄。俄報岳侯卒。次日。岳雲張憲皆棄市。金人酌酒相賀。檜自此形神憤憤。一日挈家遊西湖。忽見巨人厲聲曰。汝賊害忠良。罪應萬段。歸家。即疽發背。猶起大獄。謀盡陷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力疾坐格天閣。視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竟不能字。數日。疽潰死。其嗣子

熹亦死。有押衙何立者。往東南勾幹。恍惚至陰司。見熹荷鐵枷。因問太師何在。熹泣曰。在酆都。立如言往。果見檜與萬侯高音木其錫。俱荷鐵枷。備受楚毒。語立曰。可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未幾。王氏亦為鬼擒去。檜嗣竟絕。

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

【註】侮者。輕玩之謂。先生者。受業之師。所事。謂所奉事者也。

【訓】此一節逆倫背上。罪之至大者也。○暗侮二字。最屬傷心。蓋外貌奉承。中懷狎玩。君親毫無知覺。其罪更深於悖逆也。凡為臣子。但有一念一事。不可告君。不可對親者。即為暗侮。如家常輕說聖諱。輕棄父母手澤之類。而其甚者。莫如誑言腹誹。充類義盡。則亂賊篡弑。皆由於此。總之君親恩同天地。臣子心中。著不得一箇輕字。若無此子輕心。則犯顏苦諍。無非愛敬。否則阿諛將順。愈見澆漓。名義大防。只爭起念間也。受業之師。素餐尸位者。固無足論。若師範端嚴。盡心訓誨。其尊其恩。

。與君親等。自當竭誠畏奉。慢者亦暗中奚落之也。君親師而外。如僚吏之於官長。卒伍之於將帥。僕妾之於主人。皆為所事。苟緩急不相依。利害不相顧。即叛也。亦承上暗字意來。然直書曰叛。竟與大逆同科。誅心之法。綦嚴矣。（推勘不忠不孝人。直入隱微萌動處。益信前章忠孝二字。真不知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也。）

【證】賊檜妻嘗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檜妻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館客謀。乃進青魚百尾。太后撫掌大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耳。（看他裝癡賣乖。直如弄嬰兒於股掌。能不罵為老奸。○此暗侮君者。）

張方平宴居。未嘗不衣冠而食。暑月。與壻王鞏同飯。命鞏解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視。不敢解。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重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吾之食。雖褻音。衣袒也。衣無害也。（此不暗侮君者。）

長溪民陳元。贅於外家。以漁為業。其母憶之。往探。元殊不喜。母覺其

意。即欲歸。其婦固留。乃止。次日。元捕得魚。知母尚在。遂匿魚。言風大無所獲。母去。元責妻曰。今日所得皆大鰻。汝何苦留此媼。方出魚觀之。皆成大蛇。昂首咬元喉而死。（此暗侮親者。）

夏璣吳縣人。父嘗夜坐憑窗。月陰中。見一白晰少年醉行。父曰。誰家郎嗜狂藥若此。逼邇叩門。乃璣也。父置不言。後登第。赴選。父戒以前日狀。遂受嚴教。終身不飲酒。後為河南道御史焚黃先塋。撫軍親詣塋前。酌酒半卮以慶。且曰。榮先矣。可飲此。九泉之下。已樂有榮封。少輟戒。無傷也。璣流涕却之。卒不飲。親歿尚如此。則親存可知。○此不暗侮親者。

錢塘都姓者。資頗敏。受業張某之門。每逢課藝。師直筆刪改。都私計曰。偏我文不佳耶。腐儒依我輩為生。我若歸。彼又闕脯修數金矣。捲書徑去。明日。翻卷不識一字。後竟死於非命。（此慢先生者。）

山陰唐彬。初從會稽章瑄學。嘗令課經義。瑄以其不經意也。作色令改。再進復拒。如是者三。至見擲地。而容色自若。瑄乃曰。是子可教矣。徐取稿點綴數字。曰。子文已佳。未幾。與瑄同登第。彬以御史歸。瑄猶未受官。

。彬執弟子禮惟謹。（此不慢先生者。）

諫議劉超謫江州。挈二僕同行。畜犬亦隨之。僕思家欲歸。方至州。給超曰。外邊傳有密詔。不全諫議命。奈家屬何。超皇遽曰。爾等可為我設饌。待食畢。即進毒。自甘死。冀全家屬。饌至。超分食與犬。曰我今死。爾將安依。犬獐吼不食。突入廚及堂。嚙二僕死。超免於毒。數日赦還京。（僕思殺主。而犬能救主。然則當患難時。與其挈僕隨。毋寧挈犬也。○此叛所事者。）

楊忠者。戴獻可之僕也。獻可家富。有庄在昌國縣。饒魚鹽竹木之利。命忠主之。獻可卒。子伯簡年少浪費。好從諸惡少遊。不數年。家盡破。獨昌國一庄。在。往依焉。忠夫婦謹事之。且藉貨財之薄以獻。伯簡妄用如故。從遊輩又至。忠泣諫。不聽。一日。與其徒會飲擣蒲。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捽之地。罵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為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蕩之耶。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主人於地下。其人伏罪。請自今不復至。乃以數縑遣之去。忠揮淚謝伯簡曰。老

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為。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即投海。不忍見郎君餓死。貽門戶羞也。伯簡慚泣從之。數年。果盡復田宅。忠事之彌謹。忠既歿。其妻子夢謂曰。我以忠於所事。上帝已命為本境神矣。（丹心出自青衣列。愧殺冠裳百萬家。今人中有此。吾當下拜。○此不叛所事者。）

〔附格言〕人倫根本之地。略有欠闕。則雖蓋世文章。驚天事業。亦補救不來。寸心終覺有愧。即此便見天地神明。不能輕恕也。

誑諸無識。誘諸同學。

【註】無識。無所知識者也。同學。俗云同窗友是也。

【訓】此下四句為一節。由君親師等而下之。亦寡情蔑義之尤者也。○聰明智慧。本是難得。我既幸有聰明。幸有智慧。凡遇愚蒙闇陋者。正當隨事曉喻之。若因其易欺。而無端給誑。使之誤信誤執。則與導盲人入迷路何異。玩上下文。此句蓋專為教授者言。近來塾師。虛糜館穀。惰游曠業。

。甚或代作課藝。欺蒙主人。誘引生徒。習諸不肖。受人重託。誤人終身。罪孽最難銷算也。至如交深研席。情同兄弟。面當責善。心須回護。苟忌才而詆毀。懷恨而譏評。彼名無損。我心已壞。徒令識者聞之。嗤為薄行。譬之同學謗我。蜚語流傳。在我無切齒乎。造謗者亦迴思反勘可也。

【證】萬曆間。京口張某有文名。七試不得采芹。求夢於文昌閣。至夜。夢帝君怒責曰。天罰至矣。尚望泮乎。爾憶十五年來。豪富相延。束修殊厚。汝所授未能償十之一。凡歷五家。皆為改作文字。欺誑父兄。遂誤其子弟終身。今爾衣食頗裕。猶不念所從來。聚徒舍館。羣習擣蒲。為師者當如是乎。張不敢答。驚而寤。因禁不出戶。一日其徒洵洵至。報曰某生因賭而鬪。為某生擊死矣。張株訟庭。刑辱不堪。財盡悒鬱而死。

三山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名。偶與同學友言之。友亦同經。遂投牒訴監臨。謂其自許甚確。必與考官有約。乞究之。及填榜。十一名果習易也。監臨攜牒遍示考官曰。設如所言。諸君何以自解。因抽一備卷更之。既拆號。則自備卷而中式者。大璋也。由中式而改為備卷者

。訴牒人也。次年蘇復冠南宮。某恚恨死。

虛誣詐僞。攻訐宗親。

【註】宗。謂九族。親。謂三黨。

【訓】漫無根據而妄有污讎。曰虛誣。詭計相蒙而假意相欺。曰詐僞。顯然為難而發其陰私。曰攻訐。施之泛交猶不可。況宗親乎。或以爭榮奪利。或因微隙小嫌。視本支如秦越。等瓜葛於仇讎。則人莫不畏之如蜮。避之如豺。直為天地間一獨夫矣。

【證】司馬溫公曰。光幼時弄胡桃。女兄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誰為脫者。光曰。自脫也。先府君適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況骨肉間可如此耶。光自是終身不敢謾語。

張璪若好誣讎。訐人陰事。雖至戚亦遭其媒孽。正德乙卯。行過南教場。空中飛一石彈丸。正中其額。還家。流血斗餘。舌出數寸而死。

麻城劉仲輔自少仁恕。與夫人董氏初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

乃所識者。曰汝耶。想以貧故至此。即檢夫人簪珥數事給之。囑曰。汝若改行。我終不言。夫人。常問為誰曰。已許不言矣。及公歿。一族子觸棺甚哀。人始疑為昔偷兒。而時已有善行矣。公官至參政。壽九十八。子孫曾元俱登甲第歷顯官。

〔附格言〕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妻子朋友親戚。到處可憎。故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范文正語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待矣。汝母亦已早逝。吾不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宗族甚眾。於吾雖有親疎。然自祖宗視之。則均子孫也。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

剛強不仁。狠戾自用。

〔註〕自用者。獨行己意也。

〔訓〕此一節言使氣任性之輩。不近人情者也。○剛強本為美質。然以不

仁處之。則殘忍之姿。濟以桀鷲。略無轉念柔腸。必至凌人虐物矣。天下無用人作惡。到不得十二分地位。惟剛暴強梁者。具十二分胆氣。便做得十二分刻薄。迨一遇勁敵。勢如騎虎。禍不旋踵。方被肯吃人虧人閒笑也。狠戾之徒。天性乖僻。自以為是。率意胡行。雖志大才高。胸中儘有見解。卻因隨事執拗。不肯虛衷服善。好友離心。好言莫告。以致天怒人怨。一敗塗地。空負半世英雄。枉得千秋唾罵。可勝惋歎。（使氣之人。不肯饒一著。任性之人。不肯退一步。皆氣質用事之過耳。顧涇陽先生曰。李廷平初時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這便是一個善涵養氣質的樣子。呂東萊少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平時忿悁。渙然解釋。這便是一個善變化氣質的樣子。

【證】嘉靖甲午。浙省考官馬呈瑞入簾之夕。供給官張煥夢考官入場。有一女子隨後。遍身流血。張逐之。女曰勿逐。特來報冤耳。覺以告諸同事。無何。聞呈瑞病劇。監試者以張善醫。令入診視之。則已不可療矣。臨終。但云。汝為我逐此婦。詢其僕。知呈瑞前任鎮江時。有妾金氏。才貌

兼美。一日。得父書。倚簾而讀。呈瑞自外歸。妾以新進羞澀。乃嚼吞之。呈瑞疑為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出書。氣未絕而書已出。閱訖始深痛悔。前過其地。忽心動得疾耳。

崇禎時。沁水孫六。狼戾成性。凌蔑同輩。其兄暴亡。見一官廨懸榜。觀者填塞。問之曰天榜也。皆新貴名。分為十科。首孝弟。次正直。次陰德。餘皆善行。終列文學者。僅數人而已。榜尾大書永不中式者若干人。首曰暴戾恣睢。孫六。兄遂甦。私與妻子言之。是科果復擯。後以事誅。

王文恪公鑿修蘇州志。眾欲邀楊君謙同局。文恪以君謙謠諑。（音捉。善為流言譖愬也）。不願與共事。遂獨任之。及姑蘇志成。遣使送楊。楊方沐。不暇抽閱。但一顧面簽。即云不通不通。使者還報。文恪以為狂。不足較也。一日晤楊。問前語。楊曰。今府志修於本朝。當以蘇州名志。姑蘇。吳王臺名也。以此名志。可乎。文恪乃大服其精識。

〔附格言〕朱文公曰。真正大英雄人。無不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氣血麤豪。卻一點用不著也。

是非不當

去聲

。向背乖宜。

【註】向者。趨而從之。背者。違而去之也。

【訓】此一節言狂妄儉邪之輩。拂人之性者也。○是非向背。俱兼待人處事言。人有邪正。事有可否。孰是孰非。有當然之準。為向為背。有不易之宜。不當乖宜者。明知而故反之。利欲薰心。炎涼易態。失身敗檢。莫甚於此。敢告世人。持心須正。著眼須清。立腳須高。慎勿錯誤。為千古笑端。合上一節。（又俱為下文種種病根。）

【證】林希為中書舍人。章惇欲使典制誥。逞毒於元祐諸賢。且許以執政。希久不得志。遂請甘心焉。凡元祐諸臣貶黜之制。皆希為之。備極醜詆。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後得病。十指俱落。舌爛而死。景泰五年。給事中徐正密請召對。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嗣位者。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沂州。又南城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上大怒。黜為衛經歷。復奏請必行。乃謫戍鐵嶺衛。及天順復辟。械至京

。引見悸甚。便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也。遂磔於市。又有某御史滑縣人。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息。見樹伐。得其故懼甚。復辟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

〔附格言〕士人讀書博一第。哀然居四民之上。而日日行底是害人事。件件行底是折福事。時時做底是違心事。在在做底是背理事。辜負天地君親師培植深恩。真可謂自暴自棄。

虐下取功。諂上希旨。

〔註〕旨。意向也。

〔訓〕承上不仁自用。不當乖宜之惡。而詳言之。此下四句為一節。言惡之見於使事交際者。○常情莫不貪功。美名厚利。皆可因功而致。然自為亦須為人。虐下以取。則弱肉強食。俯首銜冤。良心何忍。取者。非分邀竊之謂。上人自有意旨。導欲獻諛。必至逢人之惡。且為人更須自為。諂上以希。則婢膝奴顏。多方媚悅。廉耻安存。希者。先意迎合之謂。上下

。不專指君民。凡居家涉世者。當推類以盡之。（吳氏曰。凡虐下者。多由於諂上。究之上意未必當。而下已極受其虐。即當矣。而上安然受之以為固有。我則虐下以干天怒。此即汾陽所謂奴才是也。）

【證】後五代時。王審知入晉安。經費不給。孔目陳峴獻計。以富人補和士官。恣所征取。簿酌其直。富人苦之。峴由是得寵。遷為支計官。越數年。忽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中。問陳支家計安在。人問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士官。坐此破家者眾。其祖考皆訴於水西大王。王使來追耳。峴方用事。人懼不敢言。翼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意色惶懼。里人復見二吏入其家。俄聞峴暴卒。水西大王。乃審知兄王潮也。有廟在焉。

宋崇寧中。豐相之居建州。有道士來謁。熟視之。乃京師上清儲祥宮住持也。問何事。曰我已非人。茲有所禱。明日。將生公家為犬。願善視我。豐驚曰。君有道行。何至此。對曰。某初修道戒。本無隱惡。只因見朝廷黜蘇氏學。遂請磨去祥宮蘇氏所撰碑文。坐是受譴。豐曰。上帝亦重蘇公文乎。曰不專在是。謂不宜迎合時相風旨耳。言訖。失所在。次日。犬果

生子。其一身黑而頭黃。疑是黃冠云。

明正德時。駕幸南都。寇天叙以府丞署府尹事。每日帶一小帽。穿一襟。（音捺。賤服也）。坐廳事。江彬每遣使需索。天叙佯不見。至近。方起立語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匱乏。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彬知不可動。遂不復索。武宗聞之。即擢天叙職。其子孫皆貴顯。〔附格言〕人爭求榮乎。就其求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辱。人爭恃寵乎。就其恃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賤。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

〔訓〕一飯之德。古人必報。而況提拔拯卹。關乎得生失死者。不能捐糜頂踵。亦當刻骨銘心。若受而不感。是禽獸不如矣。今有落魄寒儒。一朝登第。不感師恩。反謂暗中摸索。俱由才命。原非有心為我者。然亦念師之與我。既無謀面。又乏夤緣。忽得卷而擊節賞歎。再閱卷而四顧躊躇。加意批評。盡心點檢。惟恐瑕瑜不掩。或遭擯斥。即此一段苦心。如何消

受。及榜下。而他人掩淚寒窗。我獨揚眉吐氣。知遇恩深。粉身難報。彼負心者。恬然不知。語云。全無心肝。但存皮骨。殆為此輩作像贊耶。不共之讎。義在必復。若夫小嫌私忿。可以理遣情恕者。當時或切齒填胸。過後便當冰消瓦解。苟念之不休。則冤結無已矣。世有才人豪士。困跡單寒。橫被欺窘。每思一旦得志。盡洩平生宿憾。究且淹蹇終身。賁志不遂。蓋報怨之念一起。凡一切忍心妄想。俱緣此而生。大犯神人所忌。切須掃除荊棘。澆平硯礪。度量既寬。福量自廣。世之學者。但將聖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兩言。沉思玩味。易地反觀。借人自鏡可也。（虐下取功者。只圖自己便宜。不顧他人吃虧也。諂上希旨者。欲討他人便宜。不顧自己吃虧也。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者。落得自己便宜。必不肯自己吃虧也。）

【證】一士人為京畿尉。嘗任賊曹。有一盜械至。尉獨坐廳事。盜乘間告曰。某實非盜。公若脫我。奉報有日。尉視其貌不凡。且異其言。夜呼獄卒放之。仍令卒同竄。及明。獄失囚。卒已逃。尉受譴罰而已。後數年。尉任滿。客遊一縣。聞宰姓名與盜同。謁之。果盜也。因留中廳共寢食。

旬日不入臥內。宰妻怪問之。宰曰。某受人活命恩。愧未報耳。妻曰。君不聞大恩不報耶。恐洩之。何不相時為機。宰默然。久之。乃曰。卿言良是。尉適在廁。聞其語。急呼僕馳去。衣裝悉不暇取。至夜。已行五十餘里。投宿村店。喘息少定。方與僕細言之。相對泣下。忽一人從床底下挾匕首出。主僕悉驚倒。其人曰。我義士也。宰遣我來取君。適聞君言。方知此宰負恩。不然。枉殺長者。公且勿睡。吾當取彼首以雪君恨。乃捧劍去。出門如飛。來呼曰。至二更。賊首至矣。命火觀之。相與大罵而笑。遽揖別。不知所之。

天啟間。一舉子。文甚工。而屢不遇。某科入省試。房師得其卷。再三稱賞。既呈堂。主司摘其小疵。欲不錄。房師力爭曰。此三折肱技也。吾閱其文。恍見憂容苦心。若棄此卷。則寧虛薦額。誓不取以負遺珠。因歎歔泣下。主司亦愀然動容。遂預薦撤棘後。房師遣人謂曰。子非我。幾落孫山。文章知己。豈望報哉。亦欲子知吾心耳。舉子唯唯。語人曰。吾文自佳。何預人事。且薦額有定。非彼即此。彼惡乎知我。竟不往謁。及南宮

其卷復為一同考所錄。夜夢神曰。此人忘恩負師。上帝已削其籍矣。公須拔佳士。安用此負心者為。同考驚覺。遂棄之。終不第。後以年深赴選。謁一達官。欲執贄門下以圖美缺。達官即其師同里也。責之曰。子於恩師尚如此。況泛然投贄者耶。卻而不納。更以惡缺授之。狼狽而去。未幾即罷黜。（今人詈負恩者。則曰禽獸。禽獸必且稱冤。苕之雞。太倉之犬是也。湖州孫懷雲偶為人作媒。人以一雞饋焉。孫不忍殺。命妻留作更雞養之。雞亦朝夕依依。似解人意。一日酷暑。孫方午寢。雞猛啄其臂。鳴門不止。急起逐之。忽櫟上一物墜於榻。視之乃大虺也。否則必被毒齧矣。又順治中。太倉周春陽業販鹽。見縛犬就屠。憐其贖之。馴擾殊甚。每主船歸。聞篙櫓聲。輒跳躍迎接。一日銜周衣狂走。隨至一潭。則周之子溺焉。犬躍入水。同主人抱之登岸。犬即以身相偎。迨夜半而子醒。犬則冷氣入腹死矣。嗚呼。人於君親師友間。但期面目可施於雞犬。庶幾良心種子。猶存一線乎。）桑維翰入相。故人魚通謁。維翰默然不語。魚退曰。桑公吾故人。今見之。若有不可犯之色。翼日遂告退。維翰曰。告已奏子名。授學士職。俄有二吏持箱出。啟視。乃黃誥袍笏也。他日謂魚曰。羗岵秀才何在。昔侮我

甚。今吾在政府。彼尚處塵土中。君子不念舊惡。子為我作書召之。當與一官。咭至。令於府中授職。忽有白衣吏數人。執之通衢。大呼羗咭謀反。咭大聲曰。韓魚命我來授官。我何罪。竟斬之。魚急馳救。已無及矣。哭之慟。曰咭之死。我召之也。即稱疾謝歸。後維翰坐小軒。見咭來曰。相公生殺由已。咭昔與公同在場屋。偶相戲耳。何報之酷如此。吾上訴天帝。憫我無辜。授為司命判官。前日之事。公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維翰遂死。手足皆有傷處。

揚州泰興縣司大者。里中富室陳氏佃也。家貧不能輸租。欲以所佃田。轉質錢於他姓。田旁有李慶四者。潛賂主家兒。奪其田。復輕其直什之一。司不平。歸而見李與諸作券者。殺雞治酒。因隨之往。李欲卻司。先以一卮飲之。司益恚恨去。對妻語所以。且誓必報。妻諫曰。吾之窮。命也。奈何仇人哉。不聽。夜持炬往焚其家。聞內有人婉。司竊念吾所仇者。其家長也。何忍殺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歸。既而無以為生。即所償錢為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久之。家漸饒。而李日益貧。仍出田質他姓。司

還用李計。復其田。又減前直之一。為券悉值前人。相視驚嘆。司欲泄前恨。亦具雞酒。飲亦如之。李不自反。怒其薄己也。歸積膏火破盎中。夜抵司門。司妻方就蓐。李猶豫間。聞人啟戶聲。棄火急走。實未有人出也。司旋得火器於場。驗器底有李字。喟然曰。昔我焚彼家。因其產兒而止。今我適亦以產兒得免。此天也。非人也。遂持錢五千詣李曰。昨小人無狀。未及共飲。茲願少伸謝。謝幸無督過。李疑之。給以疾。強之始起。同入酒家。司捧觴謂李曰。君之子某年月日子時生。而吾子亦前夜子時生。怨仇之事。慎勿復為。因具道始末。瀝酒為誓。且語酤兒曰。爾識之。用此警世間人可也。劇飲盡歡。更約為婚姻。自是兩家俱致富。通好益密焉。

輕蔑天民。擾亂國政。

○【註】輕蔑者。以無意輕之。如蔑有也。擾亂者。以有意擾之。使紊亂也。

【訓】此下九句為一節。言惡之見於居官者。○朝廷設官。所以治民行政也。民曰天民。下土蒼生。皆層上天赤子。苟橫征重役。漠不經心。官如木偶。民如草芥。不必肆行戕虐。而流毒已無窮矣。政曰國政。一朝法制。關係一國安危。苟喜功好事。任意更張。片紙施行。萬方蒙害。止因妄作聰明。而貽累已無極矣。（闡革之夫。忽於吏治。浮競之輩。急於逞才。一失之惰。一失之踈。此兩種人布滿仕途。民生政事。不知害卻多少。）

【證】唐大曆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澡獨稱縣苗不損。上疑之。命御史朱穀往視實損三千餘頃。上嘆曰。縣令宰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慢忽民生如是乎。立貶為南浦尉。卒於道。

王僕射初譙幕。因按逃田。見歲饑而流亡者數千家。乃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耕具牛種。朝廷皆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簡者。以一綠衣童子送之。曰。汝本無子。上帝嘉汝有愛民深心。特以此為宰相子。後果生一男。王果官至宰相。王安石創新法。細民不勝愁苦。至有鬻妻賣子者。後神宗悟。貶之金陵。其子雱尤剽悍陰賊。慘毒害人。年

三十三。痛疽死。安石悼念不已。忽一日。見一人升堂再拜。乃其故吏。死久矣。安石驚問何來。知雱所在否。吏曰。如欲見郎君。可於某夕幕府下視之。安石如其言。頃之。見前吏乃紫袍據案坐。數獄卒械一囚來。身具桎梏。流血汙地。呻吟之聲。殆不忍聞。乃雱也。對吏曰。願早結絕。須臾而滅。安石不覺失聲哭。明年安石死。其親黨郭權者。死而復蘇。言見一獄。題為機正。內一貴人被枷。白鬚大目似劉忱。蓋不欲斥言安石也。安石女為蔡卞妻。使人問權曰。曾見相公否。權曰。未也。但作些好功德。

范諷為御史中丞。有一閹吏。隸臺四十餘年。事中丞三十餘人。每能論其賢否。丞賢。當聲喏時。所執挺必橫。否則直。喧傳既久。為中丞者。惟其挺之直也。一日挺直。諷驚問之。則曰比見中丞約客。論庖人至數四。異時作相。亦復每事喋喋。豈不煩擾。心鄙之。不覺其直也。諷再三愧謝焉。

〔附格言〕昔有士人初拜官。將行。其兄戒之曰。人言官品定於生初。我謂

人品定於官初。做官全在立腳之始。起處不立足。便終身不錯趾。○為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也。則民之不得其所者多矣。○居官之要。莫若清心。雞鳴聽政。家務盡屏。勿耽延杯酒。勿恣情色慾。勿流連品奕賦詩。某事當決。某牒當報。某賦當辦。某囚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則事無不理矣。○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舍此六字而能濟者。

賞及非義。刑及無辜。

【訓】賞以勸有功。刑以懲有罪。非義而獲賞。則正人解體。無辜而被刑。則良善寒心。及者濫施之謂。濫賞長姦。濫刑酷下。弁髦名器。草菅生靈。禍斯及矣。

【證】成化間。章瑾獻寶石。擢鎮撫司。命太監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瑾得之。不肯傳旨。上曰敢違命耶。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乃命覃昌傳之。恩復諷兵部尚書余子俊執奏。欲

從中再諫。子俊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庭之無人也。後恩以直道謫鳳陽。弘治初。召還。居司禮。弼成孝宗之治。以榮寵終其身。新昌黃令。前為袁州理官。向子長繼之。子長因事至南安軍。事畢將還。別州鄭判官。有女弟嫁宜春。欲與子長同如袁。邀黃令偕往。黃不可。強之始行。然意殊不樂。迨至。又欲止城外。子長挽入官舍。坐定。子長將入省。揖就便室。黃如不聞。逼其側呼之。瞪目不答。少頃。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洞泄血痢。通夕不止。子長與鄭判告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願君力疾告我。黃張目傾聽。忍痛而言曰。吾昔官於此。有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於村墅。涉旬不歸。三人之妻訴於郡。尉與守有舊。給曰。郡有盜起。已得其窟。故遣三人往偵。以買物為名。久而不還。是殆斃於賊乎。願合諸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遂往。留山間兩月。無以復命。適村民四輩耕於野。貌蠢甚。使從吏持錢二萬招之曰。三弓手為盜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爾四人詐為盜以應命。他日案成。名為處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即釋。汝曹貧若此。今各得五千錢以養妻孥。豈不甚便。汝

若至有司。問汝殺人。但曰有之。則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闕。司戶攝其事。劾囚服。送府。吾適主治之。具獄上憲司。得報皆斬。既擇日赴市矣。吾視四人者。皆無兇狀。屏獄吏。以情詰之。皆曰不冤。吾又語之曰。汝等果爾。則明日身首一分。不可復續矣。始相顧駭泣。曰初以為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乃具言故。吾大驚。悉解其縛。尉已伺知之。密白守曰。獄掾受囚賂。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盛怒叱曰。君治獄已竟。乃受賄妄改耶。吾曰。既得其冤。安敢不為辨。守不得已。移獄於錄曹。又移於縣。法當復申憲司。守曰。若是。則一郡失入之罪眾矣。逼令如初歟。吾引義固爭。累旬不得直。臨欲殺囚。守曰。若黃司理不書獄。異時必訟我於朝矣。遣同官諭曰。囚必死。君固執無益。今強書名牘尾。人知事出郡守。君何罪焉。吾以力寡不敵。勉書押。四人遂死。越兩日。二縣吏。及院中二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已改官去。雷擊死。而郡守中風不起。相距纔月餘。吾一日退食。見四囚來拜。曰某等枉死。訴於上帝。得請矣。欲逮公。

某等懇曰。此寃所以獲吐者。黃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微命。帝曰。使彼不押。則汝四人不死。原情定罪。彼其首也。某等哭拜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大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又拜而去。吾適纔入門。四人已先在。吾不欲來。以此故耳。今復何言。子長曰。鬼安在。黃指曰。皆拱立於此。子長與鄭設席焚香。具衣冠。拜禱曰。爾四人明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脫理。但亦當許其與母妻一訣。何必加以重疾。令痛苦若此哉。禱畢。黃喜曰。鬼聽矣。痛即止。又旬日。告子長曰。吾母已來。幸為我辦肩輿出迎。子長曰。所遣卒猶未還。安得遽至。黃曰。四人者已來告。遂出。果相遇於院門之外。褰簾一揖而絕。

殺人取財。傾人取位。

【註】傾者。傾陷之使去也。位。爵位也。

【訓】欲富欲貴者。人之恒情。然人財人位。於己何與。而必欲取之。至取之不得。而殺人傾人。虎噬狼吞。羅織大獄。含沙下石。媒孽同官。位

高金多。宴然安享。於心能忍乎。且天道好還。利其財者。人亦殺之。利其位者。人亦傾之。枉費心機。代人劫奪。并將自己身名。幫貼送去。語云。極惡之人本極愚。豈不信哉。

【證】巴郡守相伊庭儀。以太守疾。攝郡事。郡民張威家奴萬貞投井死。其家訴於郡。謂威殺而投之。威不勝筮楚。遂誣服。蓋貞先有犯。威嘗撻之。不三日。竊貲以逃。為威所覺。度不免。乃自盡。實非威殺也。獄成。威之子以大珠百枚。遣人獻庭儀。求貸父死。庭儀謂曰。汝囑醫者。某日但以小篋作風藥來。雖在客前。無忸怩也。於是庭儀大集賓客。具酒肴。醫者至。且延之坐。酒三行。醫起。以獻藥為言。庭儀受之。方入中齋。旋悔曰。事有不明。恐招謗議。命出之。封題如故。復命醫者開篋取藥。分獻眾客。翼日。以威之欺伏辜。卒寘大辟。威之子行哭於市。仰天呼冤曰。還有靈神察此否。適梓潼帝見之。夜追庭儀及威父子與醫者之魂。訊之。得實。庭儀曰。珠寶謀取之。篋中藥乃所豫備者。珠方入而易之耳。復畏太守知。故不敢易其欺。帝令鞭庭儀背二百。及旦。數人寤。言皆

同。方共訝之。俄聞庭儀疽發背。號呼月餘乃死。

上谷侯生者。初娶南陽韓氏女。五年矣。韓嘗夢黃衣者數輩。引至一院。見一女年二十許。身長豐麗。衣絳袖碧襦。以金玉釵為飾。自稱盧氏。謂韓曰。妾與子仇且久。子知之乎。韓曰。妾一女子。未嘗出深閨。安有仇耶。盧氏色甚厲。曰。我前身嘗為職官。子誣我罪而代之。使吾擯斥草野而死。豈非仇乎。今吾訴於帝。得雪前冤。使吾代汝。汝死不朝夕矣。悻而寤。惡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生詰之。具以夢告。歲餘卒。後數年。生續娶蘭陵蕭氏女。居常衣絳袖碧襦。飾以金玉釵。而又身長豐麗。生因以韓之夢告焉。蕭曰。妾外家盧氏也。孩提時。為伯舅見憐。命為己女。故以盧為小字。則君亡室之夢信矣。

〔附格言〕世上錢多賺不了。朝裡官多做不了。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吃。能甘於吃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誅降

音揚

戮服。

。

貶正排賢。

。

凌孤逼寡。

。

【註】降服者。叛黨來歸也。貶。竄斥之。排。擠擯之也。凌者。壓之不
得伸。逼者。迫之無所容也。

【訓】一將功成萬骨枯。甚言誅戮之慘也。然對壘擐旗。追奔殲寇。彼此
相角。情非得已。若已投誠降服。彼既貪生。我當情恕。又加誅戮。慘莫
甚焉。若夫賢正登朝。社稷稱慶。乃姦邪之輩。惡其異己。如鴉鳳同林。
薰蕕合器。豈容並立。勢必貶斥傾排。至於忠良屏跡。而後可遂其悞國欺
君之計。千秋遺恨。萬古痛心。紹聖諸姦。前車可鑒也。最堪憫者。無如
孤寡。三尺遺雛。未亡嫠婦。孱愁孑處。門戶誰支。一遇豪強。便成魚肉
。尤望官長垂憐。曲為覆庇。若更欺凌威逼。鋤弱扶強。則無告窮民。吞
聲莫訴。似此貪官惡吏。定遭天譴人誅。一朝身死。其妻其子。顛沛流離
。欲如目前之孤寡。何可得乎。百爾君子。願為三思。

【證】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劫賊五百來降。悉戮之。明年。以兵部侍郎
奉祠金陵。疽發於背。命道士設蘸禳謝。因令所親王拱代作心詞焚之。明
日。居厚卒。又明日。拱亦卒。既而拱復生。曰。適到冥司。主者責某代

人詭作心詞。欺誑上帝。某辭以皆居厚意。某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居厚出。枷繫聯貫。狀極枯瘠。又見二鬼持一桶血。自頭澆灌。澆即大叫。左牽右掣。如殊絕狀。少頃便蘇。既蘇復澆。既澆復絕。遙告某曰。子歸語吾夫人。我在此。只理會鄆州一事。（羣談採餘云。洪武初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身長尺許。背有白起二字。由此言之。長平之慘。冤負何日了哉。）

薛文清公瑄。素不為王振屈。振銜之。會有武吏病死。妾甚艷。振姪王山欲奪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究問。已誣服。瑄方為理少卿。辨其冤。屢駁還之。王文諂事振。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竟坐死。下獄。瑄怡然。讀易以自娛。其子三人。請一人死。二人戍。贖父罪。不許。將決。振有老僕泣嚔下。振問之。曰薛少卿不免。是以泣。振曰。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因述其平生甚詳。振少解。得免死。除名放歸。後土木之敗。護衛將軍樊忠者。從帝旁以所持鎚捶死。振曰。吾為天下誅此賊。報至京。郕王令籍其家。嚮王山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之。萬曆中。狄某尹雲南定遠縣。縣有富翁死。其婦擁數萬金。叔垂涎而訟之。

尹。私囑曰。所追得者中分之。狄因拘婦拷訊。至以鐵釘釘足。沸湯澆乳。於是悉出所有四萬金。尹果得二萬焉。婦抱恨以卒。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前婦手持一小團魚掛於床。倏不見。大驚。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首足俱動。痛楚徹骨。五子七孫。皆患是疽。相繼死。

棄法受賂。以直爲曲。以曲爲直。人輕爲重。見殺加怒。

【訓】此一節。言惡之見於司刑者。○居官一也。而刑官尤重。蓋刑名之吏。出生入死。民命攸關。作惡甚易。積德亦甚易。宜秉公。宜慈仁。宜明斷。闕一不可。而正本清源處。全在於廉。廉則公仁明皆自此生也。棄法受賂者。苞苴暮入。成案朝更。乃至曲直顛倒。枉獄縱奸。甚且情罪頗輕。妄寘重典。哀此小民。籲呼無路。亦思堂堂三尺。豈為法吏生涯。無論黃金革面。舉目堪羞。即曰貨財為重。廉恥為輕。而以煅煉哀號之慘。

博繁華歌舞之資。天眼昭昭。惡能長享。夫居官必嚴捕盜者。以其圖財害命也。然綠林行劫。猶且暮夜倉皇。若墨吏攫金。則公然白晝殺人矣。原情定罪。亦孰重而孰輕乎。更有姑狗請託。堅持僻見。任一時之喜怒。因一事之猜疑。視讞鞠如反掌者。則亦薄乎云爾之謂也。至於犯法當死。彼罪不赦。於我何仇。況以桎梏餘生。延頸待戮。仁人君子。必生憐憫。若又加怒。則忍心極矣。

【證】侯鑑為江夏令。與勝緣山長老居約有舊。每暇。輒訪之。至則先已治具。一旦延待殊闕。鑑怪問之。居約曰。公每至。土神必先報。此行不報。是以失待。鑑大驚。囑詢其故。是夕。居約復夢土神曰。侯鑑本合作宰相。與吾有統攝。故常報。近受胡氏六十金。枉斷一事。天曹已削宰相籍。但得作監司。與吾無統攝。故不復報也。居約以告。鑑爽然自失。後果至監司。輒罷去。

新都丞徐謙。被檄充勘官。宿犍為境上徐氏家。前一夕。主人夢神曰。明日有徐侍郎至。宜善待之。謙果至。遂盛禮留款。及回。復夢神曰。徐子

此回受五百金。枉七人命。天曹已奪算十年。官止此矣。主人乃不禮之。謙訝問故。具以夢告。謙愧形於色。還任。改秩。未及拜命而卒。年止三十四。

隆慶時。荊州推官魏釗。嘗往彝陵檢勘人命。有徐少卿名宗者。家奉梓潼帝甚靈。忽夢告曰。明日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旦夕入銓曹。可豫識之。遲明。探之。果至。少卿乃具衣冠謁款甚勤。去數日。復夢曰。可惜魏推官。受賄四百金。故出人罪。死者含冤。上帝已盡削其秩。年亦不永矣。少卿密偵之。果然。未幾。釗丁內艱歸。尋補濟南。陞戶部主事。一年。卒於京。家亦彫落。（此上俱受賂而顛倒曲直之報。）

雷申錫江西人。舉高第。廷試後三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訃音踵至。其妻日夜悲哭。一日。夢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昔為大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為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失於輕重。故罰我凡三世得意時暴死。前一世。仕久淹滯。後忽遷要官。纔入都門而卒。今又如此。凡兩世矣。須更一世。乃能償宿譴耳。（此入輕為重報。）

崇禎末年。吳江民張士栢妻陳氏。少寡而艾。栢兄士松私鬻於里豪徐洪為妾。氏不知也。松料其志不可奪。先令鄰人俞嫗託故假宿。夜半。啟扉擁入。扶往舟中。氏號慟抵死不可犯。其父陳俊訟之直指。委邑令章日烱鞠之。徐洪賄豪宦飾詞以進。反坐氏以罵夫之律。拶指批頰。繫之獄中。氏飲泣絕粒者三日。適司李至。聞其寃。率氏入訴直指路振飛。訴畢。即自刎。血湧仆地。直指急下堂拱揖。許以雪寃。目乃瞑。即日拜章。士松徐洪等斃杖下。令坐貶歸。見滿船皆鬼。夕即死。俞嫗亦暴死。豪宦某病瘡啞。終身不能言。（此狗請託者。）

李若水為淮南司理。有劫賊五人。事敗繫獄。言曾與僧自成為黨。既而五人已就戮。而僧方追出。極口稱寃。若水堅執盜語。拷訊之。夜以濕紙糊僧口鼻。壓以土囊。須臾。臍腹皆裂。遂死。月餘。獄吏李能忽大叫曰。和尚不干我事。特司理驅使耳。言訖而絕。明日。推司劉元亦暴卒。又明日。若水小腹絞痛。號呼死。未幾。一門皆病殂。殆無遺類。（此持僻見者。）

閻撫軍蒞江南。有誣鎮江民周志廉主盜者。志廉。富民也。畏刑訊。以貨囑權貴請寬。閻益疑之。竟杖殺廉。已而鎮江郡丞盧仁上謁。閻曰。汝何帶囚周志廉來。仁茫然不省。閻復厲聲曰。皂隸身旁立者廉也。即昏眩仆地。逾日而死。（此因疑而任性者。）

誌公卓錫靈境。挈二道人行。一人就園買瓜。園子怒曰。諸大家初未買。汝安得先嘗。拒而不售。一人繼往。園子色喜。賣與之。且曰。汝熱渴矣。復餉一瓜。二人相自怪說。以問誌公。公曰。園子五百生前。坐罪赴市曹。汝二人為監刑。一見之而嗟悼。今得瓜者是也。一出自作自受語。頻涉嗔怒。不得瓜者是也。（此見殺加怒報。）

邢寬無為州人。祖父皆為法司。每為囚求生道。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人皆感之。後生寬。穎敏力學。登永樂甲辰第。及廷對。初擬孫曰恭第一。上以曰恭為暴字。意不懌。及見邢寬姓名甚喜。擢第一。丹書其名。一時稱為異數。

范魯公質未顯時。坐封丘茶肆中。手持一扇。偶題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

人之句。忽一怪陋人前揖曰。酷吏冤獄。何止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其弊。因携扇去。後數日。道過一廟。有土木鬼。狀酷類向所見者。扇在其手。公大異之。及登顯仕。遂首議律條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為姦。乃奉詔詳定。是名刑統。（檢驗人命。當官者最宜詳審。陶宗儀記云。元統間。某吏為杭東北錄事。有部民某甲與某乙鬥毆。甲之母來勸解。遽仆地死。甲訴於郡。言乙以杖擊其腦致命。適錄事承檢。腦骨唇齒皆重傷。乙遂招伏。繫獄兩載。遇赦。以非謀殺得宥。乙造錄事謝。因言與甲毆時。其母來。力牽其子之裾。手脫仰跌。自搥其腦。昏絕於地。鄰里用剪刀挑其唇。灌以藥。不甦乃死。故兩處俱有傷。實未嘗擊之也。錄事問何故誣服。乙曰。倉皇之際。惟恐加刑。屈意承罪。償命弗暇計也。鄰里見吾已服。遂皆不復言矣。錄事為之憮然。○昔歐陽文忠與客談論。惟言政事。張舜民怪問之。公曰文章止以潤之。政事乃堪及物。吾昔貶官葬陵。方壯年。未厭於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俱無。因取架閣陳年公案披閱。大都以直為曲。以曲為直。違法徇情。無所不有。乃自嘆曰。葬陵褊小尚如此。天下可知也。從此誓心。遇事加謹。今已三十餘年矣。人必以我為翰墨致身。以我自思。實是當時誓心一言之力耳。）

〔附格言〕士大夫若愛一文。便不值一文。又曰清以持身。必不當刻以繩人。然清者往往多刻。士大夫居官清介有聲。及身歿。而子孫蹇落不振者。毋亦犯此病與。○陳眉公曰出入之苦。牢獄為最。其中穢雜疫痢之苦。暑月為最。仁人君子。體上帝好生之心。暑月無得濫受詞。無得枉羈候。常遣人掃圉圉。滌枷杻。不時弔監簿。查囚數。務使眼下火坑。化作逍遙世界。此只在當權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間耳。而鬼神已鑒之矣。

知過不改。知善不爲。自罪引他。

〔註〕引。扳扯也。

〔訓〕此一節言自欺之惡。○聖賢學問。不出改過遷善四字。世有愚蠢之人。不識美惡。不辨是非。往往偶作罪過。失卻善緣。而天亦不加譴者。恕其無知也。若既已知之。而又起疑貳心。怠惰心。碌碌庸庸。蹉跎歲月。毫無發憤念頭。即是怙終不悛。自暴自棄。終身淹蹇。一事無成。嗟哉。

此人。根器固薄。福氣尤薄也。假使福至心靈。則具大智慧。便具大力量。何至虛度光陰若此。知而故犯。律有明條。王法如是。天理亦如是。乃有惡跡敗露。身投法網。明知己罪難逃。更欲扳引他人。株連無罪者。徒損於人。無益於己。業中造業。辜負半世聰明。悲哉。（兩知字。即是良知。從來禍福報應。見於懵懂人者少。見於聰明人者多。太上特揭出以警世。真是一片婆心也。）

【證】江陰張畏巖積學工文。甲午秋試。寓一寺中。揭曉無名。大詈試官眯目。旁有一道者。掀髯微哂。張遽移怒曰。汝何為笑我。道者曰。笑相公文必不佳。張益怒曰。野道。汝又未見我文。惡知不佳。道者曰。聞作文貴心氣和平。今相公如此。胸中不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就而請教。道者曰。命不應中。文雖工。無益也。須自己做箇轉變。始得。張曰。命既不中。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功。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也。安能行善。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如何不

自反而詈試官乎。張大感悟。折節自持。丁酉。夢至一室。其房甚高。見試錄一冊。中多闕行。問之旁人。答曰科第須積德無咎者。方有名。如前所闕。皆舊應中式。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指後一行云。汝三年來。改過自修。慎。或當補此。珍重自愛。是科果中一百五名。

太倉王文肅公。居鄉素矜飭。痛子夭亡。祈夢于忠肅廟。夢忠肅曰。汝記客一名帖。害二十七人命否。公惘然。蓋前有巡道某。誤報海商為盜。眾憐其冤。求公一刺解救。公不允。二十七人皆拷死。公至是大悔曰。吾聞羅念庵解官歸。道過蕪湖。與關使項東甌有舊。賈人楊姓者。犯重辟。願餽千金求解。念庵力拒之。既而思曰。此賈不生矣。乃貽書東甌。潛為解之。賈竟得釋。吾此事不及念庵遠甚。然本意止欲養高。不謂陰罹天譴。可見方便之事。力能為者。當隨在行之。不可避嫌矜節。見善而不為也。萬曆間。銓司胥役馮某。舞文得賄。冢宰參刑部。選君以體面不雅。思力救之。而馮不知也。私計必牽引本官。則問官始有所礙。冢宰亦必從寬。乃供曰。賄實進之本官。某不過說事過付人耳。問官疑之。以語選君。選

君大怒。令從公嚴鞫之。卒伏罪擬重刑。

〔附格言〕衣垢不滌。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滌。德缺不補。對天寧無愧心。○學者事無大小。纔覺心所不安。便斬截勿為。如此乃得遂其本心。

壅塞方術。訛謗聖賢。侵凌道德。

〔註〕方術。如醫卜星相之類。壅塞者。阻而不行也。聖賢。謂如孔孟程朱。訛謗則形於言。侵凌則見諸事矣。

〔訓〕此一節言尖刻狂悖之惡。○方術之流。技高者可以濟人。技卑者亦足以餬口。即試而不驗。亦由人自尋他。非他邀我。何苦打斷生涯。頓使饑寒失業。殊非厚道。至如方士燒丹。巫召鬼。僧尼說法。種種邪魔。易生姦弊者。俱不在此例。先聖先賢。萬世景仰。後生小子。管窺蠡測。寓刺含譏。便是彌天罪孽。更有輕薄少年。詼諧戲謔。引用經書成語。筆端舌底。巧弄機鋒。尤宜切戒。道德即聖賢之言行。世法世則者也。敢為訛

謗。必至侵凌。日月何傷。螻蟻自絕。較之壅塞方術者。厥罪更天淵矣。

【證】萬曆間。松江董宗伯其昌。書畫價重一時。而饑寒之士。求無弗與。晚年居林下。薄遊吳門。舟次虎丘。會積雪初霽。公欲窮千里之目。乃移榼登山。入僧舍。遇一敝衣生。見公驚避。公問為誰。僧曰。山前訓蒙師也。以天寒。來索一醉耳。公曰。吾酒肴頗多。何不招之偕飲。僧呼生至。公問其姓氏。生曰。許運通。公笑曰。許君運通。何愁落窶。生鞠躬起謝曰。聞君相能造命。得公一言。某無憂矣。公色喜。曰。今歲有館否。生曰。舌耕偶闕。暫學君平。相與言論頗洽。臨別。公曰。三日後。可會我於寒山寺中。生如期往。公出迎。笑曰。已為君料理運通事矣。生茫然。公曰。君既善卜。何不往京師行其術。生曰。久有此志。奈家口多累。且乏遊資何。公曰。是不難。遂出招牌一紙。大書吳門許運通賣卜七字。又出松綾一大幅。寫送行序一篇。極道許生卜術之精。公曰。但到京時。掛此牌。懸此字。當大行矣。又恐君遊資無所措。今贈堂畫一軸。售此可得數金。聊代一程。生拜謝去。售其畫。得十二金。附糧艘達都門。即賃一廛。

。掛牌於門。懸字於壁。觀者如市。遂互相延譽。徧遊公卿之門。不十年。家累千金。以捐納入監。考選武英殿中書，生錦旋。公已高壽。及殘。生為服心喪三年。

李卓吾恃才放恣。舉於鄉。後為郡守。其學以翻剔前案為奇。以非毀聖賢為高。嘗創為兩人語。其一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其一笑曰。然則義農以下盡燃紙燭而行也。次至孟子。迄於程朱。誹侮尤甚。專一掊擊繩趨矩步之士。晚年兒死。益任詛妄。削髮為僧。疾學士如仇。被張給事所奏。付錦衣鞠問。懼罪不測。自刎於獄。

蔡羽居洞庭西山。縛簾為儒。腰膝皆可曲折。每讀傳註。遇不合意處。輒詬曰某謬甚。叱童子牽來。跽而杖之。未幾。得奇疾死。遍體皆杖痕。

射飛逐走。飛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

【註】蟲伏於地為蟄。鳥止於樹為棲。穴。蜂蟻之類。巢。鸛燕之類。獸生為胎。鳥生為卵。

【訓】此一節言戕物嗜殺之惡。○禽飛獸走。猶人之有行動也。忽遭射逐。如孤客離鄉。中途被殺。妻孥盼望。慘景何如。蟲螫鳥棲。猶人之有寢息也。倏遇發驚。如子夜倦眠。綠林排闥。魂飄膽喪。傷心極矣。穴居巢處。物之聚族者。與人家室何異。無端填覆。則如滅人宗。閨門就戮。靡有孑遺。胎生卵生。物之哺育者。與人孕字何異。無故破傷。則如絕人嗣。酷斃嬰兒。斬其血脉。種種忍心。如何使得。古詩云。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即射飛一節。而物情之慘可知。又太上廣嗣章曰。凡嗣續衰絕者。皆前世今生覆巢毀卵之人。即此一端。而害物之報亦可知矣。

【證】萬曆癸丑。鎮江錢參將部下卒。於小閘獲一雁。籠之舟尾。空中一雁隨舟悲鳴。籠中雁遙應之。江行百里。不暫捨。將登岸。籠中雁伸頸向外大呼。空中雁忽下。二雁交頸而死。參將聞之。大怒。同舟兵卒各杖三十。獲雁人逾月。無故自勒死。

德興程氏。世以戈獵為業。家頗豐。因輸租人郡城。見市有鬻紙獸面者。

買六枚以歸。分授六孫。孫甚喜。羣戴之戲堂下。家畜獵犬十數頭。見之。爭前搏噬。杖之不退。六孫一時俱斃。（一切禽獸。皆知愛戀眷屬。昔河南潘樾入山。見一老猿。與其子戲。發弩射之。初發為猿所接。再發中臂。度不能支。遂抱其子乳之。淚簌簌下。復摘木葉數片。盛餘乳在旁。始扳弩長號而死。有人心者能無惻然。）

方正學先生父。葬其祖。預擇日矣。夢朱衣人前跪曰。尊公之藏。吾九族居此。已數百年。子孫繁衍。乞緩期三日。吾當徙而避之。既寤不信。明日啟土。得一穴。闊六丈許。中有赤蛇千餘。長數尺。乃積薪焚之。有烟直指其家。數日正學生。狀甚異。舌能舐入鼻中。幼穎悟。歷官至學士。盡忠建文。遭赤族之慘。

一書生喜習靜。齋前有樹。鳥雀噪其上。啁啾不已。生忿之。俟夜深棲定。以竿戳爆竹驚之。生遽得疾。驚悸而死。

桓謙坐室中。忽見數千人。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從穴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為羣。部陣指揮。更相擊刺。人馬輕捷。更能

緣几登竈。尋飲食處。輒來聚食。有項。復人舊穴。謙疑為妖。一日遇蔣山道士。語其事。令以石灰填穴。後掘之。有大蟻數斛。盡死穴中。謙與道士同日患病。遍體腐爛如灰而死。

徽州府治。古木上有鷹巢。一隸探而毀之。太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隸之巾以去。已而知其誤。復銜巾來還。乃更攫毀巢者之巾。且傷其鬢。太守詰得其故。杖而逐之。鬢傷處竟成瘡。旬餘潰腐死。

京師一屠羊者。好剝胎取羔。一日患病憊甚。見羣羊率其子。來前縛之。兩羊捉手諸羊捉腳。一羊持刀刺頸。出血數斗。乃死。少頃復蘇。家人見其繞頸皆血。驚共視之。果有被刺處。其刀孔一邊小。一邊大。宛如殺羊法。數年而瘡終不合。

太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命老僧奉香火。一日自外歸。見釜中煮二卵。將熟矣。問何來。行童曰。取之鵲巢。僧令還之。童曰。卵已熟。還之何益。僧曰。吾豈望其生。但免母鵲悲鳴耳。數日忽出雙雛。僧異焉。令童採巢視之。果卵生也。巢有一木。長尺許。五色錯紋。香風馥郁。童

持下。作佛前供。後倭人入貢。因風泊舟劉家河。入寺拈香。見木。驚問價。僧謬曰。此三保太監捨供。豈敢鬻錢。若能造蓋後殿觀音閣者。當以與之。倭曰。吾難久待。願以價酌。因留五百金。取木去。後數年。倭復來。訪前僧已死矣。僧徒問香木何以為寶。倭曰。僊香也。焚之則死魂還體。聚窟州所出返魂香是也。（破傷惟魚子最多。按釋典云。魚子不經鹽漬。三年尚可再活。今附錄放魚子法。凡剖魚須輕輕取子。切勿損壞。勿著鹽水。攤於稻柴把上。俟水跡略乾。更以柴少許束護之。即投河水清處。自能生活。彼謂放之無益。徒供巨魚吞食者。亦饕餮之遁辭耳。）

願人有失。毀人成功。

【註】有失。謂有過失也。成功。已成之功。毀有二義。一毀壞。一毀謗也。

【訓】此一節。言昧心害人者。○世人百般病根。皆由於嫉妒。而百般嫉妒。莫甚於名利兩途。利之所在。雖至親骨肉。亦起嫌讎。名之所在。則

子弟父兄。俱思爭奪。願有失。與後文願流貶願破散不同。人有過失。於己何益。而心懷忌刻者。惟恐他人成名獲利。一片痴心。覬其短行。便可乘機肆謗。或且惹罪招殃。此念一起。則凡誘人為惡之事。無所不為矣。毀成功。與後文以敗人功不同。功無大小。最難有成。而心術險惡者。惟恐他人名利兼收。百計阻撓。隳其事業。或借端破壞。或流言讒譖。稍有不遂。則几殺人取快之事。無所不為矣。

【證】景泰間。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于忠肅薦。得超擢。偉忌公功名日盛。欲譖公以希寵於上。且示無私交。日夜伺公過。終不獲間。一日公在兵部調發。有小誤。未及察。偉知之。甚喜。即密奏之。曰于謙近來處事頗簡忽。殊失大臣忠國之意。時景泰方信任公。召入內殿。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認罪。上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公笑曰。老夫有不是處。當為面言。未必不相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跼蹐無地。舉朝共唾其面。

舉子劉起與徐儁同入省試。約闈中互相檢察。將納卷。劉見徐卷勝己。恐

其奪名也。佯擠人叢中。擲之地。給徐曰。已失矣。徐泣而尋之。俄遇一吏。叩其姓名。出卷袖中還之。曰在此。忽憂也。頃見人擲地。遂收之耳。是年。徐登高選。劉竟終身不第。（此毀壞人成功者。）

後五代時。一僧戒行精嚴。遇一道人。與相知契。及分袂。謂僧曰。子有急難。可來某處相尋。後僧為吳越王講經。升沉香座。忽發人面癰。痛不可忍。乃訪見道人。道人指亭前水使洗之。既掬之。癰乃言曰。且緩之。汝曾讀漢書。識袁盎害黽錯乎。子袁盎。吾黽錯也。子害吾全家。以子十世為僧。戒行精嚴。故不得報。今坐沉香座。受人主過寵。名利心起。故吾得害子。蒙尊者解我以太乙甘露。不復為冤矣。於是洗之。痛徹心脾。絕久復蘇。癰漸枯。（此毀謗人成功者。）

危人自安。滅人自盛。

【訓】此下四句為一節。言欺心利己者。○安危不在大。即居家出外。言動起居。令人處其勞。我處其逸。人處其難。我處其易。皆危人自安者也。

。減益亦不在多。凡交易往來。錙銖較量。令人得其寡。我得其多。人得其薄。我得其厚。皆減人自益者也。一是巧於規避者。一是巧於侵利者。大凡姦巧之人。占盡便宜。亦自有吃虧處。樸厚之人。極肯吃虧。亦自有便宜處。蓋肯吃虧人。事事退讓。定為天地鬼神鑑諒。其後來福分自大。（昔人論善惡二字最透。曰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即毆人罵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即敬人禮人皆惡也。妙語真堪十日思。）

【證】保靖州人楊太。王周。錢火兒。同一駿漢。避雨崖下。俄而虎至。三人共推駿漢出以當虎。崖忽崩。虎驚逝。駿漢反得免。而三人俱壓死。李士衡為館職。奉使高麗。武弁余英副之。所得禮幣贈遺。士衡皆不經意。一切委英。英恐過海舟漏。盡以士衡之物藉舟底。以己物置其上。及入洋。大風幾覆舟。舟師急請減所載。英倉皇不暇擇。信手拋之。約投及半。風遽息。舟定。檢點所投。則皆英物也。士衡之物在舟底。一無所失。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而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以微價取奇貨。嘗買一別墅。與售者反覆減直。甚苦。其子在

旁曰。大人可少增金。兒輩他日鬻之。亦得善價也。掖愕然。自此少悟。
〔附格言〕林退齋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退齋曰。無他
言。只要汝曹學吃虧。從古英雄。只為不能吃虧。害了多少事。

以惡

如字

易好

如字

以私廢公。

〔註〕好惡。猶言美醜也。易。換也。

〔訓〕物之美醜不齊。如金帛田宅有高下。服食器用有精粗之類。若暗相
轉移。掩人耳目。與穿窬何異。徒為正人鄙笑耳。利己者為私。利人者為
公。關繫一身得失者為私。關繫天下是非者為公。以私廢公者。外則假公
濟私。內實徇私誤公。將一件人人受益底公事。被他一點私心。盡行弄壞
。如蠹蝕書。如蟲腐木。未有不太息痛恨者也。好惡以物言。公私以事言
。（好惡或指交際言。謂始而結好。繼而相惡也。亦通。○上二句其迹猶顯。此二句則
較隱矣。）

〔證〕順治間。江西吳湛七貿布為業。先以樣布悅買者目。後即更其劣者

。替換如神。一商知其故。得樣布。踞坐其上。湛七急從間道出。具衣冠。入門長揖。商忙起答。已使人換其後矣。商不知也。遂挾劣布歸。售之。價不及半。大恚恨。縊死。未幾。湛七病。大叫曰。縛我在火牀矣。視其背。赤痕如烙。又呼曰。天乎。奈何稱我而鈎我脊也。脊果顚起寸許。若著鈎者。既而呼渴。其子進湯。不受。曰陰溝水佳。或戲取進。狂啜而盡。如是數日乃死。

隆慶庚午。杭州舉子諸葛一鳴。讀書大佛寺。偶跌坐佛後。見一金甲人自內出。大驚。其人曰無恐。吾乃天帝遣放秋榜者。一鳴問己名有否。曰子名在來科。一鳴哀求不已。其人憐之。曰子有一親黨在榜。可更其名。試圖之。但中後不得刻硃卷。不得赴會試。萬一發覺。事犯天條。禍將不測也。一鳴許之。其年浙闈。一鳴取備卷。出親黨某卷下。御史參閱未定。忽聞空中云一鳴中。御史怪之。拆卷。果一鳴名。遂中之。一鳴忘前約。赴公車。方入闈。見關聖坐於門前。金甲者縲紲伏案下。披髮流血倉忙語曰。事發矣。子亦不免。俄為軍士搜檢。忽有文一冊出諸袖。竟以懷挾坐

黜。次科。親黨某正中其前名數。

六合尹林克正延地師仰思忠卜葬地。姻家方氏。父亦大尹也。未葬。因薦思忠覓視。已得吉壤矣。方點穴。雨驟下而止。是夜思忠夢一老者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老者曰。切勿與之。此人為考官時。賣三舉子。陰禍將至。若葬此。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覺而詢之克正。果然。因托故辭歸。越三年。遇其鄉人。問方大尹葬未。人曰未也。因與勢家爭墳。致死人命。牽訟至今。家業亦零替矣。

弘治己酉。長洲學生王絙應省試。有考官鬻科。且急賤售。同學生奚純招絙共圖之。事幾就矣。絙夜夢已中第十一名。而父死。妻繼死。妻之父復死。身亦死覺而怪之。遂託辭以年幼學疎。不欲暴得薦。卻不就。純怒曰。子福薄。我當自為之。計所費止數十金。果中式。名次正如所夢。絙方駭異。既而其父與妻及妻父相繼死。益異之。無何。純亦死。絙乃以夢告人曰。使當時我為之。今已盡入勾魂簿矣。

〔附格言〕今世縉紳。多以請託媒利。且云脫人刑獄。受金何傷。成人功名

。取利非枉。不知刑賞國之大法。我以片語尺牘顛倒是非。使有罪者倖免。則無辜者必含冤。無學者倖進。則有才者必被黜。拂人情好惡之公。奪天道禍福之柄。真衣冠之大盜。名教之罪人也。以此取利。而謂可以貽子孫。計長久乎。

竊人之能。蔽人之善。

【註】能者。一材一技之長。善者。一言一行之美。

【訓】此下十二句為一節。亦皆言害人之事。○能與善。皆人所望其表揚者。非其有而取之。之謂竊。如竊人著作。竊人謀議。盜襲虛名。必使真材埋沒。天怒人怨。罪譴何辭。況事久必敗。醜形悉露。可恥孰甚焉。掩之使不得彰之謂蔽。或妬賢挾仇。或因瑕棄瑜。一手障天。以致孤芳晦跡。名心不死。負恨幽明。況有美必彰。終難磨滅。徧心何益哉。

【證】唐李播以郎中典蘄州。有李生稱舉子來謁。值播有寒疾。令子弟見之。覽所投詩卷。即播應舉時作也。生既退。呈於播。播亦驚訝。明日。

遣其子邀生至。從容詰之。生曰。是某平生苦心所構。非謬也。子曰。此家大人舊製。秀才勿妄言。生色變。曰某誠誑耳。實於京輦書肆中。以百錢易得。不知為尊公筆也。子聞於播。播笑曰無能之輩。情實可哀。乃引見。留食書齋數日。遺之縑繪。生拜謝訖。又云。某執郎中佳卷。挾之江淮。已二十載。敢希見惠以光旅色可乎。播曰。某昔為舉子時作此。已失之旅館。今為老郡牧。無所用之。奉贈何妨。生即欣然納袖中。播曰。秀才今何之。生曰。將往江陵投岳丈盧尚書。播曰。令岳今任何官。曰現為荊南節度使。播曰。何名。曰弘宣。播鼓掌大笑曰。秀才又錯也。盧尚書是我岳丈。生慚愧失次。跼蹐載拜而出。播歎曰。天下有如此人。當場敗露。能不羞死。即此便是欺心獲報也。

萬曆間。江陰縣修邑志。一廩生才甚高。入局纂輯。見舊志中兩節婦無實蹟。遂削之。夜歸。過城隍廟。見兩婦入內。生異而尾之。婦至神前。泣訴云。某等一生苦節。死載志書。今某生不訪氏行表章。反削氏名。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當削其祿籍。令蹭蹬諸生。兩婦泣拜去。生

聞之。倉皇而歸。明年。果考劣奪餼。憤鬱死。

常州進士蔣煜為麻城令。有賣腐人拾遺金五兩。携歸語婦。婦囑候失主還之。鄰人目擊。俱為嘆美。少頃。遇失銀生。驗實全畀之。旁人高其義。勸生酌銀五星。生不肯。賣腐人亦忿。遂爭鬩。生入稟縣。詐稱失糧銀十五兩。為某所獲。止還三分之一。餘乾沒。懇追究。煜即拘訊。得其詳。隨召其婦。及鄰人。與勸分者。鞫詞皆合。煜詰生曰。汝銀果十五兩耶。生詞不能改。應曰然。煜顧謂生曰。汝失數與彼拾數不合。另有拾之者。可別訪。此銀與汝無涉。即給賣腐人去。生咋舌而出。邑人稱快。

形人之醜。訐人之私。

【註】醜。謂辱身賤行之事。形者。描摹逼肖也。私。謂隱情秘語之類。許者。覲面攻發也。

【訓】醜與私。皆人所深於秘匿者。誰無羞恥。甘蹈污名。祇緣家門不幸。或為饑寒所驅。有玷清白。仁人君子。自當曲為掩覆。乃刻薄之徒。以

曖昧當新聞。以訛言作實事。竭意形容。備諸情態。資人笑柄。穢鄙難堪。昔人云。好談閨閫。最傷陰隲。使其父母子孫。世世受辱。人人切齒。口業既深。賈禍亦速。洵格論也。凡人情分相投。必多肺腑私語。當日聞之。方且喜其傾吐。倍加契厚。異時略有嫌隙。即挾為告訐張本。又或潛窺密伺。以捕風捉影之說。鋪揚於大庭廣眾之前。則其人無地可容。恚恨欲死。姚舜牧曰。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若僅耳聞。切莫出口。一句虛言。折盡平生之福。近來子弟。多犯此病。戒之戒之。

【證】嘉興周某幼遊府庠。才甚敏。累舉不捷。勵志為善。凡遇子弟親友。談人閨閫事。輒正色怒戒。因作口業文訓後學。萬曆間。年既邁。無科舉。門生多應試者。強邀師同入省。偶出遊。犯布政前呵。將辱之。詢繫老儒。遂命題課文。大見知賞。為懇學使者。得預棘闈。放榜前一夕。夢其父語曰。汝前身少年進士。因恃才挾貴。侮慢老成。上帝罰汝屢困場屋。終身不達。前月有一士。應今榜聯捷者。為姦人室女除名。文昌嘉汝口業文。訓戒後進。陰功不少。請以汝名補之。汝當得第。宜益脩德以報天。

神。生驚喜。榜發果捷。明年登第。官至御史。

周師厚與張商英素交好。師厚有所餘官酒。託商英賣之。商英奏於朝。周坐貶。後商英以舉子某囑舒亶。亶曰。是嘗訐周師厚者。亦繳奏其東。奪商英官。

〔附格言〕一事而繫人終身。縱實見確聞。不可著口。一語而傷吾長厚。雖閒談酒謔。慎勿形言。○忿怒之際。最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祖父之惡。蓋一時怒氣所激。惟恐語之不深。事之不切。而不知彼之怨恨。已入骨髓。所謂傷人之言。過於矛戟是也。

耗人貨財。離人骨肉。

〔註〕貨者。貨物。財者。貨財。骨肉。謂一體至親。凡父子。兄弟。伯叔。夫婦皆是也。

〔訓〕殺人破家以取財。是一網打盡也。耗是逐漸侵損也。姦滑小人。誘引痴狂子弟。嫖賭噍搖。及燒丹鬪訟。交結夤緣之類。始雖漸次銷磨。終

必一敗塗地。金錢擲盡。隨棄田廬。萬頃膏腴。千金華屋。不過文券數張。便歸烏有。彼卻於中取利。肥家飽身。及其貧困流離。即掉臂而去。乃祖乃父有靈。定當訴之鬼神。重遭奇禍。近見富家珠履。多此伎倆。主人不察。墮其術中。後來追悔無及。早知奴輩利吾貨財。即明明贈送。猶落得乾淨便宜也。真西山曰。有親族不和。父子兄弟夫婦參商者。當曲為調停。使之和好。乃無恥纔人。善為離間。造言挑激。見事生風。以致父子析居。兄弟異爨。夫婦別寢。伯叔忿爭。倫理既乖。家難必作。為害何可勝道。更有索債徵租。逼人典妻鬻子。及貪圖酒食。代寫賣約離書。使半世恩情。一朝割斷者。真豺虎不食其餘矣。

【證】鄧榮性狡猾。里有宦家子。素不肖。榮與之游。凡押妓擣蒲之事。無所不為。騙其貲產殆盡。榮幫閒取利。竟成富室。宦家子丐而死。後榮為鹽賈。遊歷江湖二十年。一日。湖中遇寇。其貌儼如宦家子。持刀入舟。縛其父子。淫其女媳。盡掠其貲以去。遂貧困而死。子亦丐焉。丁湜少負才名。性豪爽。酷嗜賭。父責不悛。怒逐之。浪遊京師。經營補

太學。南省奏捷。偶過相國寺。有術者謂曰。先輩氣色極佳。吾在此閱人多矣。無如君者。問其姓名。即大書於壁云。今年狀元是丁湜。湜益喜自負。賭益豪。聞同榜兩蜀士挾多貲。即設局延之。湜連勝。得錢六百萬。越數日。復詣寺中。術者一見大驚曰。先輩氣色。大非前比。即中榜亦無望。何況魁選。急揭壁上書。嘆曰。壞我名。此言殊不驗矣。湜驚問故。術者曰。相人先觀天庭。明潤黃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良。有謀利之舉。以負神明乎。湜悚然。以實告。曰戲事亦有損乎。術者曰君莫謂戲也。凡關繫財物。便有神明主張。非義之得。自然減福。湜深自悔。曰然則悉以反之。可乎。曰既已發心。神必知之。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下也。湜歸。急還其所得。是科徐鐸寇榜。湜居第六焉。

順治間浙中一孝廉。有友窺某妻色美。計得之。孝廉為畫策。以飛語間其夫。謂妻有所私也。某惑焉。欲出其妻。謀於孝廉。孝廉因力主之。為作離書。既脫薰。某手錄去。適賣筆者至。購選毫。旋覓其薰。已失矣。至戊戌會試。攜筆入闈。薰忽自管中出。搜者得紙。鳴於監試。遂枷責坐除

名。

明末陝西袁高義挈家避閩亂。止一八歲兒。忽失散。袁流寓江南。欲買妾生子。適有一人。家甚貧。謂其妻曰。餓實難忍。吾當自盡耳。妻艾而艷。泣告曰。君鬻我。可得數十金。聊以度日。俟成家復娶。猶勝於死也。夫泣而從之。因媒言於袁。與三十金。婦至背燈而慟。袁詰其故。及揮涕言曰。妾本良家婦。以貧餓難忍。夫欲求死。故賣身以活之。念平日恩情至篤。一旦改事他人。不禁悲傷耳。袁惻然。不忍犯。呼鄰嫗與之坐。達旦。即歸其夫。更贈以百二十金。使之治生。夫婦泣拜而去。其夫乃張藥肆。得起家。聞楚中藥材賤。因商於武昌。旅主人有一童子求售。貌甚俊。其夫私計曰。吾受袁公厚恩。欲覓一閨女以獻。而未獲。盍先進此。亦足備灑掃。因訊童價幾何。曰每歲一金。遂出十二金買之歸。以奉袁。袁諦視之。則其子也。相抱大慟。已而大笑。計相別已五年。翁將五旬矣。子因少時浪泊江湖。有膽略。乃習騎射。以軍功官參將。生五子。翁屢受封。後其子錦歸。翁嘆曰。我當年不忍人夫婦分離。今得父子完聚。孰謂

無天道哉。

侵人所愛。助人爲非。

【訓】前言以惡易好。猶暗中竊換也。至侵人所愛。則將奪其所有矣。如名姬駿馬。珍奇寶玩之類。人所耽戀不舍者。我或設計取之。恃勢劫之。彼必傷心痛恨。易地而觀。貪念自可息也。前言願人有失。猶空中幻想也。至助人爲非。則竟陷人不義矣。凡邪淫匪僻。越分違理之事。人所孤立持疑者。我爲諛言慫恿。羽翼經營。彼益肆行無忌。成人之惡。其惡不更甚乎？

【證】秦州劉自然者。管義軍。因蜀亂。欲點鄉兵捍城。紀縣百姓黃知感名在籍中。當行。自然聞其妻髮美。欲得之。誘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行。知感歸。謀之婦。婦曰。髮有再生。人死永訣矣。君若南征不返。妾留此美髮何為。言訖。攬髮剪之。知感甚痛惜。然迫於遠役。遂獻於劉。而戍終不免。尋歿於金沙之陣。其婦晝夜禱天號訴。是歲。自然亦亡。

黃家牝驢忽產一駒。左脇下有劉自然字。邑人傳之。達於郡守。守召其妻子認識。其子曰。某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飽啖。即某父也。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臠。食畢奮迅長鳴。泫然淚下。其子請備百緡贖之。知感婦不許。日加鞭撻。曰猶以報吾夫也。其子亦羞憤而死。（攬剪伸結髮之情。鞭撻數擢髮之罪。黃妻固是女丈夫。有此氣骨。自不落莫。）

宋政和間。大修西內。詔起宋昇為都轉運。主其事。昇大索牛骨灰塗壁。欲其光潤。下令峻切。民至殺牛馬發塚以應。時孫貺韓容俱為幕屬。貺心惡之。引疾罷去。容獨請發五代時叢塚以足用。後貺忽暴死。至泰山。見一門。榜曰清彝。有吏以鐵叉逼令供滅族狀。貺曰。某當時正以此罷官。恐誤耳。俄見數鬼引一囚出。繫鐵枷杻。旁有鬼以鐵扇揮擊。血流被體。旋絕旋蘇。視之乃昇也。貺與力辯。得釋。臨出。則容亦追至。吏復以鐵叉逼供滅族狀。容泣訴曰。我固有罪。祖父何辜。舉族皆滅。不亦過乎。俄聞殿上呼曰。只令供房絕狀。供畢。同昇驅入獄。貺遂還。未幾。容一房子孫果盡死。

逞志作威。辱人求勝。

〔註〕逞。放縱也。辱。窘屈也。

〔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人生得志。能有幾時。每見無知少年。小有才華。生當順境。根器既薄。性情又劣。氣質又剛。識量又淺。自謂才可驚人。取富貴如拾芥。權能壓眾。倚父兄作泰山。一切驕容傲態。無所不至。啞啞叱咤。妄逞威鋒。凡遇貧寒親友。樸實賓朋。恣意凌侮。以及詩文燕會。裘馬遨遊。逢人作耍。動輒呵羣罵座。甚且攘臂揮拳。困張祿於廁中。屈王孫於胯下。我方得勝。而人之辱已難堪矣。豈知天道忌盈。人情反覆。冰山自倒。死灰可燃。其取辱也。有更甚焉。○凡見人地位高者。讓之不足為恭。見人地位低者。讓之方為盛德。蓋地位低者。一言一動。惟恐得辱。有不平之心。必有不平之色。若富貴人能屈身貧賤。言言忍耐。事事謙虛。愈徵雅度。且致榮名。否則炙手薰天。矜張氣燄。而布衣徒步者。反一笑置之。過後思量。能無愧死。故福分勝人者。其勢力必不

求勝人也。（上句。是困心。而見諸事。下句。是就事而見其心。求勝。即作威張本。○玩作字求字。可嘆可恨。蓋本無威而故作之。本難勝而強求之也。）

【證】雲間張以誠。少年登大魁。刻意自立。父兄挾勢橫行鄉曲。人有來訴者。公稍以正言規之。不聽。且詈曰。我真仗汝勢耶。公亦無如之何。後凡遇來訴者。輒告云。汝只去咒張狀元死。則父兄無可恃。汝輩得免患矣。萬曆乙卯果暴卒。自此父兄日受唾罵。匿不敢出。

浙中兩新舉赴公車。意氣揚揚。旁若無人。途次旅店。遇閒步。遇一老者。孝服而來。揖而問其行止。兩舉曰。村老何知。吾輩乃新科會試者。老者曰。然則孝廉公也。兩舉曰。此老亦知書。竟識孝廉兩字。老者曰。如蒙不棄。至小庄茶話。遂同至庄。設酒款之。兩舉據上座。肆言無忌。老者端坐不動聲色。頃之。一人孝服至前長揖。老者曰。大小兒也。兩舉見其氣宇不凡。向老者曰。令郎必讀書進學乎。老者曰。叨登兩榜。現任布政。兩舉跼蹐不自安。欲辭去。老者固止之。少頃。又有孝服三人至。揖之。老者曰。此二三四小兒也。兩舉曰。有令兄老先生。則諸兄功名不難矣。

。老者曰。也倒不消。俱已叨登甲榜。二小兒現為御史。三小兒現作知府。四小兒新中未選也。兩舉鞠躬重揖老者曰。晚生不識老封翁。放肆唐突。老者曰。小兒也未能封得。老夫叨為某部侍郎。兩舉羞慚汗浹。載拜而別。詢之旅店。知老者為白公中復。孝服葬其夫人。蓋一門五進士矣。富鄭公致政歸。嘗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厲聲曰。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巡檢曰。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舉鞭徑去。

李宗謬父文正公秉政時。遠嫌避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異。一日途遇貴人前騶。不知為公子。遽叱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引避。恐其知而自愧也。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歸。驛丞不知為何官。與之抗禮。笑問曰。公官洗馬。日洗幾何。公亦笑謂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報御史至。公門人也。跪而起居。丞乃蒲伏堦下。睨御史他顧。向公百狀乞哀。公笑而領之。毫不較焉。

〔附格言〕纔舒放。便思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多事。有含蓄。則甚有餘味也。

敗人苗稼。破人婚姻。

〔註〕出土為苗。結實曰稼。婚姻。指未嫁娶時言。

〔訓〕農夫春耕夏耘。備嘗辛苦。方得有秋。官私仰賴。性命攸關。敗者阻水利。決隄防。縱放牲畜踐食。使其倉皇莫救。婦子啼號。傷禾之罪。與傷人等。婚姻乃兩姓絲蘿。百年伉儷。通款在媒妁之言。玉成在旁人之口。若因夙怨私仇。而毀其才貌。詆其家世。盟將訂而片言拆散。襦欲結而一語中停。損德害倫。禍報必捷。更有為人父母。愛富欺貧。悔婚背媾者。直所謂襟裾而牛馬。衣冠而禽獸也。至如男女失身不肖。及家世有玷清白者。須先事斟酌。即親友亦不宜尚主撮合。誤人終身。是又在揆情度義。使兩家得所可耳。一婚姻論財。市人之道。每見人家議親。開口便問貧富。及一絲已定。各爭奩聘多寡。並一切虛文縟節。務喜繁華。誠為可鄙。夫貧富豈論目前

。奢儉何關榮辱。愚夫愚婦。總為體面二字，誤盡平生。若能掃除俗見。敦尚樸素者。一可為世俗針砭。一可為兒女惜福。共當師而效之。）

【證】萬曆戊子大饑。穀價踊貴。崑山城北。土窪。宜早稻。至秋。有熟者。共珍之。鄉民楊立商販回。腰纏十八金。而舟空無所載。暮行。見早稻大熟。約二畝。楊即將其穗以歸。抵家。知失金。急往覓之。見數人方暢飲田畔。聽其語。蓋田主失稻而得金。鄰父釀慶耳。楊不敢問。飲泣而還。從此謀事俱不遂而死。

錢益者。某僕也。主以謀鄰田不遂。以稗數斗。密令益散田中。益謂妻曰。彼家力作。何忍誤之。然不爾。則逆主命。奈何。乃私蒸其稗。主偵之。見益已遍散矣。既而稗不生。主心訝之。莫知其故。後益生子美中。成進士。主人忽發狂。神附曰。以某年某月夜中事。天賜錢某貴子。其主當絕嗣。全家不曉。惟益自知之。益隨子任受封。老且病憊甚。自度不免。有乩僊降曰。三十年前羨稗事。當更延爾壽。忽憂也。病果愈。又歷數年始卒。

王生定興縣古城鎮人。年十五。學甚敏。書館側有土地廟。忽一夕。里耆皆夢神告曰。王生後當為郡守。某職卑。每見其過。蹶蹢不安。望設一屏障之。庶免起避。明日。里耆相集。述夢中語皆同。即為具土木。夜復夢神曰。屏不必設矣。近某家婚姻。被王生一言拆散。上帝怒譴。前程盡削矣。里耆驚異。訪之。果然。生竟終身不第。

順治己亥。維揚陳某。少與同里三人。結異姓兄弟。三人中。陳最長。仲止一女。與季之子訂婚。後季死。家甚貧。仲欲渝盟。陳每勸止之。一日入城。遇故人已歿者。曰吾在冥為勾攝隸。昨奉牒。子名與焉。速歸料理。兩日後。余當至。陳念生平未了。無如季子婚事。急歸。延兩家子女畢至。語仲曰。汝所以難婚季者。以其貧也。今析吾產二。與季之子共之。則若女可歸矣。立取產籍均剖面授。即其家合卺。曰吾待此以瞑也。越三日。見前隸來。陳曰行乎。曰不然。上帝以君析產全婚。特命延算示褒矣。言訖而滅。陳果以高壽終。

南昌李某業木。段某業針。劉某業星命。俱以嘉靖歲饑。遷楚省金沙洲。

比鄰鄉戚。至厚也。李某有姪名橋依於叔。工詞藝。授徒為生。劉閱其命當貴。因為作伐。聘段女。隆慶庚午。橋將應省試。欲娶女偕歸。而段妻中變。曰富貴未可期。奈何舍愛女適異鄉。乃以贖女歸之。橋與劉皆不知也。橋歸。即聯捷。擢守成都。過楚。餽遺段父母甚厚。其真女適蕭氏子。習賤工。日至貧窘。私羨贖者得榮貴。鬱憤而死。

苟富而驕。苟免無恥。

【註】苟者。苟且之謂。免。謂免禍也。

【訓】此下八句為一節。亦皆言利己之事。○非義而致富者。為苟富。如剝人肥己。橫財暴發。是也。雖加意謙虛。猶恐災殃不測。乃肆為驕縱。倚銅臭以欺人。恃錢神而傲物。一遇窮親寒士。愈覺趾高氣揚。是財多福薄。豈能長享耶。僥倖而免禍者。為苟免。如搖尾乞憐。忍辱偷生。是也。雖深自愧責。猶恐唾罵難逃。乃恬不知恥。反嗤節義之捐軀。更哂忠良之被戮。自誇大難不死。居然明哲保身。是頑鈍喪心。與禽畜無異矣。（

驕字是通章受病處。恥字是通章發汗藥。善讀者當作玲瓏八面觀。」

【證】順治間。徽州一丐。背曲如弓。項下復有一骨。面常仰。目鼻俱向上。長不滿三尺。而飲噉饕餮。日持鉢沿門乞食。不足。則取道中陰溝水啜之。自言能知前世事。每謂人曰。我前生一富翁也。初甚貪。以出入貴宦家。賺其貲。盤炙厚利。漸致富。益自驕肆。享用二十年。後病死。冥司欲罰為犬。判官曰。不可。犬一飽即眠。見人至。嗥嗥跳擲。人輒避之。是仍一富翁相也。須罰為貧兒以償夙惡。我前世嘗挺胸傲客。故今罰我曲背。又嘗頤指氣使。受人諂奉。故今罰我仰面。前世飲酒食肉。而性鄙吝。不肯與人一嚮一勺。故今罰我饕餮難飽。俟滿二十年惡債。當再托生犬腹矣。

永樂初。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命解縉李貫等編閱。但留軍馬錢糧數目。其餘有干犯者。盡焚之。上因從容問縉貫等曰。爾等宜皆有之。眾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彼方練諸人。不識天命。故至此耳。上曰。爾以是為美耶。當國家危急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上由是薄之。

後貫竟坐累。繫獄死。

崇禎甲申三月之變。李賊自成出示。文武百官。俱於二十一日朝見。時得皇子於民間。謂自成曰。文武百官最無恥。明日決來朝賀矣。至日。朝賀偽主者。果一千三百餘人。至有請命題親試者。賊嘆曰。此輩不義如此。天下安得不亂。於是始動殺戮之念。數日後。大肆屠掠。朝官降賊者。俱拷追贓。妻妾俱被淫污。惟死難諸臣家。賊兵過其門。羅拜而去。不敢犯。

認恩推過。嫁禍賣惡。

【註】認。冒認也。推。強卸也。嫁。如嫁女。賣。如賣貨也。

【訓】恩非己出。而冒認之。不過一時掠美之術。久之必得其真。他人不特不感。而反薄其誣。過由己作。而推諉之。不過一時卸咎之計。久之必露其實。他人不惟不恕。而益增其狡。至於禍患之來。惡跡之敗。皆身家名節所關。乃甘言譎算。捉李代桃。如嫁女於人。彼亦樂娶。賣貨於人。

彼亦願買。有陰得其利。而置身局外。陷人坑穽者。較之推過。愈陰險矣。

【證】石亨既敗。英宗召李賢問奪門事。賢曰。當時亦有邀臣者。臣不敢從。上訝之。賢曰。天位乃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豈至以奪為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世。此輩實貪富貴。非為社稷計。萬一景泰先覺。亨輩不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特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耳。上悚然大悟。詔凡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

蘇無知為兩浙考官。陰令其子同一僧密訪富家子。賣與試題。掠金千餘。士子恨之。為書一牌標其門。曰出賣舉子蘇無知。不悞主顧。既而事露。無知佯為被誑者。私遣其子遠遁以滅跡。遂擒僧及富家子七人。下獄。俱寘之死。無知後得狂疾。見七人時時在側。執鞭亂毆。曰汝父子作此昧心事。何得歸罪我輩。無知去官歸。死途中。其子被盜扳。亦死於獄。

李緒知永安軍。時大盜蠭起。緒恐及禍。乃薦范鏞代己。於是鏞知永安。緒遂解任。未幾盜破永安。鏞舉家遇害。又未幾。緒改調臨安。路逢盜。

亦舉家遇害。相去僅浹旬耳。

萬曆乙未進士陳某未遇時。館於某家。與主婦通。惟同館金某知之。囑勿泄。及登第。許厚報金。然金亦不望報也。既得官。屢書邀至任。送居僧寺。每有關說。輒辭事小。一日獲大盜數人。乃語金曰可矣。非三千金勿允。又密囑曰。此盜也。去則難追。須令封貯乃可。金信之。悉如約。及鞠盜。則變色加刑。逼供貯贓處。搜驗得實。遂坐金窩頓罪。家人急歸報。而金已斃於獄矣。未幾。陳出謁上官。夜登舟。聞鐵鏈聲甚眾。惕然就寢。夢攝至冥府。遙見金蓬垢流血。與己對質。主者切齒訶責。命獄卒以刺其頸。血噴丈餘。驚而覺。急命回舟。歸至儀門。見金蓬垢以待。隨之入。頸旋腫。漸大如斗。泣謂妻子曰。吾不免矣。告以夢。延醫視之。云須以刀抉。及刀下。即血噴丈餘而死。

沽買虛譽。包貯險心。

【註】沽買虛譽者。求名之術。猶用價得貨也。包貯。如物包裹。如器盛

貯也。

【訓】中庸十七章。說位祿名壽。名是美名。位祿壽俱是厚福。名與福二者。人生世上。斷難兼享。非大德如何勝受。昔人云。名為古今美器。造物之所深忌。世間忠臣孝子。文人才士。身被榮名。定遭困鬱。且其子孫亦多不昌。所以然者。名亦福也。造化鑪錘。豈肯以全福畀人。豐茲嗇彼。乃其常數。故實至而名不至者。天必大彰其報。實至而名亦至者。報已如法。福必不厚。若實不至而名已至者。其折福可勝算耶。梓潼帝君曰。假行竊名。最撓神怒。夫博名於人。而千怒於神。豈為善策。乃今世人。迷而不悟。寧為神嫉。無為人嗤。如居官而買囑薦揚。刊刻碑頌。為士子者。結社會。布詩文。互相標榜。廣通聲氣。甚而父兄之前。亦且飾情千譽。夢寐之頃。猶為假意圖名。種種欺人。還皆欺己。古來名士風流。多不及中人樸直者。俱犯此膏肓實症也。某嘗得乩僊語云。名心除盡。方得成名。又嘗自作小箴云。人若無名。便是福根。虛名浪得。折福無極。容貌若愚。深藏若虛。凡屬士林。戒之勉之。人心不平。險於山川。包貯者

。機深械密。不露稜角。伏戈矛於談笑。設陷阱於綢繆。惡業滿腔。一發而荼毒無涯矣。（沽買包貯。與上嫁賣字反映。姦人巧術。被此六字描摹殆盡。）

【證】太原王用予素事文昌帝君最誠。與里中結社。每歲元日。建醮於帝宮。宮在雲中山頂。同社俞麟以孝謹稱。遠近負笈相從。聲譽籍籍。又有周吉者。最懦弱。文復不逮人。人莫稱之。時正統辛酉歲朝。用予主社。先期齊宿宮中。甫就枕。覺有促之者曰。起起。帝君升殿矣。用予隨出。見帝君坐殿上。神祇十數。肅班丹墀。用予隱身殿下。一神絳服。抱冊立柱前。問何冊。曰今歲秋榜也。各省城隍彙送帝君書押。未幾。諸神退。絳服者捧冊跪呈。帝君批閱。每名書一押。中有蹉絳不下筆者。良久。呼絳服者發冊。曰仍付各城隍。速查陰德家子。報換未押者。少頃。聞呼王用予。用予蒲伏堦下。帝君曰。功名乃天曹秘錄。未可輕泄。因汝至誠。十餘年如一日。故召汝剖析之。汝祖父皆樸謹自食其力。汝宜中前科。因汝每祈禱於神。但求功名及妻病痊。不及孀母。以此降二科。在下榜五十三名。爾同社周吉者。今科榜首也。用予頓首請故。帝君曰。吉父祖俱為

士。從未一字入公門。從未行一姦淫。從未形人一短。暴人一惡。且其祖作百忍說以訓人。馴服者頗眾。此最上隱德。人皆不知。上帝用嘉。註昌三代。此特發祥之端耳。用予復叩問俞麟得科第否。帝君閱冊不懌。曰俞麟應得一科。因事親腹誹。凡父母語言舉動。麟心輒不謂然。但勉強不露聲色。浮沉順之。且谿刻論人。不近情理。而妄以君子長者自命。假行竊名。故黜其科。使窮年潦倒。汝宜廣戒世儒。毋煩吾僉榜時。大費躊躇也。用予載拜而退。晨鐘驚寤。急禮聖像。援筆記之。秋榜開。冠省者果周吉也。

台州司法葉薦妻方氏。天性殘妬。婢媵無不受其酷虐。薦不能制。中年無子。不敢娶妾。一日。夫婦相對無聊。薦長嘆曰。吾年已邁。豈復作少年好色態。但六旬老人。尚無子息。奈何。妻曰待吾亦過六旬。任爾自為之。不復禁也。越數年。果娶一妾。方氏絕無慍色。謂薦曰。吾老矣。不耐煩劇。須別治一室。使我獨居。得茹齋誦佛以終天年。薦從之。未幾。遣其妾往問候焉。薄暮不出。薦心訝之。窺其門。寂如也。急令家人破門入

。則見方氏撲地騰躍。變一斑斕猛虎。已竄出門外矣。室中血肉狼籍。止餘一首兩足。視之。乃妾也。薦驚悸欲絕。虎既去。不知其踪。聞山中有禪師。知過去未來事。薦往參之。問其故。師曰。此乃汝妻毒心所化也。緣獨處多時。忿恨滿腹。一見妾至。怒氣勃發。遂現此形。傷其性命。已驅入酆都獄矣。（包藏禍心惟婦人女子為甚。何獨一方姬耶。然則今之丈夫。鬼蜮其形。虺蜴其性者。皆妾婦之道也。）

〔附格言〕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及身多有奇禍。人之無他腸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

挫人所長。護己所短。

〔註〕挫。摧挫也。護。庇護也。

〔訓〕蔽人之善。是背後不肯稱揚。挫人所長。則當面故加摧折。使懷才負異者。忽然神銷意沮。較蔽善者更深刻矣。此輩心事。不過忌人有長。便形己短。故作此伎倆。正為護己所短之地。挫則恐其無損。護則惟恐其

破敗。多方掩飾。到處彌縫。與前知過不改者。相因互用。蓋不改便思護。曲護則益不改也。亦不專指一身言。凡子弟奴僕。及吏胥門客。所作罪惡。皆由我起。不能繩束。反養成之。皆是也。

【證】岑義蕭至忠同在政府。滑州別駕袁嘉祥謁事。自陳廉循稱職。岑蕭略不介意。且叱之去。嘉祥慚而退。憩於道旁樹下。有黃冠二人來。大笑不止。嘉祥訝問之。黃冠曰。非笑公。笑二相耳。旬日間。並家破。公當斷其罪也。袁大驚。叩其故。忽不見。已而果勅除刑部郎中。岑蕭坐逆謀。嘉祥讞其獄。

嘉靖中。葛守禮為陝西左藩。值大計。有小吏註老疾當罷。過堂時。公為請留。冢宰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此邊吏。去省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註。過在布政司。何可使小吏受枉。冢宰驚服曰。誰肯於吏部堂上。自陳過誤。即此可謂賢能第一矣。後官至刑部尚書。

華亭相徐存齋階督學浙中。年未三十。士子文有用顏苦孔卓語者。批曰杜

撰。置四等。發放時。生當領扑。執卷請曰。宗師見教誠當。但此語實出楊子法言。非敢杜撰也。公遽起立謝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稱其雅量。公官至大學士。贈太師。謚文貞。子孫俱貴顯。

葉知遠為嵐谷令。其子私受巨室財。謀入人罪。知遠初被子欺。已申上司題奏。株連者數十家。後察其誣。力為辨雪。并其子申於朝。數十家得免。競禱於城隍司。祈賢令早生貴子。夜即夢神曰。公壽限當終。今特奏聞上帝。許延二紀。且得二鳳雛也。是年妻妾俱生子。後皆登第。

乘威迫脅。縱暴殺傷。

【註】迫。謂窘逼。脅。謂挾制。殺人至死曰殺。未死曰傷。

【訓】此一節言貪酷之害。○迫脅。較逞志作威。又加一等。蓋作威而取快一時。乘威而恣行逼勒。惡念雖同。惡跡自異。如逼囚服罪。逼人餽金。美色逼淫。美產逼售。必至滿心遂意而後止。威權在手。莫敢誰何。令

人飲恨含冤。往往輕生殞命。然其心猶非欲置人死地也。至於縱暴殺傷。則視人命如兒戲矣。縱云者。一人之威有限。眾人之暴無窮。縱放爪牙。流播荼毒。不必親戮手刃。而冤報纏綿。責在主者。其能卸罪乎。

【證】正德丙寅。青田縣山農陳好密。為仇家所陷。誣以盜礦。逃於外。其妻詹氏。年二十一。貌甚美。捕卒四人。繫之官。日暮行僻途。各欲污之。詹度不免。視其中有一人髯而勇。佯目之曰。幸為我主持。勿令共亂。當至君家。惟君所欲。髯卒喜。他卒涉邪。輒止之。至黃壇山。遇樵者。因借刀削其屐。削已。呼四卒曰。吾擲屐林中。先得者即就歡。四卒爭取屐。即引刀自刎死。卒驚走。時盛暑。暴尸旬日。蠅蟲不傷。面如生。縣令陳袞聞之。親為治殮。題其墓曰貞烈。杖四卒而斃之。

隋煬時。開汴渠。以麻叔謀為開河都護。至寧陵。患風疾。醫云。須用嫩羊糝藥。同杏酪五味蒸之。名曰含酥嚮。於是鄉人獻羔者數千人。皆厚酹其直。下馬村陶榔兒者。盜他人小兒。殺之。去頭足。蒸熟以獻。叔謀咀嚼香美。迥異羊羔。厚賞之。榔兒兄弟。自後每盜獻以邀賞。貪民競效。

郡中失小兒數百。哀聲達旦夕。民有小兒者。家置木櫃。鐵裹其縫。夜置兒於中。全家秉燭邏守。至曉。開櫃見兒。即長幼皆賀。後叔謀事敗。帝數其罪曰。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驅之河北。斬為三段。榔兒兄弟五人並磔死。

梅衡湘初仕固安令。縣多中貴。狎視令長。一日中貴操豚蹄餉公。乞為徵債。公烹豚置酒。留中貴飲。召負債者至。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死枚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惻然。公覺之。乃復呼前。蹙額曰。吾固知汝貧。然無如何也。急鬻而子與而妻。雖然。吾為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貸一日。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破券而去。公官至侍郎。〔附格言〕弘治間一令居官貪暴。獵者獲一虎以獻。有士人作詩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去渡河。

無故剪裁。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衆生。

【註】剪裁。以布帛言。烹宰。以禽畜言。眾生。兼人物言。

【訓】此一節言暴殄之害。○人生日用。無過衣食兩端。雖不必如佛家衣破衲。持長齋亦須善自撙節。不致暴殄。一可惜福。一可消愆。蔬布家風。自是吾儒本等色相。古語云。一片之絲。千蠶之命。今人但知口腹之傷生。而不知鮮衣麗服之傷生尤眾也。每見富貴之家。吳綾蜀錦。刀尺無虛。滿筍盈箱。有終身不一被體者。甚至市井之徒。遍身羅綺。乳臭之兒。橫拖紵帛。尤為折福。目前履穿衣敝之子。半屬當年紈袴之人。無故剪裁者。可不惕然省悟乎。奉養必列肥甘。賓祭必陳牲俎。或烹或宰。猶曰禮在則然。若徒貪滋味。雖日食萬錢。過三寸喉。不知何物。試念及刀几宛轉。血肉淋漓。有不覺毛骨俱悚者。前人戒食牛犬之說。詳矣。今更舉一二物之受殺最慘者言之。從來湯鑊之刑。甚於刀鋸。蓋刀鋸之下。一死即休。湯鑊之中。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其將死未死之際。慘痛至難名狀。即王朝殺人。亦惟桀紂暴秦。用此酷刑。漢後即皆除廢。何至以平人口腹。使眾生受此怖苦。今之生入湯鑊者。惟蟹鱉二物。既無哀號之聲。又無

騰跳之力。默受烹煎。嗜殺者便毫無惻隱。然不見周學士之煮鱖乎。以愛子之故。有鞠身而避湯者。鱖既如是。諒蟹亦然。且一餐而斃數十命。傷生最多。誠能戒食此類。亦未必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五穀所以養人。最宜珍惜。乃或拋撒溝渠。狼籍踐踏。以米穀飼雞鶩。以粥飯飼犬豕。此種罪孽。人家臧獲為甚。主人須不時覺察。不時戒飭。詩曰。試看盤中飧。粒粒皆辛苦。故散棄者定受雷擊餓殍之報。眾生二字。所該甚廣。興役動眾。勞擾之大者。至如牛馬不恤其疲頓。禽魚不使其安棲。皆是也。

【證】郭普州之女。名引鳳。以病至陰司。見一婦人趙十二者。繫廊下。前列碎帛數堆。及無數新舊衣服。引鳳問曰。此何罪也。吏曰。此婦好服羅綺。剪耗端足。冥司命一一補綴。復成全帛。乃得釋放。

王學夔歷官四十年。囊篋蕭然。居常布素。子孫每進見。必脫去絹帛衣。更以布。乃入。一日。有幼孫以公老耄。未更衣。入見。公撫摩之。問曰。汝何衣。孫不敢隱。以縞紗對。公駭曰。縞紗乃做官帽。與汝祖母髮髻用之。何乃作賤製服。亟呼其父母至。叱更之。蓋公自入官。不識縞紗服。

也。年九十四。受隆萬兩朝存問。（一曲笙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窻下。幾度拋梭織得成。此名妓蒨桃諷寇萊公詩也。萊公好聲伎。多以綾帛賜歌姬。及拜樞密。賞賚尤厚。賓客莫不稱羨。獨一老姬潛然墮淚。公驚問故。答曰太夫人捐館時。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安知相公有今日耶。公撫膺大慟。自此折節從儉焉。）

吳門徐某。富豪也。縱極口腹。烹調務盡其精。每物止割其勝處。餘皆棄之。殺害甚多。稍不稱意。則曰。此豈人食者耶。即傾之地。重撻庖人。或戒其過戕生命。徐曰。世間物料。本供人食。殺之何妨。萬曆甲戌。正月望夕。廣致珍饈。延一貴客。杯盤羅列。方欲就席。忽腹脹。如廁。失足墜焉。飽糞而死。家人浴之而殮。口中之蛆。猶綿綿出。弔者且哭且笑。時年三十餘。無子。家貲盡為勢家所得。

朱之蕃萬曆乙未會試。先是夢一神曰。今年狀元。乃鎮江徐希孟也。近因私一奔女。已被黜。汝家世陰德。與彼相等。次當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子獨未戒此。倘能早戒。狀元屬汝無疑矣。覺而告其父。父未之信也。至夜。父夢亦如之。始大驚。次早。父子焚香告天。誓不食牛。是

科果中狀元及第。徐止二甲第三。

蜀民李紹好食犬。前後殺數千頭。嘗得一黑犬。紹憐之。豢畜頗厚。一日乘醉夜歸。犬迎門號吠。紹怒。舉斧擊之。其子自內出。正中其首。立斃。一家惶駭。急捕犬。已不知所之。紹後得病。作狗嗥而死。

江陰民楊某業捕蟹。一日江上歸。得三蟹甚巨。急燃火烹之。湯方沸。忽聞竈前如裂甑聲。起視釜中。則一蟹已化為鼈。有頃即為蛇。長數尺。竄出窗外。楊大駭。呼家人至。共視之。餘二蟹亦已半為蛇。須臾化畢。皆去。楊遂心悸得疾。明日死。一家七人相繼死。十餘日且盡。無一遺者。萬曆癸卯。會稽陶石梁公夷齡。山陰張芝亭公汝懋。夏日偕過大善寺。見鱔魚數萬頭。石梁深憫之。謂張曰。我欲贖此放生。奈力弱。兄為倡成之。何如。芝亭曰。諾。於是合出錢八千。贖放之江中。至秋。石梁應試省下。夢神曰。汝未該中。緣放生功大。得早一科。既覺。秘而不語。及期果捷。乃嘆曰。我雖發念。實賴芝亭贊成。奈何功獨歸我。越數日。應天錄至。而張亦中式矣。（今之講求滋味者。非彼之口腹。真能識得美味也。直是未

曾識得餓味耳。昔尚書劉南垣請老家居。有門生為直指使。以飲食苛求屬吏。郡縣患之。直指來謁公。歎之曰。家常飯可對食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晨至午。飯猶未具。直指饑甚。比食至。惟脫粟飯一盞。腐一盂而已。直指食之甘且飽。少頃。佳肴美醢。羅列盈前。不能下箸。公強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饑時易為食。飽時難為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訓。自後不敢以盤餐責人。)

康熙四年。松江袁太葵以魚腸和飯飼貓。次日穢氣蒸發。僮張某棄之。誤入牆外廁中。太葵母急覓淘園人掃除訖。太葵尋病。夢趙元帥至。曰汝不敬五穀。奉帝命執汝。太葵曰。此僕張某所為。元帥曰。罪坐家長。遂隨行。途遇一人執旗至。曰赦矣。元帥曰吾無以復命。且帶往家堂神審理。抵家。神曰。袁某平生好善。此事實坐不知。但雷部已發。奈何。元帥曰。汝全家入我鞭下。可免。元帥舉鞭。太葵夢中。與母妻及僮。俱從鞭下過。及寤。但聞雷聲繞屋。而不甚震。僮亦昏迷如醉。薄暮乃醒。(天寶之亂。官家龍種。見民間麥豆糲飯。不啻一粒一珠。此時五穀。何等貴重。故昔殷仲堪為東陽守。食不重味。飯粒落席間。輒手拾噉之。曰貧者士之常。安可登枝而忘其本。

林鎬莆田人。為工科給事中。詔開陝岱以通運載。鎬奏罷其事。後以他事謫龍泉丞。中途病寒。氣絕而身未冷。家人不敢殮。鎬瞑目間。至一朱門內。枷杻者不可勝數。見一紫袍者云。著將林鎬善惡秤報。隨有侍吏持二扎置天平架內秤之。善則甚輕。俄一老人自空中下。手擲黃卷而去。善條重墮。侍吏跪云。太上老君以林鎬生前有大善。嘗罷役作。蘇萬民。此諫章也。紫袍者云。如此。速宜還陽。增壽二紀。鬼使急引出。鎬問紫袍為誰。鬼使曰此宋參政范仲淹也。鎬曰我來時甚難。何以得去。鬼使曰汝聞鐘聲乎。遂一捶至地。忽驚寤。汗流如洗。病輒愈。

裴光遠好擊鞠。畜一白馬。善馳騁。雖酷暑不暫休。馬竟死。後光遠邁疾。時為鬼物所中。號呼曰。白馬來也。復代馬語曰。為人乘騎。馳驟亦有常程。豈有盛夏擊鞠不止。致斃生命。已訴於天。今來奉取。遂叫號數日而死。

沈遇知杭州。赴任。所過諸堰。皆集牛以備牽挽。時大暑。官役皆露宿堰

上。忽聞以排行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曰。沈幾之子知杭州。明日過此。吾輩又增一番勞苦。一曰。沈幾早有子知杭州耶。因嗚咽悲嘆。眾官審其語氣頗異。使人迹之。乃堰上數牛。有墮淚者。眾嘆曰。安知此牛非沈幾之親舊乎。遇聞之。大驚。亟命減載。

〔附格言〕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衣不可穿盡。飯不可吃盡。福不可享盡。留此不盡者以貽子孫。明道先生曰。凡奉行官文書。於急處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訓〕此一節言大作惡者。○人家財寶。珍藏積蓄。備極苦心。及貪官猾吏。土豪訟棍。利其所有。因而買囑扳誣。借端羅陷。貲囊盡洗。典鬻無遺。而羣兇之谿壑滿矣。故殺人取財。猶止殺其一身。破家。則并絕其妻孥之生計。為毒尤甚也。水火乃無情之物。拯溺救焚。方便最大。何至忍心決放。淚萬竈於波濤。銷一村於灰燼。居民既壞。民生不保。厥害可勝

言哉。

【證】太倉一老儒。家素饒。祖傳一玉帶。乃奇貨也。邑令購之以餽權要。不獲。欲陷以罪。其族子某最無賴。與老儒有隙。探知令意。會邑中失盜。遂投匿名詞。誣以窩藏。拘其父子於官。拷掠備至。家財蕩盡。老儒在獄中。忽夢其祖父曰。貪令欲害吾家者。止為寶帶耳。遭禍如此。物何足惜。但終不願入若手。使若快心也。須密遣家人攜至京。獻某要津。不獨白冤。且可雪恨。至於負心家賊。吾當自處之。既覺。如言而往。要津果喜甚。囑直指按其事。令以故入人罪坐免。令既不得帶。復失官。竟快死。老儒得釋歸。異其夢。然不知家賊為誰也。未一月。族子腹生疽。肉潰。肺腸俱見。大呼曰。我不合投匿名詞。故受此報。自撈出肺腸而死。

梅公儀知滑州。夜報河決。恐壞民居。即躬率官屬趨河上。隨處堵塞。正窘急間。見一白鬚老人。載耜耨一舟。往來佐助。公意其豪民也。大喜。及水定。天亦曉。命吏訪之。則不復見矣。堤旁一小廟。視其像。宛然老

人也。州民感公之德。默致神助。共新神廟。并為公立祠焉。

衢州杜基為洛陽尉。城南午橋失火。七人皆焚死。不知何自乞。忽有一人為門者執至。曰此人適來。若大驚恐狀。再馳入縣門。復馳出。故執之。訊其人。則曰某即焚午橋民家者也。同伴五人。劫財物數千。恐事泄。因殺其人。焚其室。如自焚死者。挈財至城舍。欲偕伴出外。輒坎坷不能去。晨出道德坊南行。忽見空中火六七團。大者如瓠。小者如杯。遮截於前。因北走。復有小火直熱心腑。四面旋繞。逼入縣門。及入則不見火。心中火亦盡。出門火復如故。自知必不免矣。杜悉捕其黨殺之。贓盡獲焉。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註】人功。未成之功也。

【訓】此一節言小促刻者。○擾亂國政者。亂天下之大事。紊亂規模者。亂一人之私事也。如書已齊而顛倒其篇章。屋將築而遷移其柱礎之類。功雖未成。而規模粗定。陰為錯亂。則前日工夫。盡皆敗棄。誤人不淺。器

物以應用。農有犁鋤。匠有斧鑿。武有刀仗。文有筆墨之類。臨時急需利器。忽遭損壞。則倉皇失措。束手計窮。可恨孰甚。二惡雖小。而設心之險薄可知。

【證】王弘義冀州衡水人。始賤時。求旁舍瓜。不得。及為侍御史乃騰言園中有白兔。有司集眾捕之。園瓜無一存者。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人奏其誣罔。流瓊州。又矯詔赦還。事覺。御史胡元禮杖殺之。

浙有二士。俱業春秋有名。素相善。秋試前夕。同寓。一生密取彼生筆。嚼其穎。及入場。抽用。已盡禿矣。大驚。強屬草。則浸濕如帚。乞諸鄰。又皆堅拒。慟哭欲棄卷出假寐間。有神拊其背曰。起起。第書之。既寤。視筆依然完好。執之。且疑且寫。既畢。則仍禿也。交卷至二門。遇穎生迎問曰。佳卷稱意否。謝曰。但得終卷耳。其人面發赤。趨出。即往他寓。明日以卷污貼出。榜發。禿穎生魁選。竟連第。

淮南徐陳二人。皆業渡。陳稍捷。獲利較多。徐忌之。每暗損其篙楫。一

夕同宿江邊。復密取其櫓折之。至天明。恐事覺。乃驟解纜去。至江中。忽失腳墜水。大呼求救。陳聞之。急欲往。而櫓已斷。舟不能行。徐在水中呼曰。我因暗損汝櫓。以致明絕我命。不意捷報如此。言訖而沉。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註】徙罪曰流。謫廢曰貶。家蕩曰破。財耗曰散。

【訓】此下十句為一節。皆言惡惡。○惡願一發。則稍有下手處。便作諸般惡事。故鬼神最忌惡。榮貴之人。或由前世根基。或由今生才學。或由祖宗積德。見者當生敬慕心。況功名蹭蹬。皆因夙孽。正宜深自悔恨。借人自勉。豈可妄生嫉妬。願他流竄貶斥乎。即如夤緣科第者。亦其福命中應得之數。止緣他未嘗攻苦讀書。故又罰他破耗錢財。以消罪過。得失自有定分。暗點朱衣。斷非奪青蓮而予白鏹。旁觀之輩。何須嗔忌。王聞修云。見他富有。當作三種觀。一則從生前作福得來。此可敬不可妬也。二則苦心勞力。吞饑忍寒。積漸饒裕。嘗受眾怨。此可憫不可妬也。三則

不義多財。凡水火盜賊貪官敗子。種種耗神。時時窺伺。此可畏不可妬也。願他破散者。亦惡而且愚矣。（凡富貴熱中者。必於已有所不足。而後羨人之有餘。羨之則因忌之。忌之而終不能奪之。惡願於是起矣。蓋願他人失卻富貴。與我相埒也。究竟人失富貴。於我何益。徒自增意業耳。悲夫。）

【證】盧多遜見趙普位望特重。心甚不平。乃中以陰事。由是普罷而相多遜。既而普復相。多遜貶朱崖。徙家屬於遠裔。多遜赴貶所。食於道旁。有逆旅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問之。嫗蹙然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多遜作相。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得尚存。彼盧相者。妒賢怙勢。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因歎歔切齒。多遜默然。趣駕去之。（此願人流貶。還耐人願者也。）

有吳趙二姓。比鄰久。趙頗富。而父老子幼。吳語人曰。此門不久必敗。其產秦鹿耳。吾輩只須懸眸待之。未幾。產果罄售。然吳無預也。吳往楚中。歸而被劫。家復火焚。貧死。且無嗣。（此願人破散。已更不止於破散者也。）

〔附格言〕炎涼之態。士夫更甚於市井。嫉妒之念。兄弟尤狠於外人。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訓〕人生惡業。惟色易犯。敗德取禍。惟淫為甚。淫罪有三。曰目淫。心淫。體淫。而其轉關鬬筭。全在於心。其無界限。無倒斷者。亦莫過於心。蓋目之所接體之所交。或隔於機緣。或碍於倫理。無節制中猶有節制。至於心。則猿馬奔馳。雨雲翻覆。描情畫狀。魄蕩魂搖。不論遠近。不分上下。無所接而如有接。無所交而如有交。種種顛狂。了無坊檢。一年三百六旬。不知犯多少過惡。故太上特揭出起心私之四字。痛下頂門一針。喚醒世人痴夢。夫惡業有萬。森羅鐵榜。何故以淫為首。只因諸般惡念。盡在箇中。邪緣未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略有阻碍。生嗔恨心。慾情顛倒。生貪得心。羨人之有。生妬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淫心之包羅萬惡如此。此心一起。則凡寡廉鮮恥。敗倫傷化。大損陰騭之事。無不起矣。此心一轉。則凡植節全名。種德造福。感動天神之事。

。無不轉矣。所云人獸幾希之異者。即此也。故貪財之惡。至盜賊而止。貪色之惡。則與禽獸無別。盜賊猶勝禽獸。夫人知之。乃人雖不肖。未肯即居盜賊之名。而儼然衣冠之輩。舉心動念。猝入於禽獸而不顧。無他。一情字誤之也。每見貪娛苟合者。非曰夙世情緣。即曰今生情種。殊不知天生我情。正為忠孝節烈。頂天立地的作用。豈為此披毛戴角之屬。增造業因緣哉。然人非木石。如何能不起心。吾今體太上之意。為世人傳授三種心法。一曰見他色美。當作虎狼看。鑽隙踰牆。大半由女人所引。彼但圖男子歡。至於男子之破家殺身。折福損壽。彼皆不顧。其毒何減於猛獸。誠於目挑心招時。轉想一舞爪張牙。咆哮噬搏之狀。有不股慄卻步者乎。一曰見他色美。當作腐臭骷髏觀。人壽幾何。終歸一死。今日紅顏。盡是他年白骨。沉艷質冶容。類多夭折。日後黃沙掩面。粉髑成堆。無限風情。有如夢影。誠於拈花問柳時。轉想一塵土形骸。蠅蚋攢噉之狀。有不驚避狂奔者乎。一曰見他色美。當作人見我妻女觀。閨中艷婦。膝下嬌兒。倘效出牆桃李。令輕薄少年。餓眼垂涎。行奸賣俏。則耻懸眉頰。痛徹

心脾。必思手刃之而後快。誠於調雲撥雨時。轉想一妻女倚門。供人謔浪之狀。有不猛省回頭者乎。此時斬斷迷關。則任他百媚千妖。俱可一刀兩段。否則如藕纏絲。如膠黏柱。無時解脫。歷觀古來淫邪報應。關係士子功名。昭昭不爽。士即不能為聖為賢。諒無不有志功名者。亦何忍以片刻歡娛。將分內之顯爵巍科。盡行斷送。且報應豈必鬼神。但自思美色當前。顛倒沈迷。終一失足。良心未死。必生追悔。而墮落深坑。湔洗無及。即此便是地獄境界。若此心不亂。可染不染。當夜夢魂清爽。明日舉止安閒。便是神仙氣象。亦不必說到報應地位也。吾願天下有福分人。堅心持戒。明須方寸守定。幽須鬼神證明。慎勿一腳走錯。偶一為之。則逡巡滑路。便牢把不住矣。○今人於桑濮之事。猶稍知顧忌。惟有婢女僕婦。則分卑而易凌。迹近而難持。幾等於籠中物矣。不思彼亦人子也。命薄家貧。鬻身於我。役遣惟命。呵叱惟命。勞苦不敢辭。鞭撻不敢抗。亦既下賤其軀。乃復墮壞其節。平心自問。能無汗顏。且或父子不知而聚麀。或兄弟交迷而薦寢。或妬妻酷責以傷生。或悍僕反唇以叛主。家政不肅。家道

不和。強半由此。甚或以骨肉胞胎。淪為賤賤。後人誤狎。名為主僕之分。陰有兄妹之威。傷風敗檢。所不忍言。故功過格中。亂一人即為百過。誠重其罪也。

【證】徐性善與楊宏為友。赴試同寓。遇一高僧。善相。云。徐當填溝壑。楊當登樞要。是夕。楊偶思寓中處子殊麗。計以厚賂求合。欲徐同往。徐嚴詞力止之。次日。僧復來。見徐大駭曰。一夕之間。如何便有陰騭文滿面。君當大顯矣。復相楊曰。氣色殊不及昨。固當與徐君同顯。而目下名次遠不逮。榜發果然。（徐之福相。因楊而致。楊之前程。復賴徐而保。片時守正。遂成兩士功名。或亦老僧一激之力耶。然非徐君福至慧生。則賤者終於賤。貴者且失其貴矣。能不怪卻老僧謬贊否。）

貴溪生宋不吝年十五。即遊庠。才名籍籍。屢試棘闈不售。自思平生無大過惡。何為淹蹇至此。雅善張真人。丐為表章。一查天榜。至天門。聞神語曰。此人分當科名。以盜竈故奪。真人起語生。生曰無之。遂申牒自辨。神復批曰。雖無其事。實有其心。生知之。愧悔莫及。蓋少時見竈殊色。

。偶動一念故也。

康熙己酉。宿松令朱公維高分校南闈。得一卷甚佳。欲薦之。夜夢金甲神告曰。此生有隱惡。不可中。因手書一淫字示公。詢其詳。乃曰彼繼母有一女。欲強納為妾。而未就。其家堂竈神。聞於天帝。已干重譴。豈可中乎。次日。公薦卷主司。一卷篇中有險阻二字。被抹去。公爭之曰。中式卷內。用此頗多。何獨抹此。主司亦憮然。已無及矣。公乃憶前夢曰。神言當不謬。

成化中。荊溪有二人。髫年相善。後甲富而乙貧。乙頗解書數。而妻艷甚。甲設謀謂乙曰。溧陽某富翁。與吾熟識。欲覓一會計人。盍往投之。乙感謝甲。為具舟。并載其妻以行。將至。甲曰。留汝妻守舟。吾與爾先往。乙從之。甲乃宛轉引入溪林。出腰斧斫之。佯哭而來。謂其妻曰。汝夫死於虎矣。婦大慟。甲曰。試同往尋之。又宛轉溪林。至極寂處。擁婦求淫。倉皇未答。忽虎出銜甲而去。婦驚走。念夫果落虎口也。哭還舟。遙見一人抱頭哭行。至則其夫也。攜手各道故。轉悲為喜而歸。甲既死。其

妻即他適。盡挈其貲往焉。（此上俱妄生淫念報。正起心私之證也。）

簡州進士王行庵自幼虛怯。其外弟沈某素強壯。屢作姦淫。公每戒之。不聽。潛使一僕婦誘公。公嚴拒之。又遣一美婢。拒之如初。沈意將以破公之戒而笑之也。公謂曰。我淫人婦。人淫我妻。報施可畏。兄宜少改。沈曰。幾見好色者盡作龜兒耶。謹恣閨門。何慮之有。一日自外歸。目擊其妻與人裸合。欲取器擊之。手不能舉。其妻以為夫不較也。從容盡歡。沈恚甚。瞪目頓足。浩歎一聲而絕。

萬曆壬子。武進張公瑋同某生應試南畿。抵寓之夕。主人夢迎天榜。解首乃某生也。具以告生。生揚揚得意。主人有二女。樓居。甫及笄。聞其事。自樓縋布為梯。使婢招生。生拉公俱登。及半。公忽大聲曰。吾來應試。奈何作此損德事。遽墮身下。生竟乘而上。是晚。主人復夢天榜。見解首已易張名。大駭。詰生曰。君近作何事乎。復以夢告。生面赤無以應。公亦不之信也。榜發果然。生大愧悔。公赴宴。生以詩送之。有只為風流失解元之句。遂怏怏歸。竟終身不遇。

嘉靖間。某生東鄰有艷婦。屢流盼生。乘夫出。穴牆招之。生心動。曰室邇人遐。奈何。婦哂曰。君讀書人。豈不憶踰東家牆乎。生果梯而上。忽轉念曰。人可瞞。天不可瞞。遂下。婦復於故處婉挑。生為所惑。乃復上。已騎牆欲過矣。又自忖曰。天終不可瞞。急下。扃門而出。次年預鄉薦。北上。典試者秉燭獨坐。忽聞耳畔言曰。狀元乃騎牆人也。及狀元來謁。詢之始悉前事。

松江曹某應省試。寓婦昏夜來奔。曹驚趨出。欲往他寓。至中途。見燈火喝道入廟中。擊鼓升堂。曹驚伏廟側。聞殿上唱新科榜名。至第六。吏稟云。某近有短行。上帝削去。應何人補。神曰。松江曹某不淫寓婦。正氣可嘉。即以補之。曹驚喜。至友寓宿。明日託故遷寓。終不言其事。揭曉果第六。(劈破惡姻緣。莫道登科難。較之半世青燈。一生黃卷。真不啻事半功倍。又何忍以俄頃歡娛。受終身淪落哉。)

張文啟福建人。偕周某避寇。入山穴中。一美女先在焉。見男子至。倉皇欲去。張曰。去必遇寇。我等樸謹人。決不敢犯。問其姓里。含羞不答。

中夜周逼污。張力止之。及旦。張與周出探消息。意在挽周以出。使此女安處耳。出山。知寇退。遂同村老至穴中。令女言父母里居。則即張所聘妻黃氏也。急懇村老送歸。及合卺。張謂女曰。我當時若起邪心。能禁周某不污汝乎。孰料一宵堅忍。適以保全妻節。至今思之。令我心悸。後生二子。俱登第。（此上宣淫與不淫報。廣引之以為見色者勸戒。）

洪燾一日暴卒。見綠衣人引至冥府。燾問平生食祿。綠衣人出袖中大帙示之。見已姓名下。其字如蚊。後註云。合參知政事。以某年月日。姦室女某。降秘閣修撰。轉運副使。燾悚然淚下曰。奈何。綠衣曰。但力行善事可也。已而至大溪。綠衣推墮之。恍然而寤。死三日矣。妻拏環立。以心煖未斂。於是悔過積善。後歷官端明殿學士。享上壽終。

憲副項夢原。初名德棻。夢己名在桂籍中。以污兩少婢。為文昌去。遂誓戒邪淫。力行善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榜第八名為項姓。中一字模糊。下為原字。旁一人曰。此汝天榜名次也。因汝近來改行。故得復占此。既覺。易名夢原。壬子中順天二十九。已未會試第一。皆疑夢中名次之爽。

及傳臚。乃在二甲第五。方悟合三第數之。恰是八也。且鄉會榜皆白。惟殿榜獨黃云。（此上反邪歸正報。訓中深戒失足。證事並及更絃。所以開自新之路也。）

〔附格言〕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常想死日。則道念自生。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寞之鄉。愈久轉增意味。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咒恨。

〔註〕遂者。適如所求之謂。咒者。咒詛。恨者。怨恨也。

〔訓〕受人寄託。而設謀負賴。蒙人稱貸。而負欠未償。因願其身死。不復來索。是不惟負財。且負心矣。豈知失財者未必果登鬼錄。喪心者定當顯被天誅。為牛馬。為犬豕。一一自行投到。并不俟其來索也。昔人云。登天難。求人更難。事出干求。已為無耻。況所求非分。自難如意。其曲在我。何關於彼。咒人恨人。適還自咒自恨耳。○以上數他字。俱實有所指。自非疎遠隔膜之人。與前泛言人者不同。世間心術不良者。偏於親密

之輩。彼此相形。易生忌心。朝夕相昵。易生邪心。緩急相依。易生嗔怨心。若能斬除一切意業。便是福德根芽矣。

【證】嘉靖中。長洲丁戌客遊燕。與一壯士氣力相悅。結為死友。亡何。壯士以盜敗。倉卒授數百金於丁。曰君以此營救我。給我饘粥。死則葬我。餘任君取之。丁利其金。且虞禍及。賄吏斃之獄。越三年。歸吳。舟中忽作鬼語詈曰。爾好負心。今得相報矣。因對眾述所以。舟人曰。固然。我等何罪。今殺於舟。奈為吾累何。盍緩之。鬼唯唯。丁遂甦。及抵家。即反目作聲如前。取鎚自落其齒。家人奪之。則操刀自剖其胸。又奪之。則以指自抉其目。血流滿地。觀者環堵。同里張伯起問之曰。汝既報冤。何待三年。曰向繫獄。近得赦。始出耳。丁遂死。蓋隆慶改元大赦也。

永嘉徐輝家貧業賈。貸丹陽一大駟錢千貫。嘗語家人曰。使駟死不索償。則我成一小富翁矣。未幾。駟果死。其家不知。輝亦不言也。後輝生一子。甚聰俊。極愛之。八歲。患病。召醫市藥。家貲費盡。而病不減。一日。有老尼至。其子謂曰。我欲歸去。尼曰。此汝家也。父母愛汝如此。汝

復何歸。曰我丹陽人也。徐某囊貸我錢千貫。幸我死不償。特自來取耳。言訖而絕。

宋盧某夜懷百金。餽王文正。求為江淮轉運。公辭曰。君才不堪充此職。敢以私賂廢公道乎。盧慚而退。日夕咒詛公。忽夢神叱曰。王旦盡心於國。汝咒其速死。帝將罪汝。及醒。汗流遍體。數日卒。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去聲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註】上便字。當利字解。下便字。作即字解。具。猶全也。抑與揚相反。可稱而不稱。即抑矣。

【訓】此一節是口過。○失便失意事也。成敗論英雄。古今同歎。人生運蹇數奇。動遭顛躓。所賴二三知己。聊相慰藉。稍解愁煩。乃朝暮炎涼之輩。撫拾瑕疵。恣口譏評。益令窮途喪氣。大度者付之一笑。量褊者即飲恨不忘。故已有失便。自當閉門思過。若待人處世。正未可以目前得失論

也。五官不備。謂之天刑。見者當生憐憫心。至於形相陋劣者。苟非奇士。必屬姦雄。尤宜敬而禮之。貌取失之子羽。屏姬而見盧藍。炯然可鑒。昔謝眺見孔閨。輒語人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此引掖後進之法也。抑之。則不欲才能者出一頭地。口角間。故加冷落。雖無蔽人善。挫人長。狠辣手段。而妬才忌能之意則同。太上誅心至此。憐才之念益深矣。

【證】正德中。漢州王生好指摘人過。鄰人有喪子者。生斥之曰。由爾惡極。故有此報。未幾。生二子皆病殤。鄰人反誚曰。想爾惡更極耶。又其族兄歲考列四等。生曰平日無工夫。文實荒謬。安望優取。不一年。科考。生竟列五等。族兄亦反誚曰。想吾弟工夫更少。文更荒謬耶。時人述為笑談。

侯元功貌甚陋。初預鄉薦。里中輕薄子作紙鳶。盡其形於上。引線放之。元功見而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而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盡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

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是年登第。位至執政。故里兒愧不敢見。

孫文懿公身短而貌劣。上春官。詣縣求起文。縣令李昭言戲之曰。似君人物。有幾人耶。是年。文懿以第三人及第。未幾掌銓衡。昭言方以選人赴調。公笑謂曰。不意君言。竟成佳讖。李大慙。遽解綬歸。

白居易與李德裕不協。白每寄詩文。李即緘之一篋。未嘗寓目。或問故。答曰。見便當愛之。上欲相居易。德裕言居易才高。特近來已衰病耳。乃止。後德裕再貶崖州。題望闕亭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圍遶郡城。遊禪院。見壁間掛十餘葫蘆。問之老僧。皆當軸時。釋憾貶死者。人骨灰也。因慘然若失。是夕心痛而卒。

〔附格言〕踪多歷亂。定有必不得已之私。話到支離。纔是無可奈何之處。仁人君子。須於此放寬一路。

埋蟲厭

音壓

人。用藥殺樹。

【註】埋蠱厭人者。刻木埋地。以符咒厭制也。用藥殺樹者。毒藥澆灌。使之自死也。

【訓】此一節是陰惡。○傷人害物之事。明目張胆為之。其惡猶顯。至埋蠱用藥。則不敢明殺其人。明伐其樹。陰謀暗斃。旁無知覺。術雖猥鄙。而險毒莫甚焉。

【證】王屋主簿公孫綽到任數月。暴卒。次日縣令坐廳事。見綽具公服入。令驚曰。幽明異路。何相侵也。綽曰某有奇冤。乞長官雪之耳。某命未合盡。為家奴所厭。以利盜竊。某籍河陰。堂簷東首第七瓦楞下。有某形。削桐為之。密釘其上。已變化矣。公能遣人收捕。必不漏網。言訖而沒。令即選健卒為綽所厚者。持牒致河陰宰。盡捕諸奴。如言搜之。果獲木人。長尺餘。釘遶其身。漸變為肉。擊之啞然有聲。所貯家貲。悉為所盜矣。宰遂殮羣奴於枯木中。亦如削桐之狀。

汪士俊屋後有大樹一株。近千年矣。枝葉扶疎。蔭映千尋。形家言不利於屋。汪欲去之。乃倡言樹上有妖。延巫斬咒。其下私布釘藥。未幾樹死。

遂斧為薪。汪繼死。僅遺一子。幼甚慧。忽痴呆不辨人事。

恚怒師傅。抵觸父兄。

【註】恚怒者。羞恚而忿怒也。抵觸。詞氣間微有不順。即是。非必顯然爭抗也。

【訓】此一節是陽惡。○尊莫尊於師傅。親莫親於父兄。教誨督責。自當虛心聽受。起敬起愛。即師傅父兄。偶有忿激。加意苛求。亦須引咎責躬。勞而不怨。才氣二字。一毫總使不着。恚怒則逆於色。抵觸則逆於言。雖屬一時躁性。而悖義傷恩。視慢其先生。暗侮君親者。無禮更甚矣。獨不念師傅離家餬口。晨夕切磋。全以熱腸相待。我忽無知冒犯。頓使意冷心灰。豈不有辜厚德。至於父兄正言訓戒。無限婆心。狔犬不悟。公然唐突。親長即姑恕我。而不孝不弟之罪。天地鬼神其肯貫之乎。言父則母在其中。讀者勿以文害辭可也。凡為父兄者。先須躬行表率。嚴立家範。於子弟幼時。切莫姑息順從。養成驕傲。一言一動。務令誠實端莊。習慣既

久。自然兢兢畏憚。始終如一。近見人家子弟。冠而有室。便多情容倨態。而父兄反曲意周旋。以致家規顛倒。皆幼時不加鈴束故也。

【證】明新安汪會道天姿穎悟。書過目。輒成誦。八歲。即能文。而傲侮師傅。稍拂意。至生怒詈。一日獨坐書齋。忽呵欠。口中躍出一鬼。指汪曰。汝本大魁天下。因汝恚怒其師。上帝削爾祿籍。吾亦從此逝也。言訖不見。次日翻閱故篇。不識一字。

朱昂海鹽人。家貧。聞海寧祝先生名萃者。以員外郎家居。教授生徒。往從之。先生曰。生來晚。書室已滿。惟室旁一牛棚。幸無牛。可居乎。昂唯唯。先生使人掃除塗墍。昂輒解衣共作。在生徒中最刻苦。外披一敝袍。中衣敗絮。日夜誦讀不輟。先生持教嚴。偶施夏楚。必跪受之。絕無怨容。後官至方伯。

正德中。平陽生周振恃才無忌。甫秋試。語父曰。我貴子。非爾所生。父忍之。是夜振夢見冥王。罰令作驢。喧辨無罪。王曰汝忤父。應墮畜道。且眼界自大。更覆兩目。俾行磨受箠。振語塞。蒙皮而去。寤後。果雙目

並盲。作驢鳴數聲而卒。

費鵝湖名宏官翰林時。與同年某對奕爭勝。戲批其頰。同年不悅。公急造門謝罪。終不出。事聞於費封翁。翁大怒。封一竹板寄公。令自扑。公持父書及竹板登同年堂。自扑三次。同年始出。相抱而哭。公曰罪在我。君何哭焉。同年曰。公尚有父督責。某求督責我者。何可得也。復大慟。自此相好如初。讀此則知有父督責者。真人間十分可喜事。勿作等閒看過。嘉靖初。臨潼殷富。弟殷貴。素不悌。一日死復甦。匍匐向富叩頭曰。弟今後不敢再犯兄矣。富訝問故。貴曰。弟始病革。被三卒拽赴城隍廟。跪階下。聞殿上厲聲曰。汝何得抵觸兄。罪杖百。摔下。將行杖。弟惶懼大呼。請改過。即聞殿上曰。汝果能改。姑免杖放還。一跌而寤。復得見兄。自今不敢復爾矣。

歸安嚴鳳以御史致仕歸。族兄某老而貧。迎養於家。凡宴客必請兄遮蓋。自執箸以從。一日進箸稍遲。兄反顧。怒批其頰。欣然受而應之。終席盡歡。既醉。送兄歸臥而後出。日未明。已候榻前。問咋飲暢否。臥安否。

每誠家人曰。事有誤。我容得。大爺容不得。扶汝矣。兄既歿。哭葬盡禮。

強^{上聲}取強求。好^{去聲}侵好奪。

【註】以人供我曰取。以我干人曰求。詭謀暗攫曰侵。勢力明劫曰奪。

【訓】此下四句為一節。言貧饕之惡。上二句概以名利言。下二句專以富貴言。○強者明知非分。而必欲得之。好者心一於是。而孳孳為之也。世間名利得失。皆有定數。貪夫忍耐不住。必思損人利己。蠅頭蝸角。日日爭營。到底逃不出一箇數字。可為浩歎。

【證】萬曆中。一士聽選銓曹。及期。偕同事者在旁舍坐候。其坐傍有一櫃。櫃面有投錢穴。士偶以一指探穴中間戲。指忽腫。不得出。觀者驚笑相半。不解所以。頃選部唱名。傳呼甚急。士如被羈縛。且指痛不可忍。亦不暇顧及選事。選君呼不應。即注臨選不到。壓一選矣。事畢。同事者來視之。則指已漸寬。展動而出。乃嘆曰。功名遲速。一毫不假借如此耶。

。寧遠劉良景泰丙子。湖省鄉薦。十赴春闈不第。潦倒衰白。人皆鄙之。嘗自誇曰。進士必為我有。特時未至耳。凡赴試。必遍訪天下舉人姓費名宏者。久不得。成化丁未。聞有鉛山費宏。良即造其邸。沽酒共飲。拊掌大笑曰。今科狀頭必子。吾三十年前。夢神告曰。汝登進士。費宏作狀元。累科訪子不遇。今得之。實天使然。是科。良果第。逮廷試。宏大魁。良三甲第八。時宏年纔二十。良夢時。猶未生也。強取名者盍觀此。

嘉興一賈人。積數百金。貯磁甕。壓以金釵二股。瘞地中。為其子窺見。竊發之。甕內惟清水一泓。以手攪之。無物。遂封蓋如故。後賈人發甕取金。其數不減。而次置顛倒。問其妻曰。吾瘞金誰發耶。金釵在上。今反在下。何也。其子因自言狀。舉家駭然。（隋末。江都亂。有太原書生闖入官庫。見錢數百萬。欲少取之。一金甲神持矛逐曰。此尉遲公錢也。汝欲得之。可取公名帖來。生遍訪無尉遲姓者。訪至鐵冶中。見敬德蓬首袒露。方為人煅煉。生拜之。公問故。生曰。欲向公乞錢五十千。以周困乏。公怒曰。打鐵人安得有錢。生曰公若見憐。但賜一名帖足矣。遂書曰。錢付某五十千。某月日。書名於上。觀者皆笑其妄。生持帖至。

庫。金甲神使繫於梁。如數取錢去。後敬德佐唐有功。賜錢一庫。內缺五十千。將罪主者。急於梁上得帖。乃鐵冶中所書也。驚嘆累日。強取利者盍觀此。）

巫山士子某。以關節豫購試題。自謂必捷。比赴省試。策馬過潼川射洪。山上有飛石巖。峭壁陡絕。下瞰江流。忽有石自空而墮。正中其首。從者駭散。棄尸不殮。同學某繼至。殮之。殯於寺。是夜夢士子告曰。某以強求功名。自速天譴。蒙君拚骸。願奉試題。助君獲雋。同學某是科果預薦。巖際巉石。至今存焉。（見聞紀訓云。范藻軒先生英俊。有文學名。父兄輩以遠大期之。一夕其母夢人報先生中舉。須臾鼓吹旗纛。導送一彩幃至其家。懸諸壁。中書一兵字。如車輪大。諦視之。則漸縮而小。覺以語其父。父曰。吾兒當必為司馬。掌兵政。又一夕。父亦夢人報曰。爾子授官矣。亟趨視榜。見先生名下。註指揮二字。覺而曰。文官安有指揮。得非官總制以指揮三軍之兆耶。又與兵字夢相合。心益喜。其後先生累試不捷。竟由歲貢選南京兵馬司指揮。而夢始驗。強求名者盍觀此。）

臨安沈一性最貪。市酒錢塘門外。一日。將二鼓。湖中泊一大船。鼓吹喧闐。有貴公子五人。錦袍花帽。挾姬妾十數輩。登樓暢飲。沈見其舉動不

凡。知為五通神也。叩求曰得遇尊神。一生遭際。願求小富貴。客笑曰。汝何求。沈曰。市井小人。有何他望。但求多賜金銀足矣。客曰。不難。呼從者耳語去。少頃。負一巨囊至。授之謂曰。抵家始開視。此處不可洩露。沈拜受。捻其中。纍纍皆酒器也。大喜過望。急携入城。又慮有聲為門者盤詰。覓一大錘。悉隔囊槌匾。抵家天方曙。大聲呼妻曰。我得橫財矣。妻曰。且莫說橫財。昨夜吾家櫃中。似有搬運聲。恐有賊。至今尚未安枕。可啟視之。既啟。則酒器首飾。盡烏有矣。再開囊視之。皆櫃中物也。夜來槌損。俱為廢器。召匠修整。復費數十緡。沈大慙恨而已。（朱筆峯云。崑山塾師楊姓者。坐於門。見一少婦過。墜銀簪於街石上。鏗然有聲。伺其去。逼視之。止一蚯蚓在石罅間。踟躕良久。一客至俯拾之。楊老呼曰。是我簪也。客知其偽。徑去。楊老牽其衣不釋。客乃取銀二分與之。曰老者休纏。以此沽酒買魚。作一夜消可也。楊老歸。買魚一尾。酒一壺。置釜上。令其媳烹魚。忽鄰貓來。攫之去。媳以杖撲貓。因覆其酒。而壺與盛魚器俱碎焉。聞者憐而笑之。強求利者盍觀此。）

崇禎間。有二名士相善。值學使校武。各薦一人。甲託縣令。乙託司李。

各許酌五十金。甲揣縣令望輕。或不應。司李自必濟。因設策語乙曰。我兩人同心。甘苦宜共之。倘止錄其一。勿論爾我。均分其謝。乙首肯。甲又慮食言。因立議。各執一紙。及案發。則託司李者竟遺。而託縣令者得錄。封金俱在乙處。甲不能改議。聽其分金而去。奸侵者鑒此。洪武初。吳郡盛明卿。號出血。戲以手紵人。輒血出。故名。其鄰翁張某老而無子。園池廣衍。盛與翁狎。嘗問其地所從得。翁輒道其詳。盛潛偽為翁賣券。擇一已故者作中。藏久之。翁無恙。乃謂曰。翁地不歸我。何待。翁以為戲。盛作色。出券示焉。翁愕然無辨。遂與之。憤恨而死。盛初無子。既以計得地。又生一子。意願益滿。兒五歲。尚不語。一日盛携入園遊。謂曰吾老矣。目前生業皆汝有。汝不言。吾不樂也。兒忽應聲曰。園本我故業。我即張翁也。將有待而言耳。盛驚悸一仆而卒。未幾。子亦殂。產業皆為仇家奪去。（奸奪者鑒此。）

〔附格言〕縉紳不苟取。猶人不為盜耳。不足為廉。不苟求。猶人不為丐耳。○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砥礪。則貪心生。廉耻喪矣。

工夫何在。

擄掠致富。巧詐求遷。

【註】遷。爵秩陞遷也。

【訓】或乘水火奇殃。搶撈貨物。或因寇盜經過。剽襲貨囊。以及官吏科斂民財。勢家盤索債利。皆擄掠也。以此致富。是床頭阿堵。盡出人離家破妻啼子泣之餘。豈能長享。巧詐求遷者。夤緣美缺。規避畏途。假冒虛功。攀援權要。所云笑罵由他笑罵。好官自我為之是也。夫富貴在天。求之可得。乃其固有。即使不求。亦終必得。若求而不得。枉費心機。徒隳品行。靜裡達觀。方知安命者原未必失。奔競者亦未必得。何用邯鄲道上。頻頻作痴夢耶。

【證】天啟中。縣令王某赴任。宿郵亭。夜將半。有緋衣人至前。曰。某守錢神。待君久矣。今可携去。令曰。幾何。曰。萬金。令曰。路遠携行不便。歸當來取。及抵任。恣意婪贓。復得萬數。以為藏金足供用也。浪費

殆盡。任滿。復至亭中。緋衣人曰。前金已取盡。請辭。令曰未也。曰某日受某人餽若干。某日勒詐某家若干。總在此數。令大驚。自思宦橐已罄。而藏金復空。前途何以自給。遂鬱鬱客死。

長興民王某素狡而橫。每設計買人田產。券既成。僅償半價。放債則捐其原契。既還復索。習以為常。遂致富。無何。暴卒。鄰家生一牛。主人視之。忽作人言曰。我即鄰人王某也。冥司以我設心不善。且嘗負爾田價。故罰為牛以償。今煩召我子來。令其措還。主人大驚。亟往呼其子。子亦兇暴。掉臂入門。高聲問牛何在。主人指示之。乃問曰。爾能言耶。牛臥不應。又問又不應。子乃摔其人毆之曰。汝敢詈我父為牛。牛忽奮起。呼其子名。呵之曰。爾尚毆人耶。吾爾父也。適爾入門。乃問牛何在。吾憤且羞。故不應耳。尚毆人耶。因歷述某產付價未足。應補若干。某債原契未還。今在何篋。須一一為我清楚。以脫我罪。言訖即仆地死。其子請贖回瘞之。（嘗玩為富不仁。為仁不富二語。是千古定論。蓋富與仁原不相妨。其相妨處全在兩為字。昔有一士竄甚。每羨鄰翁之富。欲得其術。衣冠謁而請焉。翁曰。致富不

易也。子歸齋沐三日而後至。吾當告子。士如言復謁。乃命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始揖而進之。謂曰。凡致富之道。當先去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也。士請問其目。翁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愕然退曰。如此致富。某雖死不願矣。偶檢最樂編得此。一時不覺捧腹。細思之。確是陽虎語註脚。)

吉州張真元。鹽賈也。泊舟江畔。值洪水漂一婦人。抱衣廚。順流而下。大呼求救。張以小舟往濟之。見廚中皆金帛。遂復推婦人於水。越四年。所居忽有水湧出。一家十餘人俱溺死。(舉家償一婦。狠心人乃得狠報。)

正德間。定州判熊佐。無惠及民。民亦忘之。後其子北原公為冢宰。州人丘某將謁選。乃為故判追立去思碑。乞文勒石。摹搨裝潢。悉自營辦。蓋欲以餽冢宰。為進身地也。及抵京。一疾遽卒。適同鄉施某。亦候選在京。亟以微價從丘之從者購得之。持以獻冢宰。大喜。以高秩許之。未幾。冢宰以事去。代者至。始就選。乃得雲南安寧州目。竟流落罷歸。(為其父立不朽之名。為之子者孰不喜之。丘計亦巧矣。詎料年之弗延。乃為他人有。施生不勞不費。坐得奇貨。自以為莫大之幸。美選可唾手得也。而竟亦止此。噫。命也奈何。)

寧波生王錄當貢。其次為李循樸。李素無行。而多狡術。百計攘得之。王生樸實。不較也。李入京就選。遍謁鄉貴。夤緣入首相嚴嵩門。求為順天訓導。嵩諭意銓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未掛榜前。縱步至順天學。登其堂。窺其署。徘徊良久。齋夫輩異其舉止。呵之。李大聲曰。吾不數日當坐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輩乃羣譁於吏部前。語聞選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學。怏怏去。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粵。明年。王生應貢就選。恰得順天訓導云。（假使當時李被訐而不得就選。或後日王他任而不得順天。此亦無足為異。今巧詐者宴然無事。而自作之孽。起風於夤緣入手之時。其所謀善地。適令為所擠者以無意得之。奇奇幻幻。豈非天公故示予奪之權。以彰善惡之報乎。）

〔附格言〕富人因求官傾貲。污吏以黷貨削職。初皆起於歎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泯其貪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貧賤人一無所有。及臨死時。脫一厭字。富貴人無所不有。及臨死時。帶一戀字。脫一厭字。如釋重負。帶一戀字。如担枷鎖。

賞罰不平。

【訓】此一節言偏私之惡。○前云賞非義。刑無辜。是倒行逆施。賞罰俱不當也。不平者均之賞。而厚薄任意。均之罰。而輕重徇私也。此心如秤。孔明所以服人。否則眾叛親離。怨積而禍隨之矣。不專指居官。凡居家御下者皆是。

【證】烏程縉紳陳某有兩家奴竊其貲。事發其一素為主寵信薄懲而止。其一箠扑至死。未幾。陳病。見奴來索命。陳叱之曰。汝有罪。家法當懲。何得懟我。奴曰。奴犯自應治。但兩人一事。如何處置不均。且我罪亦不至死。故敢來相促耳。陳曰。多畀汝錢。可乎。曰不可。主若欲生。須亦斃同犯者以伴我。陳歎曰。一誤豈容再誤耶。任汝自為之。奴諾而去。頃之。家人來報某奴已暴卒矣。陳尋愈。然以此受驚得偏痺病。一手一足。俱癱瘓焉。（陳奴語須着眼。可見冥司原非縱奴欺主也。今之奴僕橫肆者甚多。主人切勿草草。令此輩得藉厲鬼為口實。）

逸樂過節。苛虐其下。恐嚇于他。

【註】逸。安逸也。樂。快樂也。過節。無限制也。求備為苛。酷使為虐。恐嚇者。恐懼而驚嚇之也。以我視人。皆謂之他。

【訓】此一節言任性之惡。○天之生人。原欲其担当勞苦之事。能勞苦一分。始得一分受用。若碌碌偷安。虛度歲月。天必棄而絕之。是逸樂且不可。況過節乎。恒舞酣歌。有何限量。破家喪身。大半由此。須於極得意時。倍加儆惕。留些有餘不盡之意。還之造物。方能免禍。故曰健時常作病想。可以保生。富時常作貧想。可以守家。小時常作老想。可以力學。活時常作死想。可以進道。又曰逆境易受。順境難當。逆意者只一忍字。片時便過。若遇順境。則諸事適意。無迴避處。所以聖賢俱從憂患中來。至於御下待人。則又不然。人皆欲逸。當使之得逸。苛虐則不逸矣。才具不及。而多為求備。因其不能。而屢用鞭笞。如居官而酷責吏民。居家而過撻奴婢是也。人皆欲樂。當使之得樂。恐嚇則不樂矣。見人急難。故作

危言以動其憂。見人無事。忽張聲勢以喪其胆。無知之輩。遽受驚惶。或至捐軀非命。是我雖無殺心。彼實由我而死也。夫同生覆載之中。並為父母遺體。勞逸宜均。憂樂宜共。乃自處歡娛。而待人殘刻。心地之不平。一至此耶。

【證】明太學生二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又同日授官。一教授黃州。一教授鄂州。未幾黃州死。鄂州聞之。處分後事以待。越數日無恙。因往吊且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今公先我而去。我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豐。故歿。公生於寒微。未嘗享用。故壽也。鄂州由此益自刻苦。歷官至典郡。（逸樂不必富貴。儘有貧賤而逸樂者。近聞南中一村翁。性嬾喜靜。每緣公務入城市。殊憚其煩。一夕焚香告天曰。願薄田二十畝。自為耕穫。老於山林足矣。忽空中應聲云。欲富貴則與之。此則不可。是知閒適於富貴。天不輕與人也。至於富貴而逸樂。則根器愈見淺薄。昔宋祁好客。嘗於廣廈外設重幕。內列寶炬。百味具備。歌舞俳優相繼。觀者忘疲。但覺更漏差長。席罷已再宿矣。名曰不曉天。宋郊居政府。上

元夜。在書院中讀周易。聞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翼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設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立州學。吃鑿煮飯光景否。以同氣伯仲。並掇大魁。而器量天淵若此何哉。）

趙方崖髫年夜讀。偶入內。懷炭少許。欲烘足。其祖次山公見之。叱曰。少年讀書。當習勤苦。胡不耐寒耶。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貴。方崖書諸紳。後官至大司寇。（此能不逸樂者。）

明凌漢章行市中。見一丐者。貌頗偉。頰上一掌痕。乃天生也。有十餘丐者隨其後。既去。問之主人。曰此丐姓聶。父嘗為司務官。因蚤朝。從行吏失携笏。怒甚。掌打其面。遂仆地死。後家居。妻有娠。忽見前吏來。徑造其寢。已而生子。掌痕宛然在面。司務心知之。比長日以弑父為事。父嚴防之。挈妻逃避他鄉。不知所往。其子遂縱酒色。家業蕩盡。卒為丐云。漢章作詩記之曰。平生不信有陰魂。丐面而今見掌痕。寄與世間君子道。莫教結怨種冤根。

太倉指揮王二。自言前生為山東貴公子。性兇暴。捶殺僮婢無數。死罰為金陵聚寶門下一蛇。厭惡求死。以身橫亘門下。為眾車碾爛。見冥君。冥君曰。汝蛇報未滿。何自求死。念汝生前亦好施予。可帶餘報去。乃命托生太倉衛為指揮。胸前有蛇皮七八寸。闊二寸。腥臭逼人。慚恨切齒。頻以水拭之。人號蛇皮王二。

關中市北店。有王會師者。母亡後。家產一黃牝犬。會師妻為其盜食。以杖擊之。犬忽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大錯。我為苛虐家人過甚。故得此報。今既被杖。羞在汝家。遂奔出。會師聞而泣抱以歸。復去。凡經四五。會師悟其意。乃於店牆後作一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觀者甚眾。犬恒不離舍。遇齋時。輒不食。越一二歲。莫知所之。(作犬尚持齋。何似生前稍戒酷。○此上俱苛虐證。)

楊誠齋夫人羅氏。每冬月。黎明即起。詣廚中。親煮粥一釜。遍給奴婢。方令服役。年七十餘。不改。東山請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晨寒。須使其腹中有火氣。乃堪役使耳。產四子三女。悉自乳。

。曰饑人子以哺吾子。是何心哉。三子皆登顯第。

○沈心松夫人袁氏。即了凡先生姑也。待下寬仁。未嘗疾言遽色。子病。夫人携美酒一卮飲之。置几上。僕文成自外入。覆之於庭。詰其故。曰奴謂是茶耳。夫人曰。汝出不知。原無過。今凡事當仔細。千粒難成一滴也。僕愧悔可掬而出。又有小童捧盤。盡覆廚下。其母自責之。夫人望見。急止之曰。孩子偶失手。何責焉。但棄其碎者。勿留以傷人足可也。心松為司吏。子科孫道原皆登進士。（此上俱能不苛虐者。）

成化間。永嘉書生王杰買薑於湖州呂客。因爭值。怒毆客背。誤傷立死。亟救得甦。生謝過。欸以酒食。且遺絹一端。客還次渡口。舟子問何處得絹。具述前事。時河畔適有流尸。舟子遂從客買絹。併丐貨薑籃。伺客去。撐尸至舟。脫衫袴衣之。薄暮亟叩生門曰。頃有湖客過渡。云為君擊傷。洩我呼其父母妻子告官。留絹與籃為證。語竟氣絕。尸在舟中。不敢不告。生舉家泣怖。賂以二百緡。舟子佯有難色。勉從其請。相與瘞尸深林。生有點僕胡虎聞之。挾怨訴生於縣。拷掠幾斃。繫獄經年。薑客復至。

生家爭詫為鬼也。驚避之。客曰。去歲蒙主人厚意。贈我以一絹。賣渡子即歸。今方齋土儀致謝。何言鬼耶。生之子號泣曰。非客至。我亦不知父之冤也。偕客訴於官。執胡虎訊之。虎曰非客至。我亦不知主之冤也。遂索捕舟子。出生於獄。生見客。驚曰非客至。我亦不知己之冤也。舟子至。鞠得實。即日。併黠奴俱杖斃之。（此恐嚇證。）

〔附格言〕人勤則剛。懶則柔。○當失意時。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於憂患。當得意時。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於安樂。○袁氏世範曰。奴僕小人。天資多暗。作事乖舛。如頓放什物。必以邪為正。裁截物色。必以短為長。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為是。又性多狠。輕於應對。不識尊卑。所以主人使令之際。常易觸怒。其言愈辨。於是箠楚加之。或失手而至死者有矣。凡為家長者。使令有不如意。當云小人愚蠢。且寬處之。多教誨。省嗔怒。如此則婢僕可以免罪。主人胸中。亦大安樂省事。至於婦人性與人殊。褊急狠愎。不知古今道理。其責備下人。更非丈夫比。宜於平日常以待奴婢之理論之。家中子弟。亦不許

擅行扑打。有事當告之家長。婢僕有過。亦不可親自鞭責。蓋忿氣所激。數必不計。彼亦未必心服。惟徐徐責問。令人行杖。雖不過怒。自然有威。婢僕亦自畏憚。既已懲治。呼喚使令。辭色如常。則無他事。倘怒之不解。恐有輕生而自戕者。至其宿臥飲食。亦當留意。既欲其出力辦事。不可不察其饑寒。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怨天尤人。訶風罵雨。

【註】訶。呵斥也。

【訓】此一節言狂妄之惡。○乾坤素號缺陷。安能每事稱心。不得於天。正可援天以自警。不合於人。正可借人以自勵。乃才人豪士。一遭挫蹟。滿腔憤鬱。滿口牢騷。怨尤之心勝。必反已之功疎。故聖門垂訓。亦只是不怨不尤。為上達張本。此乃修身立命之基也。大抵文行與富貴。自是兩途。不可謂文行優者定當榮達。文行劣者定當困阨。執一而論。則孔不韋環。顏不陋巷。而古今仕宦。必無伏獵侍郎。由竇尚書矣。蓋文行乃吾徒

分內事。豈容藉此望報。望報不至。則素履必渝。而招殃倍速。世多有愚蠢而享富貴。智慧而處寒者。箇中消息。何從探問。居易俟命。豈不省事乎。訶風罵雨。亦就怨尤之類推言之。禮云。疾風甚雨。雖夜必興。衣冠而坐。蓋敬天之怒也。若心懷放縱。口出惡言。雷霆有靈。定為風雨洩忿矣。

【證】荊門楊大同飲博淫蕩。貲產費盡貧困無聊。每怨天公不平。又恨無人周急。一日，遇一少年云。有一好境。但從我去。不患不富貴。遂隨至一所。少年忽不見。欲出無路。忽聞數人大呼捕賊。將大同縛毆。乃是半夜入一巨室。且送官。不能分理。遂死。喬龜年書字鬻錢。供母甘旨。每仰天號泣。自恨家貧缺養。夏月就井汲水。忽有青衣人自井躍出。謂曰。貧乃前定。何抱恨乃爾耶。龜年再拜曰。某恨一母不能豐養。雖勉強傭書。其如不足何。青衣曰。君之孝已聞於天。當於井中取錢百萬。言訖而滅。汲之。果得錢。日治珍饈奉母。後三年。母亡。盡以餘錢營葬。貧困如昔。因步至井邊。悵然歎曰。往日天以我為孝而賜錢。豈今日我非孝而復

貧耶。俄而青衣者復出。責之曰。今日無甘旨之費。那得恨也。龜年驚愕拜謝。青衣曰。爾昔日之孝聞於天。今日之怨貧亦聞於天。一言獲罪。不可逭也。未幾以貧死。

楊洵美居廣陵。從子數人皆幼。讀書塾中。值大風雨。皆出戶望。且笑且詈曰。是雨師風伯所為耶。當殺之。既而雷大震。諸子驚甚。入戶負牆立。駭汗欲死。有頃。天霽。見庭中古槐劈裂。諸子兩髀痛不可忍。俱有赤痕。若莖楚然。

鬪合爭訟。妄逐朋黨。

【註】鬪合者。鬪之使合也。逐。兼隨逐驅逐二義。

【訓】此下六句為一節。喪心滅倫。即夫子所謂無恒者也。此二句。言小人利交。陰陽反覆者。人有爭端。好言勸息。則兩家均受其福。乃彼此挑唆。東西播弄。構成訟事。因而代捏刀筆。包攬衙門。既貪酒食。復賺金錢。使兩造破家喪產。惡孽何可勝算。朋居五倫之一。黨則何為。自小人

倡和成羣。分立壇坫。始而隨逐門戶。附熱趨炎。繼而屏逐故交。攻長訐短。暮楚朝秦。全無定轍。所謂妄逐也。鬥合爭訟之禍。皆由此輩釀成。衣冠聲氣。至斯掃地矣。

【證】黃鑑蘇州人。其父以刀筆起家。興滅詞訟。蕩人產業。既而生鑑。弱冠。登正統壬戌進士。以青年美才。獲寵眷。為近侍。蘇人嘆曰。天道無知至此乎。天順復位。以舊恩陞大理少卿。朝夕召見無期。一日。上御內閣。露一本角微風颺之。命取觀。乃鑑所進禁錮南宮疏也。上嘆曰。不意鑑之姦有是耶。急召至。擲本示之。鑑連呼萬死。伏誅。遂滅族。

浙江米信夫。奸狡便捷。里有大家兄弟二人。父死爭財因唆弟訟兄。復助兄訴弟。結合官吏。破其家。兄弟俱抑鬱死。信夫由是富者二十餘年。後遭誣謀叛。牽連到縣。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罄其貲沒焉。忿而訟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其兄。復抑令招承。與妻女子媳八人。俱死於獄。（此上俱鬬合爭訟證。）

蘇雲卿廣漢人。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人稱曰蘇翁。藝圃織屨為生。少

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廣延天下名士。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漕曰。予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幸親造其廬。必為我致之。帥漕密物色焉。皆云。此地獨有灌園蘇翁。無蘇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為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客從何來也。延入室。土銚音坐。平聲。小釜也。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客恍然自失。默計此為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洽。遂叩其鄉里。曰廣漢。客曰張德遠與翁同鄉。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致公共濟大業。因出函幣寘几上。力請共輿。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之。則扃戶闌然。排闥入視。書幣不啟。而翁已遁矣。後有人遇之崑崙山。見翁方採藥。逍遙自得云。（此不妄隨逐者。）

白敏中居易從弟也。丞相王起再知貢舉。欲舉敏中第一。時有賀拔悉者。恃才落拓。敏中與友善。起病之。密令所親諭意。使與賀絕。敏中佯諾。已而拔悉造門。左右給以他適。拔悉徘徊欲去。敏中聞之。遽躍出。具以

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而寢。人言於丞相。丞相曰。我向只得白敏中。今當并取賀拔悉。是科果俱第。敏中後拜相。（此不妄屏逐者。）

〔附格言〕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謂曰吾輩會合不可常。但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劉敏中嘗與同儕言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王弇州云。博奕之交不日。飲食之交不月。勢利之交不年。惟道義之交。可以常存。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訓〕此二句言家庭乖戾。聽言顛倒者。天下無可聽底婦言。無不是底父母。蓋人之妻妾。賢明者少。愚暗者多。天性褊愎。不辨是非。又能巧飾情詞。增添長短。室中交謫。無非米鹽瑣屑之談。枕上如簧。盡是猜嫌構鬬之說。至於門庭之隕辱。家事之倒置。全然不顧。而痴懦之夫。偏欲每事遵依。一則畏其悍戾。惟命是從。一則惜其嬌憨。有言必納也。若夫父

母閱歷久。諳練深。諄諄訓子。欲其勤學業。敦孝友。語語從慈愛腸中流出。又自念景逼桑榆。朝不保暮。慮子不肖。貽身後憂。不憚煩言。提撕戒飭。一旦彩雲散盡。音容杳隔。迴想堂前雙白。絮絮叨叨。何可再得耶。為子者不念及此。而肆行己意。罔遵庭訓。否則浮沉順之。陽受陰拒。不必顯為忤犯。而其罪已不容於覆載矣。前云暗侮抵觸。推勘已盡。此更綴於用妻妾語之下。針砭尤深。當與孟子人少慕父母章。小學孝衰於妻子句。參看。世人多犯此病。總由婚娶之後。與妻妾日親。與父母日疎。於妻妾語。字字見其綢繆。於父母訓。句句見其老諄。甚或妄信閨讒。私憾父母。晨昏定省。絕無愉色婉容。箕箒耰鋤。且有惡聲評語。使垂老慈顏。時懷鬱憤。又或溺愛小星。欺凌結髮。種種過惡。豈非名教罪人乎。

【證】姑蘇馮氏兄弟三人。甚友愛。其父每戒之曰。吾家三世同居。汝兄弟無效世俗惡習。自生嫌釁。後季娶婦。未逾年。輒諷其夫分異。季怒曰。汝欲敗吾素業耶。婦乃不復言。一日。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答。固問之。始收淚告曰。妾父母以君家兄弟。篤於友義。故以妾歸君。今仲常欲

私我。我不敢從。每恚怒。欲令君逐妾。向勸君別居。其實慮此。使妾不幸為仲所污。縱君含耻能忍。妾亦何面目以見親戚乎。因泣不止。李大怒。遂逼兄析居。而孝友衰焉。後伯仲俱登第。季獨落魄終身。其婦死時。吐舌五寸許。

韓蓮峯紹宗母張夫人。治家嚴甚。蓮峯為刑部郎。妻閭氏。亦兩封至宜人矣。夫人命與其姆同負汲。蓮峯歸。見之。令兩隸人代。夫人怒。持杖出。將擊蓮峯。以杖指之罵曰。汝有隸可代。無則不飲水耶。蓮峯笑曰。新婦身強有力。豈不堪負。嫂羸弱。且有姪。是以代之。夫人怒乃解。蓮峯生數月而孤。官至憲副。夫人亦受旌。即韓苑洛之祖母也。

〔附格言〕司馬溫公曰。凡子受父母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而反命焉。或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設終不許。而於事苟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得新忘故。口是心非。

【註】故。猶舊也。口是心非者。口以為是。而心則非之也。

【訓】此二句承上文背倫之惡。而深誅其心也。人必始終不變。方見情長。新者終成故。故者昔曾新。失履亡簪。猶深追悼。而況於朋友妻妾乎。若鬥合妄逐者。利盡而交自疎。用妻妾語者。色衰而愛亦弛。則寡情之甚矣。人必表裡如一。方見無欺。是者不可為非。非者不可為是。而諛腹誹。言不由衷。何可以事親交友乎。若妄逐朋黨者。外膠漆而內戈矛。違父母訓者。外逢迎而內忿懣。則欺偽之甚矣。（八字寫盡世人通病。）

【證】隴西李益少有才華。就姻於霍小玉。尋背盟。別娶盧氏。玉抑鬱成疾。盡散家財。訪益一見。益終不往。有黃衫俠客聞其事。甚為不平。乘駿馬挾益詣玉家。玉既見益。謂曰。妾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我死後。必為厲鬼。使君妻妾永無歡樂。乃長慟數聲而絕。一日。益與盧氏鼓琴於床。忽門外拋一鈿花合。中綰同心結。擲盧懷中。益見

而憤恚。即遣之。復改娶。自後妻妾間。暫同枕席。輒生妬忌。至三娶而終不和。

萬曆間。吳郡申文定公時行。以狀元宰相乞休歸。冬月。微服遊市中。步入小巷。見一老者倚門而曝。熟視之。乃舊隣王皮匠也。因呼曰。翁還相識否。匠驚起。曰。巍巍太師。足履賤地耶。不覺膝已屈矣。公遽扶之起。入與坐。話舊良久。匠亦忘其賤也。謂公曰。床頭濁醪已熟。能用一杯禦寒否。公笑曰。甚善。乃相對歡飲。適是日撫軍設酌虎丘。邀公不至。命中軍官踪跡及之。長跪致詞。公曰。貴人酒易得。故舊酒難逢。不能舍此而就彼矣。使者諾而退。公乃與匠盡酣而別。明日遣人厚恤其家。公兩子一布政。一尚書。孫侍郎。曾孫以解元成進士。

萬曆己卯。孝感民劉尚賢張明時相友善。誓同生死。常云。異日富貴無相忘。偶同夜行。見地有火光。掘之。則銀根如笋。二人喜甚。相約設牲祭禱。然後鑿取。及禱畢。共飲。劉真毒酒中。已令張飲矣。張豫藏斧腰間。乘劉醉而斫之。劉死。少頃張亦死。兩家妻子吐其故。掘地求之。終不

得。

蔡京專政。子攸勢與父軋。各立門戶。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省視。遽握父手。為切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得無恙乎。攸貌若慘然。京曰。無之。頃辭去。客謂京曰。郎君何孝也。京曰。不然。兒欲以疾罷我耳。越數日。果以魯國公致仕。後攸竄雷州。尋伏誅。子孫二十三人。分配遠地。死亡殆盡。

〔附格言〕毋以小嫌而疎至戚。毋以新怨而忘舊恩。○富貴之家。常有窮親戚往來。便是忠厚。

貪冒

音墨

于財。欺罔其上。

〔註〕索取無厭曰貪。昏昧無耻曰冒。欺者視若無知。罔則目中竟無上矣。

〔訓〕此一節昧心黷貨。即孟子所謂賤丈夫者也。○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僕之於主。皆其上也。營私牟利。矯飾欺瞞。為掩耳偷鈴之技。累累囊

橐。肥家飽身。而其上蒙然不覺。絕無半點猜疑。清夜捫心。能不通身汗下。

【證】徐鉉竄邠州死。家人挈喪歸。道出一邑。時索紉為宰。忽一官自稱江南放叟徐鉉來謁。曰僕有所懇。向在江南為學士時。嘗受人寶帶。為囑執政。更定一獄。雖事不枉法。然不免貪財罔上之罪。今旅魂過海神廟下。恐不相容。君為邑宰。統隸版籍。乞為吾謝之。必不拒也。言訖不見。湘異其事。乃為禱謝。柩舟穩渡。是夕鉉復來謝焉。

顧態性至孝。父娶妾生二子。鍾愛之。態舌耕為業。每歲束脩。悉以奉父。分文無所私。庚子春。館於張氏。開館之日。張知其孝也。計一歲脩脯送之。告曰。今日之贈。尊公未知也。此間適有田欲售。可買之。俟秋成。可得租以自便。態曰。不可。吾豈為幾斛米易其心。而欺吾父哉。卒持獻其父。生子際明。少年登第。官翰林。

〔附格言〕貪吏之後。歿不數年。而子孫以爭奪敗。或以淫蕩廢。其尤不可解者。志在溫飽。術工攘剝。然聞人稱其有十乘之富。則艷然怒。聞人譽

其無擔石之儲。則欣然喜。其子孫求人狀其祖父之行也。詆之以季孫陶朱。亦艷然怒。等之於公儀伯起。亦欣然喜。是明知多錢之可醜。而拙清之足貴也。是以君子寧使子孫憾無所遺。不可使子孫艷有所詆。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

【註】造者。本無是事。而憑空創造也。私譖為讒。面刺為毀。平人。平常清白之人也。

【訓】此一節亦言口過。○燭影斧聲。千秋疑案。受金盜嫂。智士蒙羞。捏子虛烏有之談。恣行讒毀。使平白無辜者。一旦敗名喪節。口業至此。無以加矣。公是公非。所謂直也。敬鬼神而遠之。所謂正也。毀人則人有小過也。極力詆斥。雖非造作惡語。而薄德已甚。猶自謂胸無私曲。不避嫌怨。作此欺心之論。其罪不更加一等乎。覲禱淫祠。固宜屏絕。神則死生禍福。各有攸司。皆為上帝使命。豈容詬詈。且罵而稱正。不過一時血氣。自負昂藏。及其索然氣餒。即暗室獨居。便有跼蹐狐疑之狀。疾病災

殃。不期而至。一若神譴之者。口舌輕狂。其罪報固應爾也。前見他失便節。不過尖刻之徒。此更險而妄矣。天下聰明才辨人。惟有口業無窮。干天地之和。犯鬼神之怒。故篇中反覆戒之。

【證】陳揀塘叅楚藩時。有公安白教諭者。會試入京。其妻素好善。一道姑造衙募緣。乃捨一金。以教諭名題疏簿。仍與紵絲一丈繡幡。甫去。而同僚妻過訪。言及。乃駭然曰。此疏簿繫上司出給者。見之。將謂儒官與道姑往來。為累不小。奈何。白妻信其言。恐甚。急令人追之不獲。謂夫之官自此休矣。日夕怏怏。比教諭下第回。取紵裁衣。却又剪動。妻益不自安。遂縊死。後巡撫林大輅會議賢否冊。謂揀塘曰。明年湖廣去一官。必公安白教諭也。此狗彘。罪不容誅。揀塘訝問故。林曰。此人姦學吏妻。其室人有言。勒令縊死。揀塘乃述所問告之。且曰。不審前言得之何人。果君子也。庸或可聽。苟非其人。請更訪之。林乃幡然擊几曰。是矣是矣。即奮筆抹去其名下所註考語。後白遷國子助教。揀塘轉官閩臬。見林公於莆田。公指鄰家曰。此吳姓者。向為公安訓導。謗白教諭者是也。平

素心術不臧。吾故因君言頓悟。渠後遷萍鄉教諭。亦為同寮所譖。罷歸。過鄱陽湖。舟覆。僅以身免。今益無聊矣。

太平府士子周某善談人短。與一生友善。生之妻。才色雙美。放誕風流。而實未嘗有外遇也。一日周與生並宴。忽謂生曰。兄真大度量。如何外侮不禦。而在此豪飲。生錯愕不解。周曰。尊閫謔浪不羈。兄寧未曉耶。因攘臂座前。詬晒備至。同輩以其語不經。連引巨觴罰之。周復大言曰。汝輩冷眼觀人。我乃熱腸漢。不能作囁嚅態也。生而赧氣噎而歸。其妻聞之。恚恨而死。康熙己酉。周赴省試。方領卷八號。忽有鬼書好談閨閫四字於卷面。急以袖拂之。終不可滅。潦草完篇。出闈。即嘔血死。

鎮江定波門于某。一子痘亡。憤甚。寫詞欲赴城隍廟告痘神。其妻奪焚竈下。是夕。夢二青衣拘至一官府。殿上坐幞頭朱衣者。大聲呵曰。汝家竈神申汝狀告痘司。小人無知。姑示薄懲。發送楊知縣責十五板。明日。丹徒令楊蜀亭從定波門出。于某門首弔闥礙破官傘。即擒出。當街責十五板。病月餘始愈。某向年淚灑西河。亦曾為孟浪之舉。迄今深自痛悔。蓋死生各有數。

痘神何能為。徒益狂生罪孽耳。

康熙年間。福州孝廉林逸王元升累不第。憤懣無聊。偶醉往文昌廟。指像罵曰。今不作汝矣。何復在此。遂舉像仆之地。且題詩於壁云。從前宣聖門徒廣。任爾文星照九州。今日阿兄權管事。不勞聾啞弄虛頭。歸家俱病作。帝君附體痛責曰。汝二狂生。前世止作小福。今得薦賢書。已過分矣。何乃狂放若此。立付地府鞠治。家人惶懼。速新聖像。卒俱死。

〔附格言〕凡人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福證驗。若平生數奇。不如意事常八九。是也。故口過多者。非有冥禍。則有奇窮。

棄順效逆。背親向疎。

〔註〕順逆以事言。親疎以人言。

〔訓〕此一節言反常滅性也。○順者理上行得去。心上過得去也。反是者為逆。棄順效逆。則刻意為非。習慣不變。明罹王法。幽被神誅。背親向

疎者。非因恩怨萌心。即就炎涼起見。如薄父母。厚妻家。兄弟爭財。外交慷慨。又如結拜權門。聯宗望族。總不向近路尋思。偏從遠處攀附。諺曰女生外向。為丈夫者可如是乎。今人初應舉時。告考求名。開口盡云提拔孤寒。一旦博科第。刊履歷。則妄攀閥閱。滿紙簪纓。是何一人之身。而門第高下。如出兩人也。豈未遇則利於貧賤。既遇則利於富貴耶。思之不覺失笑。

【證】蜀郡牛山之阿。有兩邑吏。苟信蘇珍。居比隣而每事相反。信以公恕。珍以深刻。信以廉節。珍以貪墨。信奉母以孝。而教子以嚴。珍待父不敬。而縱妻犯上。鄉里皆賢信而鄙珍。歲終。邑人大集會飲。鄉老周同舉手示眾曰。秦有二水。曰渭曰涇。一濁一清。在人亦然。語未畢。珍面赤投袂而起。曰荷君是渭。珍是涇矣。珍與信聯事而切隣。珍之所為。唯信熟知。今信播揚珍惡。使鄉老於廣眾中。以水作喻。珍必圖報。自此珍每見信。輒睚眦之。又教其子明能伺信子儀真之便殺之。次年春。祈蠶行樂。明能與儀真並行江際。且語且笑。忽推儀真墮水中。儀真急挽其衣。與之俱墮。出沒浪花間。時梓潼帝君與諸龍神皆預供神之席。因勅二江龍

。携儀真近岸而轉明能於淵。珍見之。褰裳而往。復取儀真擠焉。旋為儀真牽挽而人。帝君更使江龍曳珍之足沉之。儀真得無恙。珍父子俱溺。觀者如堵。呼笑騰沸。相謂曰。孰謂神天有私乎。兩家禍福。不在他日也。楊黼慕蜀中無際大士。往訪之。途遇老僧語曰。見無際。不如見佛。黼曰。佛安在。僧曰。汝但歸。見披衾倒屣者。即是也。黼遂回。昏夜抵家。其母聞子叩門。喜甚。披衾倒屣出戶。黼一見感悟。由是竭力養親。母子俱登上壽。

郢中白希無子。恐兄弟分其財。不以姪繼。乃抱一屠家子養之。家財悉為所有。後希死。有客宿其家。夜聞羣走聲。起視之。見男婦數輩。徘徊顧盼。若有饑色。又見一人腰插屠刀。踉蹌而進。男婦俱從門隙窺之。不敢入。少頃插刀者鼓腹出。男婦數輩頓足曰。休矣休矣。又不得食矣。因指隨後男婦二人。唾罵不已。旋並淒然而退。客心異之。及旦。問其家老僕。答云。昨夜以長至祀祖先耳。客語以所見。老僕泣曰。是矣。為述主人顛末。始悟插刀者其生父。而男婦數輩。皆白氏祖先。受唾罵者。方希夫

婦也。

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

音委

【註】鄙懷者。卑瑣之情。猥事者。苟賤之行。證。謂質證。鑑。謂鑒察也。

【訓】此一節言愚狂造孽者。○天地神明。無微弗照。故古人於忠孝大節。則曰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又曰如有不信。神明鑑之。是蓋萬不得已而借此作證鑑也。若鄙懷猥事。則雖曲意掩覆。猶恐譴責難逃。况妄相指引乎。愚夫愚婦。漫謂冥漠之中。未必聞聲立應。遂以不敢告之官府。告之父兄友朋者。而敢告之天地神明。肆無忌憚。一至於此。其取禍也必速矣。

【證】長洲鳳里村陳某時盜竊人物。匿不露跡。人或疑之。則與妻奴呼天喚地。自明無他。萬曆甲辰六月十九日。隣人衛良美見陳以稻稈蓋屋。曰吾防漏也。明晨。取火燧付其妻。曰欲往田間灌禾。汝速造飯。吾取坎中

蟹烹耳。妻以火寘竈上。出門外滌器。而火焚其屋矣。時兩兒臥未起。妻急投火中出之。兒不可救。而妻遍體灼爛。獨布襪不少壞。陳見屋焚。奔歸。投火出妻。體亦爛。獨其鬚不傷。夫妻並臥赤日中。自言曰。我曾盜某某家物。如何指天矢日。作此誕語。故上帝罰我坐活地獄。越旬而死。小海場掾史。鹽城人。嗜酒。而戒食牛。有竈丁欲干以事。偶剝得一小牛。給以燒羊餽之。掾食之甘。眾又給曰。吾輩明早祀神。掾可一來。及至。焚香通誓。則代開牛戒。競以牛肉塞其口。且云咋已食訖。何以戒為。掾恚而返。抵舍。已二鼓矣。篝燈獨宿。隨有人以黑索繫其頸。牽去如飛。滿地荊棘。已而入一官廨。見綠袍上坐者。責曰。汝破牛戒。敢復以詞褻神耶。宜入無間獄。牽者即倒提其足。擲暗坑中。似寘櫃牀。痛苦備極。因嘆有老母在。而為眾給乃爾。遂大呼悔泣。少頃。漸有光照體。忽一金色臂從空提之出。曰我乃目連尊者。念汝有孝心。故相救。從此萬不可食牛。隨命童子送回。遙指燈光云。此即汝家也。推仆而醒。尚臥舍中。遂起對天重誓。茹素終身萬曆三十年事也。

解州俞保本軍籍。萬曆初。補戍騰越。妻王氏。頗知書。將粒米作信香。日夕禱關聖祠。哭誦曰。信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香一點淚。流恨入蕭關。終歲。積米若干。保在伍。夜夢帝呼曰。汝婦虔禱。汝欲歸乎。保伏地乞歸。帝曰。速隨吾馬去。保驚起。果聞門外馬嘶。即揪馬馳行。獵獵風聲。已落平沙中。及曉。知是解州城外。抵家叩戶。王氏驚且疑。保道其故。方出迎抱哭。偕詣廟謝。即赴州言狀。移文騰越察之。計其時。離伍僅一日。而伍簿復有關聖免勾四字。保軍遂得免。

施與後悔。假借不還。

【註】賙人所無為施與。貸人所有為假借。

【訓】此一節言自昧初心者。○利物濟人。自有絕大事業。金錢布施。原算不得十分功德。然本念出於至誠。不望報。無德色。行之久久。即可感動天人。若慷慨一時。旋萌退悔。則慳吝之過。必生怨尤。從前作事。俱成罪案矣。凡借人器物。當愛護如己有。用畢隨歸。不惟於人無憎。亦可

於心無愧。至借人錢財。尤宜清白。念我急難時。開口告人。何等迫切。彼即慨然相應。何等氣誼。乃無賴之徒。眼孔如針。面皮如鐵。心地如轆轤。或因債主追索。翻成讎怨。或因故交窘落。抵賴前逋。究之今生假借。來世填還。牛驢犬馬。孰非此輩輪迴轉相耶。○前章言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此合言之者。惟求報而不至。故後悔也。前言負他貨財。願他身死。猶或實不能還。而惟恐其欲還。此則可還能還亦不說不還。而到底不還也。維俗論曰。族戚隣居。其貧者纔有所闕。必請假焉。雖米鹽酒醋。為值不多。然朝夕頻數。令人厭煩。如假借衣服器用。既為污損。又因以質錢。借之者歷歷在心。日望其償。而借者非惟不償。又行行自若。且語人曰。我未有分毫假貸於彼也。此言一達。豈不招怨。凡親戚有假貸者。不如隨力贈與之。則我無責償之念。彼亦無怨於我。縱不滿其欲。而怨亦不至責償時之甚也。

【證】張心堅徽州休寧人。家大富。慳嗇護財。衣不着。食不噉。親友妻孥僕間。分文不肯與。既而妻死。子亦死。未幾。心堅亦死。家財盡沒。官。時有智禪師能知因果。遊錫過其門。望空長嘆。復大笑。里人怪而問。

之。師曰。吾笑舊時門內人。還却好因果也。眾請其故。師曰。此人前世本田家子。喜布施。一日有道人從乞食。已施訖。向天作誓。願來世托生之處。常多財好施。後復悔云。我有食。應與奴僕。何為捨此道人。不知道人實文殊化身也。察其意不誠。故罰伊今生名享鉅富。不自衣食。不顧妻子。與貧乞兒無異。止為他人作守財奴耳。

蘇州吳趨坊施翁散財結客。年逾四十。始生一子。因携數百金。至虎丘修大士殿。忽聞劍池旁有哭聲。趨視之。乃幼時同硯友桂遷也。翁急相慰問。桂曰。家貧負勢債。被逼計窮。欲來此畢命耳。翁惻然。即開篋以三百金授之。桂向大士前叩誓曰。某受施君大恩。今生倘不能酌。來世亦作犬馬相報。泣拜而去。既歸。桂復登門謝。翁念其貧。更以棗園一區授之居。桂產一女。翁復約為婚姻。未幾。桂於棗樹下掘埋金千餘。即翁之父所藏也。漸致殷富。而翁家日替。夫婦相繼歿。子施還孤苦無依。桂聽妻孫氏言。既諱前負。且圖賴婚。竟飄然徒會稽矣。還往投之。拒不納。因托伊鄰道及三百金事。桂曰。借貸必有券。但持券來。吾決不負彼。還聞之。

憤泣而歸。越數年。桂以營幹入京。為黠者所誑。費家財過半。旅寓無聊。正假寐間。忽至一大宅前。門尚閉。旁有一竇。不覺兩手據地而入。見堂上燈炬輝煌。一老人據案坐。即施翁也。桂慚甚。欲與拱揖。而手伏地不能起。仰首與語。翁亦不答。但叱曰。畜生當死。狂吠何也。復見施還自內出。桂乃銜衣獻笑謝罪。施還罵曰。畜生作怪耶。踢之去。桂聞頻呼畜生。悶甚。俯首行至廚下。見施母坐分肉羹。桂即左右跳躍。蹲足言曰。夫人家盡懷舊恨耶。乞賜一嚮以充饑。施母復喚侍婢曰。畜生嗥嗥可厭。速杖逐之。桂大驚。奔至後園。見其妻與二子俱在。審視之。皆犬形也。回顧己影。亦化為犬矣。乃大駭。問其妻何至此。妻曰。汝不記大士前誓語乎。復何言。於是夫妻父子同遶魚池而走。腹甚餒。見有人糞。嗅之。氣亦不惡。妻與二子先聚啖。己亦垂涎。舐之味覺甘美。但恨其少。忽聞傳呼云。主人命於諸犬中選一肥壯者烹食。遂縛其長兒去。哀叫極慘。猛然驚覺。乃一夢也。急束裝歸。抵家。至中堂。見旁停兩櫬。几上題二子名。心益悸。趨入臥室。而妻已病危。氣垂絕矣。桂呼之。妻忽睜目作

其長子聲曰。父如何今日方歸。冥王以吾家負施氏恩。父有誓在前。吾兄弟與母三人。明早即往施家投犬胎。二牡者。即吾兄弟一牝而背有癭者即母也。父以陽算未終。俟來年八月。亦當作施家犬。以踐前誓。惟妹與施郎合為夫婦。獨免此難耳。言訖遂絕。桂見言與夢合。驚痛交集。方欲裹殯。而全居火焚。三櫬俱燼。遂携女至蘇。訪施子消息。猶謂施既赤貧。未知漂泊何所也。及至。則門牆煥整。氣象一新。問諸隣人。知施還已登第。且已娶里中支參政女。桂羞恨不知所出。覓一舊識。入致悔過求見之意。且欲獻女為妾。以贖前罪。施不允。懇之再三。始許一見。桂方入。突有三犬從牆竄出。環繞哀叫。其一背上果有癭。桂知為妻子也。痛甚。向施泣拜不起。因述前夢。與妻臨終之語。且云。今已家破無歸。但願恩人網開一面。納女為婢。吾亦雜厠僮僕。終身力作。以免犬報。足矣。施見其情詞慘切。勉許之。擇日納其女。桂亦隨居宅旁。是夕。夢妻子來辭曰。幸君悔罪。施氏祖先已為君乞免。吾母子亦得離業軀矣。及曉聞三犬夜來俱死。桂踰年亦無恙。

大原稍子王彥須。借其鄉長者銀一兩八錢。買舟度生。家少贍。王稍竟忘前義不償。倏經八載。長者亦忘之。一日閒步舍旁。忽見王稍腰繫汗巾。竄入牛欄。少頃牧童報云。牛母生犢。長者即往觀。小牛腰間。猶宛然汗巾紋也。默識之。及年餘。小牛肥潤壯大。令牧童牽鬻之。偶遇何屠問價。童應以一兩八錢。蓋長者所囑也。屠私喜。以為此牛不止此值。遂依價牽去。有一農見而問曰。牛甚肥。當春時。何忍殺之。轉賣我耕田。可乎。屠給曰。適用價二兩五錢得之。若再加一錢。即與汝。農又喜此牛過於值。隨以二兩六錢還屠。較之長者。又增八錢矣。牛歸農家。不須管理。自能往返。一日失所在。徧尋之。已仆於山巖下死。農頗恨。後遇何屠於市。共敘始末。農故耕長者田。乃詣問曰。此牛何故止鬻此值。長者曰。汝不知也。此是稍子王彥須托胎填債。我所目擊。彼原欠我銀一兩八錢。故止賣此耳。何屠聞之。始大悟曰。王稍亦欠我肉價八錢。農亦悟云。我原借王稍銀二兩六錢未還。今故取此償彼也。相大駭異。事在萬曆己丑年。長者厚道。何屠湊巧。農夫便宜省了後日變畜還債也。

高郵村翁。養一母鹿。生育甚繁。年久致富。忽夢舊隣某曰。吾年來還汝債。幸已足數。止欠一肩蘆蓆耳。覺而疑之。家人報母豬死。翁不忍食。命子埋之。方掘坎。適蘆蓆船過。問埋何物。子以死豬對。舟人曰。勿埋。猶可啖。以蓆一肩易之。子負蓆歸。翁詢知之。大嗟嘆。

長安販夫張高畜一驢。乘之久矣。高死。子張和乘往近郊。纔出里門。驢不復行。和鞭之曰。吾家用錢二萬買汝。乃不為用耶。驢作人語曰。獨不言汝父乘我二十年乎。我前生負汝父錢。故作驢償之。乘我何辭。我不負汝。汝不當乘我。昨宵汝父與我算畢前負矣。因飼我稍豐。復增算我一緡半。今有麵行王鬍子者。負我二緡。汝當從彼賣我。收直緡半。留半緡與彼充我口食。以終驢限耳。和駭甚。欲放作長生驢。驢蹣蹣不肯。乃牽入市。即有人以緡半買之。果王姓也。其人飼驢數日。值天雨不一乘出。而驢死矣。此驢寧入麵行。而不肯作長生者。非但急於索債。蓋既受驢厄。明知債必不可負也。今之賴債漢。皆因未曾作驢故耳。既完己負。復免王姓變畜。一舉而兩善備焉。此驢可稱忠恕。

鎮江劉五郎往臨安興販。至北津橋。遇一僧曰。君負我錢二十萬貫。五郎曰。初不相識。何戲也。僧笑曰。今年不償。明年必償。隨別去。越一年。再往北津。別遇一僧曰。我負君錢二十萬貫。旦晚須酬君矣。五郎且怪且喜。歸家。孿一乳兩子曰。孿生二子。心知為二僧也。及長受室。一子遊蕩成疾。至死。計醫藥葬殯。費二十萬貫。一子力作成家。未幾亦死。計所獲亦二十萬貫。

分外營求。力上施設。

【註】分。謂應得之分量。力。謂一身之精力。施者。施為。設者。設處也。

【訓】此一節言不安義命者。○人生分定。一毫踰越不得。守分者能於苦中尋樂。不安分者徧於逸處生勞。爭名競利。百計鑽謀。熱中太甚。荊棘愈多。不惟奢願難酬。且恐妄想折福。消損反在分內也。凡事從心上德上修積。則聽其自然。不假安排布置。故造命立命之說。正為聖賢達觀造化。

之學問。非真謂人力可以勝天地。世有一種人。為一身圖富貴。為兒孫作馬牛。力盡筋疲。死而後已。冷眼旁觀。終不脫本來色相。悲夫。

【證】魏徵為僕射。假寐閣中。有參隨二吏。在簾外閒評。一曰我輩官職。悉由此老翁。一曰總由天。公微聞其語。遂作書付言由老翁者送銓部。內云。與此人一美官。其人不知也。接書出門。忽心痛。乃倩言由天者齎去。銓部問其姓名。即注補近職。而言由老翁者益怏怏自恨。公怪而問之。具以實對。公惘然曰。由天之說非妄也。魏公固大錯。縱使言由老翁者果因書得官。亦是福分已定。天假之緣。於魏公原無與也。

明憲宗時。鄞人趙涓樓得達皆以善奕入供奉。上命二人對奕。每以金盒貯賞銀一錠。勝者受之。樓常敗。夜出。私語涓曰。吾與君俱以奕取上寵。今君累勝。名已重矣。若我累敗不一復。恐且獲罪。計盒中金常不過三兩。願先奉此以為君壽。乞一佯北。示吾與君能相上下。涓許之。明日。入對局。果詐敗。樓叩頭謝賞。啟盒。乃補錦衣百戶空名御劄。及一牙牌也。上初欲官涓。竟不得。涓亦不敢實告。上嘆曰。孰謂天子能造命哉。某

嘗謂舉人進士。是讀書人分內功名。求之固不為妄。至於仕路之窮通。爵位之大小。則自有定分在焉。武昌張明經謁選。與一濟南人互通籍里。其人曰公既楚產。知斬有巴水驛乎。張曰有之。君問此何意。曰僕生甫一歲。家失火。眾皆奔避。獨遺我榻上。忽火中有聲呼曰。莫燒死巴水驛驛丞。人因得抱我出。今恐選此驛耳。翼日掣選。果然。祿命之前定如此。妄想何為。

南昌李孜省有寵於明憲宗。為太常卿。江右巡按出都。孜省餞之。以壻龔正弼為託。曰。吾壻素有才名。闈中幸為留意。御史許諾。故事各省試臨場。御史有堂考。遂拔正弼第一。實為中榜地也。及入闈。唱名正弼不至。御史傳呼遍索之。無踪。越二場。將晡。正弼忽踉蹌歸。人問之。曰初赴闈。恍有人引至城隍廟像後。凡禱祀者。我見之了了。而口噤不能言。足痿不能動。竊計今日已過二場。默禱求歸。始能舉步耳。

嘉靖初。太倉有富翁無子。購別業。得一堂榜。額曰會元及第。心雖竊喜。但鄧攸為恨。既而置一妾。弄璋焉。心甚喜。以堂榜為之兆矣。子及長。果穎異不凡。總角游庠。弱冠食餼。翁謂會元及第。可唾手得也。未幾

。子忽觀疾卒。翁哀痛至喪明。家亦漸落。因抱憤以別業售人。竟為王荊石公父所得。後荊石中壬戌會元。廷對賜榜眼。而會元及第之識乃驗。

王狀元華未第時。醉墮河。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何處消散。有狂士效之者。陽醉落河。水神亦扶出。士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三百甕黃虀。亦無處消散也。一飲一啄皆前定。非幻語也。唐韓滉在中書。嘗召一吏。後至。將罪之。吏曰。某別有所屬。不得遽至。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官。公謂欺已。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官食料。公曰。若然。我明日當何食。吏曰。此雖細事。不可顯言。乞疏於紙。緘之篋中。過後為驗。公從之。而繫吏以待。明旦。遽有詔召對。適進食糕糜一器。上以其半賜公。食之美。又以賜之。既退腹脹。歸召醫視之。云食物所壅。宜服橘皮湯。至夜。可飲漿水。逾夕。疾愈。思前吏言。召之。視其書。云明晨相公只食一飮半糕糜。橘皮湯一盞。漿水一甌。皆如其言。夫飲食之細。且難越分。而況其他。

長洲許五居乘鯉坊。故進士許成章庶弟也。貌清俊。粗知文墨。或勸其讀書。輒不應。順治二年。忽思作宦。乃盜賣其母膳田數十畝。謀得吳江剡

委守備。招集家丁二十人。衣甲鮮華。啟行之日。張樂設宴。自謂人世衣錦之榮。無有過此者。甫出城三十里。而白羅頭賊猝至。執而殺之。投尸長流。時年纔十九。其母號泣幾絕。里人嘆曰。是竭其力以求死者也。

樊穀為鄒平令。有子二人。皆長。家計涼薄。樊善於掊克。不二年。貲頗厚。罷官歸。謂同里王司訓輔曰。吾宰邑數年。檢校囊貲。白金僅五千耳。黃金絲繪不及一千。司訓曰。勿謂學官貧。吾在沛縣。所積俸薪。並諸生餽遺。亦有六百金歸。樊尚以六千為少。而王則以六百為多矣。樊之子。兄弟不相容。各求異居。於是買田築室。晝夜經營。所得金悉以與三子。其子復疑父有遺蓄。恚怨不顧其養。樊獨取田數畝。園居一所。自衣食焉。未穀而糶。未絲而賣。應門無五尺童。客至。一老婢供茶而已。鬱鬱以終。葬亦不成禮。其諸孫皆零替矣。王有四子。養其父甚歡。暮年無事。惟灌花種竹為樂。客至。未嘗不留飲。飲必盡歡乃已。叔季二子。一掌教邵武。一宰來安。諸孫多補弟子員。家聲駸駸未艾也。樊之財十倍於王。而王之享用。顧十倍於樊。兩家子孫賢不肖相去。又不啻十倍。力上施設。以為子孫謀。

者。不枉然乎。然愚人之為子孫。為馬為牛。死而後已。猶非其甚者也。昔有北地張通判。夢故人朱某邀食犬羹。且云。犬即我也。我生時埋金五百於所居柱下。以兒幼。未與言。既入鬼錄。乃乞作家犬。日臥此地。以防竊發。今十年矣。兒且長。堪以領付。故作妖孽求死。煩公往告之。張寤亟起。則朱氏子邀食犬者已在途矣。張謂且勿食。問犬平日所臥處。視之。滑澤成窠。即索鋤發土。得一石版。版起而白金見焉。正符五百之數。以授兒。因細述夢中語。見大慟。然犬羹方熟時。張未至。兒已先嘗一瓢矣。痛恨無及。乃以皮裹肉埋之。十年司夜。一旦分羹。死父且不自憐惜也悲夫。

〔附格言〕乾坤是缺陷世界。休擇便求全。長安是名利戰場。莫衝鋒陷陣。○省費醫貧。安分醫貪。量力醫鬥。獨寐醫淫。譬死醫愁。讀書醫俗。此之謂國手。

淫慾過度。

【註】事穢為淫。情熾為慾。過度。兼非時非禮而言。

【訓】此一節專言好色自戕者。○邪緣外合。滅德喪心。已垂戒於前矣。

至於夫婦之間。亦須動以時。御以禮。不可恣情自縱。古來聖賢。不教人絕慾。而教人節慾寡慾。蓋精足則神足。精神足則智慮生。聰明強固。何所為而不成。若耽戀床第。廣羅姬妾。少年琢喪。英氣頽阻。則一生之事去矣。疋羸怯病。與死為隣。所謂閻羅未曾相喚。何乃自為押到者也。且男女同慾。我既無度。又豈能制彼以度乎。言念及此。愈足寒心。篇中戒色語。一步緊一步。可見色之一字。誤人不淺。皓齒蛾眉。伐性之斧。甘餐毒藥。死而不悟。總猶此身無正經着緊工夫。故逸則思淫。全無節制也。

【證】衢州徐某貌如冠玉。年未二十。登進士。選松江節推。性好色。置寵妾最艷者十餘人。晝夜宣淫。遂患虛脫。卒於任。其妻歸。即遣諸姬改適。或謂之曰。奈死骨未寒何。妻曰。吾夫存日。此輩未嘗片時寂寞。今日如何忍耐耶。聞者絕倒。陸天池諫友好色。為寓言警之曰。某帝時。宮人多得春疾。敕太醫治之。醫請十數少年為藥劑。帝如請。未幾宮人疾愈。謝恩諸少年伏於後。枯瘠無人狀。帝問何物。對曰。藥渣。帝大笑曰。安用留此。棄之街衢可也。今人於婦人女子。無不願為良藥。未久而化為渣。不能常貯藥籠中矣。可畏哉。可痛哉。

〔附格言〕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常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

心毒貌慈。穢食餒_{音畏}人。左道惑衆。

【註】穢食。污穢之食。餒人。以食人也。左道。旁門邪術。與正道相左也。

【訓】此一節言假仁仗義。欺人害世者。○前言包貯險心。止令人難測。此則滿面春風。胸藏鱗甲。直令人相忘矣。夫虎狼雖毒。而猙獰可畏。人猶見而知避之。若李義府之笑中刀。蔡元度之笑面夜叉。其毒猝不及防。較虎狼為更甚也。下二句亦心毒貌慈之類。簞食豆羹。濟人饑困。宛若慈容可掬。而以污穢狼籍之物。供其飽餐。不啻豕交獸畜。毒莫甚焉。大乘白蓮。燒香聚眾。妄托慈悲說法。而以妖幻邪魔之術。煽誘愚民。必至生姦叢盜。流毒可勝言哉。特為世間一種陰惡人。暴露心事。使其不得欺人也。善言慈心。惡言心毒。舜跖關頭。全在於此。

【證】吳中金某婦名觀音奴。夫死。以告訐為計。每至津渡求載。既入舟。便煦煦與船主親洽。市酒共歡。俟其醉而求合焉。晨起。琅然口誦一牒。謂船主姦孀婦。將訟於官。其人懼。求免。則席捲而歸。如是二十年。墮河死。今之心毒貌慈者。皆觀音奴也。即此情狀。已堪羞死。況有末後墮河一着在。杭州城外于某每以饘粥施貧餓人。里中咸稱之。一日有道士登堂化齋。謂曰君家以施粥事。奇殃即至矣。眾皆呵其妄。道士曰。公等有所不知。于某名為施粥。實皆廚中穢食。不堪啖者。貧兒枵腹。忍咽充饑。因而致病。傷生者多矣。能無天譴乎。言訖而去。是夕。有火毬墮空中。里人皆見。少頃于屋獨焚。四隣俱無恙。

景泰中。有許妖者。尹山民也。善房中術。以白蓮教惑人。欲鈎致婦人為亂。自稱道師。有數輩事之。以為神佛。遂煽動一境。皆往從焉。道師處一室中。人不得妄見。每以五月五日。取蜈蚣蛇蠍壁虎等五毒物。聚真一甕中。閉封之。聽其相食。最後得獨生者。其毒特甚。乃取之。刺其血。和藥浸水貯之。婦人來求法者。先授以水。洗其目。名曰淨眼。後入室。

金光眩然。輒見諸鬼神相。於是無知者信以為真佛也。道師坐一大竹籃。令婦人脫衣抱持傳道。有不肯者。則請令小兒摸其勢。果若天閹然。及親體。則迫而淫焉。無不被污而出。不敢語人。故至者不絕。聚黨幾數百人。都指揮翁某按其事。白之都御史。發衛兵往收之。乃相率遁去。居田野中。其黨俱執竹鎗田犁等器護之。呼衛兵謂曰。汝軍家勿動。吾師誦一咒。則來者皆死。衛兵果欲反走。中一卒曰。賊首獨坐石上。何難擒也。突馳而前。執其衣領。擒之。餘皆就縛。無脫者。奏於朝。道師寘極典連誅者至四十餘人。

浙中姦民夏德學巫惑眾。有范孝廉戲謂曰。汝初降神。宜有靈異示眾。明旦。吾握糖餅。令汝猜之。汝猜而中。則人信服矣。巫喜諾。及降神。觀者如堵。范握犬糞示之。曰汝能知我掌中物乎。巫笑曰。糖餅耳。范舒拳佯拜。曰果神明也。即逼令吞之。巫恐事泄。忍穢啖盡。范暴其受欺。眾哄然而散。穢食餒人。固有罪矣。然以餒巫則無罪。可見為左道者。人人得而誅之也。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僞雜真。採取姦利。

【註】此專指所出者而言。度。分寸丈尺之總名。雜。攙混也。姦利。姦污之利。採取者。謂多方掇取無遺也。

【訓】此一節言狡獪取利。市井之行也。○尺度量衡。自有一定之式。而富家翁。市中僧。心慳智黠。造器欺人。扣剋鎔銖。虧減絲粒。為數雖微。然日積月累。所捐於人者。盈千滿百矣。至於物之真僞。判然不同。乃夾雜販賣。如鹽中攙砂。酒中攙水。漆中攙油之類。既售其僞。並壞其真。使買者留之無用。棄之可惜。能無痛恨。更有造用假銀。貨賣假藥者。其誤人尤甚。此以上皆所謂姦利也。獲報亦最速。水火盜賊。轉瞬消磨。金帛既空。身家併喪。至姦者適至愚矣。故諺有云。越姦越巧越貧窮。姦巧原來天不容。富貴若從姦巧得。世間駿漢吸西風。

【證】揚州王老姥賣布為業。既死。憑其子言曰。我生平以短尺欺人。冥司罰為牛。生西溪浩氏家。腹下有王字者。即我也。其子尋至浩家。果生

一牛。腹下白毛成王字。子以布贖歸。與荳穀不食。與草則食。負重耕田。則安。閒養無事。則百般抵觸。

餘杭一道士。日對龍潭誦經。龍忽現身曰。吾師誦經甚妙。但弟子一家不安。請至殿上誦。願日供乳二觔。後忽不至。道士怪之。仍對潭誦。龍復現。道士問近日不供之故。對曰。吾宮中原乏此。因部民董七用輕秤賣乳。吾抽其羨餘供師耳。今董七死。其父用准秤。吾不能復抽矣。道士感嘆而止。

武進東鄉顧某用夾底斗。出則加底。入則去之。隆慶三年五月初八日。雷火震其居。劈其臥床。兩犬震死。有神降於庭。曰此夾底斗之警也。姑以犬代汝命。若不改悔。天雷復至。顧於是不敢用。

海鹽倪生每用雜木碎剉為末。和作香料貨賣。夏日薰蚊蟲藥。忽爆少火入香末內。頓起烟焰。倪欲出戶。遍室迷漫。不得出。須臾人屋俱盡。

崇禎時。東昌某進士父某翁以假銀致富。子登第。翁悔曰。吾家富而子成名。足矣。奈何仍蹈故轍。遂誓不復用。無何。進士病目盲。家亦漸落。

翁恚曰。安所謂天道哉。向用假銀。乃日富。子且顯。今易之。乃日貧。子且盲。遂復用如初。逾年。進士目漸愈。謁選。得秦中令。翁大喜。挈家隨焉。秦寇起。於是閭門遇害。科名富貴。善報也。今反以報惡人。貧病放廢。惡報也。今反以報遷善。當顛倒用意時。咸謂天公憤憤矣。而不意巧妙至此。

趙方崖祖次山公嘗家居。一販夫以贗銀三兩易穀去。越數日。公以數銖買一豕。既而別有所售。方知其贗。亟命訪鬻豕者。以良金如數償之。並索贗。者投之江。曰勿留以誤他人。鬻豕者來謝。公曰吾方懼汝之憾我也。又何謝。公享年八十餘。及見方崖舉進士。官御史。累封贈至二品。

壓良爲賤。

謾

音瞞

驀

音麥

愚人。

【註】平人兒女。皆謂之良。奴婢娼優。則謂之賤。壓者。強制之使居下也。謾。欺其不知不見也。驀。倏忽快捷之貌。

【訓】此一節言用強欺詐。豪猾之事也。○人之最堪憫者。賤與愚耳。衣冠子女。紅袖而索纏頭。閨閥兒孫。青衣而供行酒。彼實何辜。流落至此。

。多由畧販姦徒。乘機利誘。或豪門巨室。恃勢逼從。展轉污泥。含羞沒齒。出乎爾者反乎爾。其子若孫之玷辱。可立而俟也。愚蠢之流。任人調弄。況以詭謀設騙。如疾風驟雨。突然而至。則雖赴湯蹈火。無不應命。巧者旁觀。方矜得計。豈知蒼蒼有眼。即調弄巧者於愚人之前。供其一噓也嗟夫。

【證】漳州周祥與薛純友善。純家寒。止一子。純以暴疾卒。子歸於祥。祥竟奴之。服役奔走。少不如意。即加鞭撻。一日祥自外歸。路逢純。驚曰兄何事復來人間。純曰。來視吾子。併促兄也。忽不見。祥汗如雨下。不數日而卒。

萬曆時。浙江馮孝廉會試歸。路經山東。值歲奇荒。人相食。馮投宿一老儒家。儒見其青年高第。因以二女歸焉。携至揚州。料妻必不容。遂暗鬻為娼。二女知之。大哭。赴水死。是夜。馮妻夢二披髮女子至家。一鬼從之。手提虎頭牌。有速拿馮某四字。驚汗而寤。未幾馮歸。妻告以夢。馮即股慄。從樓墮下。七竅流血。喚醒問之。乃具述前事。言畢而絕。

江西僧智幻素無賴。聞黃精能駐年。欲驗之。乃置黃精枯井中。誘一愚人曰。此中有仙藥。可入啖之。既入。乃覆以磨石。呼謂曰。食盡黃精乃出。其人正惶窘間。忽有野狐臨井告曰。我狐之通天者。但有穴孔注視之。則飛出。所謂神能出形也。君務注視磨孔乎。吾昔為獵人所獲。君曾脫我。故以此報。其人如狐言。三日後果飛出。僧大喜。謂已驗。乃別大眾。負黃精入井。約一月開視。則屍已腐矣。狐既通天。豈不能去一磨石。乃必教以出神法耶。雖然。不如此。奸禿何由自死。此所謂調弄巧者於愚人前也。

秦中一大叢林。妖僧多聚其內。每年必有一僧焚身。施錢堆積。萬曆甲辰。復約眾於某日某僧焚化。至期。果就火。士民擁觀。御史聞之。亦來視。呼令止炬。叩其愿再四。不應。令人升柴棚察之。僧但攢眉墮淚。不動不言。乃被縛於薪上。加以緇袖。而麻藥禁其口耳。嚴鞠諸僧。具言歲歲取一過路愚僧為之。御史大怒。將合院僧俱焚死。

〔附格言〕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貪婪

音鸞

無厭。

咒詛

音阻

求直。

嗜酒悖亂。

【註】以口取物曰婪。言人之貪。如口之取食。無饜足也。求直。求白心迹也。悖亂。悖理亂行也。

【訓】此一節總言溺於酒色財氣之惡。○好貨好色皆貪也。老子曰。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人不知足。則終身戚戚。谿壑難填。縱黃白盈筭。粉黛滿屋。而蠅營狗苟。不死不休。惡業無所不作。何禍如之。咒詛由於忿氣。其故有二。一則負冤而藉以自表。一則虛詞而借以塞謗。不思心事本曲。則返衷有愧。安可告神。心事果直。則日久自明。何須躁急。妄吐惡言。即成罪案。神其恕之乎。酒以合歡。可飲而不可嗜。一耽麴藥。則百事廢弛。且沉湎之餘。血氣憤盈。心胆麤壯。淫殺俱無顧忌。蓋酒一亂。而色財氣並亂焉。醒後悔之。湔洗無及。能使士敗名。官落職。農荒田。商喪貲。昔青蓮為絕代才人。終以脫靴一節。被讒見擯。獨非酒之為誤耶。古人斥為禍泉。指為狂藥。有以夫。

【證】松江潘監生家頗富。而意猶未滿。酷好丹術。偶往西湖。見隔舟一客。携一殊色女子。歌吹歡宴。席間器皿。黃白燦然。訪之。乃中州富人。挈妾遊湖也。潘大驚羨。即投刺通謁。道及相慕豪富之意。客曰。吾有九還丹。可以點鉛汞。音洪。上聲。水銀也。為金。此丹既成。黃金與瓦礫同耳。何足貴哉。潘喜遇真術。且悅其妾之色也。懇客携眷至松。舘之別庄。極意款洽。復以金釧綵幣贈其妾。次日。出二金千金授客入爐。約至九九日數後。則丹成。甫及兩旬。忽一人孝服奔至。對客曰。老主母去世。主人可速歸。客驚慟。謂潘曰。丹事未畢。遽遭大故。顧彼失此。於心不安。小妾頗知爐火。須留此守視。吾不日自來啟爐。切不可觸犯。倘有所誤。悔之無及。潘喜諾。客既去。潘慙動不能禁。遂與其妾通焉。情好正密。而閨者已報客至。方入。即變色沉吟曰。丹房氣色殊不佳。何也。啟爐視之。乃頓足失色曰。丹果敗矣。可惜二千金。俱成糟粕。此必有為交媾之事觸之者。訊其妾具以實告。客怒甚。欲寘妾死地。潘惶懼服罪。更出三百金求免。客始束裝大罵而去。潘猶不知其詐也。自悔以不慎致敗。

。後每遇丹士。即延之至家。誑脫者復不下數千金。從此家漸窘。遂出游遍訪丹士。冀一遇舊識者。索償故物。一日。遇方外數輩。乃舊識也。迎謂曰。向日有幸盛德。今幸山東一大姓。尋吾輩燒煉。已有成約。專待吾師來。便可舉事。足下若能權認作吾師。則取償所失。如反掌耳。潘許之。問其師若何狀。曰頭陀也。乃即剪髮作頭陀。同至大姓家。不數日。其黨盜爐而遁。止留頭陀一人。大姓欲縛之官。潘哭吐其實。始釋歸。資斧已盡。沿途乞食。至臨清。見一貴公子挾妓舟中。其妓貌頗相稔。少頃。妓褰簾問曰。君非松江潘某乎。妾即曩時丹客妾也。潘驚問客安在。妓曰。君夢尚未醒耶。妾本汴中妓家。受人之託。設此誑局。有負於君。君何流落至此。潘大慟。為備述前事。妓曰。妾與君不能無情。當贈君以歸貲。此後若遇丹士。萬勿聽信。是即妾報君數宵之愛也。言畢。出白金三兩贈之。潘得金。踉蹌而歸。親友見其狀。無不掩口笑者。

南京運軍黃陳二人。同榻臥起。黃携金數兩。晝則繁身。夜藏枕畔。一日偶失繫。陳見之。竊去。棄紙包於水。黃知陳之竊也。好言索之。陳大怒

。咒詛求祝速報。管運百戶白越以法恐之。咒詛益厲。逾數日。黃揭臥薦。則銀包帶水尚濕。在陳枕下。遂徧鳴於眾。陳吐實。惶愧自縊。

庾褒父在時。嘗戒以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詣父墓前。自責三千。

閩士劉乙嘗醉後與人爭妓。既醒。大慚。乃集古今受酒禍者以自警。題曰百悔經。遂絕飲終身。

〔附格言〕萬病之毒。皆生於濃。濃於聲色。生虛怯病。濃於貨利。生貪饕病。濃於名譽。生矯激病。當以一味藥解此。曰淡。○聞謗而不怒。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力辯。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養性勿貪昏性水。成家宜戒破家湯。

骨肉忿爭。

〔註〕忿與爭互生。因爭故致忿。因忿則成爭也。

〔訓〕此下十句為一節。言居家之失德者。○忿爭與抵觸不同。蓋亦從情

理起見。而失之躁暴君者也。天下曲直是非。雖有定理。而家庭之內。安得事事如理。人人如理。若必責備求全。則嫌釁日多。故凡事可以理論。凡人可以理遣。獨骨肉間。理字亦用不着。公藝九世同居。只守得一忍字。忿爭者。不能忍之故也。然忍亦非藏怒蓄怨之謂。須從恕字入手方得。躬自厚而薄責人。即行恕能忍之要訣。袁氏世範論之詳矣。而尤切中病根者。莫如分財不均。輕聽婦言兩事。今撮其要旨錄之。人家財物。最宜看破。富者當思吾財果由竊佔。則獨擁不分。於心何忍。果由自掙。則分與貧者。明為高義。幽為陰德。豈不勝於連年結訟。虛費家貲。貧者亦當思彼果竊眾成家。亦由辛苦營運。豈可盡分。若彼實係私財。吾輩奪之。能無內愧。況命中應受饑寒。雖多財何益。命中可得飽暖。雖赤手何妨。苟能知此。必無爭端矣。至於婦人賦性褊愎。處翁姑妯娌之間。大率輕恩易怨。又有婢妾喜事者。從中挑鬥是非。以為快樂。是以積恨。往往不解。此在為丈夫者。嚴禁婢妾。不許傳遞語言。同居之人。往來行走。須令曳履揚聲。使人知覺。恐適逢議論。彼此生隙。其於妻妾私言。雖或中情。

斷不可聽。如此。則忿爭從何而起。誠居家格訓也。兄弟子姪。有同門異戶而居者。於眾事宜各盡心。不可令小兒婢僕。有擾於眾。雖在細微。皆起爭之漸。且如大家庭宇。一人勤於灑掃。眾人全不之顧。勤灑掃者。已不能平。而不之顧者。又縱其童僕。常常狼籍。更不容他人禁止。則罵詈失歡。多起於此。○人家失和。多因婦人以言激夫。非丈夫有遠識。則為所驅遣而不覺。於是有骨肉至死不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為子。多子而不肯與兄弟為嗣者。有不恤兄弟之貧。供膳必欲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葬親必欲均費。寧留喪而不穿者。風俗何由歸厚哉。○子有後母者。多不為父所喜。父無正室而有寵者亦然。此固父之惑於私愛。亦為子者多有不是處。若能一意承順。則親心久而目悟。何患回天無術。婦有繼姑小姑者尤易婦獲罪。亦宜持此法。

【證】南康民王二王三者。樵採為業。一日。王二見髻髻道人坐磐石上。意以為僊。亟拜之。道人曰。我能點石為金。濟汝貧苦。可取一石子來。取至。道人傾瓢中藥一七。點之。須臾。成金。王二驚喜。更捧一拳石至。點之亦然。急下山報其弟。共扛一大石求點。亦成金。道人忽隱去。兄謂弟曰。我與爾一生鉅富矣。我且守此。汝歸。具午膳來。其弟歸。默計

曰。我與兄共分。不如獨得之。私與婦謀。取毒虎狼箭藥入羹中。其兄亦有同心。磨利刃待弟。飯至。食將半。兄佯墮一箸於地。使弟俯拾。刃碎其首。匿尸林中。行未數步。毒發亦死。遺二食器於石上。羣鳥見之。爭啄其尸。及暮。家人候之。俱不至。姆不知也。孀固知之。明旦。偕往山中尋夫。但見弟碎首。兄口鼻流血。石旁死禽無數。二婦交哭。一曰。爾夫殺兄。一曰。爾夫殺弟。聞於官。訊得實。孀亦正法。視其金已仍化為石矣。假無道人點金。二王必不至死。道人其構禍者耶。然安知非一雙慧眼。覷破兩人心事。特借此作試金石。聽其相賊相戕。為世間兄弟之爭財攘利者。作一榜樣也。

浦江鄭濂。自其祖綺教子孫勿異爨。出納無敢私。諸婦不使預家政。凡二百餘年。不別籍。人號其主曰義門。太守扁其門曰天下第一家。明太祖即位。召濂至京。問曰。汝家何以名天下第一。對曰。臣合族共爨。至今已十一世矣。郡守以為可勵風俗。故加以扁名。上曰汝家食指幾何。日。一千有奇。上曰。千餘人同居。真天下第一家也。遂命之去。馬后適在屏後。聞之。謂上曰。陛下初以一人舉事。遂有天下。今鄭氏一家千餘人。使

舉事。不更易耶。上驚。命中官復召入。問曰。汝處家亦有道乎。曰。無他。但不聽老婆言耳。上大笑。適河南進香梨。因賜之二枚。濂雙手擎梨於首而出。上令一校尉覘之。至家。召族人立兩旁。置水二缸於堂。投梨水中。攪而分飲之。向闕叩頭謝恩。使者還報。上喜。後尚書嚴震薦其家世孝友。上命簡其子弟三十以上者。二十四人。至京。並授之官。其宗長蒞詣闕謝。上御奉天門。親書孝義家。三大字賜之。識以玉璽。至建文時。復賜孝友堂。三字。榜於中堂。鄭氏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三日前。堂榜因素朽墜地。撤寘他所。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縱橫。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可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佑之也。

天啟間。杭城大火。一江西商寓獨無恙。人問之。答云。恍見朱衣人灑水。故免。眾叩其作何善事。謙言無有。後有客於杭者。曰。此吾姪也。父有五子。惟某居長。嫡出。餘俱庶弟。父歿時。有五歲者。有三歲者。拮

据二十年。積至五千金。俟諸弟冠婚畢。會族分財。五分均析。一絲一箸。誓不多得。閨族義之。想公道格天。故免災耳。

〔附格言〕骨肉失歡。有至終身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相下耳。有能先下氣者。與之趨事話言。則彼此酬答。豈不漸如平時。○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病革時。命諸子各獻一箭。既集。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應手而折。又取十九箭作束。使折之。則不能。阿柴因喻之曰。孤則易折。眾則難摧。骨肉同心。可禦外侮。此其明驗也。

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妒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

〔註〕誠實之謂忠。統善之謂良。淑性之謂柔。秉禮之謂順。志傲則矜。氣浮則誇。淫熾則妬。心褊則忌。日每好者。非一事也。日常行者。非一時也。

〔訓〕此專指夫婦而言也。男為家之長。一言一動。必須近情合理。不忠

良。則機詐險僻。難與為羣矣。女以夫為天。修容修德。惟當委婉曲承。不柔順。則亢悍狼戾。毫無忌憚矣。由是不和其室。自琴瑟乖張。不敬其夫。而悍房驕蹇。不和。則伉儷之際。亦逞才炫美而矜誇。不敬。則牀第之間。必擅寵專權而妬忌。其每好常行若此。為夫者。身範自不克端。於妻非刻薄寡恩。即狎昵無度。於子非姑息太過。即督責太苛。起居嚙笑。無一可矜式也。為妻者。婦職自不克修。舅與婦接見日少。而訓戒弗從。姑與婦朝夕相依。而詬誶不止。晨昏寢膳。無一非簡慢也。夫舉案如賓。千秋佳話。夫夫婦婦。各盡其道。方見人倫樂事。世亦有一善一惡。緣相配合者。此固人生缺陷。天公播弄。惡者不足責。其善者誠可悲憫也夫。天下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而不孝之罪。更甚於他人焉。一曰老。龍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二曰病。偃蹇在牀。坐臥不適。遺洩叢穢。薦薦可憎。三曰鰥寡。暮年失耦。寒暄誰問。形影相對。風雨堪憐。四曰貧乏。撫養財匱。婚娶力竭。健少年經營肥煖。老窮人搔首踟躕。為子婦者。於此時不能盡心奉侍。安用子婦為。嗟嗟。婦之於舅姑。以人合者也。子之於父母。以天合者也。未有子孝父母。而婦不孝舅姑。

之理。故凡婦之失禮。皆其子有以致之。原情定罪。必以子肆市。而其婦減等可也。

張永錫微時。久依滕縣吉氏。見其淳厚。頗加顧遇。許妻以女。而未聘也。既登第。京師權貴競促婚焉。皆謝絕。歸就吉氏女。娶數年而卒。永錫宦漸顯。吉氏有次女。雙瞽。永錫欲納之。吉辭甚力。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吾誰肯顧者。意極誠確。吉感其義。從之。生二子。女又早歿。吉有幼女。堅復歸之。又生二子。凡四子皆顯。此忠良之報。

張孟仁妻鄭妙安。孟義妻徐妙圓。徐富而鄭貧。徐不驕。鄭亦不諂。徐母家有所遺。必納諸舅姑。欲用則請之。不問孰為己物。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鄭亦如之。不問孰為己子。其子亦不知孰為己母。家有一貓一犬。貓為人竊去。犬即就貓子乳之。人皆以為和氣所感。聞於朝。表其門為二難。子孫皆貴顯。此柔順之報。

王涯為相。其女適竇氏。歸寧時。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值七十萬錢。涯曰。一釵七十萬。是妖也。必與禍相隨。女不復敢言。越數月。復告曰。前釵為賈相公外郎馮球買去。涯嘆曰。郎吏而妻首飾如此。誇奇炫富。

其能久乎。未浹旬。球晨謁賈相。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酒竟而斃。蓋蒼頭與球有隙。鴆之也。此矜誇之報。

衡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金綺爛然。衡夫人惟荊釵布裙而已。既罷歸。頗不樂。岳問曰。汝坐何位。曰首席也。岳曰。既坐首席。又欲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至今以為美談。此能不矜誇者。

李明府道經火井縣。館於押司錄事家。主人將設饌。是夜明府夢一素衣婦人。率二子。拜乞命。詞甚哀。李驚寤。不測其由。復寢。又夢前婦來。泣訴某命在須臾。忍不救耶。李終不喻。但怛悼而已。有頃。夢前婦復來。曰。長官終不能相救。某已死訖。然冤債亦償畢矣。某前身即押司妻也。有女奴方姪二子。某妬恨。因笞殺之。給夫云。盜金釵並盒子。拷訊致斃。今故獲此報。釵盒尚在堂西拱科內。為某告於主人。請無食某肉。是長官之惠之。李驚起。召主人詰曰。君昨暮宰牲耶。曰。剖一白羊耳。問有雙羔否。曰然。遂告以夢。相與歎異。及尋拱科內。果得二物。乃取羊埋之。且為追薦焉。

裴章河東人。父胄曾鎮荊門州。有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為照所重。言其官位當過於父。弱冠。父為娶李氏女。章從職太原。棄妻於洛。過門不久。別有所挈。李氏自感薄命。褐衣髻髻。蔬食奉佛者十年。胄移鎮太原。曇照隨焉。章相見敘舊。照驚吁久之。謂曰。貧僧常言郎君必貴。今削盡何也。章自以薄妻事告之。照曰。夫人生魂訴於上帝。以罪處君矣。後旬日。為其下以刀劃腹於浴斛。臟墮地死。此不和之報。

衛千戶胡泰之母。素悍。凌制其夫。死十年。夫已再娶矣。泰忽夢母曰。我已托生為牝鷄。毛色黠音慘暗色。黃。明日為屯軍之贄。來汝家也。及旦。泰他出。果有屯軍携雞來。家人欲烹以享之。雞作人語曰。毋烹。待泰兒還。家人以為怪。俄以泰還。雞遶座喃喃。敘家事甚悉。泰涕泣告父。留畜之。既久。飛啄後妻。詬訾不已。後妻遂入炕下。撲殺之。此不敬之報。今之牝雞多矣。知是誰家娘子。可憐可怕。

洪武中。京衛劉指揮疾卒。無子。其妻陳請。乞循例給養。太祖問曰。汝夫歿年幾何。曰五十。問有妾否。曰無。上怒曰。汝夫以百戰得官。欲以

富貴貽後人。年至五十。尚不畜妾。非由汝妬悍而何。本當斬汝示眾。第念汝夫之勞。着光祿司給漆碗木杖日令乞丐於功臣家。以為妬婦之戒。此上俱妬忌之報。

洛城王八性兇惡。好毆妻。昵一妓。家貲蕩盡。其妻既迫饑寒。毆之愈急。妻不得已。託親鄰處分。八令妻及子異居。自與妓同室。無何身病。產絕。子歿。妓徑去。乃復投妻。妻避之。八暴死。妻亦死。親隣為置尸一處。至夜忽聞門訾聲。啟戶視之。二尸乃反背而立。此無行之報。

呂大防在相位。兄大忠自外郡代還。同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以兩婢挾而前。大忠遙呼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公解其意。叱兩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李西平晟治家嚴。子姓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女適崔氏。歲朝歸謁。公責之曰。爾有姑在堂。當治酒食。待賓客為歡。何得歸。却不許見。子五人皆奇貴。而愬平淮蔡。繼世為功臣。此上俱能訓率妻子者。

延平府杜氏兄弟三人。輪供母膳。子各事農業。既出。三婦輒爭詬其姑。

饘粥不給。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轟雷一聲。雷光紅紫眩目。三婦皆變畜。一羊一豬一犬。惟首如故。里人聚觀。小兒鞭之以為戲笑。三畜但垂淚而不能言。踰數年乃死。鄉人畫圖刊鬻。以為懲戒。

胡廷桂為鉛山簿。時私醋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釀者。廷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廷桂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即以私醋律笞之。此上俱失禮之報。

明燕山衛卒儲福慷慨好義。靖難兵起。挈母妻遁去。文皇即位。詔購戍卒入調。福在錄中。仰天大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事二君。舟中日夜號泣。不食而死。妻范氏年二十。有姿容。奉姑甚謹。每哭夫。則走入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一日臨澗浣衣。見其旁草生。若姑蘇蓆草。因取之織蓆養姑。姑死。竭力營葬。廬於墓旁。年八十餘卒。蓆草遂不生。土人義之。葺其廬。名曰節孝菴。

武進孫復儒妻金氏。性至孝。其翁好行善事。金自鬻奩田以供翁費。年二十四。夫亡守節。翁病劇。親調湯藥。六十晝夜不眠。病終不愈。乃虔叩

大士前。割肱肉一臠。適翁思食米糲。遂以肉煮湯。和粉成之。翁淡五枚。即安睡。既寤。呼孫謂曰。吾不死矣。頃見白衣女子來。言汝媳誠孝格天。增汝一紀。未幾。病果痊。壽至七十七。計其數恰一紀也。此上俱能孝敬舅姑者。

文安縣民娶婦。美而悍。每值夫外歸。必泣訴其姑虐。夫嘗默然。一夕。燈下出利刀示婦。婦驚曰。將安用此。夫曰。汝姑虐。今持此去。何如。曰願也。夫曰汝且更謹事之。使四隣皆知汝勤而姑虐。然後行事。婦如其言。下氣怡色。晨旨供侍。幾一月矣。夫復持刀叩婦曰。姑日來視汝若何。曰非前比矣。又一月。復叩之。婦歡然曰。姑今好甚。前事慎勿作。夫徐握刀怒視之曰。汝見世間有夫殺婦者乎。曰有。復見有子殺母者乎。曰未聞也。夫曰父母之恩。殺身難報。娶婦正為奉舅姑耳。我察汝不能承順吾母。反令我為大逆。造此刀者。實欲斷汝首以快母心。姑貸汝兩月。使汝改過承顏。表吾母善待汝。而安受吾刃也。婦戰懼泣拜曰。幸恕我。我終身不敢遊姑。跪懇久之。乃許自後婦姑交睦。卒成慈孝。此所謂未有子孝

而婦不孝舅姑者也。

〔附格言〕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輕慢先靈。

【註】先靈。祖先之靈也。

【訓】世人諂神佞佛。凡淫祠古剎。牲俎袍旛。無不極其誠敬者。畏其靈也。至於己之祖先。則以世遠人亡。動多褻玩。豈神佛有靈。而祖先獨無靈乎。如祭享不誠。拜掃不勤。皆為輕慢。他若居喪違制。停柩不葬。又非僅輕慢之可言矣。中庸言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即此處對勘語。○袁了凡先生曰。人家科第。皆祖宗積德所致。今人少年得意。不復念其祖宗。有喪久不葬者。問之。則曰。未有吉地也。歲月不利也。貧不能葬也。至有終身暴露而不顧者。噫所貴有子孫。賴其收殮遺骸耳。今若此。曷若無子孫。且禮不葬。則不變服食肉。哀親之未有歸也。今人不葬而除喪。宦遊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於心果安否。

【證】天啟中。醫者田某出入一朝士家。元旦往賀甚早。至其門。先有兩

客在焉。數遣人入探。報云猶未。如是者三四。天方曙。客怒。連聲罵不孝而去。醫怪之。亦不敢問。他日從容為朝士言之。並悉其狀貌。乃其祖父也。因除夜酒醉。迨曉方祀耳。

盛文肅公度病入冥。將還。見故相沈義倫曰。喜君得還。煩寄語吾家。吾為汗脚襪所苦。急去之。公既甦。即呼沈之子至。告之。沈子悲泣不止。竟莫曉汗脚襪為何物也。後撤靈榻。見一襦敝襪。掛於橫恍音光去聲之上。始悟父言所苦者此耳。觀上二證。則知魄散魂歸。親何嘗死。親實不死。而子孫以為已死。音容渺渺。付之東流。嗚呼。有是賢子孫。則親誠死矣。

王景芬久無子。後生一子。甚聰慧。眉目如畫。芬珍愛之。甫八歲。病劇。臨終忽言曰。且留某。待某長大。必能葬公婆。芬大駭。始謀葬其父母。

違逆上命。

【註】君命臣。父命子。師命弟。主命僕。皆上命也。違逆者。違背於心。

。逆命而不行也。

【訓】此一節。言居下之不順者。○宋儒有言。臣弑君。子弑父。只是見得君父有不是處。上命而敢違逆。必其胸中久已無上。凡有命令。輒心議是非。私出怨言。怠緩從事。隱然有抗悖之勢。非特違之而已。故直稱曰逆。重其罪也。

【證】韓滉。宰相休之子也。為兩浙節度使。是時藩鎮多跋扈。滉微蓄異志。適有舟人至泰山下。遇峨冠道袍數人。引見孔聖。命寄書與韓節度。文皆蝌蚪古篆。無識者。忽一道人見而讀之。云告韓滉無妄動。蓋滉為李路後身也。滉矍然有悟。遂以忠順終其身。加平章事。位兼將相。子臯亦貴顯。

華州張義每旦焚香告天。自陳己過。一日攝至冥府。示以黑簿。罪目皆已勾除。獨餘一事不勾。視之乃少時父命剗禾。義不趨事。睜目反顧。微出不遜語。冥王責之曰。天律不孝之罪。不容懺悔。令鬼卒抉其目。既甦。兩目俱盲。義懼。遂削髮為僧。

李文節公廷機。有仲弟。布衣也。公既相。弟入都候公。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暄慰勞後。訝其巾服。因詰以所自。曰游泮乎。納粟乎。三考乎。弟皆曰否否。公曰既不出此。則誰不知李九我弟為布衣。而乃易冠服乎。詰以原帽何在。曰。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狗俗也。弟隨易之。了無難色。元老之弟。即屬布衣。何嫌儒服。而文節繩以守分。弟輒奉命唯謹。如此古風。令人神悚。

作爲無益。懷挾外心。

【註】作以事言。懷以心言。無益者。無濟於人。亦無補於己也。外心者。身從於此。而心向於彼也。挾。謂夾匿其中。不使人知也。

【訓】此一節。言作事存心之不正者。○天下事。未有不費財力而可為者。然有益之事。為之多見所苦。無益之事。為之多見可樂。如聲色苑囿狗馬玩器之類。非不銷耗貲財。鑠毀精力。而效尤者恐後。人生幾何。流光有限。作無益必害有益。至若文人逞筆。造綺語以迷人。浪子傾家。縱博

備而賭技者。非特無益。且有損失。人有外心。必有外行。五倫之內。觸處皆成矛盾。往往以無心者之言動。而有心者即伏為禍根。臣欺君子忘親。妻背夫。兄弟朋友相傾賊。皆自外心始。蓋心有內而無外。外心即壞其心也。

【證】宋滄洲節度使朱信以軍功起家。纖嗇聚斂。於京師築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其長子任供奉官。以信在。不敢自專。厚息貸於富室。券中俱有鐘聲纔絕。本利齊到之語。蓋謂信一瞑目即還也。於是招募僕夫十數輩。飾以珍異袍帶。令伺宅旁。俟其出擁掖而去。鞍馬服玩。備極華美。日會京師眾無賴。樗蒲酣飲。嘗言盡此生逸樂者。惟我而已。至信卒時。家財已去什之六七。其弟甫四齡。乳母抱之詣府陳訴。奏於朝。餘財悉付其弟。並除供奉班籍。遂貧困無所依。乃代獄卒搖鈴警夜。又以疎怠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假弄獅子獼猴為戲。供奉遂委質焉。公侯之裔。一旦至此。悲哉。蕩產破家。莫甚於賭博。下流不肖。亦莫甚於賭博。故龐公教子詩云。凡人百藝好隨身。賭博門中莫去親。能使英才為下賤。解教富室作饑貧。衣衫藍縷交朋

笑。田地消磨骨肉嗔。不信但看鄉黨內。眼前敗過幾多人。○明宣宗嘗命黃福觀戲。對曰。臣性不好戲。又命圍碁。對曰。臣不會圍碁。問何不學。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事也。上默然。

呂生作淫書數篇。現世癆瘵嘔血死。仍受報地獄。又一人作通俗小說吳歌等書。老而大愚。子孫消滅。作水滸傳者。子孫三世俱瘖啞。作水滸者。或曰施耐菴。或曰羅貫中。

洪武中京師一校尉。與鄰婦通。一日侵晨。校睜其夫出。即入門登床。夫遽返。校伏床下。婦問夫何事復回。夫曰天寒。思爾熟寢。恐傷冷。來加衾耳。乃為擁絮而去。校忽念彼愛妻如此。猶忍背之。負心之婦。何可與交。即抽佩刀殺之。時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喚無人。即出。隣里為夫所訟。執翁抵於官。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婦由我殺。奈何累人。監刑吏引見上。備奏其事。願就死。上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

〔附格言〕少年登高科。意氣盈溢。以博奕飲酒了其平生。遂把蓋地彌天的

力量。積慶垂休的日子。忙過錯過。真是隋珠彈千仞去也。

自咒咒他。偏憎偏愛。

【註】自咒者。咒己也。咒他者。咒人也。偏者。心不平也。

【訓】此一節言識量之短淺者。○慚愧而咒人。則為不遂之咒恨。忿懼而咒己。則為求直之咒詛。至於自咒而兼咒他人。則怨尤益甚。或迫於饑寒。或深於仇怨。自甘死亡。並祝人之死亡。直女子小人愚劣之態耳。愛憎與好惡不同。好惡出於公。愛憎出於私。偏則私中更私矣。美惡混淆。是非倒置。生釁長亂。往往有之。袁氏世範曰人家兄弟不和。至於破家敗產者。亦由父母憎愛之偏。衣服飲食言語。皆厚於所愛。而薄於所憎。所愛者意氣日橫。所憎者心懷不平。積久遂成仇恨。是愛之適以害之也。苟父母均其所愛。則兄弟自相和睦。可以兩全。豈不甚善。

【證】吳中朱承祚妻。有不愜意。輒自咒死。人或迂之者。輒亦咒之。康熙二年。以產亡。時有術士曹麗天。用童男女伏陰。可見亡魂。承祚信之。

。因試以幼婢百合。書符訖。睡去。見一緇衣女人前導。至一池。氣色甚慘。池中有七婦。其妻在焉。一見婢。遽呼曰百合汝來耶。歸囑家人。切勿咒詛。我以此受罪。倘得有道者薦度。可脫此難。臨別大慟。婢素蠢。醒後談此事獨甚悉。乃往叩窮隱施度師為懺悔。既畢。復延麗天至。如前。婢瞑目即作其妻聲曰。賴君懺悔有功。已托生本郡某家為男。十二月當產矣。更瑣瑣道家常事。良久辭去。至期。訪之某家果然。

東海徐甲妻許氏早亡。遺一子名鐵臼。再娶陳氏虐甚。欲殺前子。陳產一男。名曰鐵杵。蓋取其能搗撻鐵臼。於是捶撻鐵臼。備諸苦毒。甲性閹弱。又時不在舍。臼竟以凍餓杖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氏床。曰我鐵臼也。實無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於天。得天曹符。來雪我冤。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楚楚如生時。家人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恒在屋梁上。陳氏搏頰設奠。鬼曰不須如此。餓我至死。豈一餐所能酹。陳氏夜間竊語。鬼應聲云何故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舉家驚走。秉燭照之。亦無異。

又罵鐵杵曰。殺我。安坐宅中為快耶。當燒汝屋。即見火燃烟漫。內外狼藉。俄而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謳歌。歌曰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落早已。聲甚淒愴。自悼不得成長也。於時鐵杵六歲。鬼至屢撻之。撻處皆青瘀。喉結不能食。月餘而死。鬼便寂然。不殺陳而但殺杵。鐵杵猶為孝子。然繼母溺愛。殺其子更勝於殺其身也。快快。

〔附格言〕融得性情上偏私。便是大學問。消得家庭中嫌隙。便是大經綸。○薛文清曰。心不可有一毫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予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予遂逐去之。此事雖小。亦以見居上者正大明白。不可偏向也。

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_{音情}胎。

〔註〕越。跨其上也。跳。躍而過也。既生謂之子。未生謂之胎。

〔訓〕此一節。言輕舉妄動之惡。事雖偶見。而愚人易犯。故特著之。○五行必先水火。井以汲。竈以爨。是水火之神所棲也。越之則不敬甚矣。

食居八政之首。人為萬物之靈。自當加意珍重。奈何令出吾胯下乎。此雖細行不謹。而觸神賤穀侮人。取罪非小。凡兒童僕廝。尤宜時時戒諭之。至於男女生育。人道之常。乃或因野合淫奔。而冀其滅迹。或因家寒產薄。而厭其多生。於是有淹溺不舉而損子者。有用藥毒攻而墮胎者。骨肉傷殘。天性滅絕。殺人之惡。無過於此。救劫寶章曰。愚人不禁情慾。嬰兒有何罪愆。兩言勝於棒喝。附錄損子墮胎四惡說。一為多男而殺。貧富有命。恐增一人而損生計。安知不以一人長成而助生理。一惡育女而殺。男女受生。總屬一體。人盡棄女。則生男者從何擇配。一姦淫懼露而殺。或空門被污。或孀貞改操。或鄰女私挑。或侍婢受制。情有所迫。甘心為之。淫惡既犯天條。傷生又逆天命矣。一妬忌謀害而殺。艷妻煽處。多絕妾媵之娠。繼室毒謀。陰斬荊之嗣。婦人慘惡尤深。男子力不能制。罪有所歸矣。至有習其方術以覓利者。忍心至此。孽報尚可言哉。

【證】張孝先每醉。好跳井為戲。一日見井中有金甲神。持矛上搦。即腹痛如刺。虔禱誓戒始愈。

拭眼禪師。本王子也。棄位出家。以重瞳為弟子所疑。乃佯為目疾。常以

帕揩拭。人因以拭眼稱之。所至輒有光氣。一日。寺中煮粥。偶跨竈取鉢。是夕。夢竈神責之曰。汝本謫仙。當成正果。故諸神皆陰護汝。乃敢無禮於吾前。事雖小失。實由放心。諸神皆怒汝而散矣。既醒。其光即落。唐時某官偶行至山中孤絕處。旁有酒肆。入貫飲。但見綠帘音簾酒旗也招颺。音展風吹動也朱欄如畫。而罌罌之具俱無。一婦人入內良久。始提壺出。酒色如血。飲之甚甘。欲再飲。婦泣告曰。妾非陽人也。因生時侈用無度。凡殘羹剩酒。悉棄地踐踏。故受此報。每遇客沽酒。即出妾身上血供之。痛楚不堪。敢乞長官恕免。某官大驚而回。

崇禎時。蘇州閭門少年趙士美富而驕。耽於色。每逢婦女燒香羅拜。必乘間跨之。時六月十九。值大士誕。入北寺閒遊。適一少女來。為母病篤。伏地而禱。繼以涕泣。趙見其貌美。佯為糾跌狀。從其頭上跳去。女鬢髮俱亂。眾不知其詐也。亦諒之。而趙忽覺腎囊腫痛。旬日間。漸至斗大。蹣跚而行。羞入城市。數年腐潰而死。

鎮江民婦陳氏多子。心厭之。有談媪者。慣以藥治婦人病。遂為氏下胎。

甲子十月復孕。召媼再下藥。方合而未服。夜夢小牛曰。我與汝何仇。汝欲殺我。我將因而殺汝也。寤而不解。竟服前藥。血崩不止。痛楚月餘卒。媼亦暴疾死。子年懷胎。丑年方產。夢中之牛。即其子也。

巴東赫連傑妻。性慘刻。凡僕婦有孕。必墮之。既生。則勒令溺死。蓋惡其乳抱。至妨役作也。一日。見小兒十數。或形骸俱備。或肢體未全。皆淋漓血漬。爭噬其膚。哀叫數日。死之時。遍身已潰爛矣。

舒州王堯臣室女。患鬼胎。二年不下。父母設醮懇禱。家事真武頗虔。女忽作神言曰。此女前生為醫婦。貨賣毒藥。為人墮胎。內有貴命。亦被枉殺。上帝震怒。罰伊再生受報。腹中蛇相已具。不日化為蛇矣。果然。

行去聲多隱僻。

【註】隱者。隱秘。僻者。邪僻也。

【訓】此一節。舉惡行之大概而言。惟心術不正。故作事多不經也。○司馬溫公曰。吾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蓋凡光明正大之事。大廷廣眾之前為

之。則於人不疑。於己不忤。其暗室屋漏。惟恐人知者。皆得罪於天地鬼神者也。偶蹈及此。惡不勝誅。何況其多。隱僻之惡。上下文皆是。此却重在一多字。

【證】濬縣生馬一元病死。復甦。索紙作書。妻叩書何事。生曰。我為兩隸攝至一府。主者怒云。汝不德極矣。生平隱匿。人莫之知。若能盡書稔惡誠世。當即放還。我承命。隸遂送歸。今所書皆吾過也。妻曰。君請誦之。生誦畢。妻吐舌曰。吾朝夕侍君。不知君行若此。即君已矣。如子孫何。必諱之。生曰。已許冥君。食言恐且益罪。妻曰。盍擇其輕者書之。生唯唯。輒易牘。俄而仆地。口鼻流血。妻焚香禱曰。但不死。悉書如約。三日而生又甦。怨妻曰。爾言幾殺我。哀請百方。始得釋。然猶杖數十。視其臀。膚果墳起。因盡錄惡行。並入冥顛末。付梓。名曰馬氏誠世篇。自此誓心改行。以壽終。隱僻之行。自謂人鬼不知。豈料冥中固自了了。必使自盡供招。盡情剖露。令千萬人皆見。罰報甚奇。慈悲尤切也。

〔附格言〕詩書乃聖賢之公案。妻子乃屋漏之史官。

晦臘歌舞。朔旦號_{平聲}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咏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

【註】月終為晦。歲終為臘。月始於朔。日始於旦。號。叫呼也。涕。自目出。唾。自口吐。吟咏。亦歌也。竈。下灰謂之伏龍屎。故不可度香。

【訓】此下十五句為一節。參錯以立言。見一歲之中。一室之內。喜怒哀樂。言動起居。不誠不敬不仁。皆為過惡。體勘至此。充類義盡矣。○歲月告終。從前功過。俱於此結束。正當追思脩省。豈容妙舞清歌。月日方始。從後功過。俱於此開端。正宜靜氣澄心。何可叫號忿怒。且晦臘朔旦。諸神降察。禍福予奪。定於此時。愚人夢夢。恣意歡娛。自尋煩惱。誠堪慨嘆。北極乃至尊所宅。對者宜生畏心。涕唾及溺。穢觸甚矣。竈神為一家司命。對者宜生敬心。吟咏及哭。玩瀆甚矣。香以供神。取火爨下。則不潔。食成於竈。穢柴上薰則犯神。此二句因對竈吟哭而並及之。故以又字作貫。篇中言竈者。至此凡四見。蓋庖廚之側。惟婦人女子。朝夕雜

處。供奉竈神。習見生狎。謔浪笑傲。無所不至。甚且理髮裹足。裸浴便溺。了無顧忌。如此污褻。豈不獲罪神明。殃禍之降。責在主人。凡治家者。當以此為戒。

【證】太倉強生父死。悲悼不已。往龍虎山。求天師薦拔。適江右一人亦薦父。各出金啟醮。真人伏壇。移時起。曰衣紫者得度。衣褐者發蛆蟲道矣。蓋江右人殮父衣紫。而強父則褐也。強泣拜。問何以至此。真人曰。姑置他罪。只歲臘啖狗。終年教優童演戲。即宜有此報。強請更行懺謝。真人曰。天律已定。雖懺無益也。

陳英妻趙氏。性甚悍。好鬪詈。雖遇朔旦不止。往來其門者。但聞呼號怒罵聲。一日獨坐。有道者登門。氏問何為。曰賣靈丹。氏曰丹治何疾。曰服之可以長生。氏大喜。即買吞之。頓成瘖啞。一語不能發。

常熟奚浦錢氏。聚族而居。正德丙寅。被火延燒。凡三日。比廬皆盡。中有小樓三楹獨存。乃所稱小四房者。姑婦二孀。同處於中。二孀平日素敬斗。涕唾不敢向北。又持斗齋。方火熾時。烟焰四逼。窘怖無措。忽見朱

衣者七人。立簷前。舉袖一麾。火光隨滅。姑婦拜謝起。則朱衣者已不見。而四面絕無一椽矣。

江陵張鎮家有主庖小青衣。每於竈前歌哭。忽見地上一小銅人。長寸許。色如火。須臾漸大。長丈餘。形狀奇異。取小青衣食之。毛髮肢體皆盡。食訖漸小。復入爨下而去。人謂冒瀆竈神所致。

滕景貞罷官歸。家頗富。其竈中炊飯。雜用穢木。朔望燒香。即取薪度火。一日釜中有聲如雷。米上芴芴隆起。其聲轉壯。甑上生花數十朵。儼似蓮花。色赤如金。俄頃萎滅。既而家業頓敗。子孫有凍餓死者。

夜起裸

魯果切
羅上聲

露。

八節行刑。

【註】裸露。赤體也。八節。春夏秋冬。四立二分二至也。行刑。不專指誅殺。即鞭笞亦是。

【訓】清宵靜漏。乃百神交會之時。起而裸露。則冒犯者多矣。即暑月納涼。亦須蔽體。況平日乎。斗轉星移。乃眾生增長之候。遇節行刑。則傷

和者多矣。即庖中刀俎。亦當暫停。況人類乎。

【證】郭鎧素傲誕。七月中。浴罷。裸體坐月下彈琵琶。舉首見屋際雲端。現真武形。左右二神。執旗捧劍。若人間畫像。鎧惶懼。索衣冠。焚香設拜。久之乃隱。而雙股震慄不止。如處寒冬。旬日始愈。自是戒家人不敢裸露。

嘉靖中。有某官者。素酷暴。動輒行笞數十。雖佳節慶宴。刑杖不少停。哀號之聲震地。若罔聞者。時值長至。一道人排闥入。直立廳事。瞋目髮指。某官大怒。命左右盡力笞之。忽後堂大呼公子為鬼擊。幾死。某官張皇入內。其子自言。若有鬼神持巨箠捶我。皮肉俱爛。血漬雙股。痛不可忍。急遣人至廳視道人。已失所在。乃號叫大哭。舉身自擲。頭面皆損。

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

【註】流星。移星也。赤白色曰虹。青白色曰霓。天地交姤之氣也。三光。日月星也。

【訓】世俗以見流星為不祥。謂唾之可解。不知唾人之面。猶動人怒。而可加之天象乎。尼山著述。赤虹降天。易水悲歌。白虹貫日。是虹霓固異氣所結。指之則不敬矣。三光二曜。萬古照臨。人宜敬仰。輒指則有輕遽無禮之狀。久視則有抗慢不恭之態。皆取戾天神者也。此等罪過。婦女兒童。尤易犯之。不可不戒。

【證】天啟丙寅。晉陵大旱。自三月至五月不雨。人心惶惶。太守曾二雲公櫻祈禱甚虔。延羽師築壇。率縉紳士民晨夕叩禱。不應。公坐臥不寧。忽夢神告曰。明晨有一老人。鬚髮如雪。挾傘進西門。可邀以禱。不效。則舉火焚之。雨必足。成功只在一傘耳。昧旦。即遣人伺之。果得。公延至。事以隆禮。懇代吏民請命。老人悚然謝不敏。公實告以神語。老人感公誠切。許以捐身力禱。赴壇。焚香告天。誓不飲食。自限三日不雨。即赴火。四圍積薪踰壇。老人竟日百拜。次日腹枵力疲。叩頭而已。至三日寅劇。黑雲四合。大雨如注。頃刻水深尺許。萬民歡呼。公拜酌老人。問平生積何功行。一傘有何異處。老人曰。愚民未諳詩書。一無知識。但生

年八十。惟敬天地神明。所挾一傘。遇出路便溺。必張以護身。母令穢觸三光耳。公為肅然增敬。厚贈之。不受而去。老人姓羊。名稔。荊溪北鄉人。

春月燎獵。

【註】燎獵。所謂焚林而畋是也。

【訓】射飛逐走。已有明戒。此更揭其甚者言之。蓋射逐之所傷有數。而燎獵之所殺無窮。長林一炬。烈焰連天。草木俱枯。昆蟲就燼。齒角羽毛。悉無噍類矣。況當春月。正發生孕字之時。一網打盡。慘何可言。

【證】熊山一叟。家富無嗣。地有猛虎為患。叟以草木叢茂之故。因借咸陽一炬。片時十里皆灰。年餘生一子。稍長。即欲縱火燒父居。至十八歲。忽跳躍狂呼。流涎仆地。復甦謂父曰。我名雖汝子。實汝仇家。我本山中巨蟒。方春抱娠。被爾放火燒山。傷及萬億生靈。吾母子俱成灰燼。今冤可雪。不復在此矣。言畢而逝。是夕被火舉家盡滅。

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

【註】惡罵。惡言罵人也。

【訓】涕唾溺。特常事耳。對北猶為罪愆。至於惡罵。則一時忿激。必多忍心滅理之語。上撓神怒。更不待言矣。龜蛇陰精。應北方元武之宿。為物最靈。鄭圭之射妖龜。胡穎之斬妖蛇。以其害民惑眾故也。若無故而殺打。能免慘報乎。章內戒口過。戒殺生。不一而足。復以此二語作結者。蓋前第二章。言北斗神君。錄人罪過。北方屬陰。乃上天掌刑殺之司。凜威權。尤為可畏。故再言對北。而並及於龜蛇。事雖小節。罪終不赦。所以起人悚懼之心。不憚其言之瑣。詞之複也。○自非義而動至此。皆非道則退之目。

【證】明新安汪婦董氏性妒。無子。嫉妾生男。每日暮。輒對北惡口詛罵。一夕見一星墜地。形如斗大。聲響如雷。婦驚悸成疾。腹漸大如孕。夫疑其有外遇也。遣歸母家。及產。至七日不得下。用穩婦取之。竟無所有。

江西都校黃敏墮馬折左股。問諸醫。以石碎生龜傳之。月餘乃愈。而龜頭復活。與髀肉相連。敏惡之。欲割去。則已肉也。痛不可施而止。口目宛然生動。時被鑽齒。則痛楚入髓焉。

崑山顧宗伯錫疇在溫州。為副將賀君堯所殺。未幾。降乩於門人張調鼎家曰。吾前生誤殺一蛇。今蛇為賀君堯。前六月十六。已害我於江中。因果應受。可語我兩兒。勿事報讎。張猶未聞公訃。急遣人至溫訪之。時太倉吳國杰在溫。宴公於江心寺。明晨報公被害。廣遣漁人覓尸。無有。夜夢公立水中曰。我前世為天台僧。擊斃一蛇。今抵其命。承君厚意。以君前世為我徒孫故也。但向某灣尋之。即得矣。如言復覓。果得尸。扶櫬歸崑葬焉。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
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註】如是等者。猶云諸如此類。有推廣未盡之意。司命。即前司過三台諸神。死有餘責者。一死未足蔽辜也。殃。禍也。

【訓】此一節言惡報之如影隨形。故明下一隨字。正見得禍惟自召也。與第二章廻環相應。○總結上文。言人作此種種惡事便成罪案。而其罪又各不同。有諸事互較而或輕重者。有同事異情而為輕為重者。司命之奪紀奪算。亦分差等。如權稱物。銖兩不爽。由是貫盈而算亦盡。則地府勾魂。身死而責未完。則子孫蒙禍。世人不曉。漫將遠在兒孫近在身之說。作兩截看。謂天心仁厚。罪無重科。豈知極惡窮兇。身與子孫。皆不能免。山頭慘澹。已為長夜之囚。屋下凋零。仍了重泉之債。即章內所列。亦有罪不至此者。而總以此結之。亦可見天之懲惡。未嘗少恕。但有遲速。終無漏網。人當猛然警醒。慎無自累。且累子孫也。算盡則死。是極苦口之詞。第二章已言之。此又說盡頭一著。還抵償不足。要報及子孫。益令毛骨俱悚。

【證】嘉興楊鐸登萬曆庚戌進士。授吉安司理。性陰鷙。多以密謀陷人。

嘗白晝坐堂上。見羣鬼來索命。移病歸。日為鬼所侵。已死復甦。家人喜甚。鐸曰否否。陰司遣暫還以示顯報耳。寃對滿堂。急具酒食。焚楮錢。家人如言。設饌於門。鄰有屠兒倪鐸而過之。詬曰此何為者。悉取啖焉。羣鬼怒。語楊曰。姑緩汝。以倪鐸往。楊喜。謂倪且代已。遣人往視。則倪果以腹痛暴亡矣。肉未寒也。楊以十金授其家。令速殮。隨火之。倪入冥。罪不當死。魂歸而尸已焚。遂同羣鬼作厲於楊家。爭啖其肉。拔其鬚。抉其目。遍身潰爛而死。鄰人適有新亡者。倪附其尸。蹶然起。奔至楊家。大呼曰。閻羅天子命我擊殺其少子。以抵焚尸之罪。乃趨入內。踣其少子。尸遂仆地。遠近來觀。無不驚怖。

嘉靖初年。秦某者。相傳為賊檜嗣孫。宰湯陰。有治績。每欲謁岳武穆廟。逡巡弗果。將及瓜。謂同寮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在後嗣耶。且吾守官可對神明。往謁何傷。遂為文祭之。甫再拜。不能起。嘔血數升。扶出廟門而卒。按賊檜無子。而為之嗣者亦不能免。豈真武穆之念舊惡哉。蓋檜孽深重。其嗣孫亦時懷慚悚。當其欲謁逡巡時。固已魂搖膽縮矣。一一見武穆威靈。不覺神禡

其魄。彼之死。直自死於羞惡之良心也。然餘殃之可畏益信。

〔附格言〕世人眼光短。但見善惡一時未報。便謂因果無徵。不知報之遲速。不出四五十年。此數十年。在無窮中。直一瞬耳。人只辨一片忍耐心。長遠心。打大算盤。歸除到底。久久定不錯也。

右第五章。如是等罪以上。惡之感也。以下則惡之應也。言惡較詳於言善者。善則止言其理。惡則條著其事也。

太上感應篇註訓證卷之四

蘭陵學了氏纂輯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註】以威勢詐謀逼取曰橫。兼橫逆橫暴二意。計者細細估算。無虧漏也。當者。適符原取之數也。遺亡。散失也。口舌。猶官司也。直。原數也。無罪而殺者。謂之枉。易。交換也。

【訓】上文已總結諸惡報矣。猶恐為惡不悛者。痴迷太甚。以為禍雖不免。終有便宜。故此一節。直以因果適均者提醒世人。使知彼此抵償。在己

毫無所利。而橫取枉殺。其罪尤著。特就上章所已言者。復揭出以示人也。兩又字是更進一層說法。諸者言此等所犯之多也。橫取人財。多陷人之妻子家口。以自肥其妻子家口。而鬼神暗中折算。即使其妻孥殞滅。家口銷亡。取財捨命。適足相當。設或不死。則有水火漂焚。盜賊劫掠。以及遺亡疾病口舌諸厄。耗盡貲財。更陪驚恐。較之取數。正復不減。然則妄取竟何利哉。妄取即橫取。由事勢言。則為橫。由情理言。則為妄也。枉殺之事不一。冤對固甚分明。以己之命。博人之命。贏得幾何。殺於今日。殺於後日。所差幾何。不過一手一刃。兩相交易耳。天公如此平反。臨死能無心折。不死其身。而死其妻子家口。且不死於倉卒。而死於日漸消磨。總只欲破耗橫財耳。惟地下人多枉命。故頭上天必無枉道。

【證】萬曆中。江陰小吏焦某。以楚中典史。遷知事。赴任江行。有楚僧募金六百。將往普陀山樹剎。附舟而南。焦推僧入江。取其金。次日。忽見僧從水出。曰吾命已矣。金乃十方所施。終不為君有。自是日現形入夢。焦憂懼得病。抵家益劇。薦冤禳謝。無所不營。僧至。必大呼曰。功德

何益。還我命來。要六白金往南海去也。焦叩頭哀乞。終不聽。時囊中金亦盡。一日僧持刺相訪。直入中堂。閤者辭以主病。僧叱云。吾非募化者。有事見汝主耳。焦方負床呻吟。妻拏環泣。復聞僧來。大駭云。索命鬼變幻如此。不如速死。奪刀欲自殺。家人方抱止。而僧已至前矣。謂曰某人也。非鬼也。去年風浪中自分必死。忽有一燈引入蘆漪。遇漁舟拯脫。復募六百餘金。將往普陀償願。因過此知君有異病。特來釋君疑耳。焦曰金盡奈何。僧笑曰。吾本無意索金。何必如此。舉家聞而羅拜。贈以衣服。却不受。一飯而別。使人跡之。果乘南海舟去。自後鬼形遂絕。而焦終不自安。輒死。止一子。年尚少。方應舉。以親喪不赴。無故走江干。跳怒浪中以歿。僧自南海歸。聞而嘆息者久之。楚僧生死幻形。總是焦吏心病。卒至家破子亡。妻拏窮餓也。然則橫取者。只問他打得心下過否。

牙僧錢某。有一商投宿。錢利其貲。因商病。致之死。家驟富。商鬼為祟。復請道士牒之酆都。後錢妻艱於產。鬼托夢醫曰。我某商也。錢僧死我而得我金。反牒我酆都。今遇赦得出。欲禍其妻以償我命。君請勿治之。

及旦。錢果召醫。醫忘前夢。即與藥。產一奇形之兒。覆之腳爐中。更產二兒。開爐欲並棄之。爐中兒躍出。從產門復進。二兒繼之而入。婦遂死。舉家驚異。醫始言其夢。此上俱以妻子家口報者。

郭思承為司理。甚廉潔。有法司元珍者。掎克虐民。俱以秩滿合舟還里。郭攜眷居前艙。元在後。至中流。忽風起晝昏。眾見水中鬼使鑿舟為兩截。郭之前艙。浮江面。順流到岸。其後艙。行囊即時沉沒。惟人口得無恙。乞丐而歸。此以水報者。

有施八耆者。專以勢謀攘奪人財。遂致富。一日有黃冠踵門化齋。吝不與。黃冠出而笑曰。我豈真求食耶。主人罪深。故來挽救之。今怙終若此。不可救也。已而火自內出。焚其屋。數十年蓄積。盡成灰燼。此以火報者。洞庭消夏灣蔣舉人。屢試春官不第。遂效鑿斷之術。日夕持籌。算索苛刻。不數年。貲累鉅萬。錢神作祟。盜來劫。鞭撻炮烙。罄其所有。席捲去。盜大喜。於是縛牲載酒。賽願於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絕無人居。乃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及。不虞

舟人利其有。截纜揚帆而逝。盜醒。覓舟不見。時值嚴冬。凍且餒。駢首就斃。無一存者。後邏卒偵之。乃見盜尸及蔣氏遺衣。此以盜賊報者。○蔣氏得盜報。盜復得舟人報。螳螂捕蟬。雀併啄之。未下咽。而彈射及矣。瞬息間兩番報應。不知舟人又作何下落也。

趙生。故宋宗室子也。家貧。居閩之深山。業薪自給。偶伐木溪澗。見一巨蛇。章質盡白。尾之行數百步。入一巖穴中。就啟之。得石。石陰有字。乃黃巢手瘞。治為九穴。中穴置金甲。餘皆黃白也。生取其零。復拚之。自是家饒。不事採薪矣。其姊夫為吏。知其事。白之官。生不獲已。投一巨室。告以穴處。巨室遂廣行賄賂。時帥府委福州路一官廉之。巨室獻以金甲。其事乃寢。路官得甲。珍襲備至。一夕聞繞榻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怪之。起視。扃鑰如故。及啟筭。已失之矣。此以遺亡報者。

正德時。崇德人胡應圭與陸一奇。朋誘宦裔賭博。攫其家財之半。後胡瞎一目。陸跛一足。日費療治。所得俱盡。仍為窶人。此以疾病報名。

萬曆甲午龍江鎮民翁某。橫暴好奪人財。家畜羣鴨。中一鴨獨呼云。算賬

算賬。始一婢聞之。既而羣聽。無不聞者。以告翁。翁聽亦然。怒殺之。寘釜中。愈烹愈大。形如鶩。不敢食。投之江中。未幾無故構異訟。家私盡破。此以口舌報者。

永福令王教。循州人。作事深刻。民有李師翁者。習戲術。善以符咒療人病。遊豪貴之門。教惡之。逮繫論死。其女十一娘請以身代。不許。十一娘思報父讎。常懷利刃。欲刺教。而出入嚴衛。不得行。聞教母家居。好延年之術。憤然曰。彼殺我父。我當殺其母。乃毀容為女道士。以父術至循州。自言已數百歲。能煉大還丹。教母聞之。大喜。召居其室。懇求之。始為壇。屏從人。令教母夜半入壇內。詭云麻姑賜仙酒。以鴆毒死之。斷其頭。乘夜遁去。教聞變。驚痛而死。十一娘不知所終。

蘇州進士劉錫元。初為廬陵教授。萬曆壬子。應滇中闈聘。道經貴州。夜宿郵亭。夢一長面偉人來拜。曰余宋將曹翰也。有所請於公。問何事。曰余以屠戮江州。多枉殺。故世世為豬以償。知公仁者。願垂救拔。劉曰某凡夫也。焉能救君。曰昔曾感公不殺之恩。至今不敢忘。問所以。曰某歲

公之田客負租。以我代償。蒙公憐而活之。今復酬償此地。聞公過此。故乞請耳。劉曰。何法可救。曰。每當屠割及湯鑊時。苦不可忍。惟聞至誠君子。好言超度。遂解此苦。言訖。悲歎而去。劉既醒。聞門外殺豬聲甚厲。即起坐。持大悲咒千遍。越三日。復夢來謝曰。承公超度。大釋前愆。判令公家為僕人矣。後劉歸。家人王姓者生一子。鬢邊尚有豬鬃數根焉。浙中李甲與張乙同經商。天晚投宿一古廟。廟甚僻寂。甲利乙貲。乘熟寐。殺之。將出門。回顧神像。儼然如生。甲驚怖。乃跪告曰。此事別無人知。惟神見耳。願勿言。忽空中答曰。我定不言。只恐汝自言也。甲頓首出。歲久復與錢丙交稔。同商販。又至其地。日暮失道。甲曰。此去不遠。有古廟可依。急投宿。夜半。不能成寐。甲言曰。此廟神最靈。丙問何以知之。甲遂盡吐昔日所為。及空中語。丙默識之。後二人忽反目。丙竟訐於官。移文彼處。起瘞尸。質其事。甲即引大辟。

汴郵卒。單騎巡警。出都門甚早。至棘野中。有早行賚輕貨者。見卒來。疑有他志。匿棘叢中。卒亦暗不辨也。但聞途左有行步聲。近身不見。恐

是虎豹。因以鎗遍刺叢中。中之。拽而出。則死矣。方知其誤。遂取其囊金。棄尸於棘。人莫知也。卒由是富。娶妻。久無子。止育一女。晨坐於門。見所刺之人前來。亟闔戶。潛窺之。竟入對門皮匠家。俟晏問之。則匠昨夜生子矣。卒既知其因緣。了不敢言。第厚遇匠。並憐其子。許以女妻之。匠大喜過望。令其子事卒如父。一日盛暑。卒飲酒醉臥。汗湧出。適匠子侍側。微以刀刮其汗。卒醉中不辨何物。以手擊之。刀遂入腹。將絕。亟呼家人言其故。女卒歸之。並家私盡授焉。向攫凶器於棘中者。今藉寇兵於庭內。向以手刃人者。今還以手自刃。雖誤殺之罪。欲以恩解怨。終不可得也。此上俱枉殺報。

〔附格言〕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之人。謂之產業。害天下之人。以利一家之人。謂之冤業。以產業作事業。人惡之。以冤業作產業。天殛之。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鳩朕去聲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註】屋漏水滴脯上。名為漏脯。毒能殺人。鳩鳥多食蛇。有毒。以其羽入酒。飲之即死。

【訓】上既言為惡者無所利矣。然人且明知而故犯者。則以利令智昏。未知惡即是禍。謂惡在此。禍在彼。今日為惡。他日得禍。猶可取快一時。即孟子所云饑渴之害也。故此一節又危言曲譬以深警之。使知以是飽。即以是死。非有二物。特下一暫字。見得須臾受用。頃刻捐生。無限悲憫。為天下人托出一副眼淚也。上並言取財殺人。此專以取財言者。第五章臚列諸惡。原以非義兩字作領。曰非義之財。則殺人亦其內矣。及之。言其速也。說為惡即以取禍處。體貼值形。入人肺腑。讀至此。作惡人當齊聲大慟。

【證】南康夫婦虔事真武。生一子。欲謁廟酌香。鬻豕得銀八錢。付妻置神前磬中。屠窺見。既牽豕。復乘間竊銀去。夫覓不得。以責婦。婦無以

自解。因縊死。夫歛埋之。大慟。乃與其子往廟。登殿見婦先在。夫曰爾已死。殆鬼乎。胡晝見也。妻曰我瞑目間。為神所攝至此。原未曾死。安得為鬼。夫見其語言明朗。不解所以。即同進香畢。歸家。發塚視之。但見前屠已死棺中。左手持原銀。右手持索。觀者無不駭異。此是一段奇絕公案。世間虧心事。能盡如此報應。便快極矣。

蘭如賓居芝川店。有茗客王蘭者。持錢數百萬止其家。數年。無親戚往來。偶臥疾。如賓乘機殺之。得財驟富。隨生一男。名曰玉童。憐愛殊甚。嗜好日費數金。及長。酗酒縱博。無所不至。忽暴卒。如賓痛惜。葬具甚厚。每歲忌日。猶飯僧追薦。一日有僧圓照求食於黨姓家。一女迎門曰。我家無物具饌。此北芝川店蘭某飯僧。盍往焉。僧曰。女不出村。何以知之。女曰。其亡子是我前身。僧駭異。造蘭家。具告以故。如賓遂與妻攜紅錦二十端請見。女納錦不出。黨父母謂女曰。彼必欲見。則何辭。女曰。但告云。汝子身存及歿。所費王蘭財盡否。彼自去矣。父母以告。如賓果驚顧其妻而去。父母怪問故。女曰。兒前身茗客王蘭也。有錢數百萬。

客如賓家。因病殺我取財。死訴上帝。願為彼子耗之。今財耗且盡。止欠四十餘金。適纔紅錦。已足相償。如賓不久亦死矣。不踰月果殂。

萬曆丙申。黃岡鋸匠皮龍兒。與李鬚作伴。見李積二金在裏。欲得之。詭言某家召匠。誘至幽僻處。以斧擊破其腦。裂衣塞口。仍將土覆之。取金而去。日既暮。有二鬼掀土去塞。扶李使強起坐。輒又曰。前人至矣。復覆以土。教其忍死勿動。蓋龍兒恐李死不穩也。欲來加數斧。見果死。乃去。二鬼復至。如前使強起。已而徐徐掖之行。將旦。以鋸掛其臂。曰汝從此赴官司。我不能隨矣。李扶重傷叩縣。又言鬼事。傾城駭愕。急捕龍兒論死。而李竟無恙。

〔附格言〕玩錢字旁着兩戈字。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錢乎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殺我而不可得。汝亦無奈我何。○有人於此。斷頭以易冠。殺身以易衣。則必羣而笑之。謂冠以飾頭。衣以飾身。何乃殺所飾而求所以飾也。世之嗜利者。大率類此。

右第六章。就諸惡中摘其著者。以明召禍之理。申前章未盡之意也。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

【訓】上三章既分列善惡之報。此又總論善惡之幾。欲人知所謹也。蓋為善為惡者其事。而所以為善為惡者則本於心。世人昧此喫緊關頭。謂起念之初。無人知覺。往往怠惰因循。不加檢點。以致善念日消。惡念日熾。魔障重重。無時得脫。故至此提出心字。為第一章來龍結穴。神。即心之靈也。心有善惡。神有吉凶。慈悲鬼剋。方寸地中自現真形。各以類至。何煩片時等待。兩隨字。正遙應如影隨形句。形動則影在。心動則神在。與大學釋誠意而言指視其嚴者。同一義也。玩一或字。有不入於此。即人於彼之意。亦與第五章苟或字相應。

【證】王文正公旦初釋褐。知臨江獄。有一囚罪當死。公求出之。通夕不寐。至五鼓時。忽有得。急趨出。則吏卒已皆起。驚呼相向。公怪問之。

對曰。值更者纔擊五鼓。忽聞空中有聲云起起。公將出矣。方振衣而立。不意果出也。公默然心契。即引囚核問。竟為平反。

吳曦。璘之孫也。方十歲。父挺問其志。即出不臣語。挺怒。蹴之爐火中。後卒謀逆。尚未發。嘗校獵夜歸。垂鞭四望。仰見月中一人。騎馬垂鞭。與己酷肖。問左右。所見皆符。默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遂反。時有折曦名者曰。三十一日。我乃被戈。果一月。安丙誅之。妄心一萌。異形踵至。雖有非常之兆。逆理則妖也。

崇禎時。崑山李瑤圍銓部。子伯馨。有門下客。號朱三鬚子。與僕輩通謀。伯馨恨之。以一名刺送縣。囑收朱三付獄。僕匿刺。偽報付獄訖。又一日。以名刺囑討氣絕。僕復偽報已斃獄矣。未幾。伯馨病。見朱三來索命。家人以先共朦朧。不敢言其尚在。日禱神求免。卒不能解。被朱三捉死。朱三尚在。而伯馨所見復何物耶。曰此即所謂凶神也。朱三固有罪。伯馨亦太狠。事後未免悔懼。心中必時時有一朱三。故凶神即現為若人以殺之耳。

〔附格言〕要知自家是君子。是小人。只於五更頭檢點思想的是怎麼。便見

得。右第七章。欲人察識其初心。下第九章。則示人擴充之功效也。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註】曾行者。不但心起於惡。而且見之行事也。改者。改其事。悔者。悔於心。諸惡。即第五章第六章所言是也。衆善。即第四章所言是也。久久者。久而又久。轉者。旋移而忽變也。

【訓】上章因前歷言善惡之有報。故從先一着推求。此章又欲申明禍福之無門。故從後一着指點。所以誘人改過遷善。趨吉避凶。乃太上立言之宗旨也。其有者僅見之詞。天下純善者少。曾為惡者多。如為惡者必不可復善。則永無自新之路。凡聖賢一切說法。此輩亦一些用不着。幸而造化機關。任人旋轉。一經改悔。便如紅爐點雪。幽谷一燈。從前罪過。儘可銷除。然又恐人誤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語。妄想以杯水救車薪。故復著力說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二句。又下久久兩字。見得惡事須刮磨淨盡。善

行須積累成功。永久不變。方能有效。曰必獲吉慶者。覩破天公接引婆心。為世人操券也。所謂云者。言轉禍為福。古來原有是語。必有是事。有是人也。首章言禍福曰召。此則曰轉。若招之而至。半途而返者。但須於可轉時急急做去。請於此下一轉語曰。春風不度玉門關。諸惡莫作眾善舉行八字。為通篇提綱挈領處。

【證】淮陰陳生。任俠不修細行。至三十。始有悛心。偶患背疽勢危甚。因自念死生晝夜乃常理。何足畏。但可惜不曾做箇好人。若天地垂憫。賜以再生。定要改行從善。遂草一悔過文。焚告空中。是夕二鼓。夢金甲神持丹三顆。謂曰。爾言下頓悟。上帝遣來相救。因用手摩背。清涼遍體。遂痊。自後力行善事。以壽終。

錢玉虬乙未登第時。一同年某自言知前三世事。初為犬。再為驢。三得為今進士。方犬時。主家懸肉一臠於廡下。竊之去。主婦不知也。主歸。詰婦。無以對。疑婦有私也。扑之。至經死。鄰有見犬蹲草間嚼生肉者。以告主。跡之。得遺肉。怒。捶之死。入冥。冥司以其害及主母。罰為驢。

後馱一老叟。山行。渴甚。思欲澗泉。崖頗高。恐垂首食時。墮叟死。寧忍渴自仆。陰府嘉此一念。遂遣為人。且發貴。致有今日云。

萬曆癸未會試。葛楚輔與顧待問連號坐。侵晨。顧來語曰。我見春榜矣。葛驚問。顧曰。昨夜夢入仙府。見榜未有顧待問字。而墨塗去。叩所以。一真官曰。好食牛肉。姑示罰耳。方惶迫問。旁一人曰。盍禱之。予即謝過。誓自今不敢復食。真官曰。汝果自此不食耶。曰然。真官喜。取筆復註姓名。因借榜細觀。覺而忘去。獨能記君名。蓋又在我下也。榜發。果然。二人自此永戒食牛。

〔附格言〕蓋世功勞。當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惡。當不得一箇悔字。○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勤學。然後知平日之業荒。近情。然後知日之念刻。

右第八章。別開一面之網以警勸人。見無感而弗應。是此書大法門也。

故古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

【註】不言善人惡人。再直言吉凶者。善則吉神隨。惡則凶神隨。人神合一。善即福。惡即禍。正所謂如影隨形也。

【訓】此承上二章而言為善為惡。原始要終。感應不爽。則天人之際。其故較然。凡讀是書者。當知去惡從善。工夫自有節目。程課自有限期。殊途異報。歷歷分明。正可剴斷疑根。信心做去也。吉凶禍福四字。為一篇之主。善惡兩字。又為吉凶禍福之主。而語視行三者。乃諸惡眾善之入手處也。孔聖論克復為仁。則曰視聽言動。此但曰語視行。而不及於聽者。聲入心通。關鍵更密。彼為上根人說法。故推究精微。此為下根人指迷。故略舉大概。一日者分計其功。三年者統計其候。夫自朝至暮。口之所出。目之所注。身之所為。不一而足。豈必三年之久。善惡毫無間雜。何竟

作此斬釘截鐵語。蓋善惡總繫於心。心純於善者。既不貳又不息。則必孳孳為善。惟日不足。是以謂之吉人。心純於惡者。既自暴又自棄。則必孳孳為惡。亦惟日不足。是以謂之凶人。孟子所云雞鳴而起。遂分舜跖者。此也。降福降禍。待以三年者。天上考校。與人間大比相同。善者惟恐其有始鮮終。惡者猶望其改絃易轍。大約三年不變。則終身可知。故禍福至此方定。太上慮人懷疑不決。又重下兩必字。蓋非必之於天。乃必之於吾身。三年以內之語視行也。禍福自求。於斯益信。篇首言召言報。猶若平等往來者。此更言降。則有自上而下。不得推辭之勢。更覺悚然。○心之方起。則事未為而吉凶已隨。語視行之已著。則至三年而禍福始決。一虛一實。一速一遲。此處正當參透。

【證】蕭達。漢陽人。嘉靖甲辰。楚大饑。出粟濟之。粟盡。復措千金易粟。作粥以食饑者。時尚未有子也。一夕。夢見數百人羅拜曰。感謝凶歲活命恩。一人手携兩孺子曰。請以為嗣。所以報也。庚戌長子良有生。丙辰仲子良譽生。先後中鄉舉。達欲取故借券付諸火。妻戴氏曰。伯氏亦有貸於人。如此。不相形乎。無索償足矣。萬曆庚辰。良有舉禮部第一。廷

對及第。良譽亦成進士。楚人有漢陽雙鳳之謠。父子俱享百餘齡。

王曉以平旦出訪林機。時機為給事中。在省未出。其妻曉姪女也。垂淚訴曰。林氏滅矣。驚問故。曰天將曉。夢朱衣人持天符來。言上帝有敕。林機論事害民。特令減門。悸而寤。猶彷彿在目也。曉慰以夢未足憑。無為深感。因留食。待林歸。從容叩近日所論奏。林曰。蜀郡以部內早歉。奏乞撥米十萬石賑贍。即有旨如其請。機以為米數太多。蜀道難致。當酌實而後與。故封還敕黃。上諭以西川往復萬里。更遲待報。恐於事無及。姑與其半。只此一事耳。曉顰蹙而去。未幾。林以病歸。至福州卒。三子相繼亡。王氏求近親者為嗣。亦輒不久。其後遂絕。一賑饑而獲貴子。一阻賑而致滅門。所謂一言傷天地之和者。林機毋乃犯是。

黃鏞典試閩中。校文日。有一卷黜落。晝忽寐。夢一老嫗至案前。哀告曰。吾孫今歲當得解。妾為城隍司遣至。看護該卷。適被公黜落。妾已攜置案上矣。乞為陶鑄。夢覺。則所黜卷果在案。細閱之。復黜。夜又夢嫗告如初。且言其夫昨為州司推欺吏。嘗活二囚。有此陰功。故上帝勅吾孫應

預鄉薦。公乃逆天。可乎。晨起。弔後二場閱之。論果佳。因取充解數。及揭曉。視之。則論亦無甚高也。

左蹕以鄉舉赴春試。卷甚佳。分考將呈上第。忽夢神曰。此台州左蹕文也。頃受賂五十萬。致有枉死者。已遭陰譴。減折祿算。一第即死。幸無取也。凡三日。夢悉如前。遂黜之。及出院。查視落黜果左蹕也。後數科。蹕始登第。是年出使。即死於燕山。一活二罪因而低文中榜。一受五百緡而佳文坐擯。則有志科第者。文章德行。還以何者為重。然左君當死。猶必使之一第而死。豈酌名罰過。固兩不相悖乎。

朱清。華亭獄卒也。獄有里民黃玉坐誣械繫。每云當有義兄相顧。俄一人至。稱玉仇家。跪獻簪珥。求清斃玉。察之。即玉素所云義兄也。其簪珥則玉妻出之。託以謀脫其夫者。清佯諾。八告玉。玉惶懼乞命。清曰我決不為此。當易銀米治汝食。逾年玉病死。又助其妻買棺具殮。以畢前金。於是清改役為堂隸矣。偶行郊外。遇玉至。呼云荷君周濟。今在東嶽為勾攝痘瘡司。願少圖報。城北大姓張翁。晚年生子。甫三歲。病疹垂死。君

往治之。只用水一盂。香一炷。以手拍案呼黃玉者三。而嘆其兒。三日必愈。可索三十金謝也。清往。悉如其言。張之子既長。習舉業。弱冠登第。官侍御史。按河南。翁述朱隸治痘神效。輒造謝之。兼詢其術。清備言黃玉報恩之事。侍御益重清。而發玉義兄昔年陰謀。寘之法。

金華王某家甚殷。深秋時。天忽雷雨。有一人奔至。避雨於門。自稱縣吏。王之主人。因止之宿。具雞黍。設帳榻以待。吏見其貲饒。且製榻工巧。萌覬覦心。去未逾月。縣獲大盜。誣扳主人。主人不測其由。即浼吏營免。所費大半入吏橐中。復索前榻為謝。主人猶感恩不置口。值嚴冬。主人登樓玩雪。見前吏負一黃袱。望門而來。竟入牛欄中。甚怪之。語其妻。妻曰。緣汝想極。故目眩成形耳。但一往訪。便知虛實矣。主人至縣。問守門隸。曰此吏三日前已死。汝何問為。因數其平日設心奸險。囑盜誣詐之由。主人駭然。歸視牛欄。果生一犢。腹皆斑色。試以縣吏呼之。輒俛首作報狀。乃知即前吏托生也。一受人之金。還以濟其人。而鬼能報恩。一利人之貲。因以傾其人。而牛能填債。然則廁身公門者。慎勿向牛腹中作生涯也。

密雲富翁一子。數歲。忽失去。遠近求之。弗得。翁念殊切。值天暑。數人歇涼於門。坐久竟去。翁策杖而出。見門後一黃袋。盛銀數定。蓋餉邊者。翁竚俟其還。少頃。一人號泣奔至。曰我天津衛解邊餉者。適與同伴借此歇涼。解腰間袋置門後。乘陰速行。忘取。倘長者收得。願與均分。翁驗還之。其人拜謝。且懇所以報德。翁俛首久之。曰老拙久失一子。此行但覓清秀孩童一二賜我。足矣。其人銘刻而去。事畢回至途。見人携一小兒請鬻。其人記翁恩厚。幸有餘金。遂買兒。聯騎至翁門下馬。兒竟入室中。舉家號泣。始知所買兒。即翁子也。翁大喜。復厚贈其人。翁一托覓童。便兆子歸有路。鬻兒買兒。無意相逢。故廬忽返天涯子。介紹偏經報德人。種種巧遇誠天啟之也。

章邵為商饒有財帛。而貪求無厭。一日欲夜行。意有謀也。止一子方弱冠。先父一程行。宿大樹下。憩睡以待父。邵至。不曉是子。但見衣襟左旁。一人熟寢。遂取腰刀刺其喉。取衣襟前行。天漸曉。見其衣襟。乃知殺者即己子也。痛恨無及矣。假使當時殺者非子。則途間父子相告。必欣欣有喜色。

具此貪狠心。如何能不迷誤。○一廉財而失兒還得兒。一貪財而殺人反殺子。便宜折本。俱臻十二分。似此昭報。而痴夢猶不醒。何也。

楊貞復公起元幼時。受舉子業於父。嘗聽講至夜分不寐。迨旦。即發揮於文字之間。呈之以為歡。又見母多病。每夜。俟人靜。出天街上叩禱。願早登第。及兩親見之。是時惟知愛親。無他念也。登鄉薦時。年二十一。後累赴春官不第。乃奮然曰。得非吾念有差乎。遂奉文昌帝君像。朝夕默禱云。有如志富貴。不志道德。為身家不為生民。上負吾君。下負吾親者。神明鑒之。至三年即第。此三年降福之證。

正統時。山西郝從周。十七歲入泮。恣容俊偉。議論風生。下筆千言立就。與王用予結文昌社。用予夢帝君升殿。叩首問從周功名何似。帝君曰。從周生畀異才。二十六應成進士。三十餘遷侍御中丞。四十五。晉大司空。兼錄司農司寇事。五十四。以少保致仕。六十九善終。緣其入泮後。恃才傲物。諧謔攻彈。語多湊巧。冥中錄其口過。已二千四百七十餘條。上帝震怒。悉除所有。倘溢三千條。將奪其壽算。並子孫入丐籍矣。淫殺口

過。絲粟有報。至涉功名一途。尤為大忌。但淫殺人猶知戒。至口頭訕謗。隨境譏談。少年習氣。才子機鋒。以為得意。而輕薄心胸。琢喪元氣。遂使福澤易為貧窮。惜哉。此三年降禍之證。○三善三惡以語為首。可見人生造業。口過居多。故錄此示警。

〔附格言〕立身當謹言。立德當遠色。立品當戒戲謔。慎飲食。擇交遊。○須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而處心屈已。使天地鬼神時時憐我。方纔有受福之基。今之求科第者。未有真志。不過一時意興耳。興到則求。興盡則止。何以動天。

右第九章。第一章揭出人字。已隱然有一天字為之主宰。此特明明剖決。以終首章之義。

胡不勉而行之。

〔註〕行之。指語善視善行善而言。

〔訓〕此一章緊承上章以總結全篇。見篇中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行善也。

胡不者。怪問之詞。言世人碌碌。不能猛省回頭者。止疑為善未必福。徒然勤苦。為惡未必禍。落得便宜。所以懷疑不決。今降禍降福。一一分明如此。人縱不為善。寧不願獲福。人縱欲為惡。寧不畏受禍。何不勉強而行善乎。深訝之也。勉字。乃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要訣。蓋安行利行。自然而然者。能有幾人。下此皆當勉力為之。不生退轉。不至間斷。如逆水行舟。竭力撐持。方有進步。如避難入山。足不停奔。方能脫免。中庸曰勉強而行。孟子曰強為善。皆下學人得訣處也。特以此終篇。深致叮嚀。詞緩而激。可知從頭至末。勸戒諄諄。專為塵世凡夫。痛加警喝。真覺無限躊躇。無限憐憫。讀此而不自悔自奮者。嗚乎。其不同於鹿豕木石也幾希。玩此句。便知持誦是篇者。空言無補。須逐節身體力行。方契太上垂訓本旨。

【證】陳揀塘家居。有市賈黃臻。休寧人。性謹愿。好行善事。以救濟人。一子尚穉。常携以自隨。揀塘雅敬之。嘉靖戊子八月。山水驟發。人畜溺死無算。揀塘方臥病。急乘桴。登業師張先生樓。望屋舍如木葉下。一

人乘船過樓下。呼曰。黃臻父子俱溺死矣。張為歎息。揀塘獨弗之信。曰。斯人也。萬無父子俱死理。張曰。顏夭跖壽。天道盡可問哉。揀塘曰。吾第論理之常。父子必存其一。須臾。又一人報曰。臻尚在。其子死矣。揀塘曰。是或有之。須臾。又一人曰。臻死矣。其子幸存。揀塘曰。是亦有之。詰朝訪之。則父子俱無恙。自言抱竹漂三十里。絰一樹根。遂緣木而上。其子騎一梁木。出沒洶濤中。遇舟人援之。是以獲全。揀塘笑曰。信哉。吾言乎。

顏六者。一鄉皆稱善人。年六十。無子。隣有范醫官。亦君子人也。寓於杭。倅至自家。問以家鄉事。倅曰。對門顏六死矣。范大駭。以為誤傳。倅曰。小人來時。聞其家有哭聲。其族人洶洶東西走。為覓成木。非死而何。范曰。此善人。且未有子。可死之耶。即死。當復甦。倅竊笑之。數日。范歸。舟中遇鄉人。問曰。顏六無恙否。答曰。某日既死矣。其家沐浴就斂。撫其胸微溫。口鼻中斯斯有聲。輒以湯灌之。漸甦。今能食糜矣。范自神其見。逕造顏家。慰之曰。丈勿憂。天必不絕爾也。後果生一子。

。至六歲。顏年已六十七而終。

河間楊守業年六十餘。無子。萬曆六年。病絕復甦。謂家人曰。適至陰司。見一官持簿點名。及我。諭曰。汝常誦感應篇。亦能力行篇中一二事。當增汝壽。賜汝一子。明年。果生男。後登第」。

如臯冒起宗讀書稍暇。即虔誦感應篇。誓行眾善。戊午臨場。病篤。勉入闈。懋甚。目不見卷格。昏殆中。茫然不知下筆。出闈。亦不能記憶一字。及中式。見卷字端楷如平時。悟有神助。已未。下第歸。增註感應篇。因念好色損德尤甚。於見他色美下。備列報應以誡世。戊辰登第。官至憲副。

甲申嘉平。吳閭火災。先期三日。有人持竿量地者。眾訊之。不答。已而焚燬所止。適如其量界。始悟為神人也。時專諸巷陳松軒家。距火咫尺。有一巨人。人立其屋巔急救。城上人皆見。共相驚異。既而左右並燼。惟陳居巋然獨存。眾往叩之。則新安客某寓此。有感應篇刊板寄焉。

順治己亥進士王恭先。自言其父。明季為楚中教諭。時流寇披猖。將逼城

。忽夢白衣老人持一扇示之。扇中蠅書姓名無數。曰此皆奉持感應篇者。汝平日亦能敬持。可往某方避賊。遂驚寤。如言避去。後流寇至。闔城被屠。其一僕亦遇害。公父獨無恙。

錢塘何喬雲日誦感應篇。其父未之知也。一夕夢老人謂曰。汝子奉行感應篇甚力。不久即獲報。後至子館中。見案頭莊置一冊。因思前夢不妄。癸卯果捷賢書。

浙江李燧升。順治辛卯計偕。過吳門。夢關聖詔以奉行感應篇。自可消災釋罪。得第後竟忘持奉。丁酉選漳州司李。還過其地。復夢神訶責之。驚悔而寤。及旦。緹騎已至。遂沉淪獄底。

武進錢氏。世有隱德。啟新公一本。尤孳孳不倦。隆慶庚午。有奸胥與市猾比而利其財。突發大難以構。勢甚棘。科舉錄遺。俱不及預。司李憐其才。贈以資斧。遣就試。比至。學使者適竣事啟行。俄見一人怒馬叩轅。蓋顯宦有子偶遺也。遂停驂集士。而諸生盡去。公與宦子試有名。得鄉薦。未幾。子春患痘險厄。氣絕已久。公以獨子不忍遽捐。置諸懷。夜將半

。家人聞廳事中有震怒聲。曰彼係善門。方昌其後，何得與此惡症。呵殿出入。若官府然。是時公倦矇眊。忽覺有物拋擲。滾滾而來。驚寤則蠕蠕於懷。死者復甦矣。諦視痘色已盡變。尋即愈。及公成進士。官江右。置讎於度外。其後奸胥以蝗庾關三木。有徑尺蜈蚣齧其喉。宛轉立斃。市猾亦以他事蒞辟。公子春復登進士。官至大司徒。

〔附格言〕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無成。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稱。○想自己身心。到後日置之何處。顧本來面目。在古時像箇甚人。

右第十章。作是篇者。本意原只在此六字。特至末結出。直接第一章。指人召福之途。遙應第四章。教人立善之訣。故善讀是篇者。可一言以蔽之。曰勉。

太上感應篇註訓證卷之四終

感應篇註釋甚多。所見善本。祇有兩三種。鄉前輩常說殿撰趙裘萼先生所刻航中帆一書。最為精妙。惜年久失傳。昔年（念劬）曾見修身立命編。其後序中。載段子簡臣還陽一事。死已五晝夜。見東嶽帝。以奉航中帆釋歸。因心慕此書。每以未得一見為恨。緘齋先生。為裘萼先生之孫。壬子春。向緘齋詢及此書。緘齋云此板現存家祠。因每卷中失去數板。其現存者並多朽蠹。是以久未刷印。且云是書之刻。大有因由。吾祖苦志讀書。才優學富。而不得一第。庚午科場後。抑鬱煩悶。幾至成疾。曾王父恭毅公訓曰。昔袁了凡有立命之學。汝曷不返求諸己盡人事以格天。吾祖因力行感應篇。堅久不懈。並著此書。普送同志。以期共勉。康熙己卯。舉於北闈。己丑遂大魁天下。余敬聆之。不禁喟然曰。繼了凡而立命者。裘萼先生歟。必須補其殘缺。廣行於世。裨益士林不淺。緘齋踴躍甚。隨將藏版。檢出付余。共訂訪求原本以補成之。奈購覓數年。常郡竟屬罕有。丙辰春。因訪伯周兄伯周為裘萼先生元孫。告以念劬誓印此書。欲覓一全本補刻。勤求四年而不得。彼因發憤。向族中遍查。共得兩部。俱是後半。

而卷一卷二。未之有也。因更力求其全。務期必得。七月朔。余往元妙觀惜字院中勸事。甫入門。見有持廢書向爐焚化者。余急攬。觀之。正是此書之一卷二卷。設稍遲片刻。已成灰燼矣。噫。善書之不終淹沒。不幾有神助哉。念數年來。寤寐求之未得者。今於兩處得全。展卷閱之。精實簡當。提綱揭旨。語必透宗。喜出望外。奔告緘齋。緘齋喜極。即出資補刻若干頁。同人刷印。遐邇流通。夫而後。此書乃不至失傳。裘萼先生與人為善之誠。可以無負。先生以學了氏自號。其立心制行。可窺見一斑。其得感應之效。尤甚彰明較著。感應篇中有云。所作必成。神仙可冀。豈虛語哉。夫神仙尚可冀及。何論功名。世之艱於科第者。不宣讓美於前人。如能以學裘萼者學了凡。尚有何求之不得。何命之不立哉。

嘉慶元年。歲次丙辰。七月七日。後學孫念劬謹識。

感應篇善本航中帆之外。尚有承祐堂楊氏所刻係李正誼原編。又有錫山薛旦字既揚所刻訓註。又有一草亭楊幼青本註。只釋文義。不引事實。又有陸源發感應類編。數種俱屬可觀。視各本較善。人云感應篇

是天下通行必讀書信哉。普天下之人皆宣口誦心維。身體力行。切勿置之高閣。禱切望切。